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下］

（1）

全 世 界 无 产 者，联 合 起 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下册)

1833—1843 年 3 月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目　录

第二部分　中学试卷和文学习作

附　　录

插　　图

第 二 部 分

中学试卷和文学习作

根据《约翰福音》论
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199]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宗教作文

在考察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及其作用之前，我们应当弄清，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它是否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是否不能依靠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求，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和勇敢的行为。

古代的民族，那些未曾聆听过基督教义的野蛮人，当他们向诸神贡献祭品，妄想以此来赎罪的时候，他们便表现出内心的不安，害怕自己的神发怒，深信自己是卑贱的。

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神圣的柏拉图，也在不止一处表示了对一种更高的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这种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

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即使当我们考察各个人的历史，考察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常常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罪恶的诱惑声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一旦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这种崇尚德行的热情就受到嘲弄。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他想要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于是派出自己的儿子，通过他向我们宣告：

>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3 节）
>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4 节）

我们已经看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对各个人的考察都证明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最后的和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基督本人的道。

基督把同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这里他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我们比

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无所作为。在这方面，他还说了一些更有力的话：

>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4、5 和 6 节）

然而，这应该理解为只是对于那些能够认识基督的道的人而言的。我们不能对上帝就这样的民族和人们所作的决定作出判断，因为我们甚至理解不了上帝的决定。

因此，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绝对必要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会被上帝所抛弃，只有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

由于我们深信这种结合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迫切地想弄清楚，这种崇高的赐予，这道从更高的世界照入我们心中、使我们的心受到鼓舞并在被净化以后升入天堂的光芒，究竟是什么含义?这种结合的内在实质和原因是什么？

一旦理解了结合的必要性，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结合的原因，以及我们要求拯救的需要、我们喜欢作恶的本性、我们的动摇的理性、我们堕落的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卑贱地位，我们就再也用不着去研究这种结合的原因了，不论这原因是什么样的。

但是，谁能够把这种结合的实质表达得比基督的葡萄藤和葡萄枝蔓的比喻更为出色呢？谁又能够用长篇大论把这种结合的所有部分，它的内在实质论述得像基督的下面这些话那样全面呢？基督说：

> “我是真葡萄藤，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 节）
> “我是葡萄藤，你们是枝蔓。”（《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5 节）

如果枝蔓能有感觉的话，那么，它望着那照料它、仔细给它除草、

把它牢牢绕在藤上、使它从中吸取养料和液汁而开出美丽花朵的园丁，该是多么高兴啊！

因此，在同基督的结合中，我们首先最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感到对他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

在这之后，在一轮更加绚丽的太阳由于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而为我们升起的时候，在我们充分地感觉到自己的卑贱，同时又为自己得到拯救而欢呼的时候，我们才会爱上那位先前我们认为是受辱的主宰者，而现在看来却是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教导者的上帝。

但是，葡萄枝蔓不仅会仰望栽种葡萄的人；如果它能有感觉的话，它会紧紧贴在藤上，它会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的其他葡萄枝蔓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会爱其他枝蔓，因为是同一个栽种葡萄的人照料着它们，是同一个藤身给它们以力量。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神交融，我们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而且由于我们对他满怀最崇高的爱，我们同时也就把自己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因为基督将他们和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并且他也为他们而牺牲自己。

但是，这种对基督的爱不是徒劳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作出牺牲，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只是出于对他的爱而做一个有德行的人。（《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9、10、12、13 和 14 节）

这就是使基督教的德行与任何别的德行区别开来，并使它超越于任何别的德行之上的一条鸿沟，这就是使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最伟大的作用之一。

在这里，德行已经不是斯多亚派哲学[3] 所描绘的那种阴暗的讽

刺画;它也不是我们在一切信奉异教的民族那里所遇到的那种关于义务的严峻学说的产物,一切德行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爱,正因为出于这种纯洁的根源,德行才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令人讨厌的方面都隐匿不见了,一切世俗的东西都沉没了,所有粗野的东西都消失了,德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同时也变得更加温和、更近人情。

人的理性从来也无法这样来描述德行;它的德行本来总是有局限性的,总是世俗的德行。

一个人一旦达到这种德行,这样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他就将平静而沉着地迎接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抗御各种激情的风暴,无畏地忍受恶的盛怒,因为谁能征服他,谁能夺走他的救世主呢?

他知道,他所祈求的东西将会得到,因为他只是在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时发出祈求的,所以,他所祈求的只是神性的东西,而救世主自己作出的许诺难道还不能使人变得高尚并得到安慰吗?(《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7 节)

既然谁都知道,由于他在基督里面,他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对上帝本身的崇敬,他的完美无缺会使造物主变得崇高,谁会不甘愿去忍受苦难呢?(《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8 节)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而只是为了基督而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可见,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者[2] 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知识的极其隐秘的深处企图获得而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

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1 节)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35 年 8 月 10 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 年莱比锡版第 11 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翻译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200]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德语作文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

这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权衡这种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天由命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者；神轻声地但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热情的东西可能倏忽而

生，同样可能倏忽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蓦然迸发，我们的感情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我们便感到自己的整个存在遭到了毁灭。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我们对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的怀有热情？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不是同意选择这种职业？我们的热情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我欺骗？不过，如果不对热情的来源本身加以探究，我们又怎么能认清这一切呢？

伟大的东西是闪光的，闪光会激发虚荣心，虚荣心容易使人产生热情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热情的东西；但是，被名利迷住了心窍的人，理性是无法加以约束的，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召唤他去的地方；他的职业已经不再是由他自己选择，而是由偶然机会和假象去决定了。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可能由我们长期从事，但始终不会使我们感到厌倦、始终不会使我们劲头低落、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仅虚荣心能够引起对某种职业的突然的热情，而且我们也许会用自己的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生活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分量，即它加在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性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当它被感情

欺骗，受幻想蒙蔽时，它既不依靠经验，也不依靠更深入的观察。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谁呢？当我们丧失理性的时候，谁来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经过冷静的考察，认清了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分量，了解它的困难以后，仍然对它充满热情，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于它，那时我们就可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残破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御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很少能够愉快地工作，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就会感到自己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最自然的结果就是自卑。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

界的各种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自卑是一条毒蛇，它无尽无休地搅扰、啃啮我们的胸膛，吮吸我们心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较为仔细的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的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让人自我欺骗的解救办法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

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当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主导思想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具有合适才干的人幸福，但是也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而贸然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自己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

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马克思写于1835年8月12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莱比锡版第11年卷

署名：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201]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拉丁语作文

要想研究奥古斯都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有几种可以用来对此作出判断的方法：首先，可以把它同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加以对比，因为如果指出奥古斯都时代同那些人们称之为幸福时代的先前时代相似，而同那些在同时代人和现代人看来风尚已经变坏、国家四分五裂并在战争中遭到多次失败的时代不相似，那么根据这些时代即可以对奥古斯都时代作出结论；其次，需要研究古代人们对这个时代作了哪些评价，异国人对这个帝国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害怕它或者轻视它；最后，还得研究各种技艺和科学的状况如何。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赘述，我将把奥古斯都以前最美好的时代，即由于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的、征服了下意大利的时代，再把尼禄时代即最坏的时代同奥古斯都时代加以对比。

罗马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像在布匿战争[202]前的那个时代那样

对从事各种艺术感到如此厌恶，那时教育几乎根本不受重视，因为那时最卓越的人们辛勤努力从事的是农业；那时论辩术是多余的，因为人们对应该做些什么用不了几句话即可表明。谈吐也不要求文雅，只注重说话的内容；当时历史不需要论辩术，它只是叙述事实，完全是一些编年记载[203]。

可是，这整个时代充满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为从赶走诸王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一直进行着关于他们双方权利的争论，而大部分历史叙述的只是护民官或执政官以巨大的热情在他们双方之中实施的法律。

关于这个时代值得称颂的地方，我们已讲过了。

至于尼禄时代，不需要用很多的话来描述，因为既然那时最优秀的公民被杀害，到处专横肆虐，法律受到破坏，罗马城遭到焚毁，而统帅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功业可能引起怀疑，还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推动他们去建立伟大业绩，便宁可在和平中而不在战争中去寻求功名，那么，这是怎样一个时代，还有谁不清楚呢？

奥古斯都时代与这个时代不同，是谁都不能怀疑的，因为他的统治以温和著称。由于元首下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往昔为护民官、监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和荣誉都转入了一人之手，所以各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尽管如此，罗马人还是认为，是他们在进行统治，而“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另一种名称罢了，他们没有觉得他们的自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元首，对是他们自己在进行统治还是在被人统治表示怀疑，那么难道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明证吗？

而在战争中，罗马人从来没有如此走运过，因为在这个时期帕提

亚人被征服了，坎塔布里亚人被打败了，勒威亚人和温德利奇人被击溃了，而凯撒与之斗争但未能战胜的日耳曼人——罗马人最凶恶的敌人——虽然在个别战役中由于背叛、奸诈、英勇以及他们居住在森林中等原因而曾战胜过罗马人，但是由于奥古斯都授予了某些个人以罗马公民权，由于有经验丰富的统帅们指挥作战，加之日耳曼各部落本身之间产生了不和，结果日耳曼的许多部落的势力总的来说是被摧毁了。

因此，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时代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的时代相比拟。

至于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里发生的那些派别纷争，也都终止了，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奥古斯都已把所有的派别、一切头衔、全部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他自己一个人身上，因而最高权力本身不会发生矛盾，否则会给任何一个国家带来最大的危险，因为那样一来奥古斯都的威望在异国民族的眼里就会下降，从事国家事务更多的是为了贪图个人私利，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

但是，奥古斯都时代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过分赞扬，以致我们看不到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因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但是，奥古斯都的统治，他为改善动荡的国家状况而选拔的人们所建立的机构和制订的法律，对于消除内战造成的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我们看到，奥古斯都清除了元老院中犯罪行为的痕迹，因为元老院中混进了一些极其腐败的人，他从该院中清洗了许多作风为他所憎恶的人，吸收了许多智勇出众的人。

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时期，担任国家职务的都是些英勇和智谋卓著的人物，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难道还能说出比梅采纳斯和阿格利巴更为出色的人！虽然我们看到，元首也绝非没有虚夸矫饰的行为，但是，如前所说，看来他并不滥施暴力，并且没有给可憎恨的权力披上温和的外衣。如果说有一个布匿战争以前产生的国家曾经是最适合它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去建立伟大的业绩，造就了一些使敌人感到惧怕的人物，并号召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展开良好的竞赛（诚然，这种竞赛并不是全然没有忌妒心的），那么，我认为，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国家则是最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当人们变得柔弱，纯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

现在我们来谈谈古代人是怎样评价奥古斯都时代的。

他们称他为神圣的，认为他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神。如果只是贺拉斯一个人这么说，那是可以不信的。但是，就连杰出的历史编纂学家塔西佗也总是以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赞赏，甚至以爱戴的感情来评价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204]

至于各种科学和技艺，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这个时代生活过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

因此，既然国家看来治理得不错，元首愿为人民造福，并且最杰出的人们根据他的倡议担任了国家职务；既然奥古斯都时代并不逊于罗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并且看来它有别于那些坏的时代；既然我们看到派别纷争已经终止，而各种技艺和科学繁荣昌盛，——那么，由于这一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该算是最好的时代，同时应当指出，那位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

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35 年 8 月 15 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 年莱比锡版第 11 年卷

原文是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翻译

爱　之　书

爱　之　书

第　一　部[205]

马克思写于1836年10月中—11月初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4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第　一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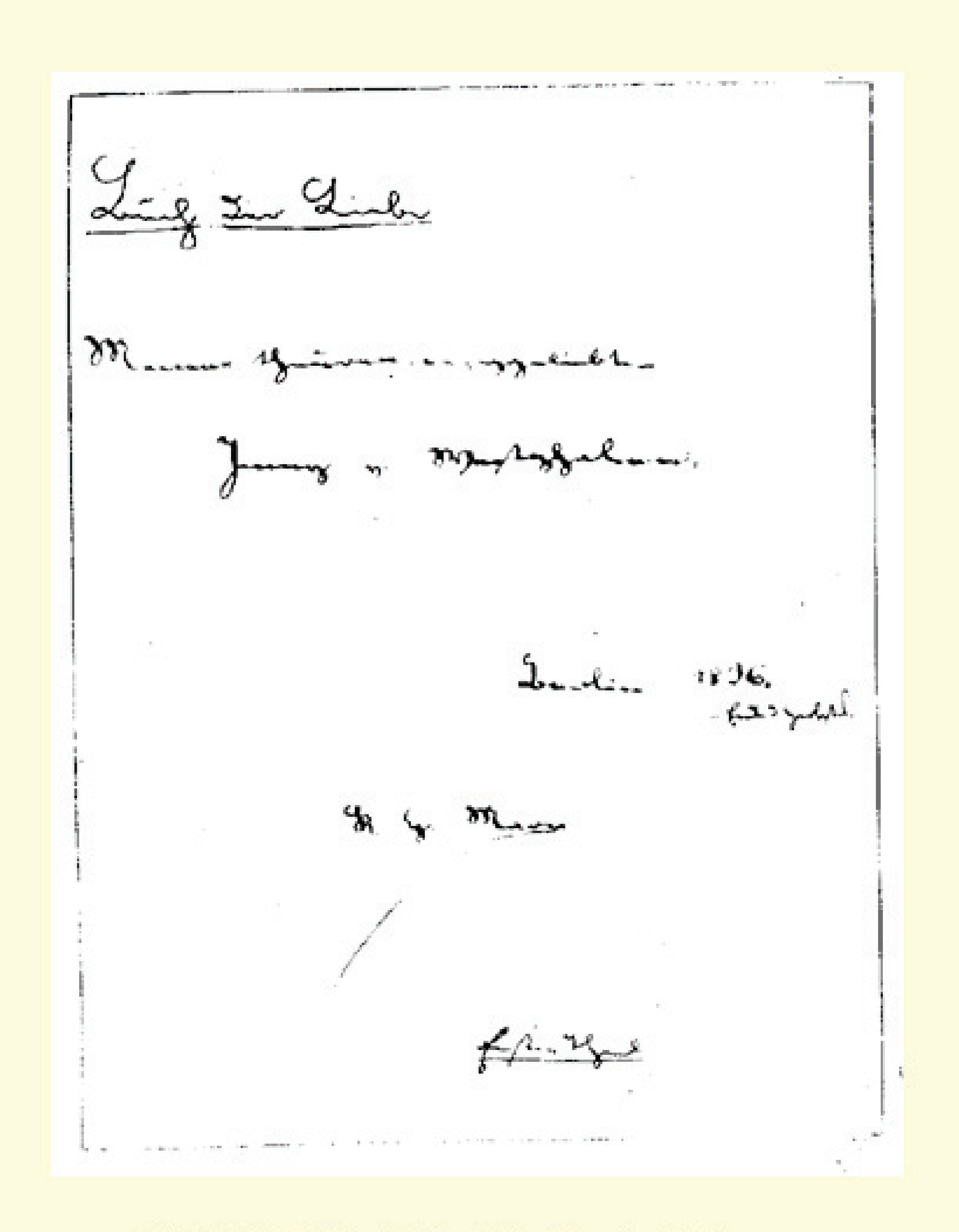
爱　　之　　书

第　　一　　部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亨·马克思
1936 年秋末于柏林

卡·亨·马克思



马克思的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的封面



马克思的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的封面

目　　录[①]

① 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编者注

两　重　天

两　重　天

致燕妮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206]

一重重山峦退向远方，
一片片树林掠过车旁；
我这恋恋不舍的目光，
留不住那密林和山岗。

葱茏的树木流光溢彩，
峥嵘的山影嵌入穹苍，
转瞬间却被神灵夺走，
斑斓的景物渐渐渺茫。

我们留不住旖旎风光，
山林逶迤消失在远方；
心中只留下悲凉怅惘，
永远也难再欢欣舒畅。

总想留住那一片辉煌，

我们却空怀满腔热望；
迷人的景致已经消逝，
萨蹄尔笑声刺人心房。

一轴轴画卷迤逦展开，
时而幽暗时而又明亮；
我们仿佛被卷入巨浪，
身边的波涛汹涌激荡。

尽管这景象变化无常，
却有两重天永不变样：
一重天就在我们上方，
镶着云彩又巧缀星光；
另一重天在心灵深处，
那里充满欢乐与忧伤。

头上的天空繁星闪耀，
融入暗夜隐现于远方，
只有一颗星永远炽亮，
映照高山和大海重洋；
其他星辰会渐渐黯淡，
忽东忽西地闪烁微光，
只有这颗星光彩熠熠，
永远是那样璀璨辉煌。

心底这重天火光闪亮，
是崇高精神放射光芒；
这火焰就像流星一样，
在幽邃的天穹里深藏。

火焰腾飞离开了天父，
又被吸引到人的身旁；
它摇曳起舞飘忽不定，
它时而高歌时而低唱，
常像要撕碎人的胸膛，
迫使他飞向茫茫上苍；
它向人展示陌生境界，
它就是来自那个地方。
那个人感到悲喜交集，
甘愿沉浸于幽思遐想，
他感到自己如此伟大，却又如此渺小，
他觉得心中忽而黑暗，忽而升起曙光。

忽隐忽现的永恒之火，
由一轮红日聚成亮光；
诡谲神奇的混沌万物，
被太阳照得澄澈明朗。
太阳发出圆润的音响，
回环往复融合了阴阳；
它那优美绝伦的旋律，

是如此深沉而又高亢。
这太阳名字叫作爱情，
它照得万物通明透亮。

燕妮，当我把你的心灵窥望，
当我焦渴的心与目光，
深深沉浸在你的身上，
我胸中就会升起太阳；
当你从我的身边走过，
我每根神经都会震荡；
当我为你而心驰神往，
便感到天空一片晴朗；
我目光如炬热血满腔，
能击退一切魑魅魍魉。

头上那重天永不变样，
云海雷电有深情蕴藏；
这重天永远属于我们，
向我们放射灼热光芒。
呵！愿心中的这重天也永不坠落，
愿它在两根心弦上奏出同一音响；
你若把情丝割断，我就会倒在地上，
怒潮会把我吞噬，坟土将把我埋葬，
两重天都将坠入深渊，
流血的心将悄然死亡。

夜

致燕妮

夜幕用旋律织成，
热切地来回飘荡，
然后徐徐从天而降，
笼罩在宇宙的四面八方，
我凝神用旋律的罗纱
编织成一件羽翼衣裳，
披着它飞向我梦魂萦绕的地域，
燕妮就在那云烟舒卷的远方，
在那里我将满怀喜悦和渴望，
倾听绵绵情话如泉水流淌，
那颗心赤诚坦荡，
神灵也会对它钟情向往，
那些话语成为我心中的天韵，
我沉浸于心灵和爱情的激浪。
是的，只要你的心更加剧烈地跳荡，
只要你怀着感天动地的忧伤，
只要你的汪汪泪水
闪烁着无比渴念的光芒，
只要你的双颊泛出圣洁的红光，

眼中流露出一丝欢畅，
只要你在内心深处
永不放弃自己的愿望，
只要你摆脱心灵的重负，
打碎锁链敞开心房，
只要那朦胧的渴望使你激动不已，
惊恐和思念使你艰辛备尝，
而这痛苦的巨大力量
让你的美丽崇高的倩影格外辉煌，
那么，我就想降落在你的身旁，
向你大胆地表露衷肠，
对你说，我只对你一个人钟情，
我心中的激情也像烈火一样，
那股使你流下热泪的力量，
也将同样涌出我的胸膛，
它将以摧枯拉朽之势，
无拘无束地奔腾激荡。
我们的心意、行动和爱情
将谱写命运的伟大篇章，
一旦激情的火焰使我们结合，
深沉的痛苦定会消亡。
那时我愿永远驻足，
与你呼吸与共甘苦同尝，
我愿在你怀里燃尽烈焰，
幸福地安息在你的身旁，

活着我们同呼吸，
死后我们合安葬。

思　　念

致燕妮

燕妮，任它物换星移、天旋地转，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
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中伤，
燕妮，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我的思念比茫茫宇宙还要宽广，
它无比崇高，胜过寥廓的穹苍，
它无比美丽，胜过梦中的仙乡，
它无比深邃，胜过惊涛澎湃的海洋。

这思念无穷无尽，热情奔放，
这思念犹如上帝的遐想，
时时在他崇高的心中回荡，
正是你让这种思念萦绕在我的心房。

你自己就是这思念的化身，
思念二字难表达一腔衷肠，

炽热的深情无法用言词诉说，
这热情将在我心中越烧越旺。

人 的 自 豪

致燕妮

金碧辉煌的画栋雕梁，
高高耸立的殿宇楼房，
人群如潮奔腾激荡，
无休无止地劳碌奔忙；

看到这些我就怦然心跳，
满腔豪情像烈火燃烧；
难道就让这股浪潮
把你卷进生活和大海的波涛？

面对青云直上的无耻之辈，
难道我应该击节赞赏？
难道我应该过这种浮华生活，
浑浑噩噩地白活一场？

不！你们这些外表魁伟的可怜侏儒，
不过是冰冷、僵硬的魔妖，

我的目光对你们不屑一顾，
我的眼中映现出内心的狂飙！

这目光穿透四周的人群，
急切地去把真理探寻，
炽热的渴念已化作雷电，
无情地扫过显赫的门庭。

如果你们都坍塌、坠落，
那只能变成斑驳陆离的碎瓦断梁，
一片豪华化为满目凄凉，
残垣断壁显得黯淡无光。

没有任何樊篱将我们限制，
坚硬、贫瘠的故土不能把我们阻挡，
我们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我们将驶向更遥远的地方。

没有任何地方会把我们留住，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禁锢我们的希望，
万千景象如同云烟过眼，
留下的只是胸中的热情和悲伤。

这些巨型的庞然大物
只是悚然而立的残壁断墙，

它们永远感觉不到那熊熊火焰，
而正是火焰从虚无中煅造出它们的形象。

没有哪根巨柱能在一瞬间
凭借自身的力量拔地高耸，
一块块精心堆砌的石头
显示出蜗牛爬行般的艰辛劳动。

可是心灵却把万物拥抱，
它像一团巨火高高辉耀，
即使在坠落之际，
也把太阳卷进汹涌的怒潮。

它凭借自身的力量
胜利地升到壮丽的穹苍，
云层深处的众神受到震撼，
以为眼前是雷电的闪光。

你们要镇静地踏上小桥，
去把深沉的神圣思想寻找，
要敢于把它植入心中，
用自己的真情为它祈祷。

如果这颗心必须苦受煎熬，
为自己的真情而烧得枯焦，

那就让它响起火山爆发的声音，
让恶魔们围着它哭泣哀号。

它执拗地甘愿败北，
它建造王座供人嘲笑，
它的坠落本身就是胜利，
它的骄傲拒斥是对英雄的酬报。

然而，如果两团火交相辉映，
如果两个人心心相印，
如果一个向另一个宣告，
从此不在太空孤往独行——

人们就会听见响彻寰宇的强音，
风神琴[①]就会发出幽婉的和鸣；
祝愿和内心的渴望就会一起燃烧，
永恒的美必将大放光明。

燕妮！如果我可以大胆直言：
我们的心已息息相通，
它们炽热地在一起跳动，
一股激流使它们相互交融——

① 以风神埃奥尔斯命名的古希腊乐器。——编者注

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
面对庞然大物发出嘲笑，
外表魁伟的侏儒将倒地哀号，
他的残骸窒息不了我心中的火苗。

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
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
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
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

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歌手在午夜孑然独立，
满头白发苍苍，
他忐忑不安心潮起伏，
思绪飞向穹苍。

一条花结丝带，
悬挂在他的肩上，
镶着宝石的七弦琴，
在他身边震颤鸣响。

这把琴是他仅有的财产，
也是他最珍爱的家当，
他的鬓发早已染霜，
但眼睛还射出炽热的光芒。

微风轻轻荡漾，
天空闪着迷人的星光，
歌手在和风中伫立，
睡意已经一扫而光。

是内心的激情
促使他走出狭小的卧房，
他喜欢这广漠的天宇，
把它看作缀满繁星的厅堂。

他满怀诗人的热情，
轻柔地独自吟唱，
曲调越来越激昂高亢，
歌声饱含着欢乐与忧伤：

“往昔的青春梦幻，
依然激动着我的心胸，
这惴惴不安的方寸之地，
从来没显得平静从容。

我总是这样行色匆匆，
急欲飘进黑夜和太空，
内心不会忘怀旧情，
深沉的力量不会在沉默中消融。

歌手真切地感到，
有一个神灵催促他不断前行，
他一生注定要四处奔走，
只有在坟墓中才会停止行进。

可是在内心深处，
还珍藏着那第一幅画像，
它像镶金的宝石，
放射出圣洁柔和的光芒。

一俟它生根发芽，
它便永远灼热燃烧，
它将成为永恒的渴望，
成为绝无仅有的创造。

物换星移，
岁月如水流淌，
它的光泽永不黯淡，
在他心中永葆超凡形象。

老人已到风烛残年，
追求之心依然不变，
但眼见这形象不断逃逸，
他永远也难以抓到手边。

所以歌手就不得休息，
直至胸中的火焰渐渐熄灭，
直至群山压在他身上，
直至他渐渐消失不见。

所以他必须永远搏击，
为追求光明奋斗不息，
直到波浪将他吞没，
直到他的胸膛迸裂。

所以他急于四处流浪，
所以他必须永远奔忙，
无论他这个被逐者在哪儿停留，
心中都必定怀着渴望。

这渴望和巨大的忧伤，
突然充满歌手的胸膛，
他不得不倚在七弦琴旁，
双手按住衰老的心房。

他仰头扫视
那广漠无边的上苍，
啊！他愿像天神一般勇敢翱翔，
在天际捕捉那个形象！

他站在那儿，威严而沉静，
就像受难的天神一样，
心中虽然充满不祥的预感，
面对厄运却依然意气高昂。

他神态威严，白发如霜，
他昂然独立，气宇轩昂，
他急忙拿起七弦琴，
弹出了铿锵浑厚的音响：

“只有两次他可以留住
这亲切温暖的形象，
那充满激情的姿态
抚慰了歌手的渴望。

爱情，这热烈而又神圣的情感，
在他的心中激荡，
他让充满胜利豪情的歌声，
飞出激动不已的胸膛。

这时他顿觉自己无比强壮，
就像高大的橡树一样，
他挺立在自己的神奇王国，
显得神采飞扬。

他尽情地大口呼吸
那富有魅力的清香，
他永不知足，
沉醉于迷人的芬芳。

然而这爱情的欢畅
已化作可怜人内心的悲伤，
一个神灵把这苦痛
抛向耀眼的太阳。

歌手从此只能怀着希望，
直到他痛断柔肠，
他眼看天空一片明朗，
却不可能向它飞翔。

所以，正如星星的光芒
点缀在高远的穹苍，
我的爱远离了我，
到了那遥远、遥远的地方。

女神只许从那悠远的重霄，
向我显现她的形象，
而我只许无声饮泣，
向着天空仰望。

只有这支歌儿留了下来，
化作永恒的霞光，
心灵却还在游荡，
乘着这歌声的翅膀。

在歌声中我尚可拥抱
那心潮激荡的胸膛，
在歌声中尚可自由倾诉
这永恒的欢乐和渴望。

啊！愿灵魂在安息时，
仍怀着歌手内心的强烈欲望，
愿它在弥留之际，
沉浸于和谐的乐章！

如果万物复苏，
如果我的内心深处重见光芒，
我就可以虽死而获胜，
欣喜地走近我心爱的女郎！”

在老人苍白的脸上，
大串的泪珠滚滚流淌，
老人要用一曲悲歌
寄托心灵深处的热望。

他重新校正琴弦，
激昂的歌声再次回响，
随后他便放下七弦琴，
永远不再歌唱。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这里静静地坐着
一位苍白的姑娘，
她那天使般温柔的心灵，
是那样忧郁和惆怅。

她心里没有阳光，
只有起伏的波浪，
在无言的内心斗争中，
交织着爱情和忧伤。

她是那样温和善良，
虔诚地信赖上苍，
她那纯洁无瑕的模样，
显得典雅端庄。

一位高贵骑士策马而来，
那骏马的鞍辔闪闪放光，
骑士的眼睛含情脉脉，
犹如一片烈火的海洋。

这情景使少女怦然心动，
骑士却扬鞭奔向远方，
吸引他的是鏖战的沙场，
他斗志正旺不可阻挡。

姑娘失去了平静安详，
仿佛苍天已经沉降，
无比的痛苦袭上心头，
胸中充满思念渴望。

每逢暮色苍茫，
她便匍匐在地上，
面对基督的圣像，
不断地祝祷上苍。

可是她眼前总有另一个形象
把基督的圣像挤在一旁，
她被这个身影紧紧攫住，
内心感到十分惊惶。

“你可以祝祷上苍，
你可以倾诉衷肠，
但你是我钟情的姑娘，
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

这声音如同寒冰迸裂，
使少女感到意乱心慌，
她惊骇地冲出教堂，
四周是一片夜色茫茫。

她绞着纤纤素手，
刹那间泪水盈眶：
“我胸中燃烧着热望，
到头来竟是梦幻一场。

失去了上天的保佑，
从此我完全绝望，
我的心信仰过上帝，
如今却堕入地狱的苦海汪洋。

可是啊！他是那样魁伟，
是那样神采飞扬，
他的眼睛是那样深邃，
放射出崇高坚定的光芒。

可是他从未把我端详，
甚至没有向我投过目光，
他让我在绝望中苦苦等待，
直到我的心最终死亡。

也许另一个女人正偎依在他身旁，
把他紧贴在自己的胸膛，
他哪里会去想象
我怀着多么巨大的悲伤。

我情愿牺牲灵魂的安康，
我宁可抛弃自己的希望，
只要他向我投来含情的目光，
只要他向我敞开自己的心房。

如果感受不到他的热情，
上天也必定会冷清凄凉，
大地会沉浸于思念和忧伤，
愁云惨雾会笼罩四方。

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
会变得沉寂苍凉，
熊熊燃烧的心灵之火，
会变得黯淡无光。”

少女纵身一跃，
跳进滔滔巨浪，
在这昏暗的寒夜，
急流把她卷向远方。

她那满怀激情的心脏，
从此不再发出跳动的音响，
她那熠熠生辉的眼睛，
如今熄灭了炽烈的光芒。

她那甜蜜而温柔的嘴唇，
变得苍白冰凉，
她那苗条匀称的身影，
已经消逝在远方。

枝头没有掉下绿叶，
向她表示哀戚悲伤，
天地一片沉寂，
无法唤醒这位姑娘。

江河静静地流淌，
穿过层峦叠嶂，
在一块坚硬的礁石上，
她的玉体碎成碧浪。

那位高贵优雅的骑士，
正依偎在情人身旁，
他拨动三角琴的琴弦，
把幸福和爱情的命运吟唱。

卢　欣　妲

叙事诗

宾客盈门欢声如潮，
笑语阵阵其乐陶陶，
人人欣然前来祝贺，
兴高采烈喜上眉梢。

一张张笑脸越来越红，
一颗颗心儿激烈跳动，
人人都在衷心地祝颂，
喧腾的声浪飞上天空。

互相亲吻，心心相通，
欢聚一堂，水乳交融，
不分等级，没有纷争，
友爱的气氛越来越浓。

可是这只是虚幻的梦想，
这只是人们的热切希望，
这希望产生于茫茫尘世，
它大胆升腾直逼上苍。

然而那天上的众神
怎能容忍世人忘记根本，
怎能听任他们用尘世精神
作为衡量天国的准绳。

这时一个来客穿过人群，
他怀揣匕首满面阴云，
妒忌的烈火在他胸中燃烧，
内心在诅咒无情的命运。

因为那戴着花环的新娘，
曾是他倾心爱慕的女郎，
她曾立下海誓山盟，
要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房。

他放心地辞别了女郎，
为建功立业而奔赴疆场，
众神保佑他如愿以偿，
他勇往直前把凯歌高唱。

他返回这宁静的城市，
戴着荣誉的桂冠，
这里闪耀着他最心爱的珍宝，
这里的思念和幸福向他召唤。

眼看城垛已经在望，
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现在他可以得到一切，
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急忙来到这个宅院，
这是他无比眷恋的地方，
只见这里灯火辉煌，
宾客进出熙熙攘攘。

他大步流星走向厅堂，
一位仆人将他阻挡：
“陌生人，你没长眼睛，
你往哪儿乱窜瞎闯？

看来你不是我们邀请的来宾，
你没有为贺喜而身穿盛装，
你这个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只会使喜庆气氛受到影响。”

“少废话！我找卢欣妲！”
仆人一听惊讶异常：
“今天人人都能见到她，
因为卢欣妲，她是新娘。”

陌生人顿时目瞪口呆，
魁伟的身体不住摇晃，
他双目圆睁黯淡无光，
步履蹒跚退到门旁。

仆人对他大声叫嚷：
“你想和大家欢聚一堂，
就必须穿上赴会的盛装，
进入这张灯结彩的地方。”

他满怀恼恨快步回家，
那熟悉的道路使他悲伤，
他胸中充满愤怒和痛楚，
他目光炯炯、心潮激荡。

他迈着急促的步伐，
向自己的家宅飞奔，
他不顾一切横冲直撞，
一脚踢开紧闭的大门。

他推开女仆颤抖的手，
把她手中的灯盏夺走，
这可怜的人儿默默敲打额头，
他额头潮湿，冷汗直流。

他把斗篷披在肩上，
那紫色斗篷熠熠生光，
他把金色的胸针别在胸前，
纷披的长发像流泻的波浪。

他拿起一把金饰短剑，
让它贴近神圣的心房，
他曾挥舞它赢得崇高荣誉，
这把剑本应赠给他心爱的女郎。

他脚下生风疾步行走，
返回那举行婚礼的厅堂，
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两眼露出闪电般的凶光。

他浑身颤抖走进大门，
步入灯火辉煌的厅堂，
他已成为命运女神的牺牲品，
女神的咒语正在他耳畔回响。

他木然走来，神情沮丧，
华丽的长袍把傲骨掩藏，
宾客见了不胜惊慌，
个个都觉得他奇特异常。

他像幽灵一样踽踽独行，
穿过喧闹沸腾的厅堂；
宾客们继续结对起舞，
频频举杯喜气洋洋。

女宾们个个如花似玉，
但只有卢欣妲艳冠群芳，
她身披薄纱丰姿绰约，
胸脯宛如起伏的波浪。

人人油然而生爱慕，
个个激动得如醉如狂，
满堂宾客情不自禁，
久久凝视这俏丽的女郎。

卢欣妲双目神采飞扬，
她嫣然一笑焕发容光，
她步履轻盈风度优雅，
舞姿潇洒仪态万方。

她从他身边飘过，
他没有退向一旁，
她那炽热的目光顿时黯淡，
红润的面颊变得苍白凄怆。

她想往人群里躲闪，
避开这个陌生人的目光，
可是他发出一声冷笑，
像一股神力使她发僵。

他投来凛冽的目光，
他面色阴沉逼近她的身旁，
宾客们此时呆若木鸡，
满腹疑云默默相望。

卢欣妲突然感到窒息，
仿佛被诸神扼住咽喉，
心灵的重压难以承受，
她紧紧靠在侍女肩头。

“啊！你早先对我指天起誓，
如今却这样无情无义，
你今天当了别人的新娘，
卢欣妲，你是如此虚情假意！”

大家想拦住这位来客，
不让他在喜筵上如此喧嚷，
他却把众人推到一旁，
他的话如惊雷响彻厅堂：

“谁也休想拦阻我！”
他那忧郁的眼睛闪着怒火，
众人不得不听他吩咐，
倾听他把哀怨诉说。

“我绝不愿伤害这位女郎，
请不要为她的安全感到恐慌，
只是她应该使这出戏圆满结束，
为此我甘愿同她一起登场。

你很快就可以继续翩翩起舞，
在喜庆的气氛中心花怒放，
你马上就可以将我摆脱，
去紧紧拥抱你的新郎。

今天我也要庆祝婚礼，
这婚礼将显得壮丽辉煌，
我安排的盛典别具一格，
我要把匕首和黑夜当作新娘。

请让我再看一眼你的身影，
吮吸那烈火一般的激情；
好！我已经看见你的眼睛，
现在你就要看见我鲜血淋淋。

他早已拔出匕首，
迅猛地刺穿胸膛，
鲜血不断地喷涌流淌，
眼前已经是黑夜茫茫。

扑通一声他栽倒在地，
周身上下瘫软如泥，
死神抱着这盛装的躯体，
神灵也无法使他返回人世。

卢欣妲此时瑟瑟发抖，
迅速拿起地上的匕首，
她猛然将霜刃刺向身躯，
殷红的鲜血顿时喷出胸口。

淋漓的鲜血使侍女心惊，
但她迅速地恢复了镇静，
她抓住了刀柄，夺走匕首，
只见那锋刃寒光荧荧。

卢欣妲心中万分悲伤，
一头倒在那具尸体上，
亲吻他那流血的心口，
让自己的血注入他的胸膛。

她那苗条轻盈的身躯，
穿着洁白如雪的衣裙，
那如泉喷溅的热血，
使衣裙染上鲜红的血印。

她依偎着这位忠实的男子，
久久停留在他的身旁，
可惜渴望不能使死者复生，
否则他就会重新回到世上。

她从意中人身边站起，
她面色苍白、鲜血淋漓，
宾客们嘟哝着迅速散开，
人人都感到胆寒心悸。

她像一个女神进行自我判决，
毅然决定走向死亡，
她的目光凛若冰霜，
逼视与她联姻的新郎。

她那苍白的嘴角漾起笑意，
这微笑含着讥讽与悲凉，
随着一声深沉痛苦的惊喊，
她陷入了可怕的癫狂。

围观的宾客四下散开，
纷纷逃奔神色仓皇，
管弦铙钹已悄然无声，
大厅里一片空寂凄凉。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只要歌手没有被恶浪卷向远方，
只要他没有停止呼吸倒地身亡，
他就必定永远怀着爱情，
这爱情炽热忠贞，地久天长。

当年在内心的深处，
他紧紧拥抱过的一切，
当年充满他心房的一切，
都将永远在他心头燃烧。

他到处将它寻觅，
用各种模子把它铸造，
他在幽深的梦境里探求，
又在高远的碧空中寻找。

只有他能使它保持纯洁，
只有他能给它缀上天国的珍宝，
因为他胸中的神奇力量
足以抵挡尘世的惊涛。

一个恶魔鞭打他走过人生旅程，
他没有平静，不得安宁，
他注定永远得不到幸福，
因为渴望始终充满他的心灵；

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如火燃烧，
让真情深藏，把青春永葆，
不管尘世如何扰攘喧嚣，
他永不熄灭心中的火苗。

他作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交换，
是神明让他作出大胆的决断：
他放弃人生的一切享受，
换来这悲欢交集的审美境界。

因为美是一种渴望，
美是一束摇曳的柔光，
必须把它紧贴在心上，
然后让它在长空回翔。

只有怀着神圣的感情，
美才会从空中徐徐降临，
它点燃心灵深处的火焰，
使柔弱的肢体得到温馨。

只有这火焰可以将美挽留，
给它增添力量注入暖流，
它也会离开人的怀抱，
只要你三心二意别有所求。

所以在这茫茫尘世，
处处都有永恒的渴望和悲哀，
拼搏奋争造就了诗人，
他的艺术反映出博大胸怀。

只有爱才会使言语
充满心灵的温馨，
爱情从崇高境界吸取智慧，
把它融进烟波浩渺的图景。

如果女神倒下，
如果烈火燃尽，
和谐便消失得无踪无影，
美的形态就会破损凋零。

所以缪斯总是温暖着诗人的心灵，
让他保持神圣的感情，
直到诗人起伏的胸膛
停止呼吸归于平静。

所以，燕妮，哪怕你身居九重云天，
我也会对你怀着深情一片，
即使你永远不属于我，
我也会苦苦地把你思念。

所以，假如有别人把你拥抱，
假如你那忐忑不安的胸膛
渐渐地向他的胸膛贴近，
那时请不要把你的歌手遗忘。

你要想到他正在漂泊流浪，
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希望，
燕妮，他只对你一人深情向往，
他的歌只为你一人吟唱。

他郁郁寡欢无限惆怅，
他苦受煎熬日思夜想，
他享受到的那一点幸福，
只会使他更深地陷入痛苦的海洋。

一旦我在喜庆的典礼上，
看见你成了一位男子的新娘，
我的琴弦还会再一次鸣响，
我会用热情的歌喉为你高唱。

一旦这支歌使你眼睛明亮，
我心头便涌起无限悲怆，
七弦琴就会摔成碎块，
歌手就会痛断肝肠。

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叙事诗

她满头鬈发乌黑油油，
她走出苇丛思绪悠悠：
“那历来属于我的一切，
从今将不再归我所有。

我在这里听过涛声喧唱，
听过瀑布在悬崖轰然作响，
我啜饮过这里的清泉，
那淙淙的水声使我心灵震荡。

在这山丘的小路上
我曾见到奔跑的羚羊，
猎人的箭射中它的身躯，
它奄奄一息倒在路旁。

我曾在这里栽种橡树，
让它生根抽条茁壮成长，
如今它枝繁叶茂高高挺立，
不再惧怕雷霆的轰响。

这里有嫩叶和苔藓，
这里也有柔软的枝条，
我用它们编成美丽的花环，
这双手显得多么灵巧。

我怀着虔诚的心，
把花环献给天上的精灵，
它们是那样美丽、矫健，
它们的四周洋溢着清芬。

虽然有恶魔蛰伏于一旁，
虽然它们震怒而又惊惶，
我却顶着疾风在这里漫步，
听凭惊雷在头顶轰响。

我曾高卧在美丽的山岗，
周遭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我也曾凝视茫茫的夜色，
心中怀着无声的渴望。

我常常冒险步入深谷，
去寻找地下的宝藏，
据说有许多奇珍异宝，
沉睡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我将要失去这一切，
我将要离开这熟悉的故乡，
那美丽的花环已经破碎，
青春也消逝于过去的时光。”

她周身颤抖跪倒在地，
翻滚的心潮在胸中激荡，
这倔犟的棕色皮肤的新娘，
默默地用手捶击胸膛。

一座座坟墓、一道道山梁，
环绕着这位倔犟的姑娘，
她躺着一动不动，
愁云笼罩着她的面庞。

她身材苗条，
她秀发长长；
这时走来一位老妇，
只听她口中不住地嘟囔。

老妇满脸皱纹，
显出苍老的模样，
那皱纹恰似无数波浪，
让人看出她那冷酷的心肠。

老妇满脸阴沉，
如同夜色昏茫，
目光没有一丝儿温情，
看上去冷若冰霜。

老妇身躯粗壮，
就像耸立的山石一样，
她把玻璃项链戴在脖子上，
她那玻璃耳环闪闪发光。

“你为何匆匆离开厅堂，
看你这孩子多么倔犟，
快跟我去参加结婚典礼，
那儿摆放着许多嫁妆。

我要用戒指和钻石，
把你打扮得无比漂亮，
把珊瑚挂在你的胸口，
你将成为最美的新娘。

我已用林中嫩叶
为你缝制了衣裳，
衣裳上香气缭绕，
洋溢着馥郁的芬芳。

来吧！邻居们已送来礼品，
色彩缤纷满目琳琅，
欢乐的歌声正在响起，
宾客盈门喜气洋洋。”

姑娘一听惊恐万状，
向母亲投来畏惧的目光，
她的心儿受到刺伤，
她那悲凉的话语像挽歌一样：

“难道我们那个茅舍
容纳不下全家亲人？
我是如此依恋你们，
你们却要把我撵出家门。

你们要我委身于那个男人，
做他的女奴了此一生，
要我对那个粗汉百依百顺，
一辈子为他作出牺牲！

鹿儿还可以自由奔跑，
穿过树丛越过山坳，
鸟儿还可以自由飞翔，
迎接天上的霞光万道。

溪水还可以自由流淌，
从高山流向平坦的地方，
它泛起涟漪激起浪花，
一路欢歌多么舒畅。

我却要当那粗汉的奴婢，
永远被锁在铁链上，
没有哪个天神会发慈悲，
把我救出这重重罗网。

我们捕杀野兽，
野兽也会挣扎吼叫，
我们驯服烈马，
烈马也会在鞍下腾跃。

我们砍伐树木，
树木砰然而倒，
它也会发出震耳的响声，
宛如幽灵的惊叫。

据你们说，
我生性善良，
素来洁身自好，
如今却落得一个充当女奴的下场！

我不得不奉献我的一切：
这比葡萄枝蔓还纤弱的
纯洁无瑕的身躯，
这丰润饱满的胸膛。

我的一切将属于他，
包括生命的每一丝气息，
我必须俯首听命，
就像充当祭品的羔羊。

我失去了我所喜欢的一切，
丢掉了我所钟爱的一切，
你们只当我已死去，
我只为那个无情男子苟活在世上。

啊！让我向海湾逃亡，
同猛兽一起度过时光，
让我奔向悬崖和沟壑，
躲进那令人生畏的地方！

我喜欢那样的栖身之处，
珍视那宁静的地方，
而新婚之床将成为我的墓穴，
婚礼树就像墓碑一样。”

在母亲那阴沉的脸上，
闪出一线柔和的阳光，
她在追忆逝去的年华，
心中仿佛涌起闪光的波浪。

“黄昏时分你可以听到，
你的丈夫是多么英勇顽强，
高山和深谷无法将他阻挡，
敌人终于成了他手下败将。

日后你可以把你的儿女
温存地贴近自己的胸膛，
你可以紧紧地把他们搂抱，
亲热地躺在他们身旁。”

“呵！他驰骋疆场、战绩辉煌，
绝不可能使我感到欢畅，
他只会给我带来不幸，
越来越变得趾高气扬。

他会挥舞皮鞭，
抽打我怀抱的婴儿，
他用棍棒将我猛击，
我还得强作笑颜。”

那冷酷的老妇，
心头猛然一惊，
神色顿时阴沉，
面孔绷得紧紧。

“你是不是自以为比别人俊秀，
自以为比所有女人胜过一筹？
我们早先有过的厄运，
如今你同样也得承受！！

你若还要执意违抗，
我就把你拖回厅堂，
用手揪住你的头发
把你强行送入洞房。”

“好吧！我愿嫁给那个男人，
跟随着他跳进火坑！”
姑娘说罢浑身颤抖，
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她五脏俱焚倒在地上，
她声泪俱下无比悲伤，
然后她又迅速站起，
走向那张灯结彩的地方。

群山耸立郁郁苍苍，
太阳放出万道金光，
苍天不识人间哀怨，
万物依旧灿烂辉煌。

蓓蕾绽开，鲜花怒放，
天空没有降下暴雨寒霜，
但一个灵魂已被死神夺走，
一颗心灵已经悄然死亡。

惜别的晚上

致燕妮

一

种种景色掠过我们面前，
它们那么美好而又多变，
一会儿在我们眼前消逝，
一会儿又耀眼地重新出现。

我们永远不愿匆匆离开
这个充满自由的神圣地方，

我们轻声细语互诉衷肠，
然后便沉浸于爱情的海洋。

天空的星光熠熠闪耀，
我们却一点也没看到，
因为我们心中的永恒火苗
比星光更加瑰丽美妙。

四周的墙垣和楼台，
渐渐退隐不复存在，
因为我们的目光深邃明澈，
早已飞越这一切障碍。

你的圣洁形象
使我心摇目荡，
你的无穷魅力
使我堕入情网。

我们倾吐心曲语声悄悄，
别人无法体会个中奥妙，
这声音冲出心灵的闸门，
它原是胸中涌动的春潮。

可是它永远表达不尽
我们深深怀着的激情，

这崇高的感情如同泉水，
源源不绝地涌出心灵。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这沉默胜过万语千言，
你眼波流盼情意绵绵，
这目光使你无比娇艳。

二

别人可以自得其乐，
独自怀着愉悦的心情，
我们却只能用爱情的誓言，
不断地抚慰双方的心灵。

你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
把一缕秀发送到我手边，
这一根根棕色的鬈发，
已被你编成精巧的圆圈。

你用它寄托火热的真情，
同时还附上自己的芳名，
这芳名饱含着爱的音韵，
就像悠扬的天籁一样动听。

只有天使才配用这个芳名，
它圆润柔和犹如乐音，
这名字使我听见了神的宣召，
我于是感受到天国的光明。

这编成圆环的棕色鬈发，
羞怯地掩盖着你的芳名，
这名字的内涵比书本丰富，
它像恋歌一样含有无限柔情。

我还从未在一页纸上
读过如此丰富的内容，
这页纸仿佛显出神功，
使我的心重新有力地跳动。

我曾沉浸于书籍的海洋，
但徒劳无功空怀希望，
心中的痛苦依然如故，
精神上还是空虚迷茫。

如今我找到了一部佳作，
这本书具有神奇的力量，
燕妮，这佳作就是你的名字，
它足以治愈我的创伤。

三

每当我醒来看见晨光，
便把嘴唇紧贴在你的鬈发上，
每当我在黑夜情思萦怀，
便把你的鬈发贴近胸膛。

它在我宁静的心中，
唤起了甜蜜的梦，
它把我带到遥远的地方，
带到神灵赐予你的那片碧空。

每当歌声停止回响，
每当心中空虚惆怅，
我就满怀爱恋地握住它，
琴声便会重新在我胸中荡漾。

这时精灵们轻轻跳跃，
围着我跳起爱的舞蹈，
教我吟唱新的曲调，
让花环上的奇葩更加妖娆。

如果这歌声永远回响，
我就会永远激情满腔，

我会走向那熊熊的火焰，
让心灵和歌词熔合在胸膛。

歌声里回响着你的呼唤，
歌声里飘溢着你的气息，
你使这歌声悠然响起，
又让它周而复始永不沉寂。

我往昔的大胆追求与渴望，
目标是那样朦胧迷茫，
我心中缺少精神支柱，
只是迷恋遥远的地方。

如今你给了我精神支柱，
如今我不会迷失方向，
从此我开始了美好的人生，
你就是照耀我人生的太阳。

四

我曾经送给你一束鲜花，
我多么羡慕它们的好运，
因为花儿紧贴在你的胸前，
幸福地感受到你的温馨。

它们衬托女神的倩影，
与你的丰姿交相辉映，
它们的色彩如烘云托月，
显现出你的风貌神韵。

它们可以凋谢在你的身旁，
向你发出醉人的芬芳，
啊！但愿我也能如此幸福地枯萎，
临终时依偎着你的臂膀。

可是啊！也许你已把花朵撕碎，
冷淡地把它们丢弃在一旁，
也许我已从你心头消失，
就像那被抛弃的花朵一样。

这样一切都化为乌有，
到头来只是美梦一场，
你从此不再把我怀想，
你的爱情已经名存实亡。

也许你只有片刻的热心，
也许你只有瞬息的激情，
你不想同我终身相伴，
你心中向往着更高的佳境。

也许你不愿彻底打破
我这大胆的青春幻想，
你那柔声细语未能使我醒悟，
我这热情之火却点燃了你的心房。

如果我怀着对你的痴情，
离别了你而奔向远方，
我的形象便会在你心中湮灭，
我们的纽带也就断裂消亡。

五

时钟敲过十二下，
我和你难舍难分，
我亲吻你的棕色秀发，
让你贴近我的胸膛。

在这神圣的地方，
精灵在起舞歌唱，
不管夜晚多么黑暗，
这里都有灿烂阳光。

你转身向我凝望，
目光中情意深长，

我感到无比喜悦，
看着你光彩照人的脸庞。

你是那样热情奔放，
那样温存，那样端庄，
爱情和痛苦融为一体，
铸成你这美丽纯洁的形象。

这时夜幕骤然隐退，
我的眼前一片辉煌，
我惊讶不已怦然心动，
我看见了世上最美的诗章。

我也曾见过这些诗章，
心中也曾有情感激荡，
但它们蒙着一层云翳，
令人感到恍惚迷茫。

现在我可以捧读这些诗章，
我的耐心获得了报偿，
从前那些迷离的幻影，
如今成了现实的景象。

我看见了那永恒的美，
看见了魅力无穷的形象，

我谱写出悠扬的乐曲，
我创造出人间的天堂。

六

我的思想并不空虚无聊，
我把崇高感情当作探求的目标，
我决心获得这种感情，
我想看它怎样涌动、燃烧。

我漫步在思想的王国，
我遨游于朦胧的幻境，
我迎着和风、戴月披星，
到处追寻那崇高的感情。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属徒然，
我心头的热望未能实现，
因为只要热血没有奔流，
就不会出现崇高的情感。

现在我看见了它那明亮的光芒，
我仔细倾听它发出的音响，
那审美的快乐和悲伤，
在我的心中交融激荡。

我拥抱你，和你一起回翔，
我要使自己的瑰宝安然无恙，
我用胳膊把你搂住，
让你紧贴我灼热的心房。

我愿和你一起奔跑，
一直奔向天涯海角，
天边一片虚无缥缈，
神灵迎接我们来到。

可是啊！我们来到你的寓所，
这里是禁锢你的樊笼，
热恋的火焰刚刚腾起，
眼前的离别又使人忧心忡忡。

我紧握你的纤纤素手，
我再次把你贴近胸膛，
寓所的小门砰然关上，
霎时间我们又天各一方。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一

她亭亭玉立身穿盛装，
紫色的衣裙闪闪发亮，
她用一条轻柔的缎带
束在柔美纤细的腰上。

她戴着一个玫瑰花环，
满头秀发像翻卷的波浪，
红色的玫瑰如火如血，
白色的玫瑰如雪如霜。

可是玫瑰虽然鲜艳，
却没有使她焕发容光，
她慢慢屈膝倒下，
像猎物中箭受伤。

身上的珠玉璀璨辉煌，
但是她满脸苍白神色惊惶，

血液离开面颊，
涌入她的心房。

“我又得外出奔忙，
强装出欢乐的模样，
我迈着轻盈的步履，
却将悲痛在心底深藏！

我虽然身穿艳服，
内心却寂寞凄凉！
我这心潮起伏的胸膛，
怀着一种热切的希望。

是什么在我心头燃烧？
我自己也无法说明，
只有苍天知道真情，
世上没有谁能说清。

我不能向别人倾诉衷肠，
人们只会把我嘲弄一场，
我内心深藏的苦衷，
有谁能够关怀体谅？

啊！我多想振翅翱翔，
飞向那高高的重霄之上，

可是我只能置身于茫茫尘世，
任凭风浪将我卷向远方。

我多么愿意死去，
沉没于苦海汪洋，
然后再升入天堂，
去看看那无比瑰丽的地方！”

她抬起眼睛泪水汪汪，
向明亮的天空久久仰望，
她发出无言的长叹，
默诉心头的热望。

然后她悄然躺下，
轻声地祝祷上苍，
她刚进入朦胧的梦乡，
天使便降临在她的身旁。

二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
女郎渐渐憔悴消瘦，
她沉默寡言眉头紧锁，
她饮恨吞声满腔忧愁。

她想抑制内心的悲痛，
她想遏止巨大的激情，
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她的心始终不能平静。

有一天她又躺在床上，
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伤，
命运的打击如此沉重，
看来她已经濒临死亡。

女郎圆睁一双秀目，
目光呆滞而又迷茫，
看来她已神志不清，
语无伦次神态反常。

一股抑制不住的血流，
涌出了她的眼眶，
她的痛苦似乎顿时消失，
眼前出现了心灵之光：

“我看见天门已经敞开，
心里觉得无比欢快，
我的希望就要实现，
我将升向星空，飞到九霄云外。”

她那苍白的双唇不住颤动，
心弦的奏鸣已经告终，
温柔的灵魂飘然而去，
飞向她归宿的茫茫太空。

她的心早就向往上苍，
那里仿佛有神奇的力量，
她觉得人生过于冷寂，
她觉得尘世过于凄凉。

终　　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一

请你收下这些诗笺，
我怀着真情把它们奉献，
诗中回荡着铿锵激越的琴声，
诗中映射出自由的心灵火焰。
啊！如果这些诗篇引起的回音
在你心中激起无穷的思念，
如果你的热血更快地涌起，
涌向你那圣洁的心田——

那么，从你胜利行进的远方，
就会传来你心灵的回响，
我就会更勇敢地驰骋疆场，
我的诗就会更加自由豪放，
我的歌声就会更加高亢激昂，
我的琴弦就会如泣如诉，倾吐衷肠。

二

我不需要尘世的虚荣，
它处处侵入人们心中，
一旦它把人们的心弦震动，
人人都甘愿俯首将它赞颂。
我爱你神采焕发目光炯炯，
我爱你心头炽热烈火熊熊，
你在我的歌声中热泪奔涌，
这一切都胜过尘世的虚荣。

我愿随着竖琴的低沉音响，
让自己的灵魂最终飞向上苍，
只要临死前感到自己是杰出歌手，
只要能用快乐和忧伤感化你的心肠，
我就算达到了最崇高的目标，
我就算赢得了最美好的奖赏。

三

啊！这些诗笺会插翅飞翔，
它们会飘落到你的身旁，
而我却满怀郁悒惆怅，
心头萦绕着离愁和幻想。
我竭力发挥大胆的想象，
但到头来总归是美梦一场。
我不会赢得最崇高的情感，
不久就会陷入无限的悲伤。

如果我怀着热切的希望，
从远处回到我心爱的地方，
见到你的丈夫拥抱你圣洁的身躯，
骄傲地把你贴近他的胸膛，
我便像受到雷电轰击，
心头涌起绝望和迷惘。

四

请原谅我大胆地倾诉衷肠，
请原谅我直陈心中的热望，
歌手已唱得唇焦舌敝，
爱情的火焰正燃烧在胸膛。

难道我能同自身分离，
在绝望中默默地走向死亡？
难道要我嘲讽地自称歌手，
而不去爱你——我心中的女郎！

我心中的幻想确实过于虚妄，
我对你的崇高形象只能仰望，
但是啊！我只愿你流下含情的泪水，
只望你听一听我的歌唱，
只要你赋予它神韵和异彩，
我就甘愿让歌声消失于死寂的远方。

卡尔·马克思

爱　之　书

第　二　部[205]

卡·马克思写于 1836 年 11 月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莫斯科版第 40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翻译

爱　之　书

爱　　之　　书

第　　二　　部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836年11月于柏林

第　二　部

目　　录[①]

① 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 编者注

护　身　符

物换星移，
年年岁岁无穷尽，
时光如水，
夜夜奔流永不停。

我登高远望，
微笑看沧桑，
不管是风和日丽，
还是有雷霆震荡。

因为现在我找到了
一张护身符，
它为我医治创伤，
它使我心雄胆壮。

我要将它赞美，
我要为它歌唱，
它能使一切讥讽化为灰烬，
它产生爱情与心灵的音响，
它是永不枯竭的源头，
时时激起奋进的力量。

毒 液

你手上的蜂蜜闪闪发光，
我吻你的手，把蜜汁品尝，
顿时许多恶魔蠢蠢欲动，
想使我的灵魂离开心房。

啊！这甜蜜的毒液不断扩散，
很快就充满我的胸腔，
平素我的眼睛多么明亮，
此时却饱含忧郁，黯淡无光。

你这妩媚迷人的魔女，
既然将毒液给我品尝，
何不占据我的全部身心，
让我忘情地扑向你的胸膛。

只有这样你才能治愈
你那甜蜜毒液造成的创伤，
不过你切不可迟疑延宕，
因为这毒液正使我走向死亡。

神座之歌

在高高的台座上，
立着守护神的雕像，
他送来智慧和祝福，
他张开温柔的翅膀。

他的脸庞焕发光辉，
他的胳膊十分强劲，
眼睛似乎含着微笑，
仿佛感到生活的温馨。

每当我独坐案前，
他便与我作伴，
从高高的台座上
温存地向我俯瞰。

于是我的诗思如泉流淌，
诗中充满了青春的力量，
不过他从不赋予我灵感，
我知道，是谁使我诗情激荡。

那是另外一个天使，

她在我心中发出光芒，
她只是借用我的诗行，
来描绘自己的光辉形象。

她在那十分遥远的地方，
却又总是出现在我的心上，
即使她始终近在咫尺，
我也永远无法将她留在身旁。

致星星之歌

你们围起圈儿翩翩起舞，
闪闪烁烁放射光芒，
你们那冉冉升起的影像，
无边无垠绵延四方。

最美丽的灵魂在这里闪现，
最坦诚的心儿在这里激荡，
心儿像一颗金色的宝石，
四周镶着巨大的哀伤。

人们抬眼向你们凝望，
以为你们具有神秘的力量，
想从你们那儿汲取希望，

汲取永不枯竭的思想。

可是啊！你们只是永远
在宁静的天空闪耀，
而诸神却永远不会
把热情注入你们的怀抱。

你们只不过虚有其表，
看上去如同烈火燃烧，
其实你们并没有灵魂，
没有热忱慈爱的春晖在心头照耀。

你们在天空发出嘲笑，
讥诮人们的事业、追求和忧伤；
你们让人们的希望破灭，
让火热的胸膛充满悲凉。

我们必将在痛苦中渐渐衰老，
我们终将在绝望中走向坟场，
然而天上和地下万物依旧，
此情此景令人感伤。

即使我们粉身碎骨，
即使我们遭到灭顶之灾，
也没有一棵树会因此而断裂，

没有一颗星星会陨落下来。

如果你们也有人的情感，
你们早就葬身于蓝色的海洋，
你们就不再熠熠生辉，
不会放出如火的光芒。

你们就会默默地道出真情，
而不会用虚假的辉煌来伪装，
天空就不会澄澈明朗，
四周必将是夜色茫茫。

两 颗 星

谜 语

在那遥远的天际，
有两颗金光闪闪的明星，

它们永远彼此规避，
但又总是互相亲近。

它们伸出闪光的翅膀，
好等待将来同声共鸣，

眼看它们就要携手，
它们却各自把手抽回。

燕妮，你能否说出星星的名字？
我愿意向你讲明实情，

这并不是指我们俩人，
因为我和你永远难分。

越过广袤浩瀚的空间，
不顾世间的纷争和怨愤，

我的爱流进你的心灵，
带着我的思念和苦涩之情。

我 的 世 界

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思，
就是神仙的魔力也无济于事，
我的精神比他们更加崇高，
它在我胸中激荡犹如风暴。

即使我获得全部星星的热量，

即使我吸收整个太阳的光芒，
我也不会觉得我的奋斗得到报偿，
我也不会感到满足了心中的愿望。

啊！在无止境的争斗中，
仿佛远方有符箓一道，
用魔力把我驱入茫茫迷雾，
使我永远无法接近目标。

只有无声的岩石和废墟，
把我的万千愁绪环抱，
我的全部希望在这里燃烧，
化作霞光把天空映照。

世间的天地实在狭小，
拥挤的人们躲不开纷扰，
我的梦想只能在这里实现，
我的希望摆脱不了尘世的喧嚣。

燕妮！你会向我询问：
这些话有什么深奥的含义？
啊！那我就向你作出解释，
只是我的辛劳恐怕白费力气。

你的眼睛比蓝天还要深邃，

你的目光比太阳还要明亮，
只要你看看自己热情的双眼，
你就会找到谜底、豁然开朗。

只要你大胆享受甜美的生活，
只要你意志坚定不再彷徨，
你定会自己找到谜底，
你会发现天国就在远方。

啊！只要你嘴唇吐出一丝气息，
只要你说出一句话暖我心房，
我顿时就会欣喜若狂，
如同被卷进欢腾的巨浪！

啊！你的话使我情绪激昂，
你的话在我心底回响，
它就像法师放出的电光，
猛烈地击中了魑魅魍魉。

然而，言语的力量毕竟有限，
言语的音响转瞬就会消亡，
只有你的形象永不磨灭，
只有宇宙和精神的渴望地久天长。

钟楼上打钟人之歌

雷鸣电闪，雨骤风狂，
钟楼啊钟楼，
你在颤抖，你在摇晃；
四野昏黑、一片迷茫，
大风呼啸而过，
卷起尘土飞扬，
这漫天的尘埃夹着冰雹，
笼罩着楼顶和围墙。

啊！一座座房屋正在震颤，
人们的心中无比惊惶，
他们凝神向外张望，
不禁流下热泪两行；
只见那一片飞砂走石，
正随着狂风自由回翔，
风沙发出低沉的声响，
无休无止地传向远方。

眼前这排山倒海的力量，
过去被束缚在金色的天堂，
在那漫长的悠悠岁月，

它一直被钳制在杳渺的穹苍；
现在这股巨大的力量
已把天堂的锁链一扫而光，
它一旦从沉睡中惊醒，
就一定要自由自在地翱翔。

它呼啸而过锐不可挡，
它震天动地倒海翻江，
它经过任何一个地方，
都将摧毁一切，
造成可怕的破败景象；
人们放眼四望，
只见处处是断壁残墙，
劫后余灰闪烁着幽光。

这巨大的力量
迅猛向前不可阻挡，
它赢得的胜利如此辉煌；
隐秘的神威，
黑夜的女儿，
她们紧密团结，情意深长，
她们借着闪电的强光，
造就了这股巨大的力量。

黑夜的女儿心灵在闪闪发亮，

她们的灵魂充满了力量，
她们的心灵之光聚在一起，
汇成了一片炽烈的闪电光芒；
这闪电光华灿烂夺目，
把大千世界照得通明透亮，
它放射出自己的全部光彩，
然后便从天上骤然下降。

它不断坠落，闪着微光，
它要使自己的灵魂走向灭亡，
灵魂便迅速遁向远方；
它渐渐变暗，失去光芒，
它在毁灭自身的力量；
它也在毁灭四周的一切，
那一切本来是那样灿烂辉煌，
上帝创造它们，是出于对美的渴望。

心灵的遭遇也是这样，
一颗颗心灵本来在齐声歌唱，
歌声充满一片挚爱，
带着尘世的神圣愿望飘到天上；
这时整个心灵都感到舒畅，
四周仿佛有珠玉熠熠放光，
但转瞬间心灵便遭到挫伤，
只剩下怨恨充满胸膛。

灯　　光

我疲惫不堪，
昏昏沉沉倒在床上，
神思迷离恍惚，
心中悲痛哀伤；

我对着小小的灯盏，
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看，我已经如此憔悴，
请让我这可怜的灵魂得到安宁！”

说罢轻叹一口气，
我很快吹灭油灯，
火焰化作一股轻烟，
在漆黑的房间袅袅上升。

啊！我忌妒灯焰的一生，
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它的死给别人以生命，
它在梦的王国喷薄飞腾。

倘若你愿用轻柔的气息，

吹灭我心头的火焰，
我也可以化为轻烟，
飘向那神圣的梦境！

那里没有黑暗笼罩，
那里洒满你的阳光，
那里的天宇浩瀚而又温馨，
就像你的眼睛那样明亮。

啊！我愿在那里永远沉入梦想，
你本身仿佛就是那个梦乡，
那嵌在天空的粒粒珍珠，
到时候会镶在我的身上。

我会豪情满腔，
我会心潮激荡，
我将在激烈的搏斗中
尽快实现最美的理想。

感　　触

一旦心中涌起了激情，
我就再也不能从容镇定，
我永远不能闲适恬静，

我要不停地奋勇前进。

别人可以心满意足，
可以雀跃欢欣，
可以频频额手称庆，
可以感谢天恩降临。

而我心中却激荡着永恒的渴望，
永恒的心潮，永恒的热情，
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流俗，
也不愿碌碌无为听天由命。

我要拥抱万里长空，
我要把世界融汇于心胸，
我愿在挚爱和仇恨之中，
让生命之泉不断喷涌。

我想获得一切，
获得神的种种恩宠，
我要勇敢地获取知识，
掌握艺术和歌咏；

这万千星球我要亲手破坏，
因为它们不是由我创造出来，
因为它们不听我的呼唤，

却受魔力驱使旋转于天外。

啊！这些死气沉沉的星球
对我们的业绩冷嘲热讽，
即使我们的事业毁于一旦，
它们也照样运转无动于衷。

然而我不想换取它们的命运，
不想与时俯仰随波逐流，
不想在虚无缥缈中永远飘荡，
不想用堂皇的外表掩盖无尽的哀愁。

因为所有的墙垣和殿堂，
都会在时光飞逝中倾圮，
它们一旦化为废墟，
一个新世界便会崛起。

年年岁岁如此变动，
从涓滴尘埃到茫茫苍穹，
从婴儿摇篮到死者荒冢，
浮沉荣枯，往复无穷。

魂灵就这样在深处飘忽，
直到它们精疲力尽，
它们将毁灭自己的主人，

它们是那样冷酷无情。

所以让我们赶快踏上
神灵给我们规定的旅程，
让我们使用命运的天平，
来分担痛苦，分享欢欣。

我们要勇往直前、摧枯拉朽，
我们将永不懈怠，永不停留；
绝不要畏首畏尾噤若寒蝉，
绝不要庸庸碌碌无所追求。

切莫在空想中虚掷时光，
切莫在枷锁中犹豫彷徨，
只要胸怀抱负和渴望，
我们就可以将事业开创。

静　夜　思

灯儿悄悄闪亮，
向我投来柔光，
好似与我同声哀叹，
仿佛了解我的忧伤。

它常见我形影相吊，
独自沉入幽思遐想，
我一旦张开想象的翅膀，
心中便浮现出种种形象。

灯儿似乎自己明白，
它的灯火朦胧昏黄，
同我胸中的烈焰相比，
它显得如此暗淡无光。

可是这胸中的烈焰
现在却变得静谧安详，
它只发出微弱的光芒，
这光芒来自你心底的海洋。

抱　　怨

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中
我不得不枉自争斗，
我大胆地挣脱羁绊，
把你热情地呼唤。

但你的眼睛未传来
那怕是瞬息的秋波，

你的嘴唇缄默不语，
我的激情却在继续燃烧。

直至它化为灰烬消散，
留下一片惆怅，
直至昔日情爱甚笃的心灵，
留下累累创伤。

我心中的种种渴望
徒然向高处飞翔，
它们要在广漠的苍穹
终止自己的历程。

我徒然想从天上
吸取火焰和光芒；
而你却移开目光，
这使我黯然神伤。

我 的 追 求

人们写下了许多书稿，
内容神秘而又深奥，
讲述那无法安眠的夜晚，
生命是怎样降临尘寰。

书稿如同一束束火光，
把宇宙的奥秘照亮，
描述满天星斗如何运转，
讲解生命之音怎样奏响。

我不想研读这些文章，
宁肯将它们弃置一旁，
我不愿在书中流连徜徉，
不管星星如何运行放光。

我只想听到只言片语，
斩钉截铁字字铿锵，
这话语一旦由你说出，
我心中就会豁然开朗。

也许你会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这话语内涵丰富胜过宇宙，
这话语好似悦耳的音乐，
载着美丽精灵四处遨游。

整个美丽的世界
都笼罩在这心灵的鸣响里，
它像天体奏出的和声，
蕴含着无限的情意。

你不愿让我聆听这种声音，
不愿赐予我这件礼品，
而我却怀着一片真情，
愿向你奉献整个心灵！

幽　　灵

叙事诗

在高高的山坡上，
屹立着一座古堡，
它饱经岁月的风霜，
如今在阳光下闪耀。

它宁静而又孤寂，
俯视山中的景象，
它不懂世态变迁，
也不识人间沧桑。

古堡里住着一位老人，
一头长发银光闪耀，
他沿着永恒的轨道，
生活平静而又奇妙。

那些破烂的古旧抄本，
一卷卷铺陈在他的面前，
他不顾窗外惊雷轰鸣震撼，
也不管凄风苦雨声声呜咽。

他埋头苦读经典文章，
他痴迷地沉入梦幻之乡，
他在书中寻找幸福，
寻找更加美好的理想。

羊皮纸古书如火焰闪亮，
散发出热量和光芒，
可是老人无法猜透，
这光与热来自何方。

他久久地苦思冥想，
连细微末节也抓住不放，
他带着强烈的求知热望，
让神圣的信念充满胸膛。

书里分明写着，
万物是怎样创造出来，
是创造者的勇敢呼唤，
孕育了万物的胚胎。

人间和天上的奥秘，
已经在书中细说分明，
是美妙的梦想和崇高的心灵，
使天地之间变得充盈。

每一颗心灵的渴望，
都在书中熠熠放光，
每章每节都生动活泼，
字字句句都灿烂辉煌。

可是这爬满青藤的房屋，
却缠绕着金色的锁链，
只有甜美的声音，
奇妙地飘出房檐。

仿佛有一道符箓，
使老人心醉神迷，
他目光灼灼如同火焰，
他内心激动充满情思。

他要弄清什么是欢乐，
他要冲破一道道樊篱，
他要豪迈地揭示人生奥秘，
他要欣喜地掌握崇高真理。

可是他刚刚用尽全力
把千年古堡炸开，
挣脱身上的锁链，
排除周围的障碍，

古堡便又砰然关上，
似乎要将他戏弄一场，
那倏然关闭发出的轰响，
宛如魔鬼的笑声在空中回荡。

他年复一年劳碌不停，
一次次徒然付出艰辛，
尽管面临着千难万险，
他仍然生气勃勃，充满激情。

他寂然枯坐，怀着渴望，
他形影孤单，心中凄凉，
他支着枯瘦的胳臂，
周身笼罩着神圣的魔光。

眼泪缓缓地流淌，
挂满苍白的脸庞；
这可怜的老人
无法实现胸中的愿望。

梦

我再一次陷入遐想，
然后便沉入
长夜的梦乡，
直到醒来看见晨光。

在静静的晚上，
我独自坐着沉思默想，
陶醉于自我幻觉，
把世间一切全都遗忘。

我在内心幽思冥想，
这思想纯真而绝不虚妄，
随后我便把眼睛合上，
平静地进入梦乡。

清晨，
我从梦神[①]怀抱中觉醒，
要从事一天的劳作，
心中充满战斗的激情。

① 指摩耳甫斯。——编者注

这时我想起
昨晚我心中显现的幻影，
它在夜间进入我的梦中，
进入那虚无缥缈的梦境。

这幻影在我梦中出现，
显出一种非凡的模样，
它的神态圣洁高贵，
周围有和风轻轻荡漾。

幻影里写得分明：
“我的名字就是爱情。”
“我的形象就是神明的模样，
只是被一层薄纱轻轻蒙上。”

我斗胆伸出颤抖的手，
揭开薄纱置于一旁，
一位女神迎面伫立，
她美艳绝伦神态端庄。

我一见到她的形象，
便情不自禁心驰神往，
我拜倒在她面前表达热望，
无法移开凝视的目光。

她向我投来温存的一瞥，
她显得那样圣洁、崇高而又俊俏，
我胸中激起澎湃的心潮，
我苦苦追求爱情的酬报。

我大胆表明心迹，
称她为我的女神，
可是，燕妮，你却听不见，
我怎样虔诚地对你立下爱的誓言！

海上船夫歌

你们尽可戏耍，尽可喧闹，
尽可在我船边汹涌咆哮，
你们必须把船儿载向目标，
你们要顺从地为我效劳。

我飞快掠过水面，
像一支离弦之箭，
尽管船儿疾驶如飞，
我的心却留在岸边。

亲人们正在期盼，

期盼勇士返回家园，
勇士久经风吹浪打，
总是平安驾船凯旋。

汹涌澎湃的碧波深处，
安息着我的小兄弟，
狂涛把他拽下海底，
如今正吞噬他的遗体。

那时我还十分幼小，
我的兄弟鲁莽地解缆起航，
他划动船桨劈开波浪，
不料撞上礁石船沉人亡。

于是对着汹涌的蓝色波涛，
我在心中立下誓言，
我要向你们报仇雪恨，
鞭打你们永不停歇。

我信守心中的誓言，
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狠狠把你们抽打，
永不停歇地把你们鞭挞。

尽管你们暴跳如雷，

我仍将船桨猛划狠击，
船儿行驶在波峰浪脊，
是那样平稳地向前飘移。

只要大海咆哮，
钟楼上钟声发出警报，
风暴猛烈呼啸，
大地狂风怒号，

我便迅即跳下卧床，
离开我那安全的住房，
抛下我那安乐的小窝，
迎着风雨扬帆起航。

我和风浪搏斗，
祈祷我主上帝保佑，
我扬起船帆，
航行时仰赖可靠的星斗。

随后我便聚集力量，
激情如火意志如钢，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
那支歌飞出我的心房。

你们尽可戏耍，尽可喧闹，

尽可在我船边汹涌咆哮，
你们必须把船儿载向目标，
你们要顺从地为我效劳。

你们已将我的兄弟拽走，
拽进浪花翻滚的旋涡，
咬碎他那柔弱的躯体，
把他葬入了海底。

但他的灵魂已向天空飞翔，
飞到他的上帝的身旁，
现在他听着惊涛轰响，
这轰响来自击水和嘲笑的声浪。

我把滚滚浪涛劈开，
平稳地驶向大海，
我用自己的双桨，
让船儿离开幽暗恐怖的汪洋。

我击打你们的脊背，
我压倒你们的狂啸，
我的努力定会成功，
我终将制服脚下的巨涛。

随后你们就波平如镜，

映照蓝天和白云，
你们就会约束自己的波浪，
保护我免遭厄运。

我要敞开自己的心胸，
吸进新鲜、凉爽、沁人心脾的海风，
我顿觉天地无限宽广，
不再为市井的喧嚣而惆怅。

天上闪耀着阳光，
潮水载着我远航，
我的目光自由奔放，
我的内心宁静安详。

转　　变

我的面颊多么苍白，
我的眼神多么迷茫，
我的思绪纷乱如麻，
我的心中充满幻想。

我愿乘风破浪，
驶进大海汪洋，
那儿礁石林立无人烟，

只有怒涛激荡。

我带着心中的幻想，
扬起风帆启程远航，
任风暴在周围发狂，
我决不畏惧惊慌。

我毫不退缩，
我勇猛刚强，
我用鹰隼般的锐利目光，
把危险的航道扫视打量。

海妖的动人歌唱，
不会使我神往，
我不听那悦耳的音响，
那是勾魂摄魄的伎俩。

我转过身去，
不听那迷人的吟唱，
我的心潮起伏跌宕，
为的是获取更高的奖赏。

啊！可是这波涛汹涌湍急，
永不停息地奔流激荡，
一排排巨浪滚滚而来，

转瞬间已消逝在远方。

我想用咒语和魔力控制波涛，
但一切努力都属徒劳，
惊涛骇浪迅速奔涌，
天地间充满海的呼啸。

洪波巨浪的冲击，
使我头晕心跳，
在这迷茫的黑夜，
我猛然摔了一跤。

我苦苦地挣扎，
终于站起身来，
我已经精疲力竭，
我感到万念俱灰。

我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我凝视着自己的胸膛，
胸膛里没有欢欣舒畅，
也没有歌声高亢激昂。

歌声已经逝去，
艺术的美梦已经破碎，
神灵不会把它们给我送回，

也不再赐予这永恒的恩惠。

那傲然屹立的堡垒，
如今已坍塌在地上，
激情之火烟消云散，
心里一片空虚惆怅。

这时我看见你神采奕奕，
闪着最纯洁的心灵之光，
天体也开始翩翩起舞，
绕着大地频频回翔。

于是我肃然起敬，
眼前顿时一片光明，
我曾在黑暗中苦苦探寻，
如今终于找到了心中的明星。

歌声飞出我起伏的胸膛，
是那样自由而又嘹亮，
音调崇高庄严，
又洋溢着喜悦欢畅。

一连串精灵，
飞出我的心，
我像个魔术师，

控制它们运行。

任凭激流汹涌，
任凭浪花飞溅，
任凭惊涛拍岸，
我内心自有不灭的火焰。

我飞不上智慧的山巅，
我逃不脱命运的驱遣，
然而我未能获得的一切，
却从你眼中流进我的心田。

致命的苦痛

让那滔天巨浪，
汹涌奔腾激荡，
发出万钧之力，
其势锐不可挡；

狂涛向我涌来，
冲击我的愿望，
我将知难而进，
绝不退缩彷徨。

我敢冒一切风险，
我勇于搏击风浪，
凭着热情与胆量，
我将决胜于战场；

那迎面扑来的巨浪，
必定会败下战场，
面对我这巨大的力量，
它终将湮灭于汪洋。

不论是爱还是恨，
我都深藏于心底，
我必将获得胜利，
不会向对手屈膝。

但是啊！从屋顶和墙头上，
却只传来细雨滴落的轻响，
我的精力将被耗光，
我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无法战胜绵绵淫雨，
它险恶地使我空虚怅惘，
这样一来我必遭失败，
永恒精神也必定遭殃。

所以我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向我敞开的天堂，
我还没在战斗中较量，
就已束手就擒，兵败疆场。

我只得和你分离，
永远不再相遇，
繁星纷纷坠落，
光阴匆匆逝去。

我竭尽一切力量，
要把你留在身旁。
隐秘的敌人却悄悄袭来，
他蜿蜒爬行像毒蛇一样。

这敌人怀着阴谋诡计，
我却看不见他的形象，
直到我浑身发软，
直到他刺透我的心脏。

我颤抖着倒在地上，
眼睛仍直视上方，
“燕妮！”这呼唤还在我唇边回响，
灵魂却已向黄泉飘荡。

小伙子与姑娘

叙事诗

小伙子和他的姑娘，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心贴心浑身颤栗，
手牵手情深意切。

小伙子向姑娘倾诉：
“我要去遥远的国度，
我留下这玫瑰花束，
作为我爱情的信物！”

姑娘显出娇羞的模样，
把鲜花贴近温暖的胸膛，
一双秀目泪水盈盈，
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然后他们毅然分手，
再也没有互诉衷肠，
小伙子坚毅地踏上征程，
无比英武而又豪爽。

玫瑰花渐渐凋零，
姑娘仍怀着真情，
可是面颊日渐苍白，
眼睛也蒙上了阴影。

玫瑰花已经枯萎，
姑娘也黯然憔悴，
她像一朵娇嫩的鲜花，
怎么禁得起雨打风吹。

她被抬了出去，
放进阴冷的墓穴，
朱唇早已惨白，
四周阴森凄切。

那一束干枯的鲜花，
仍放在冰凉的胸前，
它曾经无比鲜艳，
闪烁过青春火焰。

一个久经沙场的男子，
伫立在姑娘的墓前，
仿佛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使他在这里盘桓流连。

他猛跺冰凉的泥土，
他狠击高高的额头，
一颗狂怒的子弹，
射进了他的头颅。

母　　亲

叙事诗

她把娇嫩的男孩，
紧紧地抱在胸怀，
深情地贴近心口，
要倾注全部慈爱。

她的目光欣喜而安详，
脸上焕发出红光，
她的眼睛炯炯发亮，
显露出深情和热望。

她如痴如醉地端详
孩子那可爱的模样，
她笑了，笑得那样忘情，
她乐了，乐得那样欢畅。

忽然孩子全身战栗，
像颤动的山杨树叶，
母亲的心怦怦直跳，
犹如陷入死神的魔爪。

宝贝气息奄奄，
躺在她的胳膊上，
母亲满腔悲伤，
顿觉痛断肝肠。

一条蛇在心窝搅动，
吮吸这甘甜的血液，
品尝这心灵的痛苦，
啜饮这炽热的火焰。

母亲面带讥笑，
猛然将它压在心底；
她发出惊叫和呻吟，
恶魔终于获得胜利！

她万分悲痛地倒在地上，
男孩的坟墓就在她的心房，
她逝去时还带着满脸慈祥，
苍天也黯然垂下了目光。

风　　暴

风暴在外面呼啸，
阴霾把大地笼罩，
死鬼们狂呼乱叫，
以平息内心焦躁。

他们可以尽情呼号，
叫声飞向万里云霄，
汇入江河的滚滚波涛，
又渐渐融进怒吼的风暴。

青春的热血在激荡，
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
我怀着满腔的渴望，
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

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
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可是它却没有在我眼前出现，
我徒然流下了热泪两行。

责 备

你那优美的形象，
已进入我的诗章，
每一行诗都饱含着
对你的怀念和赞扬。

仿佛被渴望和忧虑驱遣，
我总想用形象和语言，
把我心中的渴念
送到遥远的天边。

而你，虽然给我带来
这不停吹拂的春风，
并将它吹进我的心坎，
但你却不愿给我任何慰藉！

你的歌声高亢激昂，
促使我不停地驰骋疆场，
但你却不愿让我聆听
那追忆往事的乐章！

愿　望

你的声调婉转悠扬，
你侃侃而谈话语流畅，
这话语总是白白散失，
一出口便迅速飘向四方。

啊！请你收集这些话语，
记在一张张小纸片上，
让人把它们捎给我，
慰解我的百结愁肠。

我要把它们贴近胸膛，
让它们温暖我的心房，
用它们装点我的房间，
这房间就不再沉寂凄凉。

它们会施展魔力，
祛除我眼中的翳障；
我的双眼会豁然明亮，
去亲睹那纸上的每字每行。

卡尔·马克思

歌　　之　　书[205]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6年11—12月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4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歌 之 书

歌　之　书

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尔·马克思
1836年于柏林

目　　录

目　　录①

① 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编者注

精　灵　们

叙事诗

致燕妮

“啊！我真想成为一个魔术师！”
果真如我所愿，精灵们立即出现，
仿佛有一根魔带将它们牵连。

“你们快到远方去把她带来！
倘若我不能与她相见，
我很快就会魂归黄泉。

脉搏在猛烈地跳动，
热血要冲破脉管涌出，
这是生命在挣扎，在苦斗，

它要从我的躯壳中逸出，
张开金色翅膀朝她飞去，
唯独她能平息我激情的狂流。

假如你们能满足我的请求，
我将奉上一腔热血作为报酬，
我再也不去祈求灵魂得救。

如果我不能赢得她的青睐，
纵然是长生不老，永世荣华，
对我也不过是一抔粪土！”

这帮嗜血成性的精灵
为卑鄙的贪欲所驱使，
欣然乘风疾飞而去，消失在空中。

“假如他们真的实现了我的宿愿，
我情愿忍受地狱的熬煎。
呀，思念的折磨并不亚于地狱的苦难。”

精灵们忽然又返回我的身边，
眼睛闪烁着地狱特有的光焰，
语带讥诮，口出恶言：

“尘世俗子，你想把我们诓骗？
你爱那位高贵温柔的姑娘，
沸腾的热血岂能作为我们交易的价钱？

我们是来自地狱的一群精灵，

见了那美丽的姑娘也不禁流连忘返。
我们宁愿永远成为天仙，

用春风吹拂她的脸面，
喜看她笑挂唇边，
再凝神领略她动人的丰采。

你竟然使出卑劣的伎俩，
妄想让我们上当受骗，
这如意算盘注定无法实现。

如果你为了爱情甘洒热血，
如果你盟誓海枯石烂真情不变，
你就会赢得她的心，从此摆脱苦难。

你的生活就会截然改观，
变得高尚、充实而且美满，
连你本人也会超脱庸俗的尘寰；

你就永远用不着再同我们纠缠，
因为只要她的心为你而震颤，
地狱本身就不再成为障碍。

一旦我们把她带来，
一旦她带着那天仙般的容颜出现，

我们也会遭驱逐，躲向一边；

一旦有一种力量能把你解救，
我们就不得不听从这种力量的安排，
你就将完全治好心病，彻底复原。”

霎时间，一阵恐惧向我袭来，
周围的城堡和墙垣开始摇摆，
大地颤抖着突然裂开。

塌陷处生出一股暗紫色云雾，
精灵们带着光焰飞速遁入深处，
转眼间踪迹全无。

“你们这些地狱的魔怪是无尽黑夜的伴侣，
你们不愿为我效劳，
为了躲避，只好深深潜入地底。

经常环绕我嬉戏翱翔的可爱的守护神，
你们来吧！来吧！
请听从我的魔杖指引！

对了！你们这些姣美的天神，
请你们让我一睹她的倩影，
我心中珍藏着对她的忠贞。

快去吧！请把你们对我的慷慨馈赠带给女主人，
并且告诉她，她是我的生命，
我愿与她共尝甘苦，永结同心。”

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207]

叙事谣曲

一

勇敢的斗士阿尔博英
骑着剽悍的骏马，
这骄傲的骑手正在习武练射，
脸露喜色，英姿勃发。

臣仆们训练有素的军队
威武地跟在他后面，
墙垣默然耸立着，
空空的殿堂静穆而庄严。

将士们个个跃跃欲试，
决心为胜利和荣誉冲锋在前。
这是骑兵在作战前集结，

准备出征把敌歼。

众人高声喊道：
“率领我们去战斗，去拚杀吧！
我们要杀死杰皮迪人奎纳蒙德，
让死神降临这个国家。”

领袖微微点头把令下，
大军立即齐出发，
浩浩荡荡踏上征程，
为了荣誉不惜把鲜血抛洒。

骑兵们身跨战马，
豪情满怀军威雄壮，
明晃晃的兵器闪着寒光，
盾牌和长矛铿锵作响。

仿佛有战神出现，
把他们胸中的烈火点燃，
看来是战神在戏谑生灵，
在尘世上导演出一幕幕征战。

大地焕发出耀眼的光华，
似乎在夸耀自己养育了善战的儿男，
将士们个个目光炯炯，

眼中跳动着求胜的烈焰。

二

原野上一片阳光灿烂，
到处显露出生机盎然，
深广的山谷张开了笑脸，
景物全染上了血红的色彩。

杰皮迪人在勇猛地战斗，
为国王，也为自己的家产，
妇女们压不住满腔的愤怒，
眼睛喷射出复仇的火焰。

她们披着浓密的鬈发，
高唱着豪迈的战歌，
她们给战士们鼓舞士气，
激励他们奋勇杀敌，永不停歇。

有些人被敌箭射中，
从高大的战马上栽了下来，
他们躺在阴冷的土地上，
带着惶恐的神情离开了人间。

眼看胜利已经在望，

杰皮迪人更加勇猛地向前冲去，
骁勇的对手纷纷倒下，
长眠沙场再不会站起。

一声呐喊宛如雷鸣，
阿尔博英冲进了敌阵，
像一头狂暴的狮子，
人群中闪现着他带血的身影。

杰皮迪人见了他只好仓皇躲闪，
夜色中他频拉弓遇敌即射，
他箭无虚发大显威风，
谁稍不留神即中箭丧命。

阿尔博英仿佛有神灵相助，
千箭触身却毫发无损，
青铜铠甲抵挡着坚矢利刃，
在敌群中他如入无人之境。

三

阿尔博英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杰皮迪人难招架慌忙退避，
他杀得御林军丢盔卸甲，
然后便直取国王奎纳蒙德。

奎纳蒙德惊慌失措方寸乱，
一支利箭正穿心间，
他慢慢栽倒在地上，
一阵挣扎已属徒然。

生命之钟已经停摆，
头枕血泊神情凄惨，
胸口鲜血不断涌流，
他已魂归西天命赴黄泉。

杰皮迪人惊恐万状，
各处村镇乱作一团，
居民们拉家带口，
神情沮丧四处逃散。

妇女们跟在丈夫后面，
叫苦连天跌跌撞撞往前赶，
粗野地咒骂男人们胆小无用，
抱怨老天不睁眼。

只见一个女人穿着豪华，
站在国王的尸体旁边，
显然是高贵的血缘纽带，
使得她无法丢下亲人不管。

阿尔博英按照民间习俗，
向前割下国王的脑袋，
然后举刀把头颅劈成两半，
那女人一阵战栗不禁低声哭喊：

“但愿苍天不会把你饶恕，
让你永世不能再见白昼，
纵然是冰块也会在你手中燃烧，
美味佳肴也成为你致命的毒物。”

四

“你竟是这样一个男人，
但愿我的诅咒化作矢镞，
将你的脑袋击碎，
让你再也看不见明天的晨曦。”

“啊，原来是一个如此美貌的女子！
你已作为战俘落入我的手中，
放温柔些吧，别这么凶狠，
我阿尔博英是你的主人。”

“哼，国王刚才死在你的手里，
你又要玷污他的亲人，

我宁愿刺穿自己的胸膛，
也决不屈服于你阿尔博英。”

“哎呀，尊贵的王后，
你地位显赫，威镇百姓，
看，我甘愿听从你的旨意，
恭顺地向你献出我的忠心。”

“可你杀死了我的父亲！”
“咳！何必在此多费唇舌，
我要把你带回宫中，
战争决定了我们将命运与共。”

他战战兢兢地迅速将她抱起，
策马奔向自己的军营。
她奋力抗争拒不从命，
但是慢慢地仿佛有点回心转意。

他快马加鞭匆忙赶路，
路上遇到一个杰皮迪族村妇，
这女人露出忧伤的神情，
头发散乱她却全然不顾：

“哼，你这卑鄙的家伙，
竟如此贪欢作乐，荒淫无度，

我敢预言，这快意的收获必将成为重负，
你倒霉的日子不会太久！”

五

从那安乐逍遥的国度
阿尔博英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国度并未被北方所蚕食，
仍像一颗明星闪耀在大地南方。

可是，灵魂却小偷似地
离开了那个凯撒治理过的国度，
实力已损，威风无存，
只有缀着星星的天空依然如故。

众神们并没有经历过
这个大地上的腥风血雨，
但是对于白杨树傲然挺立的这片国土，
他们仍然恋恋不舍。

阿尔博英率领骠骑兵
在那里奋力征战，
他们像巨浪一往无前，
冲过了一个个暗礁和险滩。

他迅速获得了胜利，
便凯旋荣归故土，
他亲自征服了一切敌手，
如今是踌躇满志，心满意足。

在那富饶美丽的南国，
有人唱着歌弹起了齐特尔琴，
歌唱他怎样在激烈的战斗中
像一团烈火征服了一个女人的心。

“罗莎蒙德！今天我们举行盛宴，
庆祝出征凯旋，
敲起锣鼓弹起琴来吧，
尽情地欢乐，把激情表达！”

她悄悄地轻轻点头同意，
便把脑袋往胸前低下，
那表情显得十分奇特，
仿佛有往事在心中牵挂。

六

塞浦路斯美酒斟满一杯杯，
酒香四溢令人心醉，
它产于阳光明媚的异邦，

却成了骁勇的酒徒的战利品。

“喂！赫尔米希斯，我的侍从，
别辜负了你的俊秀潇洒、风流倜傥，
快操起你拿手的琉特琴，
为我们把战斗舞曲弹唱！”

“好吧，我的君主！”
于是小伙子大胆而骄傲地站起身来，
拿琴在手，轻轻地把琴弦拨响，
开始把一支歌曲高唱：

“那温暖如春的南国，
是众神眷恋的地方，
仿佛有柔软的纽带把他们联结，
是苍天那纯洁的闪光使他们向往。

当众神看到这个国度遭到祸殃，
他们就一齐把热泪流淌，
这晶莹的泪珠滋润着葡萄藤，
就有一串串葡萄生长。

紫色葡萄甜美的汁液
就是众神的眼泪酿成，
一想起罗马的崛起和衰亡，

他们禁不住泪满胸襟。

但是阿尔博英英勇进军，
在这里把名声传扬，
他挽狂澜排巨浪，
豪迈地进行了一次远航。

眼看阿尔博英出师无可阻挡，
众神不得不俯首投降，
他们甘心向英雄让位，
从此这阳光灿烂的国家便遭沦亡！”

七

“唱得好！我的歌手，
请举杯，把美酒一口喝光！
大家知你有海量，
今天我让你唱个够显显风光。”

阿尔博英迅速举起酒杯，
为为众人的健康一饮而尽，
那眼睛现在虽然因激动而明亮，
但透露出几分暗淡和迷茫。

“你们在我的感召下

曾经进行过浴血战斗，
今天，我请大家用我自己的酒杯，
同干庆功的美酒。

噢，我可爱的美人儿，
请答应我当着众人喝了这杯酒；
瞧！酒杯闪着金光，
美酒会消解一切忧愁。”

她突然吓了一跳，
脸色陡变，浑身颤抖，
大眼睛燃烧着烈火，
脸色惨白，怒上心头。

她用手敲击着高高的前额，
每一根神经仿佛都被痛苦所撕裂。
“啊！你们真是造孽，
竟用我父亲的头骨饮酒取乐！

还让女儿昧着良心
把父亲颅骨里的血浆喝干，
想当日我亲眼看他倒在血泊中，
心涌鲜血最终撒手人寰。”

“什么？你要违抗我的旨意，

竟不愿举杯祝我永远康健？
难道我不是你的再生父亲，
难道我不是你可以倚仗的靠山？”

八

“哈！我一跺脚半个地球也要发抖，
我一挥手坚硬的岩石也得低头，
而你，一个我所养活的女人，
也敢把我奚落、嘲弄！

你这卑劣的娼妇实在不识抬举，
须知你生长在贫寒的海滩，
你故乡的男子一见到我的影子
也要心惊胆战、魂飞魄散！

想想吧！要么你痛快地干了这杯酒，
祝我健康和幸福，
要么这把利剑不会留情，
它立刻送你下地府！”

“请便！你可以置我于死地，
但我决不会让你如愿，
倘若我是一个男子汉，
我会亲手结果了你这个坏蛋！”

“等着吧！我要立即下令
把你父亲从新坟中掘出，
让他暴尸荒野，
任由鹰食鸦啄，电打雷劈！

我要让人杀掉你的所有女伴，
作为祭祀高贵的太阳神的供物，
如果你这个女人仍然桀骜不驯，
你自己也难逃一条死路！”

她仿佛陷入沉思，
赫尔米希斯暗暗以手示意，
同时把爱怜的真情流露，
他悄悄地说：“忍着点，可别惹他发怒。”

于是，她强忍着把酒一饮而尽，
而全身像杨树的嫩枝在瑟瑟发抖，
阿尔博英此时傲然站立，
立即把她紧紧抱在怀中。

九

深夜，罗莎蒙德独坐房里，
她难以消解胸中的不平，

正当她凝神苦思之时，
身旁却响起一个人的声音：

“是啊！我爱他，有如生命，
但是你，我的女神，比他更珍贵，
我愿为你献出一切，
甚至可以拿他的生命来证实我的真心！

我决非戏言，不是小孩闹着玩，
我若履行诺言，你能否与我共团圆？
如果我真的把他送进坟墓，
你能否像春天的朝霞对我嫣然一笑？

哦，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到那金色的南国去共度光阴，
那里有巍峨的宫殿，
就像无形的魔带把我吸引。

我要把亲爱的可心人儿
紧抱在怀里离此远去，
忘记这凶残的国家，
忘记肆虐全国的这场屠杀！

自从那天看见你潸然泪下，
我便爱上了你，总把你牵挂，

我要抚平你心中的伤痛，
决心与你甘苦同享，患难与共。”

她悄悄地向他轻轻点头，
他拥抱她，与她热烈地亲吻，
赫尔米希斯得到了应得的报酬，
这位歌手从这里悄然溜走。

他刚刚离开，
就有个人摸黑走了进来，
匆忙交谈了几句，
又隐没在夜色里。

十

阿尔博英独自静卧床上，
气宇轩昂却难解百结愁肠，
思绪浩繁心事重重，
昏昏沉沉不觉入了梦乡。

“唉！我何必生来人世上，
家国危亡全赖我主张，
前次出征我失了骏马，
我已身单力薄再难抵挡！

赫尔米希斯，我的好臂膀，
天数有定不可违抗，
快给我那刚锻就的长矛，
我要奔赴生死场！

来吧！我们要与敌人决战一场，
我手下人多势众不必慌张，
让民众同心协力齐奋起，
定能转危为安，战胜绝望。”

“噢，他在做梦！
我是否该乘机把利剑刺进他的胸膛？
他在梦中尚且如此信赖我，
难道我能谋杀他，让他剑下把命丧？”

“哎，我的赫尔米希斯，切莫犹豫彷徨，
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
只要我们挺过难关往前闯，
仁慈的上天也会给予应得的奖赏！”

“呀！连他都在催我赶快动手，
还说起令人欣羡的上天赐福。
哈！南方有胜过天国的王位，
我们正渴望到那里一显身手！”

于是，利剑深深刺进阿尔博英的胸部，
只听见他厉声一呼：
“啊！太晚了！我已无生的希望，
赫尔米希斯，我的好弟兄，你快逃走！”

十一

跨着雄健的战马，
借着夜幕的掩护，
在制造了深重的灾祸以后，
他们就像流矢、像闪电一样疾驰而去。

“赫尔米希斯，站住！”
他突然虚弱地倒下，被长矛击中，
在浓重的夜色里，
有个可怕的女人从灌木丛中走出。

她的两眼呆视着，毫无表情，
她的头发披散周身，
复仇的渴望仿佛啃啮着她的心，
这就是那个可怜的杰皮迪族女人。

“啊！我的生命必须这样结束，
罗莎蒙德，而且是断送在你的手中！
众神必须这样处置，

他们要进行可怕的报复。

可是我的灵魂正飞向南国的殿堂，
那里有高高的白杨树挺拔生长，
婆娑的树叶迎风沙沙作响，
那是我的灵魂在轻声歌唱！”

罗莎蒙德战战兢兢地说：
“我没有对你作出什么报答，
可是为了纪念父亲遇难之夜，
女儿要用牺牲来供奉他。”

他还在张口说话，
而灵魂却伴着一缕清香的气息离开了他，
它翻山越岭，飘洋过海，
飞到那没药树开花飘香的国家。

“快来吧，我的罗莎蒙德，
现在我们正飘向那遥远的国家，
让我们带去关于你的部族的消息，
唉，那部族只有你这个最后的苗裔留下。”

和　谐

致燕妮

你可见过这样美妙而神奇的景象：
两颗心灵热血交融，一齐震荡，
它们息息相通，相互依傍，
它们宛如琴瑟发出柔和的音响？

两颗心灵忽而在紫玫瑰中闪光，
忽而在柔嫩的青苔下羞怯地躲藏。

即使你跋山涉水走遍四方，
你也找不到这神奇的景象，
任何符箓都无法将它唤来，
它从未出现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

这种景象的生成不靠阳光，
也从不仰赖大地的滋养。

因此，即使时光像飞鸟急速翱翔，
即使阿波罗驾驭车马飞越穹苍，
即使地老天荒，万物都岑寂消亡，

这神奇的景象也仍将永远辉煌。

这景象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力量，
无论是世人还是上帝都无法阻挡。

这景象宛如悠扬的琴韵，
宛如永恒的齐特尔琴上弹出的乐章，
那琴声永远激越，永远庄重，
蕴含着崇高而又急切的热望。

啊！请听，那琴弦就在你心中鸣响，
你不必为寻找它而远走四方。

心　灵　曲

致燕妮

有时我听见心灵在弹唱，
仿佛是魔幻的咒语和演奏的乐曲，
我真想拥抱这炽烈的声音，
我时常恳求它多在我心中鸣响：

“难道你们仙女们不愿在我身边逗留，
难道你们不想听我吐露心曲？

为什么你们要闪电般从我这里飞走？
请赐给我那甜蜜的享受！

瞧！我要用你们来建造
一座能演奏各种乐曲的殿堂，
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最美的形象，
还可以和我一起飞上天堂。

你们应该遵照我内心的要求，
让我听到悦耳的鸣唱，
我内心的激情永远不应冷却，
这是我为你们选中的合适住所。

让我们再来看那些金色的星星，
它们的光辉照亮我们的胸襟，
它们飘向那遥远的天际，
最后在故乡的山谷里藏身！”

她们狡黠地小声对我说：
“你这个平庸笨拙的人，
别以为你的歌声会把我们深深吸引，
别以为你的魔带能叫我们无法脱身！”

“那么，你们听到燕妮的芳名该不走了吧！”
于是，她们顺从地留下：

“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到你这里来，
又为什么离你而去，把你撇下？

谁只要说出这个名字，
我们就会自动飘然而至，
倘若有人把这个名字低声吟唱而不心情激荡，
那么歌手的心定是冷若冰霜。”

渴　　望

致燕妮

我看见一个竖琴手走过，
他步履轻捷，快乐无忧，
我真想跟他一起出门，
到小小的峡谷去漫游。

那里悬崖峭壁巍然高耸，
峰巅直插白云之中，
深谷中总是雾气濛濛，
还常有狂风暴雨，雷声隆隆。

我手持旅杖来到你的窗前，
抱着七弦琴轻轻拨弹，

当你闭上眼睛甜蜜入睡，
琴声就把魑魅魍魉全都驱散：

“睡吧，我的心上人！
愿你悠然进入甜美的梦境，
让我的歌声与你相伴，
这歌声纯粹发自我的内心。

但愿天使们能乘和风，
飘然来到你的面前，
送给你一角蓝天，
再缀上那星光点点。

他们围成一个圆圈，
飞起又飘下，个个舞姿翩跹，
仿佛受魔杖的指挥，
万物也随之俯仰、回旋。

接着，温柔的梦神们
在你身旁徐徐落下，
在你姣美的身上，
覆盖充满梦幻的图画。

他们身披轻柔的罗纱，
悄悄潜入你的眼中，

尽情享受欢乐，
微微露出得意的笑容。

在一片平静和谐的气氛中，
乘着那纯美的歌声，
他们又飞身而去，
消逝在遥远的苍穹。

精灵们为你穿上
用彩云织成的衣裳，
顷刻间你就摆脱了
人间的痛苦和悲伤。

他们把你带到星星上，
你听到天体的舞曲，
近旁和远方摆满了花环，
到处散发着花的芳香。

你看到一群温柔的小天使们
在你的周围喧闹嬉戏，
在这云中仙境，
你炽热的激情也将逐渐平静。

你的脉搏会更自由地跳动，
你的心胸会越来越开阔，

在这天国的庆典中，
你的眼睛会放射出高尚的火光。

你周身焕发出光辉，
柔和的天光把你包围，
你站在太空的流云之上，
禁不住要放声歌唱，

俨然是个神仙，
更兼红光满面，
你显得高贵而又慈祥，
鬼魂不敢走近你的跟前。

花环送来馥郁的芳香，
动听的歌声婉转悠扬，
炽热的心潮奔腾激荡，
绝妙的才思涌出心房。

一切都无限欢畅，富丽堂皇，
你想留住这难得的梦想，
你伸手要抓住梦幻的形象，
可是，你猛然醒来，已走出梦乡。”

“啊！ 甜蜜的美梦匆匆消散，
我那温柔、美好的幸福也渺如云烟！”

“不，亲爱的，只要你注视自己的内心，
天仙般的生活就会绵延不断。”

我把齐特尔琴紧紧抱在胸前，
要和竖琴手一起继续赶我们的路程：
“思念和痛苦把我的心长留你的身边，
但是命运迫使我要出门远行！”

一个想法突然从你心中跃出，
就好像记忆在脑海中闪现：
“我听到的不正是那熟悉的声音吗？
那忠实的心不正是搏动在我身边？”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你为何来到这座殿堂，
把热情的歌儿低声吟唱？
莫非这里住着你的情郎，
是他吸引着你，让你心中充满渴望？”

“你既然知道这里住着那个热情的男子，
又何必问我是不是为他而激情满腔？

难道有哪一个钟情于他的尘世女子，
曾经赢得他那回报的目光？

我至今从未目睹他的丰采，
但看到这里的瑰宝晶莹闪亮，
看到瑰宝垒成巍峨壮丽的殿堂，
我就情不自禁地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诞生的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眷恋的故乡；
啊！南方的和风在这里荡漾，
我觉得这里就像尘世的天堂。

在这里，我的歌声更加自由奔放，
在这里，我内心的激情更加高昂，
我那金色的琴弦会奏出甜美的音响，
琴声诉说我的快乐与忧伤。

我虽然还未见过那位高明的琴师，
但他总是有力地拨动我的心房；
我虽然从未见过那些温柔的天仙，
但知道正是她们呵护着这座殿堂！

殿堂的大门始终没有开启，
我徒然怀着满腔的热望；

我只能倚靠着门前的圆柱，
用深情的歌声倾诉衷肠。”

她把乌黑的鬈发轻轻摇晃，
她让滚滚的泪水尽情流淌；
这时另一个女郎热情地将她拥抱，
吻干了她那挂着泪珠的脸庞。

“同样是这股神秘的力量，
吸引我来到这座神灵居住的殿堂，
我为寻找它而走遍四面八方，
它就像闪电从远处照亮我的心房。

但我们何必痛苦忧伤，
何必让热泪不断流淌？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美景欣赏，
可以在鲜花盛开的河畔流连徜徉。

我们可以更豪迈地挺起火热的胸膛，
将椎心泣血的悲痛化作甜蜜的遐想，
我们要将目光变得更加明亮，
立即在这里着手实现美好的理想。

因此，让我们同住一间茅舍，
让我们的神圣之歌在茅舍里回荡，

让清爽的西风在茅舍四周吹拂，
让我们在这里倾诉心中深藏的渴望。”

她们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每晚都拨动琴弦弹奏乐章，
那琴音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竟使百鸟翔集，鲜花竞放。

有一夜她们躺在青苔铺成的小床上，
不知不觉进入沉沉的梦乡；
一个魁伟而又温柔的精灵来到床前，
用双臂托起这两个娇弱的姑娘。

精灵张开金色羽翼载着她们飞翔，
飞向她们心驰神往的地方；
在昔日那座宁静茅舍的地基上，
至今还有优美琴声萦回荡漾。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话语！你是谎言，

你是随着生命移动的空洞影子，
倘若我要借用你那僵死无力的形式，
怎能把自己的衷肠尽情倾诉？
可是人间那些忌妒之神
谙熟尘世上火焰般的激情，
可怜的恋人只有用声音
才能吐露心中热烈的爱慕。

因为如果爱慕之情勇敢而焦急地
在闪耀着光泽的心灵中绽开，
它就会大胆地拥抱你的一切世界，
它就会把你自己从王座上硬拖下来，
和风将奏起舞曲，
一个世界将成熟在你的身外。

二

所以，爱慕之情不得不穿上褴褛衣衫，
获得一个凄惨的虚假外观，
本来话语是从心中奔腾涌出，
可是它却冷酷地把心剖开，
于是，思念和忧伤就发出声响，
由于尚未平息就已变冷，
它们永远无法领略自身的滋味，
不能无拘无束地充分享受心醉神迷的欢乐。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我们的心境，
一个皮囊包裹着我们的身躯，
汹涌澎湃的思想
用无力的外壳包裹着，
借助于自然发出的语音和声响表现出来，
最终在空洞的虚无中顿然消逝。

三

对于我的爱情来说，话语算得了什么？
我的爱情是永恒的高大的精灵，
如果它振臂一挥，奋勇向前冲去，
它能把岩石连同它自己撞得粉碎。
啊！话语是偷盗灵魂的卑鄙窃贼，
它狡猾阴险地尽情嘲弄我们，
昔日它是渣滓，被人们遗忘，
如今它却成了宝贝，熠熠发光。

燕妮！倘若我能用各种天体作为舌头，
又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我的爱情将会响彻整个宇宙，
广袤的太空也要瑟瑟发抖，
你自己也会吓得匆忙逃走，
智慧的闪光将环绕宇宙划破长空。

四

倘若我的爱情能以形体来表现，
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高大，
直到成长为一个魁伟的巨人，
头顶蓝天，手揽云霞，
手里拿着星辰嬉戏玩耍，
江河从它的眼中涌出，
太阳在它身边黯然失色，
黑夜也会像白昼光照人家。

天空会对它把头悄然低垂，
一直伸到洪流底下，
茫茫宇宙定会想到我们的爱情，
它会因我的痛苦而逐渐溶化，
炽热的岩浆噼啪四溅，
在它的怀抱里柑桔树会生根发芽。

致　燕　妮

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
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
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

我有了摧毁一切的胆量。

众神为何不手擎苍天，
把星辰的光辉吸进自身，
在云涛雾海上纵情欢乐，
欣赏那美妙的天体舞曲？

我语带讥讽地把礼物
向他们的脸上扔去，
我不愿接受他们这些无用的废物，
而最珍贵的东西他们却不会赠予。

我不羡慕他们有辽阔的空间，
也不企求占有云遮雾罩的宇宙，
我不期望黑夜到来并做他们的美梦，
更不忌妒炎热灼人的白昼。

我只是想得到你，
亲爱的燕妮，我只要你，
不管日后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
还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但是，他们却把不祥之物
抛到我和我的心上人之间；
燕妮！我正为你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将流尽我的全部心血。

因为在耗尽了一切精力以后，
我将默默地倒下，
为了我的爱情和我心中的希望，
我将喝下这杯导致死亡的苦酒。

瞧！希望宛如美丽的天仙款款而来，
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前，
可是如今却传来了它凄厉的哀鸣，
它自己说，是它把我欺骗。

我再也不能一睹你绰约动人的风采，
永远无法陶醉于你温柔甜蜜的胸怀，
岁月蹉跎，青春难再，
我的生命将在这严酷的北国掩埋。

我无法控制炽热的激情，
多情的灵魂已悄悄逃走，
它乘着五彩云霞飘然飞去，
燕妮，它飞进了你的心灵。

宇宙怎么会如此广大，
它岂能包容许多世界？
既吸纳一切人的恩爱和怨恨，

又涵盖白天的阳光和黑夜？

这些居室，这些洞穴，
也许是侏儒们的栖息之地？
抑或这是众神的有意嘲弄，
是它们心存忌妒的闪光？

难道众神不能理解
焦虑不安的心灵的追求？
也许这些纵情欢乐的神灵
对爱情的乐趣心怀忌妒？

啊！往昔我曾经梦想，
让心灵的歌声传遍各邦，
争个锦绣前程，赢得一身荣光，
奋力攻读，跻身于智慧的殿堂。

但是，这些梦幻一个个破灭，
爱情的向往也归于无望！
血红色的迷茫景象
完全遮盖了我心灵的光芒！

而从心灵深处颤巍巍地
升起一线模糊而虚幻的希望，
闪现一个短暂的、令人激动的时刻，

命运又向我招手，使我神往。

死神可能会把我碾成齑粉，
可怕！我要找到实现理想的地方，
可怕！我必须使自己成熟起来，
自己把自己点燃，燃起火炬般的熊熊火光。

坟　墓　谣

风声紧，云飞急，
太阳收敛了光辉，星辰停止运行，
闪电匆匆划破长空，
安静的垂柳也剧烈摆动，发出响声。

大浪涌来，
惊涛拍岸，
把浪花飞溅到高大的坟墓上，
浪翻波涌，欢快地跳跃飞进。

身披芦苇的海神们
吹起弯弯的螺号，
歌唱一个伟人和神奇事迹，
歌唱不朽者的业绩和愤怒。

天色渐晚，
夜幕降临，
周围一片沉寂，
鬼影憧憧围圈起舞，跳个不停。

在心怀恐惧的旁观者中间，
从黑洞洞的大地深处，
有一个精灵走出，
脸上布满哀伤，眼里闪现悲痛。

在精灵面前站着一个尘世凡人，
长得像铁打钢铸的一样，
是妖怪们把他召来，
又命令用魔法缚住他的手脚。

“啊，我，大地的精灵，内心痛苦万分，
我必须这样自己折磨自己！
我曾经把你放到阳光下暴晒，
我本来是要用魔法使你受到锤炼。

我流尽了眼泪，
生下你这个英雄！
我尽心竭力，历尽艰辛，
实指望你能成为治理大地的神。

可是，你用什么来表示感激？
我得到了你的什么报偿？
你一味糟蹋自己的生命，
拿破仑呀，你终于因此而沉沦覆亡！

你放纵自己，
任凭内心的力量恣意张狂。
你成了这大地的神，
这大地却由于你而展现了一派可怕景象。

你胆大妄为地扑灭了
我送给你的火光，
我所开创的事业成了徒劳一场，
你背弃了我，逃向远方。

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
违反自己的愿望，
我不得不毅然用手挡住泪眼，
让你粉身碎骨，遗尸山岗。

啊！我在腹中怀你上千年，
我本指望你能成为英雄把名扬，
我呕心沥血把你精心培养，
如今却要刺穿爱子的胸膛！

然而，面对风暴和雷雨，
我曾经向众神宣誓把责任担当，
尽管我企望儿子建功立业显荣光，
可是，他敢亵渎众神，就让他魂赴泉壤。

我不得不常常自己惩罚自己，
还遭到自己同族的嘲弄，
因为神灵们都要恪守
使尘世和天国联成一体的法则。”

由于神灵勃然大怒，
天崩地裂，宇宙隆隆作响，
鲜血在神灵的额上流淌，
在滴滴热血中一个个邦国正在沦亡。

潺潺的溪流劈开了
烟雾迷茫的深谷，
血红色的黑夜鬼魂
像影子一样迅速涌出。

神灵抖动着头上的鬈发，
遥远的国度就有大雪飘落，
人们可以听到，
那里传来了死亡的呻吟，恐惧的呼号。

听完神灵的话语和威胁，
英雄吓得缩成一团，瘫倒在地上，
在一片暗淡火光的映照下，
拿破仑号啕大哭，无限悲伤。

他想摆脱魔法的禁锢，
他要挣脱桎梏的束缚，
但是，桎梏把他束缚得更紧，
他声言要被迫走上绝路。

这时从永恒的仙境
来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慈祥仙人，
高高的额头上
显现出美的魅力和神奇的威力。

他说话悦耳动听，
他胸怀恻隐之心，
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从不恼怒，常露甜蜜笑意。

“我来了！大地之神，
我要帮你平息心中的愤怒，
严厉的神灵们可能拿别人来嘲弄，
而我只知道爱，我珍惜激情的涌动。

愤怒的波涛一再把你卷走，
你无法驾驭心中的感情之舟，
面对你自己产生的骄傲的力量，
你无可奈何，只好对它屈服。

现在我给你的孩子
披上一件富有诗的魅力的华丽外衣，
为他解除一切尘世的羁绊，
再用歌声规劝复仇之神对他不再为难。

七弦琴的琴声
会掩饰他的过失和差错；
而有助于他灵魂升天的善举，
我会加以歌唱并热情传扬。

你自己已对他的作为作出结论，
并用誓言和不可更改的话语加以惩罚，
但是，流血征战已经止息，
我会彻底抚平战争的创伤。

在黎明破晓时分，
我要把无上荣耀的神圣花冠
戴到该戴的人头上，
那永恒的业绩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光明之神解开英雄身上的桎梏，
又把那花冠端正地戴在他的头上，
大地之神未能表示感谢，
只是露出微笑，但笑得心里欢畅。

伴随着腾起的一团火焰，
英雄的身躯变得无比高大，
他冉冉升起，高入云霞，
化作不落的星星，永远照遍天下。

海 妖 之 歌

叙事诗

海浪追逐清风，
波涛起伏荡漾，
发出轻轻的喧响；
海妖们离开幽深的海底，
浮现在碧波之上，
以优美的舞姿飞旋回翔。

海妖拨动琴弦，
琴声婉转悠扬，
就像仙乐从天而降；

她们的歌声震动四方，
就连大地和星空，
也在谛听她们的欢唱。

奇妙的歌声荡气回肠，
优美的音色盖世无双，
饱含着激情传向远方；
世人听到这样的歌唱，
无法抗拒那神秘的力量，
终将沉入碧浪、葬身汪洋。

这一片洪波巨浪，
仿佛是一个王国，
它神秘莫测、庄严辉煌；
似乎所有的神灵
都降临到这湛蓝的海洋，
在幽邃的海底沉入梦乡。

海妖出现在海上，
心中充满了渴望，
周身放射绚丽的光芒；
那一双双秀目炯炯放光，
那琴声如同一团团火焰，
在波峰浪谷间喷射飞扬。

这时有一个歌手驾舟驶来，
小舟越过欢腾的波浪，
歌手显得高尚而又善良。
他无拘无束，眺望前方，
他神采奕奕，器宇轩昂，
因为他心中充满爱和希望。

他的琴声向大海深处传扬，
海底的女神纷纷离开梦乡，
侧耳倾听这迷人的乐章；
歌手一边弹琴一边高歌，
引来波涛和鸣，同声吟唱，
唤起浪花飞舞，澎湃激荡。

听！这时从远处传来歌声，
那是海妖们在放声歌唱，
歌声充满渴慕，含有神奇的力量；
这些美丽的海上仙子，
要用她们的风采和歌喉，
引诱年轻的歌手堕入罗网：

“青年人！你要尽情地弹唱，
你要主宰这沉默无言的海洋，
你一定怀有远大的志向，
你那颗跳动的心儿是多么高尚。

在这富庶的水下世界，
只有歌声才能震撼四方，
滚滚的潮水只能向低处流淌，
嘹亮的歌声却能向天上飞扬。

你只要不停地放声歌唱，
让歌声千回百转、起伏跌宕，
你的眼前就豁然开朗、一片明亮，
云端的天堂就会降临大海之上。

请加入我们这神灵的行列，
你的心将获得神奇的力量；
请听听那波旋浪舞的音响，
它饱含着多少爱情的忧伤。

世界就是在海浪中诞生，
大海就是神灵的家乡；
当宇宙还是一片洪荒，
神灵们已在大海的怀抱中成长。

漠漠长天和点点繁星，
一齐向大海凝望，
天上的云影和星光，
映入碧波荡漾的海洋；

洪波涌起，席卷乾坤，
气势何等雄壮；
海浪养育了神灵，
神灵才有了生命之光。

如果我们的热情之歌拨动了你的心弦，
使你产生了认识宇宙的渴望；
如果你想让你的歌声像烈火一样，
在明媚的天空燃烧飞扬，

那就请你步入大海汪洋，
伸出手来，走到我们身旁；
你的周身将会发出智慧的光芒，
你的眼睛将洞察那幽邃玄妙的地方。”

海妖浮现在波涛之上，
波涛在四周急剧震荡，
但没有发出半点喧响；
海妖的柔发披在肩上，
随着清风舒卷飘荡，
这时万顷碧波一片辉煌。

年轻的歌手心摇目荡，
眼睛里涌出热泪两行，

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
他目不转睛，向海妖凝望，
他如痴如醉，心驰神往，
他完全沉浸于爱情的畅想。

但他经过仔细的思量，
又重新变得镇定安详，
然后就振作精神挺起胸膛；
他英武豪迈，直视前方，
神色威严而又刚强，
他大声回答，字字铿锵：

“你们的深渊阴森凄凉，
崇高精神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永恒之神也不会向那里投射光芒；
你们卖弄姿色，引诱我陷入罗网，
你们永远也不会给我带来吉祥，
你们也会歌唱，但那是骗人的伎俩。

你们哪里知道，
我心潮汹涌，热血满腔，
我胸中怀有凌云的志向；
众神就在我的心中，
时时掌握我的方向，
使我的思想永不迷航。

你们对我无法理解，
你们既不明白我的爱憎，
也不了解我热切的愿望；
我的热望宛如长空的闪电，
它充满爱情的力量，
它的旋律就像流泻的大江。”

这番话掷地有声咄咄逼人，
海妖们顿时嗒然若丧，
一个个呜咽哀泣热泪流淌；
忽然海妖们消失了踪影，
啊！原来是狂澜袭来势不可挡，
把她们卷进了惊涛骇浪。

小精灵之歌

我们飞舞嬉戏，
像小小的灰尘，
在微风中颤栗；
我们观察云雾，
也观察能使地球
转动的杠杆和力。

从前有一个神灵，
来自光明之境，
他在奔腾汹涌的波浪上徜徉；
他眺望远方，
看见一个个天体飞速掠过，
那里的生命正在死亡。

他的目光使万物获得生命，
于是，群山震动，
海洋咆哮，
大地倾斜，
星辰升起，
雷声轰隆作响。

春光明媚，
和风吹拂，
有一群小精灵
轻盈灵巧地涌出，
像神灵展翅翱翔，
像太阳放射光芒。

宛如炽热的渴望，
温柔娇小的小精灵
从蓓蕾中跳跃而出；
它们长成苗条的身段

像一朵朵鲜花,
通红透亮。

它们的声音像和风,
当星辰暗淡时
眼睛却闪着金光,
心儿轻轻地跳动,
像是对爱的报偿,
既不沸腾,也不激荡。

在悬崖和礁石上,
我们从容地吃喝,
我们飞奔又急行,
穿过烈火和烟障,
穿过灌木丛和小树林,
我们自由地翱翔。

到了晚上,
我们就钻进花蕾里,
舒舒服服地睡它一场;
一旦花朵醒来,
就催我们起身,
去沐浴和煦阳光。

假如能够

做个好梦，
我们愿意飞进
美人的眼睛，
带着爱的思念
把自己烧成灰烬。

我们要把这些美梦、
幻想和奢望
放在花蕾中密藏；
再去亲身领略
人间的柔情蜜意
和心灵的痛苦哀伤。

地精之歌[①]

无论清晨还是黄昏
我们总在用力敲呀，
总在熟练地锤；
就是在夜晚，
我们也勤快地干活，
十分卖劲，忙个不停。

① 地精是欧洲民间传说中守护地下矿藏和财宝的老头，住在地下，长生不老，容貌丑陋，身材矮小。——编者注

你们小精灵
喜欢用风力和愿望来炫耀自己，
但是你们不了解这片土地，
它最早存在，
埋藏得很深，
却显露出光泽和晶莹。

这里空间在不断扩大，
就像一串关于宝石的
绚丽多采的梦；
这里闪电纷飞
忽明忽暗，
这里永远是闪电的栖息之地。

我们巧妙地
锻造红宝石，
炼制金刚石，
因此，
高耸入云的宫殿
才感到炎热逼人。

我们在地下
过着丰富多采的生活，
日子一个接着一个逝去；

我们能够知道，
何时大地冰雪融化，
何时草木吐绿开花。

在地底深处，
在隐蔽的洞穴里，
存放着一本用黄金包裹的书，
书中载明了
世界何时被开创，
又将何时消亡。

老人们知道这本书，
当我们这些小伙子采集珍珠，
用光明驱散黑暗时，
生就一身令人欣羡的瘦削身材、
表情冷漠的白发老翁们
总是看着我们。

如果缺少宝石，
老人们只是哭泣，
这本书就会闪闪发光，
于是便出现一片耀眼的、
使金钢石黯然失色的
金色海洋。

我们迈着虔诚而庄重的步伐
穿过建在地下深处的
宽敞的殿堂；
只要我们按照传统的习俗，
轻轻一敲，
大门就会开启。

当我们弹起
能发出雷鸣般音响的七弦琴，
庆祝创世奇迹时，
四处燃起了熊熊烈火，
火焰窜得很高，
大地发出尖叫。

遐　想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一

来吧！心爱的人儿，
让我们一同远走高飞，
到那遥远的地方，
永恒的纽带已把我们牢牢拴上。

那里骄阳如火，
烤得大地一片炽热，
峭壁上溪流直泻而下，
仿佛披着闪光的白色轻纱。

你和我伫立在那里，
我为在你身边而陶醉，
也为爱的痛苦而沉思，
原野充满欢乐的气氛，
阳光爱抚着
这神奇的景色。

二

热闹的殿堂喜气洋洋，
明灯高照，一片亮堂，
照得阴影无处藏身，
爱情可以更大胆地涌出心房。

知心话儿更痛快地讲，
无拘无束表衷肠，
满腹相思全倾吐，
琴瑟之音地久天长。

心灵的风神琴继续弹唱，
心灵的风神琴自由地鸣响，
金色的欢乐之弦奏出旋律，
每个声音都激越而悠扬，
乐曲传到富丽堂皇的宝殿，
又重新飞进心房。

三

假如你疲倦了，
静卧在松软厚实的苔藓之上，
周围有朵朵鲜花竞相开放，
我会为你那娇嫩的身体守卫站岗；

我会默默地坐在你的身旁，
双目凝视着你，
再让我那关于爱的命运的歌儿
轻轻地在你的耳边荡漾。

我真诚地祈求一切神灵，
也盼望灿烂的希望之光，
使我们的姻缘地久天长，
我会放开歌喉，
向妩媚的百花仙子和永恒的造物主
倾吐自己的衷肠。

四

听到我的歌声，
你胸中必定掀起思念的波涛，
禁不住炽热激情的冲击，
你失声痛哭，泪涌如潮。

在静静的琴声中，
你满怀忧伤和不安，
把你那长满鬈发的头
紧靠在歌手的胸口。

我陡然感到热血沸腾，
我认识了永恒的情爱，
领略到遥远的天国的欢乐；
受一股魔力的驱使，
我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
尘世已被我们所征服。

五

我们共同呼吸着心灵之火，
感到无比美满和幸福，
人间的恩怨和痛苦

都在我们心中消失。

心灵之火来源于内心深处，
一旦爱情的领地
在双向的烈火中燃烧，
这火就在心里永存；

那时旧世界便在我们身边消失，
但是更美好、更绚丽多采的新世界
却在我们面前升起；
新世界的太阳是和谐，
它的轨道就是天体运行的路线，
它的洪水就是心灵涌出的清泉。

六

啊！这不过是金色的梦幻，
是我心中产生的妄想，
我总是心绪不宁，
遥远的空间隔开了我和你；

有别的婆娑大树
会给你洒下绿荫的清凉，
有别的涌泉和溪流
会为你献上甘甜的琼浆。

我可以在心中把你的情意珍藏，
可以在梦中看到你优美的形象，
也可以在联翩的幻想之中，
亲手装扮你的脸庞，
但是我得不到你，
我的痴情只是一场空想。

两 棵 玫 瑰

叙事谣曲

“在柔软的苔藓地上，
有一棵盛开的红艳艳的玫瑰
像一团烈火傲然挺立，
紧靠着它，另一棵玫瑰
宛如白雪般洁净，
正在迎风摇曳。”

“白玫瑰晶莹夺目，
仿佛闪着相思的泪光，
紧紧偎依在红玫瑰身旁；
这美妙动人的景色
充满温柔和真诚，

显得无限和谐，浑然天成。”

“火焰般的红玫瑰渐渐褪去颜色，
为尘埃所覆盖，
又遭风暴袭击，便花落叶败地死去，
这时，白玫瑰依然光彩照人，
奏着动听的天国之音，
在阳光中摇动着自己的腰肢。”

“它仿佛要燃烧起来，
随后也凋谢枯萎，
两棵玫瑰在一个坟墓中被埋葬。”
白发歌手唱着这支歌，
忧心忡忡地把身子
靠在他漫游用的手杖上。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一

我命运的主宰啊！请你不要怨我，
我必须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必须祈求爱情的回应，
我不得不让激情自由地驰骋。

瞧！可怜的凡夫俗子们徒然向往
微风的吹拂、星辰的运行，
但是，他们永远摸不着一缕微风，
也摘不到一颗星星。

就像从悬崖深谷中
突然掀起一场风暴，
如今从深沉的黑夜里
升起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它势不可挡，要彻底扑灭
智慧、爱情和生命的闪光。

二

他们践踏、摧残
我们心灵的激情，
那里珍藏着最崇高的情爱，
好像永不熄灭的火焰。
啊！尽管勇气在逐渐减退，
尽管我也看到希望十分渺茫，
但是，我必须歌唱、赞美，
在生活的洪流中漂浮、拚搏。

我的歌声会不断传到你的身旁，
我的脉搏会不断为你而跳动，

直到江水把我卷走，
直到大海把我吞没，
虽然我体验到了寒夜般的空虚和冷漠，
我对你的爱心却永远是那样炽热。

三

当我那忧伤而孤寂的心灵
在迷茫中徘徊，
不断翻腾起万种思绪，
尝尽了苦涩与失落的滋味时，
当抗争逐渐止息，理智正在湮没，
周围的生命趋于衰微，
最终彻底泯灭，
而我仍然一息尚存时，

我心中还有一盏明灯，
它在灼灼放光，不会熄灭，
它眷恋那已经消逝的岁月，
爱情低声说，
它必须继续燃烧，
还要在虚妄的幻境中把你寻找。

寄 语 燕 妮

燕妮！只要你向我敞开火热的心房，
只要你奏起那天国的乐章，
我的歌声就会飞到你的身旁，
我无论唱什么都会轻松舒畅。

魔 女

致燕妮

我心中珍藏着
一个圣洁的形象，
她像金色的珠宝放射着光芒；
我内心的激情在沸腾，
我要钟爱她、了解她，
让生命永远为她而燃烧、发光。

这形象不允许有任何不和谐的音响，
面对她的神采，
连阴影也要兴高采烈地遁逃、躲藏；
脸庞的线条像波纹一样

在淡淡的红晕中
漾出永远和谐悦目的容光。

仿佛是那苍穹
离开蔚蓝的云涛雾海
降落到这梦幻般的芳容上；
她朝气勃勃，宛如仙姝下凡，
她淙淙作响，恰似在吐露思念和向往，
她熠熠生辉，好像闪耀着神圣之光。

太空仿佛被她吸引而着迷，
也要用这个魔女的妩媚形象
来炫耀自己；
太空不能匆匆离她而去，
它要分享她那温馨的气息，
它要欣赏那秋波流盼的迷人力量。

她是那样完美无瑕，
她的气质无比高雅，
在艳丽的阳光中，
那翩翩仪态更是动人心魄，
一切都是那么协调、妥帖，
恰恰构成一幅绝妙的图画。

那丰满的胸脯蕴藏着神奇，

它能奏出优美的旋律，
美的心潮无意识地
在其中缓缓涌动，
它满怀着温柔的爱火
在薄薄的轻纱下颤动。

深奥莫测的生命
像风神琴的弦音
正耽于沉思，
陶醉于预感，
它的每一根琴弦
都由于对遥远的天国的渴望而震颤。

当有人怀着热切的期望
无比激动地叩响
她那晶莹闪亮的心扉，
思念却使她无比惆怅。
她满脸羞涩地低下脑袋，
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伤。

那时她便睁眼凝视远方，
并用自己的目光
把所有星辰照亮，
在她那炽热的激情中，
在她那心灵的闪电中，

整个宇宙都一齐燃烧。

僵死的东西也仿佛有了感觉，
清风吹拂，送来凉爽，
云彩开颜欢笑，
大地的脉搏在隆隆作响，
周围用鲜花装饰，
欢迎她的光临。

受到爱的滋润，
她是那样温柔端庄、容光焕发，
棕色的鬈发飘然垂落，
烘托着秀美的脖子，
深情地披在她的身后，
显露出对美的热烈向往和追求。

话语从唇间轻轻流露，
像甜蜜的歌声在娓娓倾诉，
宛若一件神圣的法衣，
它使人全身无比激动，
又像爱情的信物，
它使人变得高尚、纯洁。

透过轻柔的罗纱，
她的整个身躯

都焕发着圣洁的光华，
这使那光辉的形象
变得高尚而温柔，
显示了最高贵的女性的风采。

由于充满了思念之情，
一个神灵在不倦的创造中
仿佛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地遭到了失败，
而在你的美的光辉中，
天堂本身却获得了胜利。

致 燕 妮

躲开吧！你们这些荒诞无稽的流言，
还有你这忧郁悲戚的歌声，
沉到那冰冷的洪水中去吧，
让猛烈的暴风雨把你们卷走吧！

因为我对未来胸有成竹，
我会抓住这爱的机遇，不会犹豫彷徨，
满腹疑云已经散尽！
天国的欢乐呀，快展开翅膀尽情翱翔！

你们看！那用烈火写成的真情，
你们是否听见了风神琴的乐声清亮悠扬？
我可以爱她了，我的仙女，
这爱的回报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啊！要描述这种生活，
言语实在无力，它永不变样！
燕妮愿意赐给我爱情，
这真使我心驰神往，欣喜欲狂。

我这个凡人是否可以大胆地说，
这种神圣的恩宠该我获得？
我的诉说并非徒劳，
一笔情债已经得到清偿！

遥远的星辰，燃烧得更璀璨些吧，
太阳的光芒，照耀得更辉煌些吧，
因为你们不能容纳炽烈的激情，
你们的心胸还不够宽敞。

如今惊涛骇浪向我扑来，
命运的骄傲力量大显威风，
天穹高挂当空，
浓重的黑夜紧压在我的心头！

我傲慢地直接提出
同你们进行决斗，
你们大发雷霆，对我咆哮怒吼，
我心坚如铁，决不后退半步。

你们能不能体察炽热的情怀？
那是永恒的心灵的和谐。
你们竟想要压制这爱情的烈火，
让它由你们的意志来安排。

尽管你们掀起狂澜，
尽管你们怒气冲天，
爱情会毅然冲决一切阻拦，
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燕妮！你会不会犹豫动摇，畏缩不前？
你那崇高的心灵会不会因害怕而震颤？
爱情是铭心刻骨的思念，
而痛苦只是转瞬即逝的云烟。

我们的结合经历了烈火的考验，
它已经超越了时间的局限；
是爱情成就了我们的姻缘，
爱情岂能用时间来测算？

让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
深切地感受你那灼热的情感，
尘世的事情终究要被遗忘，
永恒的东西会永驻长在。

啊！那些流言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旋涡，
不过是流泉飞瀑发出的可怜喧响，
它们想把恩爱姻缘拆散，
然而爱情坚如磐石、地久天长。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我是否能获得那宝贵的幸福？
亲爱的心上人，你是否对我怀有深情？
啊！你那神秘的胸脯剧烈起伏，
而温柔的绛唇总不吐露心音！
那些令人畏惧的幽灵
早已使天堂远离我的心境，
莫非这天堂已在你身边降临，
而天堂的奇珍异宝已经进入你的心灵？

在那漫漫长夜，四周一片幽冥，
我梦中总是出现纷乱迷离的幻影，
它们不停地激起我的思念之情，
这些阴暗的幻影围着我翩翩起舞，
使我心中充满绝望，浑身战战兢兢，
这些幻影转眼化作巨人，高大而又狰狞。

二

从心灵深处传来了声响，
它幽微飘忽，就像来自可怕的深渊一样：
“啊！爱情的纽带已被扯断，
悦耳的和声也将不再飞扬！”
“是那些大胆的骗人的妖精，
身穿迷人的华丽衣裳，
呼唤你去追求爱情的熊熊火光，
让爱情的彩云把欢乐滋润你的心房？

爱情之火绚烂夺目烛照天堂，
天堂在心灵深处摇曳荡漾，
神圣的爱情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它是如此伟大，仿佛包容了一切美的思想，
可是你从未赢得恋人的爱心，
你的形象一定早已被人彻底遗忘。”

三

灵魂永远无法承受这意外的创伤，
它号啕痛哭，无法排解内心的凄怆，
于是它骤然投入了汹涌奔腾的巨浪，
它永远、永远离开了你，奔向远方！
啊！我曾经嘲笑人世间的恩怨冤仇，
我曾经讥讽大自然的肆虐逞狂，
我曾经壮志凌云豪情满腔，
我曾经怒发冲冠慷慨激昂。

而如今我内心无比空虚和怅惘，
精神力量被摧垮而陷入颓丧，
我的脉搏在颤抖、痉挛，
我脱离了人生轨道濒临灭亡，
那巨澜狂浪冲击着我，
我将撒手尘寰，命归泉壤。

四

但是我仍然让我的七弦琴发出音响，
我以诗人的激动的情怀
忠实地在琴弦上奏出欢乐和忧伤，
伴随着乐曲我自己也向高空飞翔，

一直飞到我的女神身旁；
深奥莫测的女神
被炽热的爱情和悠扬的歌声所吸引，
竟不知不觉地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即使她永远对我不理不睬，
我也仍然永远对她心驰神往，
我将永远把甜美的歌奉献给她，
永远陶醉在缅怀往昔的回忆中，如痴如狂，
直到思念之情使我痛断肝肠，
直到灵魂恬然安息在云天之上。”

五

“啊！她在高处屈尊俯视着你，
她那高贵的丽质放射着无比耀眼的光芒，
你可以倾心思慕，却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
你可以奉献热情的颂歌，
却不可再把你的情歌吟唱，
回音只会使你痛苦，让你声咽口难张，
因为这本是痴心妄想，
是白日里的美梦一场。

你的相思之情尽可以光彩夺目，灿烂辉煌，
使蓝天相形见绌，令金色的群星黯然无光，

它尽可以涵盖远近八方，
但是它始终是在痛苦的阴影中踯躅踉跄，
最终还得沮丧地返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把那旧调重新弹唱。”

六

我可以骄微地对自己说，你爱着我！
是你使我对人生意义豁然开朗，
是你促使我奋力向上，与你比翼飞翔，
你那爱心为我跳动，热血为我激荡！
啊！我的心灵还无法承受这美意，
它为这莫大的收获而欣喜欲狂，
它向你这上天的女王虔诚祷告，
不敢轻易作这种非分的遐想。

如今我生命的精灵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它奋力地催促我去建功立业、谱写诗章，
如今我已成为名声卓著的行家，
我将奋勇投入生活，去驾驭风浪，
燕妮！你听，有一个呼声正响彻四方：
永远努力，奋发向上！

七

面对阴险的鬼蜮和尘世的纷扰，
你何必感到害怕惊慌？
让他们尽情地咆哮，无耻地号叫，
让他们去忌妒和嘲讽，使尽种种花招，
他们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高尚的情操，
也永远无法理解心灵的永恒追求、
爱情的痛苦与和谐悦耳的音调，
因为他们灵魂卑怯，毫无节操。

但是我的齐特尔琴却弹唱得更加响亮，
我那挚爱的心却跳动得更加激昂，
琴声和心声压倒了暴风雨的张狂，
它们在生机盎然的广袤大地上回响，
它们传进你的耳朵，抚平我思念的忧伤，
它们萦绕环宇，永与天地共久长。

八

燕妮，岁月如云，往事纷扰，
让它们流逝吧，让它们泯灭吧！
让千百个生命在黑暗中，
在生活风暴的威胁中迎接惨淡的死亡吧，

而金色的光明却在黑夜中向我们微笑，
爱情会向我们指出得救之路，
我们可以骄傲地抬起明亮的双眸，
天上那些永恒的星辰正向我们招手。

燕妮挚爱着我！还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
卑劣的世间桎梏哪能束缚我们的手脚？
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我们为同一个目标而燃烧的爱火
将长明不灭，照亮人生的征途，
而人间那些虫豸将葬身生活的急流。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你大概会戏谑般地问我，
为什么我的歌总是称作“致燕妮”？
那是因为我的脉搏只为你跳动，
我所有的歌都只是向你把衷肠倾诉，
我所有的歌都是把你吟咏；
因为歌中每个字句都是向你表白心迹，

每个音符都是为你奏响爱的旋律，
我的哪一个乐段能与我心中的女神分离？

你的名字我听起来是那么亲切甜蜜，
它本身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意义，
这个名字响彻一切殿堂，
它就像遥远的心灵的地震，
像齐特尔琴金色琴弦上弹出的乐音，
像一个独特的神奇的生命，震撼我的心房。

二

你瞧！我可以著书千卷，
页页都把“燕妮”这个芳名写上，
卷卷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
永恒的业绩，坚韧不拔的意志，
甜蜜的诗韵，缠绵恬静的思念，
包含着全部的热和全部的阳光，
全部神仙般的欢乐和痛苦忧伤，
我的全部知识和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

在星辰上我能看到的只是这个名字，
而徐徐的清风，令人心醉的碧浪，
又把这个名字传回到我的耳旁，
我想要把这个名字写得充满魅力，

让它传扬千载，百世流芳，
燕妮这个名字永远意味着爱情的力量。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我知道，由于怀着甜蜜的幻想，
你那丰满而神奇的胸膛热情激荡；
你禁不住热泪盈眶；
绵绵无尽的相思
必然伴随着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惆怅。
每一根纤细的神经都在震颤，
每一口温暖的气息都急促地呼出，
带着热烈的情感径直飘向穹苍。

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种深奥莫测的神魔般的力量，
而理解您的神灵们
仿佛从那遥远的地方
通过淡淡的流云向你鞠躬致敬，
表达着对你的爱慕和向往。

二

燕妮，是仁慈的神仙们
给了歌手以力量，
歌手完全能够理解
你那温柔的炽热心肠，
你激情的迸发和相思的忧伤，
他能够认出每一个守护你的精灵，
他了解长夜的孤寂和愁思，
深知你的心灵像金子一样辉煌。

难道他应该默默地忍受折磨，
吞下那痛彻肺腑的哀伤，
束手静候死神的登场？
难道他只能在环境的逼迫下
彻底割舍自己美好的宿愿，
让心中热血流尽而死亡？

三

你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如果你内心深感苦恼和悲伤，
那我也必定撕裂肺腑，痛断肝肠，
深深陷入黑暗和绝望，

在幢幢鬼影伴随下踏上坟场；
如果威严的东西并不属于你自己，
那就让它失去精神的力量，
让痛苦沉浸于爱情之光，埋入心房。

我要把这温柔的真挚情感悉心爱护，
在歌声悠扬的神奇仙境中
用悦耳的音乐把它抚养。
它应该永葆青春，充满魅力，
像优美的旋律一样充实而又轻快柔和，
以崭新的方式茁壮成长。

歌手的圣诞节前夜

叙事谣曲

有一个歌手
坐在河岸边默默沉思，
河里浪涛汹涌、咆哮不停。
歌手看来心事重重，
他从这里向天边遥望，
他的心中思念着远方。

“就像翻滚的浪花

在瞬息万变的滔滔洪水中，
急速地飞奔而去，
欢乐的时光
也不得不这样悄悄流逝，
青春的激情也已同样匆匆消失。

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
星光灿烂的甜蜜之夜，
你们都已成为过去，
而神奇地把我和充满魅力的力量
联结在一起的梦想
也已烟消云散、杳无踪迹。

从前在这一天
青春的热血奔腾激荡，
相思的心潮直冲云天，
当圣诞之夜的梦幻般的帷幕
降临大地，
年轻的心就燃起了欢乐的火焰。

那时上帝赐给了凡人
无比幸福的生活，
也赐给了神奇美妙的幻想，
天神慈祥地降临人间，
从蓝色的高空云端

带来了星月的清辉一片。

那不是响起了
迷人的爱情的歌声？
它像倾吐热切的思念，
又像诉说遥远的心灵的渴望，
它在揭示天国的奥秘，
孜孜不倦地传播着崇高的追求和向往。

那不是从遥远的明亮的天际
飘来了一位仙女，
要为我医治心灵的创伤？
她满足了我梦寐以求的宿愿，
她使梦幻成了现实，
使生活闪现出理想的光芒。

啊！她本来可以
把最珍贵的感情向我奉献，
可是，怀疑却使她犹豫彷徨，
于是痛苦深深地折磨着她的心灵，
纯洁的晶莹闪亮的珠宝
也变得黯淡无光。”

致 燕 妮

从塔顶上传来悦耳的声音，
仿佛是钟的鸣响，
宛如遥远的天堂的歌唱，
又像是心灵的深沉呼唤和渴望。

一只凤凰已经再生，
它从烈火中振翅翱翔，
它的光泽照遍四面八方，
它的叫声就像圣乐一样婉转悠扬。

它展开翅膀
勇敢地搏击在蓝天上，
它穿越云层
与流云一起发出和谐的鸣响。

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中，
人人都怀着炽热的激情，
庄重地拿起七弦琴来弹唱，
个个笑逐颜开，露出惬意的目光。

燕妮，你一定会不安地

想起那难忘的甜蜜时光，
那时随着钟声一响，
礼物会使你分外高兴和欢畅。

当圣诞树像一个天上来客
在一片灯火通明之中
突然展现它的英姿时，
你显得那样激动异常。

难道不是有一只凤凰
从你那丰满的胸膛中飞出？
在那温柔的梦幻般的栖息处，
在那柔软的充满诗意的安乐窝中，

它甜美地小睡了一觉。
这个慈祥的守护神周身冒着火焰，
发出迷人的鸣响，
像是把爱情来颂扬。

它得到你的宠爱，
在你的心中茁壮成长，
直到它出落得光彩照人，
忐忑不安地向我吐露衷肠。

面对它那金光灿灿的丰采，

我禁不住心驰神往，如痴如狂，
我的内心顿时
燃起了爱情和希望。

就仿佛有人给我喝了迷魂汤，
让我酣然沉睡一场，
只是由于你那含情目光朝我一望，
才使我从那魔法下获得解放。

我亲爱的心上人，
请你收下这用诗歌编成的花环，
啊，把它戴在你的心坎上，
它将永远在那里闪闪发光！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

诗　　作[208]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7年2月—4月初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它在灼灼放光，不会熄灭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

诗　　作

在他 1837 年生日之际，谨以此
略表永远敬爱之心

卡·亨·马克思　于柏林

目　　录

目　　录[①]

诗　　作

① 这个目录是马克思编的。—— 编者注

附　　录

献 给 父 亲

献给父亲

一
创　造

越过那晶莹闪耀的波浪，
永恒的创造之神飞向远方；
大千世界在涌动，无数生命在激荡，
他环顾四周，永恒的空间无限宽广。
他发出唤醒万物的神奇目光，
用烈火铸成万千形象。

空间在震颤，时间在奔流，
万物虔诚地仰望着他的面庞，
波涛汹涌，天籁悠扬，
斗转星移，一片金光。
他慈父般地频频点头，
向宇宙普照慈爱的光芒。

永恒的万物感到了自己的局限，
就沉思着默默流向前方，
直到那神圣的太初思想，

披上了文辞和诗歌的盛装。
这时从远处传来雷鸣般的声响，
好像造物主的预言在空中回荡：

“群星运转，放出温馨的光芒，
世界酣睡在原始山峦的胸膛；
我的精神铸成的美好形象啊，
愿创造精神永远留在你们身上，
如果人们满腔激情地迎接你们，
你们要热诚地启迪他们的思想。

你们只能向爱敞开胸膛，
你们要永远保持永恒的力量；
我已经把慈爱注入你们的心房，
你们应当放射出我的心灵之光。
同声相应才能发出和谐的音响，
心灵只能同心灵相互碰撞。

你们的精神来自我的胸膛，
这精神铸成形象去启迪思想；
你们一旦回到造物主的身旁，
就不再是单纯的形象；
人们将热切地向你们投来爱的目光，
你们将融入人心中，而人又将留在我心上！”

二
创　　作

炽热的创作火焰，
从你的胸口向我蔓延，
它们在我头上汇成一片，
我把它们珍藏在心间，
你的形象熠熠放光，宛如琴韵，
你用爱的双翅轻抚我心头的火焰。

我听到那声浪，我看到那闪光，
万里长空在飘航，
升起了，又下降，
下降了，又更高地飞翔。
当内心的斗争已经停息，
我看到痛苦和欢乐变成了诗章。

我心中激动，如痴如狂，
沉醉于情深意切的锦绣辞章；
我心中涌现出万千形象，
都由你的心把他们点亮。
他们满怀柔情舒展四肢，
在创造者的怀抱里重新放光。

魔 竖 琴

叙事诗

歌手惊讶地谛听，
似乎远处传来的欢乐琴音
把歌手匆匆地唤醒：
“啊，我的心为何这样忐忑不宁，
那究竟是什么乐声——
是星星还是幽灵在哀鸣！”

他振作精神一跃而起，
小心地把头伸进一片黑暗里，
远处一轮金色光晕在招引；
“歌手，跟着我，走上台阶再下去，
无论在空中或在黄泉，
你都摸不到一根琴弦！

歌手看见那光晕张开如巨网，
他的心儿便渐渐发紧，
而琴声却越来越听得分明；
他随着琴声踽踽前行，
走上台阶又往下，活像一个幽灵，

脚下是纵横交错的幽径。

他停下脚步，眼前忽然敞开大门，
迎面扑来了悠扬的琴声，
仿佛把他托起来继续前行；
面前金光闪闪，他看到一张七弦琴，
它奏出悦耳的曲调，似乎日夜不停，
尽管看不见有人在弹琴。

乐曲使他动情，交织着痛苦和欢欣，
忽而昂扬，忽而又变得无限深沉，
使他再不能隐瞒真情：
“这不是琴音，而是我的心声，
这是我的写照，我的痛苦呻吟，
它们都发自我的内心。”

他如醉如痴，把琴儿一把拿起，
琴声高昂激越，如悬崖上冲下清泉，
琴声幽咽低沉，如深谷里流水淙淙；
他放声高歌，热血沸腾，
无比的悲怆充满了他的心灵，
使他再没见外界的天光云影。

渴　望

叙事谣曲

“啊，为何你目光如炬、全身滚烫？
为何你唉声叹气、满腹忧伤？
好像黑夜在折磨你，恶运在鞭笞你，
使你在深沉的思念中如痴如狂？

告诉我那双眼睛在何方？
它们像钟声悠扬，四周有彩虹的光芒，
眼中有火焰闪亮，有珠圆玉润的吟唱，
还有夜空的星星在闪光。

我梦见过这双眼睛，
却不知有什么预兆在梦中潜藏，
我的头脑空空荡荡，我的心中一片迷茫，
我真想现在就长眠于坟场！

你为何这么胡思乱想，
何必要到那遥远的异乡！
这里波涛翻滚，这里丰收在望，
这里的爱情更加纯洁，更加高尚。

这里没有波浪，这里没有火光，
远方有一道强光在向我闪亮，
烧得我饥渴难熬，照得我头晕目眩，
莫非我就要倒地身亡？”

他全身颤抖，仰望上方，
直到他两眼射出光芒；
思念之情在激荡，烈火燃烧在心房，
他终于停止呼吸倒在地上。

夜　　恋

叙事谣曲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阴郁地凝望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是在颤抖，颤抖在我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千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茫然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迸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早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海 妖 之 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 643—649 页）

老　水　怪

叙事诗

1

水流在那边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2

是谁出现在波峰浪谷？

原来有个老翁坐在那里。
每当星光灿烂、月亮升起，
他就随波起舞、上下翻飞；
他跳得奇怪，显得吃力——
他想喝干那道小小的山溪。

3

水浪是杀死老翁的凶手，
水浪在腐蚀和啃啮他的骨头。
每当他看见水浪如此翻腾，
他就感到严寒彻骨、周身凉透，
他满脸愁云，翻飞起舞，
直到送走月夜，迎来白昼。

4

水流依然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奥维狄乌斯著

《哀歌》

第　一　曲[209]

（意译）

1

小册子啊，你可以立即登程，
去那欢乐的胜利者之城；
宙斯的雷霆已把我击中，
所以我仍留在这里栖身。

2

去吧！别看你衣襟寒酸，
为作者穿丧服异乡远行；
这打扮正合流放者身分，
这正是时代风暴的命令。

3

别想穿紫红色的袍服，
忘却你周围紫罗兰的血色！
唉，既然热望已成泡影，
又何必装得幸福欢欣。

4

你要羞羞答答埋名隐姓，
也别散发出雪松的芳馨，
你那佝偻的黑色躯干，
别用银光闪闪的饰物去打扮。

5

只有喜气洋洋的作品才选择
华丽的辞藻给自己装饰；
我只要你满载我的悲愁
和那沉沉黑夜的烦忧。

6

你不妨蓬头垢面，

任别人冷眼相望，
又何必破帽遮颜，
还要用浮石砑出亮光。

7

你脸色苍白，愁云满面，
还被我染上斑斑污点，
唉！你伤心得热泪长流，
直到把你的破衣湿透。

8

走吧，我的书！代我一路致意，
再问候那神圣的地方，
我的梦将随你一同前往，
还有我的咒语和幻想。

9

也许有人只看你一眼，
就回想起往日的情景；
也许有人会问长问短，
打听那派你去的主人。

10

你就告诉他，我还活着，
但别说我已被救进天堂；
那怕我心脏还在跳动，
这只是人家网开一面，并非慈悲心肠。

11

要是有人想听到更多消息，
你要轻声细语，这要靠你自己。
当心别言语不慎犯下罪，
不该说的事儿就莫张嘴。

12

有些人会对你恶语相讥，
把我的过错重又提起，
甚至把你也当作罪人看待，
你定要惭愧地把目光低垂下来。

13

要是指责和咒骂惹你伤心，

你也得处之泰然耐心去听；
须知火焰扑不灭熊熊烈火，
铸下大错可别想欺骗蒙混。

14

但也会有一些好心人，
唉声叹气地和你谈心；
思念引起的涟涟泪水
就会蒙住他们的眼睛。

15

他们会对我表示非常同情，
轻轻地说出的话充满怜悯：
“但愿他能使凯撒回心转意，
唉，多少减轻一些他的罪名。”

16

不论是谁替我说情：
“请求上帝格外开恩！”
我都衷心地为他祷告：
“愿雷霆放过这些好人！”

17

如果神明俯允他的请求，
让我毫无遗憾地
死在众神选定的那座名城，
但愿凯撒熄灭他的雷霆！

18

当你代我如此向人致意，
你自己也会受到责备，
说是我的诗句不太优美，
又说我的气势不够宏伟。

19

但是法官们应能想起
诗句产生在什么时期；
只要有人能提上一句，
你的危险都将被除去。

20

因为诗艺的魅力种种

只能出自欢乐的心胸；
倘若感情被愁云笼罩，
连缪斯也会感到苦恼。

21

诗人的歌充满了忧伤，
诉说他如何惨遭流放，
风暴、海水和严寒使他惊惶，
这样的苦难叫他怎样歌唱！

22

不能让诗人充满恐惧终日惶惶，
要让他写出美妙热情的诗章。
可我却只能哭泣，满目凄凉，
但见头上有利剑发出寒光。

23

我所写的全部诗篇，
会使公正者为之惊叹；
他会赞扬我的作品，
也会想起我的苦难。

24

即使是荷马这样的诗才，
如果被人抛入苦海，
他的才华也会全部湮没，
只顾躲避眼前的危害。

25

我的书呀，你只管放心前去，
可千万不要沽名钓誉；
即使读者把你扔到一旁，
你也别为此羞愧难当。

26

我已不再沉醉于
幸福温馨的怀抱；
赢得称赞不是我的理想，
我也不追求歌手的奖赏。

27

回首往昔欢乐的日子，

我那时才华横溢、意气风发，
对显姓扬名深为迷恋，
一心追逐那虚名浮华。

28

若说我今日尚弹琴歌吟，
如火的诗情尚未燃尽，
我的心已深感满足，
因为毁我者正是我的歌声。

29

走吧！这是你的幸运，
代我细看那雄伟的罗马城；
我多希望受神的庇护，
能够亲自踏上征程！

30

你千万不要心存幻想，
以为能装作异乡人走进名城；
你是个销声匿迹的人，
怎能向当地百姓倾吐衷肠！

31

哪怕你没有书名和标记，
书皮颜色就已泄漏天机；
尽管你自称非我所写，
唉，仍逃不了声名狼藉！

32

你要偷偷地走进城门，
以免我的歌使你受到伤害；
我已不再唱爱情的丽词艳句，
尽管它们曾经使人神迷心醉！

33

如果因为你的字句是由我苦苦推敲，
就有人粗暴地把你扔掉，
说你这本东西不堪入目，
满纸荒唐尽是诲淫诲盗；

34

你就说："请读一下书名，

我并不教唆人说爱谈情；
唉！那众多严厉的神明，
把我判处了重刑！”

35

别走上那座神殿，
它倨傲地耸入云天；
凯撒的廊柱比它更高，
可别让他的随从把你发现。

36

须知这些高贵的殿堂
如今不认识你的主人；
正是从那城堡里发出霹雳，
众神向我当头劈下雷霆！

37

是的，殿堂里住着众神，
他们伟大、慈悲而温存。
但如果他们发出雷电风暴，
连明媚春光也使我们胆战心惊！

38

小鸽子曾落入苍鹰的利爪，
正舔它那流血的伤口，
这时哪怕吹来一阵和风，
也会使它担惊受怕。

39

小羊羔若在狼口获得余生，
就只顾仓皇地四处逃命；
一有风吹草动就混身打颤，
直到钻进它低矮的羊圈！

40

法松如不往太空高翔，
他至今还能够安然无恙；
如果他不是糊涂一时、年轻气盛，
就不会为驾驭金马车而把命丧。

41

我害怕宙斯愤怒的雷霆，

看见他的烈火就赶快逃命；
当电光一闪劈破天空，
总觉得他的投枪已把我击中。

42

阿吉夫人中不论是谁，
如能从卡法雷海岸陡壁遁逃，
他就再不会驾着他的帆船
乘着海潮驶向埃维亚岛。

43

我的小舟曾被风暴击沉，
再也不敢驶近那块地方；
它战战兢兢离开那恶浪险礁，
远远地驶向天涯海角。

44

所以，书啊，你要学点聪明，
做什么事都要步步为营；
别再去追逐那虚荣浮名，
众人定会对你洗耳恭听。

45

伊卡鲁斯竟毫不自量
装上翅膀向高空翱翔;
纵使他英名百世流芳,
总归已不幸葬身海疆。

46

我们究竟是勇敢地划起船桨,
还是乘着海风扬帆启航,
此事我们今后再作理论,
这要看时间和地点再拿主张。

47

如果他的前额开阔明朗,
如果他的面容温和慈祥,
如果他多年积下的愤怒
已经在沉默中隐藏;

48

如果你曾害怕得面色如土,

不敢向他走近一步——
现在就向他问候并伸出手去，
你去吧！黑暗里已有亮光透出。

49

此刻命运之神已发善心，
你出生之时就交上好运；
伤口的灼痛已渐渐减轻，
远方正传来恩赦的声音。

50

因为谁暴怒地打伤别人，
就要由谁来医治伤痕；
就如泰列夫的创伤痛楚，
只有阿基里斯本人才能消除。

51

如果你要把人救活，
当心，可别投下毒药。
“希望”！它是那样渺茫，
你害怕得辗转反侧，直到天亮！

52

盛怒已经平息—— 你要小心，
可别让他再发雷霆。
要是你一时糊涂把他触怒，
新的灾难又将使我灭顶。

53

也许缪斯在神殿把你接见，
那时你心中将是何等甘甜；
你可以在殿堂上扬眉吐气，
在那里创作才与美誉相联。

54

你会看见你的许多兄弟，
被排成一列依偎在一起，
记得是在暮色降临时分，
我诗兴大发把他们写成。

55

他们每个人都公开地

亮出自己骄傲的名字；
那名字在前额闪闪发亮，
犹如诗情溢采，也似希望放光。

56

有三个兄弟远远站在一边，
四周像蒙着一圈黑色轻烟，
这三卷书大谈男女风月[①]，
从书里还听得出调笑戏谑。

57

你可要离他们远点，
要不就对之厉声痛斥，
因为这几卷书都犯下了
奥狄浦斯和泰莱贡诺斯的罪孽！

58

另外还有一部歌曲，
差一点被人付之一炬，
这本书能让你知晓

① 奥维狄乌斯的三卷《爱经》。—— 编者注

宇宙万物变形之道。[①]

59

对变了样子的陌生人，
你要按我的嘱咐讲话，
就说我命好逢凶化吉，
落难在异乡遇到了转机。

60

回首往昔我曾痛饮幸福之杯，
从那紫红的双唇中吸取火焰；
现在众神要我受此苦难，
我整日只有以泪水洗面！

61

你用目光询问我还有什么叮嘱，
我确实还有万语千言想要倾诉，
但纤美的司时女神[②]却不容哀求，
她们不停地摇桨，紧催时间奔流。

① 奥维狄乌斯《变形记》。—— 编者注
② 奥丽。—— 编者注

62

要是我请你代我转达
我的全部肺腑之言，
唉！那就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这些行装会把你的腰板压弯。

63

路好远哪！我的书呀，你快启程，
须知我是在天涯海角栖身，
只有西徐亚人和我住在此地，
这里和内地之间却相隔茫茫万里！

疯　　女

叙事诗

月光下有个女人翩翩起舞，
黑夜里远远地也看得清楚；
她衣裙飘动，目光如电，
犹如金刚石在悬崖上闪烁。

“蓝色的大海，你快过来，
我要把你温柔地抱在胸怀；
给我戴上柳条编成的花环，
穿上绿中带蓝的美丽衣衫！

我要送你一颗镶金的红宝石，
把我沸腾的心血寄托在里面，
有个英俊少年曾把它戴在胸前，
可怜他如今已在海底长眠。

我要为你唱出美妙的歌曲，
风浪一定会翻腾得很高；
我还要尽情地为你跳舞，
风声和涛声定会一起号啕！”

疯女把一棵柳树紧紧抱住，
套上绿中带蓝的爱的花环，
又用奇怪的目光上下打量，
叫柳树小心地走到一旁。

“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
让我深深地飞入海底；
难道母亲竟没有看见，
花环把儿子打扮得多么美丽？”

疯女每夜这样走来走去，
绿色海边的柳树都戴上了花环；
她得意地上下挥动手臂翩翩起舞，
再没停止过她寻如醉如痴的舞步。

花 中 之 王

幻想叙事诗

1

“喂，阳光下的小人儿呀，
你可想当花中之王？
如果你有此抱负，
就用你的鲜血把我们染得通红！”

2

“花儿们鲜亮，花儿们苍白，
已将我的血液喝光。
把我的王国给我吧，
让我在花萼中，在花萼中沉醉。”

3

“小小的人儿啊，你的血这样鲜红，
也让我们看看你那颗深藏的心，
既然你想当花中之王，
就该让心儿在阳光中闪亮！”

4

“我的心呀，它在怦怦跳动，
它使我双眼炯炯有神，
我可绝不能把心儿给你们，
那会使我的眼光变得昏沉。”

5

“小小的人儿啊，我们大家
一起跳进你的胸膛，
让你的心在阳光下闪光吧，
该由你来当我们众花之王！”

6

小人儿在颤抖，小人儿在思量，

一把撕开自己血红的胸膛，
“你们瞧啊，你们已把心送给了我，
你们还得给我王冠和权杖！”

7

“阳光下的小人儿啊，
你不配当众花之王，
因为你不能使殷红的鲜血永远流淌，
而我们要那颗深藏的心马上发光。”

8

小人儿抠下双眼，
开始用手在地上挖掘；
他挖出一个幽深的墓穴，
静静地躺到里面把自己埋葬。

苏　　醒

一

你的眼睛闪闪发亮，
充满激情，欣喜若狂，

这目光就像七弦琴的音韵，
起伏跌宕，宛转悠扬，
带着朦胧的幽思遐想，
穿越神圣的黑夜屏障，
向着太空不断地飞翔，
这时在高远的九天之上，
那些永恒不灭的星辰
便向你放出爱的光芒。

二

你激动地陷入沉思默想，
澎湃的心潮拍击你的胸膛，
你向永恒的宇宙放眼眺望，
只见宇宙无边，一片茫茫，
在你脚下，在你头上，
天体神妙莫测，无限宽广，
群星转动，无休无止，
千年万载永远明亮，
而你自己只是一个原子
沉落在宇宙的浩瀚海洋。

三

你的苏醒

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的上升
意味着永恒的沉落。

四

当你的灵魂
发出熊熊火光，
当烈火喷射进你的胸膛，
把你的心灵深处照亮，
这时，你心灵的隐衷
就被众精灵高高举起，
带着优美激越的
迷人的音响，
从灵魂的阴森深渊
腾空而出，扶摇直上。

五

你往下沉落
就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不断上升
就意味着那至高无上之神
用颤抖的双唇对你亲吻——
那是被霞光映红的

火焰般热烈的双唇
所作的永恒的亲吻。

绝望者的祈祷

“如果有个神灵把我的一切夺走，
使我遭到诅咒，失去自由，
他拥有大千世界，我却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复仇！”

“我要高傲地对我自己进行报复，
也要把矛头对准那高踞在上的造物主，
尽管我的力量微不足道，
反正我的善行得不到一点善报！”

“我要为自己造一个宝座，
它寒气逼人，直插霄汉。
我要用世上所无的恐怖砌成它的城垣，
三军统帅应该是痛苦和灾难！”

“谁抬起常人的眼睛朝它仰望，
就让他面如死灰、一声不响往回逃跑，
让他周身蒙上死神的气息，
让他自挖坟墓把幸福埋掉。”

“即使那至高无上的神
从高高的铁铸神殿发出雷霆霹雳。
把我的城墙厅堂夷为平地，
永恒的时间仍将会为我重新建起。”

卢　欣　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 498—508 页）

末 日 审 判

诙谐诗

啊！面对死气沉沉的生活，
耳听颂扬神明的歌唱，
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心中充满了恐怖惊惶。

因为当人间万事突然终结，
当一切力量的纷争都已停息，

当我们不再感到生活的痛苦，
当我们到达最后的归宿，

我们应该赞美永恒的上帝，
把虔诚的赞歌唱个不停；
我们只顾对上帝表示崇敬，
再也不知道什么是欢乐和伤心。

啊，面对这通向完美境界的台阶，
我竟如临深渊退缩不前，
如果死神向我发出召唤，
会把我吓得心惊胆战。

上帝那儿只有一个天堂。
可那里已经住满升天的魂灵。
我在那里只得和老太婆们为伍，
光阴的利齿夺去了她们的性命。

坟墓里埋着她们的尸体。
坟墓上堆满瓦砾和污泥，
她们那光怪陆离的鬼魂
正在欢蹦乱跳，狂舞嬉戏。

她们都是那样干瘪瘦小，
轻盈得一阵风就可吹跑，

生前即使紧紧束住身腰，
也决不会如此纤细苗条。

可我对她们的盛会却放肆地干扰，
我把赞美诗唱得响彻云霄，
上帝听见我狂呼乱叫，
气得他两眼火星直冒。

他一招手叫来了迦伯列，
就是那身材修长的天使长，
此人抓住我这爱吵闹的捣蛋鬼，
一下子就把我驱逐到远方。

请注意！这一切不过是梦中的想象，
我梦见帝国的末日审判已经开场，
善良的人们，请不要为此发怒，
因为梦中作的孽总不能算作罪状。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见本卷第 627—630 页）

讽刺短诗集

一

德意志人各自坐在安乐椅上，
神情麻木，一声不响。
四周的风暴在肆虐逞狂，
天上阴云密布，黯淡无光，
雷声隆隆，闪电似银蛇狂舞，
他们的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十分安详。
但只要天空升起了太阳，
暴雨停歇，和风轻轻荡漾，
他们就站起来高呼，
还写下一本书：《灾患已告消除》。
他们开始想入非非，
要对事情寻根问底；
他们说："这桩事干得不对头，
天公的玩笑开得太离奇；
宇宙万物得有规有矩、井井有条，
先得有个头，而后才能有脚。"
他们像儿童般乱忙一气，
到处在寻找腐烂发霉的东西。
他们本该好好地为现在做点事情，

大可不必去既忧天来又愁地。
天地本是按自己惯常的轨道运行，
波浪仍在安然地拍击着礁岩峭壁。

二
黑 格 尔
讽刺短诗[210]

1

因为我发现了最崇高的智慧，领会了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无与伦比，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曾长久地探求真谛，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2

我教授的语言已变得错杂纷纭、一片迷茫，
每个人爱怎么理解，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
我的语言至少绝不会束缚每个人的想象，
因为正像一个诗人可以从悬崖的瀑布的喧响
听出心上的姑娘倾吐的情话和衷肠，
他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认识，有所感触，便变成思想，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啜饮这智慧的玉液琼浆，

我给诸位揭示一切，因为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讲！

3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
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
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

4

请原谅我们这些短小诗篇，
如果我们唱的调子惹人讨厌；
我们已把黑格尔的学说潜心钻研，
却还无法领略他的美学观点。

三

有一次德意志人启程出征，
竟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211]
当那番热闹刚刚消停，
街头巷尾便传出一条趣闻：
“到处都发生了神奇的预兆——
世人很快就会长出三只脚！”
这消息马上使人感到非常烦恼，

人们开始为自己感到害臊：
“好家伙，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情！
现在人们应该重新安守本分。
别的事儿不妨全编入书本，
担保这些书会成为畅销的热门。”

四

若是把星星摘下来送给他们，
他们有时嫌星光太暗，有时又嫌星光太亮，
有时嫌太阳的光芒太刺眼，
有时又嫌它要走的路程太漫长。

五

有人把席勒狠狠地责骂一遭[212]：
他不懂人情，不会逗人发笑，
他傲世出尘，过于清高，
该干的日常活儿他却干不了；
他净卖弄些雷鸣电闪之类的辞藻，
全没有那市井坊间的诙谐情调。

六

他们说歌德的格调实在过于高雅，

他爱看维纳斯而不爱看衣衫褴褛的人；
他虽然好好儿地从生活底层入手，
却把人逼得高高地飞入云层，
他赋予各种事物以过分崇高的外形，
因此它们全没有内在的灵魂。
倒是席勒比较合人们的胃口，
诗行里可以读到他的思想，
虽然看不透有什么深刻含义，
但人们毕竟能说：它们确实印在书上。

七

为某秃头人写照[213]

像一道耀眼的闪电
从远处的云层中放射火花，
威武庄严，怀着胜利的渴望，
从宙斯的沉思的头脑中蹦出雅典娜。
她兴致冲冲、高高兴兴，
一下跳上了他的头顶，
即使他在深渊里未曾将她制服，
他也肯定知道，她就在他身上某处。

八

普斯特库亨
(假冒的《漫游时代》)[214]

1

他认为诗人席勒还算可以,
遗憾的是他没有认真揣摩圣经的妙谛!
他的《钟》[①]倒是一首好诗,
可惜里面没有复活的故事,
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
怎样骑着小毛驴进了城池。
他还该在《华伦斯坦》一剧里
加上大卫获胜和非利士人战败的事例。

2

据说歌德实在叫女人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婆念。
他只知道描写人的本性,

① 席勒《钟之歌》。——编者注

却不用伦理道德来遮掩。
他本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再根据教义写他的诗篇。
歌德有时也能想美妙的东西，
可惜他忘记说："那本是上帝创造的。"

3

把歌德如此高高捧起，
这样的做法实在离奇，
他的整个动机多么卑鄙。
哪篇作品可用来宣扬教义？
请问他有什么真才实学，
好让农民和教师学到一些东西？
可见众神没有在他身上打上天才的印记，
他什么也解答不了，哪怕一道小学算术题！

4

听着，下面是整个浮士德故事的原貌，
而诗人却把它胡编乱造；
本来浮士德债台高筑，
他生活放纵，还是赌棍一条；
上帝的保佑他从来不要，
宁愿落得个可悲下场，劫数难逃；

所以他后来才诚惶诚恐，
既怕下地狱，又感到绝望的苦恼，
这时候他才对生和死作一番思考，
想起了知和行以及毁灭之道。
但在这方面他竟信口开河，
他的话隐晦难解，令人莫名其妙。
难道诗人就不能对这个故事加以修饰，
再说清：债务怎样使人走上邪道？
难道不能说一说：谁若失信于人，
他的灵魂就得不到拯救宽饶？

5

浮士德既然胆敢在复活节胡思乱想，
还用得着先把自己投入魔鬼的手掌？
因为谁要敢在这样的节日想入非非。
下地狱遭浩劫是他应得的下场！

6

再说剧本也不合情理，有点蹊跷：
警察难道能够对他如此宽饶？
他们难道不会把他关进监牢？
须知他没有还清债务就只身潜逃！

7

浮士德只有作孽才感到高兴，
他只是为自己才活得开心；
他竟敢怀疑上帝和宇宙，
忘了摩西也曾赞颂他们。
傻丫头玛甘泪竟对他一往情深，
而没有规劝他弃邪归正：
告诉他已经落入魔鬼掌心，
末日审判很快就要来临。

8

《优美的灵魂》[215]倒还可以派派用场，
不过先得给她带上眼镜，穿上修女服装。
“上帝创造之物完美无比”——
真正的诗人应这样开始他的篇章。

关于废话大师的 最后一首讽刺短诗[216]

你还是去好好揉面，制作你的糕点①吧，

① 普斯特库亨（Pustkuchen）在德文中由两个词构成：pust（en）意为“吹气”，“喘气”；Kuchen 意为“蛋糕”，“糕点”。——编者注

这样你还可以充当面包师的帮手。
有谁会对你提出要求，
让你对歌德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连你这套手艺都没有学会，
怎么会成为天才的文章圣手？

和　　谐

（见本卷第 620—621 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 553—537 页）

人 的 自 豪

（见本卷第 482—486 页）

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人　物　表

乌兰内姆—— 德国旅行家。
卢钦多—— 他的旅伴。
佩尔蒂尼—— 意大利某山城市民。
阿尔万德—— 同一城市的市民。
贝娅特里瑟—— 他的养女。
维林。
波尔托—— 修道士。

剧情发生在佩尔蒂尼、阿尔万德两人家里和家门前以及山上。

第　一　幕

某　山　城

第　一　场

一条街道。乌兰内姆和卢钦多。佩尔蒂尼站在自己家门前。

佩尔蒂尼　先生们！全城都云集着异乡的游客，
大家慕名而来，
就为了饱览这一带的奇迹胜景。
长话短说：敬请你们光临寒舍——
因为城里的旅社已经住满来宾。
我当尽微薄之力
愿租给你们住房，这完全是出于
对你们的友情，相信吧，这决不是讨好逢迎。

乌兰内姆　谢谢你，陌生人，
你对我们如此以礼相待，真使人受宠若惊。

佩尔蒂尼　哪里，哪里，这样恭谨待客是理所当然的！

乌兰内姆　我们打算在这里多呆些时候！

佩尔蒂尼　哪一天你们感到不够愉快，也就是我自己少活了一天。

乌兰内姆　我再次道谢了。

佩尔蒂尼　（叫小厮。）
嗳，堂倌！领老爷们上楼进大厅，
他们经过徒步跋涉，
要各自在房间里稍事休息，
该换下沉重的旅途行装。

乌兰内姆　我们走啦，待会儿就回到你这里来。（乌兰内姆和卢钦多随小厮下。）

佩尔蒂尼　（独自一人。警觉地四下环顾。）
对，就是他，天哪，就是他，这一天终于来临！
我忘却不了这个老朋友，

就像我的良心不会忘记我；
好吧，现在我就来换换良心……
对，他变成了这样，这是他，就是乌兰内姆！
我的良心，但愿此事不会对不住你。
你日夜守在我的床边，
与我一同入睡，一同起床——
我的眼睛则不然，伙计，我和他是相识呀！
而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别人在这里，
他们的名字都叫乌兰内姆，乌兰内姆！
这名字听起来像死人，但当它卑鄙的主人
还活着，就这样叫下去好了。
等等！我有办法了，那情景重又浮上心田，
像空气那样清澈，像我的骨头那样坚硬，
他的誓言还清晰地响在我耳边。
我有办法了，我得让他找到它！
我的计策已定，计划的核心
它的生命——就是你乌兰内姆本人，
你莫非想像摆布玩偶一样摆布命运？
想同上帝玩弄你的小聪明？
想从你那腐烂的腰间镟出天上星星？
我的小神仙儿，还是求上帝保佑你别演这个角色，
且慢，乖乖地等着我的提示吧！
（卢钦多上。）

第　二　场

佩尔蒂尼，卢钦多。

佩尔蒂尼　怎么是你孤单一人，我的少爷？

卢　钦　多　是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而对于老人来说，无论什么都屡见不鲜！

佩尔蒂尼　原来如此！你那个老爷子！

卢　钦　多　不，不。如果我的心灵的最深处
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哪怕是一个令人齿冷的渴念——
那就是—— 称他为父亲，当他的儿子，
因为他具有一种男性的深邃而热烈的气质，
一个能容下整个世界的胸怀，
而那颗心又洋溢着众神的温暖——
除非结识了他，否则你很难想象，
世上竟有这样杰出的人。

佩尔蒂尼　当青年人那张暖气袭人的嘴
如此热情地赞颂老人时，
那话语实在委婉动听，
充满了高尚情愫，就像一段圣经经文，
又像女人苏珊娜的故事，
还有浪子回头的轶闻；[1]

---

① 《新约全书 · 路加福音》第 15 章第 11— 32 节。—— 编者注

但是我想斗胆问一声，你了解那位先生吗？
看样子你同他已经心心相印。

卢　钦　多　什么“看样子”？所谓“看样子”只是幻觉和假象。
莫非你是仇恨人类之徒？

佩尔蒂尼　不，至少
我是个人。

卢　钦　多　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
你对异乡人很友好。
一个能对漫游者友好相待的人
决不是心胸狭隘之徒！
但你想得到答复，我应该回答你——
使我跟他结合的是一种特殊的因缘，
它已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把我们俩联结在一起，
他胸中的智慧之光
犹如熊熊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心田。
仿佛有善良的、向往光明的精灵把我们
精心地挑选出来作为终身的伙伴。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老早老早就认识了他。
但我们如何相遇，我发誓，
我不得而知。

佩尔蒂尼　这听来颇为浪漫，
但这些不过是空话，我亲爱的少爷，
是可以借以回避答复的空话。

卢　钦　多　我向你发誓。

佩尔蒂尼　你发什么誓呢，少爷？

卢　钦　多　我不了解他，但我毕竟还知道：
他有个秘密深藏在心里，
此时此刻，我还不该知道是什么秘密，
但它每时每刻都在鸣响，
你看，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佩尔蒂尼　嗯，这可糟糕。

卢　钦　多　我是如此孤单，如此离群！
即使是最可怜的人，
当他扬扬得意地夸耀自己的家族，
当他在忠诚的心里悉心保留着那最细微的往事，
他也会为此而充满自豪，
但我却不能，人们管我叫卢钦多，
也可以把我叫作绞架或一棵树！

佩尔蒂尼　你想要什么？想跟绞架结交？
甚至结亲，嗯？还是我给你出主意吧！

卢　钦　多　（严肃地）别净说这些空洞无聊的话啦，
要知道我的胸膛在沸腾！

佩尔蒂尼　让它沸腾吧，朋友，
直到闹够了为止！

卢　钦　多　（惊问）这是什么意思？

佩尔蒂尼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
瞧，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客栈老板，
老老实实地数着钟点混日子，
夜晚入睡，天明起身，

然后再把时辰数，
直到把早晨数尽，时钟停摆为止，
到那时只好让蛆虫转动钟上的指针，
一直等到末日审判的来临，
那时耶稣基督和迦伯列天使
将用怒气冲冲的号角宣读
我们罪行的长长的清单，
把我们安置在右边或者左边，
并用神的拳头来检验我们的表皮——
以鉴别我们是羔羊还是恶狼！

卢　钦　多　他叫不到我，因为我没有名字！

佩尔蒂尼　这就好了，听到你说这话，我很高兴！
但因为我是个小客栈老板，
脑袋里只有平庸的想法，
思考问题就像你抓石头和沙子一样简单：
因为在我看来，谁要是不知道自己的家谱
而发现自己混在别的家庭中——
他就是杂种！

卢　钦　多　伙计！伙计！你说什么？
你可以把太阳想成是黑的，把月亮想成是扁的，
太阳和月亮决不会因此而向你射箭，
但是告诉你，你说那种话会要你命的！

佩尔蒂尼　可爱的朋友，不要对我如此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相信我，我不是害了神经痉挛症！
确实，杂种往往生气勃勃，精力充沛，

不错，他们总是茁壮成长，
甚至还春风得意，青云直上，
好像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纵情欢乐中诞生的，
而不是奴性的结合在枯燥沉闷中孕育了他们！
你看，这样的杂种就像讽刺作品，
其作者就是人的天性，
而婚姻则像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的妇人，
她戴上帽子和各种首饰，
把愁苦的面容弄得奇形怪状，
她脚旁放着一张干瘪的羊皮纸，
纸上胡乱写着神父们亵渎神灵的肮脏词句，
前景是教堂冷清清的厅堂，
背后是一群打打闹闹的乌合之众。
因此，我正该夸奖杂种们！

卢 钦 多 （冒起火来）够啦，够啦！
伙计，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什么？说清楚！
当着上帝的面，我也有话要说！
其实我何必问你？一切不正一清二楚地展现在我面前，
地狱不正在向我狞笑，
在我眼前爬上来的岂不正是干瘪的骷髅，
这骷髅不正盯着我，嘴里念着恐吓的咒语？
可是你听着——你用那干枯的魔掌
将火把扔进了我的胸膛，
你这家伙，没那么便宜，相信我，没那么便宜。
别以为你是在跟一个小孩做儿戏，

在往小孩的头上气势汹汹地
投扔骰子。不,你是在跟我玩弄冒失轻率的把戏,
现在,你记住,我们是游戏同伴,
你这样快就露出了真实嘴脸,快说出
你那蛇蝎心肠里的全部东西,
只要这些是猜疑和嘲弄,
我将统统扔回到你喉咙里,
你就得吞下你自己的毒汁,
而后我再跟你做游戏,
现在你就说,我要你说!

佩尔蒂尼　你要我说?你想的是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故事,
你大概已深深沉浸在那个故事里了,你瞧吧,
我表示拒绝,你要怎样就怎样好了,
我要在你这笨蛋的眼睛里揉沙子!

卢钦多　还是把沙子揉到你自己的眼睛里去吧,
别把火吹得太猛,
熊熊的烈火会把你自己烧成灰烬!

佩尔蒂尼　这是耍嘴皮子,是空话,
火只会烧掉你一个人!

卢钦多　我自己? 我自己? 让它烧吧! 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我会用年轻人有力的双臂把你抱住,
像钳子那样拼命地夹住你的胸膛,
在我们面前会裂出一道黑沉沉的深渊,
你先跌进去,而后我笑眯眯地跟着你,
还会轻声对你说:下去吧,一起来,朋友!

佩尔蒂尼　你的想象力看来真丰富，
　　　　　这辈子你梦想过不少东西吧？
卢 钦 多　你说对了，我是个梦想家，是梦想家！
　　　　　我从你这个无知的人身上能了解到什么？
　　　　　你才初次见到我们，只是见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
　　　　　却对我又是讽刺又是辱骂。
　　　　　我还等什么？还能对你有什么指望？
　　　　　再没有什么了，但是倒有件事要你办到——
　　　　　你得给我赔罪，雪耻，消除流毒。
　　　　　圈子是你划出来的——两个人
　　　　　它装不下，你用得上跳跃的本事了，
　　　　　还是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吧！
佩尔蒂尼　大约你从哪个古老的悲剧里
　　　　　抽出了这么一个结尾来念给老师听过吧？
卢 钦 多　对，我们是在一起演悲剧。
　　　　　我们现在就走，地点、方式、用枪还是用剑随你便！
佩尔蒂尼　什么时候？哪儿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
　　　　　得了吧！
卢 钦 多　嘿！胆小鬼才鹦鹉学舌取笑我——
　　　　　但我要把胆小鬼这几个字刻在你脸上，
　　　　　这话我要拿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叫，
　　　　　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你一顿，
　　　　　如果你敢不跟我走，还敢用陈词滥调开玩笑。
　　　　　我气得心头的血都凝固了。
　　　　　闲话少说，你走也罢不走也罢——

对你的判决已经宣布了，胆小鬼，无赖！

佩尔蒂尼　（冒起火来）你再说一遍，我要你再说一遍，你这小子！

卢钦多　如果你高兴，我可以重复一千遍，

叫你直冒肝火，

叫你的两只眼睛血流如注。

是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是个无赖，胆小鬼！

佩尔蒂尼　好吧，咱们谈了，我要你注意！

有一个把我们两人连在一起的地方，

这就是地狱，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地狱！

卢钦多　干吗在这里罗嗦？咱们的纷争

可以当场解决，然后你可以逃往地狱，

告诉那里的魔鬼：是我把你打发去的！

佩尔蒂尼　我还有一句话！

卢钦多　没什么说的，说话有啥用？

我不听你的，你的话一文不值，

你爱怎么装模作样都可以，

反正我没有看见。去拿枪来，让枪来说话，

我把整个的心——如果它还没有碎，

都放进枪膛里……然后……

佩尔蒂尼　（打断他）

别这么气壮如牛，小子，别太孩子气！

你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作抵押？啥也没有！

你不过是一块从月亮上掉下来的石头，

有人在上面划出了一个词，

你看到了这个词，它念作“卢钦多”。

我才不敢拿我自己，拿我的荣誉、性命和一切
来跟这块空空的牌子打赌。
难道你想拿我的血来做画家的颜料，
想拿我当刷笔那样随意涂抹？
不，我们的等级地位太不相同，实在是天差地远，
我像你反对我一样反对你，
我知道我是谁，可你呢，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你连自己也不知道，你一文不值，一事无成，
你那个杂种的胸膛里从未燃起过荣誉之火，
你倒想像小偷一样拿我的荣誉来给我作担保？
你想押下你那张空头票据
来赢我的十足的赌注，我的朋友？
别这样，现在你还什么都不是，
你先得有名字、荣誉和性命，
我才肯拿我的名字、荣誉和性命跟你打赌！

卢 钦 多 好家伙！你想用这些话来摆脱困境，胆小鬼，
你那个鬼脑袋想得可真妙哇，
账算得真精，不是吗，胆小鬼？
你别打错了算盘，我要把你的如意算盘一笔勾销，
换上“胆小鬼”这个词，
我要像嘲弄一头疯狗一样嘲弄你，
我要你出丑，要你当众出丑，
然后你可以去跟女人、男人、孩子以及
每个人去讲，去说清楚：
我叫卢钦多，还是不叫卢钦多，

　　　　让人们这样叫我，也可以叫我别的，
　　　　我就这个样吧，也可以是另一个样的，
　　　　按“存在”一词的一般意义讲，
　　　　没有我也好，有我也无妨，
　　　　但你也只能是你这个样子—— 一个胆小鬼！
佩尔蒂尼　行了，好极啦！你看，如果我给你一个名字，
　　　　你听着，一个名字，那会怎么样？
卢 钦 多　你自己没有名字，还能给我名字？
　　　　你刚见到我，以前从未见过我，
　　　　况且眼睛见到的—— 只是一种骗局，
　　　　是我们摆脱不了的永久嘲弄，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么回事！
佩尔蒂尼　好吧，可如果有人懂得的比见到的多呢？
卢 钦 多　那不会是你，
　　　　你看来看去只看见你自己，一个无赖！
佩尔蒂尼　这是实话，可我不容易受第一眼的欺骗，
　　　　你要知道，我也不是今天才初次见到你！
　　　　相信我吧，我的眼睛曾经饱览人世沧桑。
　　　　要是我们曾相识呢？又将如何呢？
卢 钦 多　我不信！
佩尔蒂尼　不是吗？有那么一个奇怪的诗人，
　　　　就像一头善于审美的、心情阴郁的瞎眼母牛，
　　　　他时时产生稀奇古怪的念头，
　　　　想把生活也编成押韵的诗篇，
　　　　万一他自己的生平也是编造的呢？

卢　钦　多　哈！这大概是偶合，你骗不了我！

佩尔蒂尼　偶合！这是哲学家在理性不管用

而又要借理性来摆脱困境时才说的话。

偶合——说得轻巧；只有两个音节，

可名字也是偶合：

任何一个没有别的名字的人都可以叫作乌兰内姆，

因此，如果我这样称呼他，也就是偶合了！

卢　钦　多　你认识他吗？天哪，请说吧，当着上帝的面！

佩尔蒂尼　你知道小孩子什么时候受夸奖？在他闷声不响的时候。

卢　钦　多　我真讨厌向你请求——伙计，

但我还是要凭着你珍惜的一切向你恳求。

佩尔蒂尼　珍惜什么？难道我在用硬币作交易？

你是了解胆小鬼的，对胆小鬼是没有什么好恳求的。

卢　钦　多　好吧，既然你想摘掉胆小鬼这顶帽子，

你就该开始动手！

佩尔蒂尼　我们决斗吧，像你现在这样，我站好了，

你对我够好的了！我要决斗了。

卢　钦　多　嘿！你别逼我去走极端，

别逼到不可收拾、一切都完蛋的地步！

佩尔蒂尼　咱们就来尝尝极端的味儿吧，

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来！

卢　钦　多　啊！这样看来是无法挽救了？

你的心肠如同铁石，无法打动，

你的心灵因搞惯了讥笑讽刺，已经干枯，发出臭气，

它像吞服灵药似的吞下毒汁。

你还在微笑，伙计，现在也许到了最后一刻，
到了你的最后一刻，抓紧时间吧，把它铭记在心里，
片刻之后你就要站在法官面前，
所以你最后的，最后的一桩正经事儿
就是扯断生命的罪恶的长锁链。
只要说一个字，像以太那样轻飘，
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佩尔蒂尼 这是偶合，可爱的朋友！
我甚至连自己都相信偶合了，相信我！

卢 钦 多 枉费心机！一切、一切，是的，你等等，浅薄的笨蛋，
事情还没了，没了，当着上帝的面。
你那锐利的目光又把人蒙骗，
我把它唤来，站在它面前，
额对额，眼对眼地站着，
如同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
你再抓不着我了，走吧，走吧，无赖，让我走！
（急下）。

佩尔蒂尼 现在有个更大的计谋来拯救你了，孩子，
相信我，佩尔蒂尼是不会忘记的。
（喊叫）喂，喂，卢钦多，看在上帝的面上，来吧！
（卢钦多返回来。）

卢 钦 多 有什么事，怎么还不走！

佩尔蒂尼 好啦，真讲义气，
去告诉那位可尊敬的老先生，说我们吵架了。
说你曾要求我决斗，但过于客气，

你过于客气，你是虔诚的孩子！
去向他忏悔你的罪过，请求他饶恕！
向他流几滴泪，吻吻他的手，
给自己剪一根请罪的枝条！

卢 钦 多 你是在逼我？

佩尔蒂尼 就算是逼你，一切都合乎道德伦理。
一切都像孩子的启蒙课本里写的那样合乎道德伦理。
你相信上帝吗？

卢 钦 多 伙计，难道要我向你忏悔？

佩尔蒂尼 你就不要我向你忏悔吗？
那好吧，我甘心情愿，你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吗？

卢 钦 多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佩尔蒂尼 这一套现在不时兴啦，
因此我非常想听听你的！

卢 钦 多 我不像大家信神那样信上帝，
可是我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上帝。

佩尔蒂尼 这个咱们下回兴致更高时再谈，
你怎么信上帝，对我都无所谓，
但既然你信上帝，好，那你就对着上帝向我发个誓！

卢 钦 多 什么？向你发誓？

佩尔蒂尼 你要发誓做到守口如瓶，
决不走漏半点风声！

卢 钦 多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佩尔蒂尼 你对我只怀敌意和报复之心，
要知道，我可不那么坏，我只是生性率直而已。

卢　钦　多　上帝可鉴，我决不会向你立下誓言，
说我喜欢你，像朋友那样尊重你，
我不能，也不可以向你发这个誓，
但是过去的事儿就让它永远被忘记，
就作为一场令人生厌的噩梦，
犹如一切梦幻那样转瞬即逝，
我将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这一点我可以对着神灵向你发誓。
是神灵创造了乾坤，
他的目光所到之处，万物将成为永恒。
我发了誓，现在该你回报我的誓言了！

佩尔蒂尼　咱们走——我带你到幽静的地方去，
让你看各种风景，让你看巉岩间的深渊，
那里有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湖泊，
那里有静静的微波在山岩环抱中轻轻地荡漾，
那里的岁月在无声地流逝——
当暴风雨停息，那时就——

卢　钦　多　什么？石头、港湾、蛆虫、淤泥？
到处都有耸立的峭壁、巉岩，
到处都有泉水淙淙流去，
那至高无上的力量多点少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各处确有神秘的地方，
使我们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你看，它多诱人，激起了我胸中的波涛，
甚至会崩裂我的胸膛，——这算得了什么？是胡闹！

快领我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快去目的地。
别迟疑，别顾虑，走吧！

佩尔蒂尼 先要等迅雷停息，
让闪电荡涤心胸，
所以我先带你到一个地方，
我担心你一到那里就不肯离去。

卢　钦　多 随便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寸步不离，
只要此路通向目的地，你在前引路吧！

佩尔蒂尼 真是多疑！
（两人下。）

第　三　场

佩尔蒂尼家的大厅。乌兰内姆独自坐在桌前写字。桌上零乱地放着一些纸张。他很快地站了起来，来回踱来踱去，突然停住，把两手交叉在胸前。

乌兰内姆 一切都在毁灭！时光正在流逝，
司时女神屹立不动，而侏儒的建筑却在崩塌！
我即将把永恒紧紧地抱在怀里，并且大声呐喊，
用人类无情的咒语把它诅咒。
啊永恒！它意味着无休无止的痛苦，
它意味着无法言喻的神秘的死亡，
它是创造出来让我们忍受嘲弄的可鄙的作品，
而我们不过是听凭摆布的钟表，上好了弦

去充当报告时辰的傻瓜。
我们活着，只因世上总要有所生，
我们死去，只因世上总要有所死！
有一种东西必须有，而世界上现在缺少它，
那就是无声无息的痛苦悲伤，
它将笼罩世界，用心灵的巨大力量使世界灭亡，
死神将变得十分活跃，穿着鞋袜到处奔跑，
百草将忍受苦难，石头将悄然化为齑粉，
还有那鸟儿，找不到歌儿来哀诉
是什么妨碍它展翅高翔，
宇宙万物陷入了盲目的争端和斗争，
为了要自己摆脱自己，要在争吵中把自己耗尽——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站立起来，而且有一双腿，
还有一个承受生活的厄运的胸膛！
啊，难道我要把自己拴在烈火熊熊的巨轮上，
随着永恒的循环来欢舞蹁跹？
如果我能在此境之外发现一个会吞没一切的深渊，
我就要纵身跳进去，
我要把深渊和我之间的世界摧毁！
世界将在漫长的诅咒下粉碎，
我的双臂紧抱住这严酷的存在，
它就在拥抱着我时悄然逝去，
然后沉没于虚无之中，
完全消失而不复存在——大概这就是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它就将在永恒的长河中滚滚向前，

它为创世者唱着哀歌，
眉宇之上却是笑烧掉？
被放逐的心灵在放肆地诅咒！
眼睛由于看到了毁灭而闪烁着欢快恶毒的光芒，
莫非眼光能撵走这把一切都拴在一起的沉闷的世界？
我们永远遭受捆绑，胆战心惊，被碾成齑粉，化为乌有，
我们被捆绑在“存在”的这一块大理石上，
被永生永世地捆绑着，永生永世！
世界包容这一切，它滚滚向前，
为自己高唱着挽歌，
而我们，我们这些冷酷的上帝的猿猴们
还在辛辛苦苦用充满爱心的胸膛
来温暖那条毒蛇，
让它长成巨大无比的躯体，
低下头来把我们咬上一口！
那令人厌倦的浪涛永远在喧腾，
冲入我们的耳朵，直到把这种厌恶完全耗尽，
现在大势已定，要赶快把一切准备就绪，
捣毁那谎言编造出来的一切，
以诅咒来结束诅咒所造成的一切。
（坐到桌前，写字。）

第　四　场

阿尔万德的家，开头在家门口。

卢软多，佩尔蒂尼。

卢 钦 多　带我到这里来干吗？

佩尔蒂尼　来看一个温柔的女人，
如此而已；你且稍等，待她用缠绵的旋律
把安宁吹进你的心里——
那时咱们就走！

卢 钦 多　伙计，什么？你带我来找娼妓？
在这样的时刻：当整个生活的重担
落在我肩上，要把我压得粉身碎骨，
当我的胸中有如浪潮起伏，
恨不得疯狂地把自己消灭，
一呼一吸都将招致千百次死亡的时刻，
这个时候你还带我来找女人！

佩尔蒂尼　哈，年轻人，你急什么，
干吗净说些死呀火呀的？
什么娼妓？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看看这座房子！难道它像是妓女住的地方吗？
你以为我想为你而扮演施舍一切的神仙角色，
把白日当路灯来用吗？
这儿很有趣，尽管进去，
也许你能听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卢 钦 多　我看出这是一场骗局，
但你把它编造得蹩脚笨拙，
你已在我手心里，却想溜之大吉，

我只听你这一回，你该庆幸，
要是你再拖拖拉拉就要你的命！

（他们进入屋内，幕下，另一帷幕被拉上去。一间布置得时髦雅致的房间。

贝娅特里瑟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把吉他。

卢钦多、佩尔蒂尼、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 贝娅特里瑟，我给你介绍
一位年轻的旅游者，一位有教养的先生，
他跟我还是个远亲！
贝娅特里瑟 （对卢钦多）欢迎你光临！
卢钦多 请原谅！我找不出词句，
找不出语言来表达我的惊异的心情。
你如此美貌真是倾国倾城，
使人血液沸腾，使人心醉神迷。
贝娅特里瑟 不敢当，年轻的先生！你的情绪很好。
我感谢你的好情绪，不是因为冷酷的老天爷
真给了我什么魅力，
因为说话的是你的舌头，不是你的真心。
卢钦多 噢，如果我的心能说话，
能够倾吐你所深深注入的一切，
我的话语就会变成热情如火的旋律，
我吐出的每个词儿都会永恒不灭，
每个词儿都会像蓝天，像广阔无际的天国，

在那里，生活中的一切思想都光芒四射，
到处都充满着温存的思念与和谐；
我的胸襟里柔情脉脉地怀着整个宇宙，
吐露出来的是美丽的太空之光，
因为千言万语呼唤的只是你的名字！

佩尔蒂尼 你别见怪，小姐，我告诉你，
他是德国人，不论到哪里，
他都喜欢乱抛音乐旋律和心中真情。

贝娅特里瑟 啊，德国人！我对德国人有好感，
我自己也以有德国血统而自豪，
请坐到这里来，德国人先生！
（给他指着沙发上的座位。）

卢钦多 谢谢，小姐！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走吧！现在还来得及，要不我会完蛋。

贝娅特里瑟 （不好意思地）我的话说得太多了！
（卢钦多想开口，佩尔蒂尼抢在他前面。）

佩尔蒂尼 哈！别再挖空心思说奉承话了！
贝娅特里瑟，实在没有什么事，
只是我要给这位先生赶快去办点事儿。

卢钦多 （不知所措，轻声地）
什么，佩尔蒂尼？天哪，你在耍弄我！

佩尔蒂尼 （大声地）你别这么生气，别这么紧张！
这位小姐相信我的话，不是吗，
对吧，贝娅特里瑟，在我回来之前

他可以再待一会儿;你要谨慎些,
你是外地来客,不能胡来。

贝娅特里瑟　先生,难道我这样接待你,
会使你误解,以为我会把你,
我的老朋友佩尔蒂尼的朋友,又是外地来客,
从我们这个使任何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的
房子里撵出去吗?
别讲奉承话,但是要公道!

卢　钦　多　天哪!你的善良使我倾倒!
只有天使才说得这样委婉动听,
如果那无法遏制的激情
使我自惭形秽,忘乎所以,
嘴唇说出了本该隐藏在心中的话,就请原谅。
但你看一眼那纯净的天空,
它从那彩云飘动的蔚蓝高处向下界微笑,
你看那在柔和的光辉中荡漾的色彩,
忽而布满阴影,忽而大放光明,
如仙乐轻柔地溶化在一起,
又像一幅图画充满勃勃生机:
你倒沉默试试看,你的嘴唇能不能默不作声,
你做不到,因为迷人的魔力使你忘形,
唉,还有什么理智!也忘了谨慎小心,
心有所感,嘴唇就会颤动,
就如微风的翅膀轻轻地拂动时,
风神琴就会发出和鸣。

贝娅特里瑟 我的先生，我愿宽恕这甜言蜜语，
你善于把毒药裹上甜美的糖衣。

卢 钦 多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可恶的无赖，不过还是个乖巧的滑头，
我怎么办呢？逃走，天哪，我得走啦！

佩尔蒂尼 （大声地）
他还总忘不掉
我事先不让他开口说话，
他早就想出了一套美丽动听的话，
可是我使他手足无措，
就这样吧，贝娅特里瑟可能会以为，
你把这套奇思怪想赠给了她，
这套宏论很长，比得上德国的滑稽戏，
味道好吃，消化可不易。
我走啦！

卢 钦 多 （轻声地），嗨，这家伙！

佩尔蒂尼 （大声地）想一想那种叫作心心相印的东西：
它从胃里出来很快就钻进心窝里。
我马上回来，很快就把你带走，
这温柔乡大概已使你难舍难离！
（独白）我得走啦，让老头子来把好事破坏；
而这个家伙，就让他去博得她的青睐。
（佩尔蒂尼下，卢钦多不知所措。）

贝娅特里瑟 要我再一次请你坐下吗？

卢 钦 多 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你身旁坐下！

（坐下。）

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这个朋友的脾气常有些古怪！

卢　钦　多　是的，古怪！真古怪！的确古怪！古怪透了！

（停顿一会儿。）

对不起，小姐，你很尊重他吗？

贝娅特里瑟　他是我家的常客，是个忠实的朋友，

他对我一直十分友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

他往往很粗鲁，说话阴阳怪气，

请原谅，他是你的朋友，但从他的心灵里

往往跑出怪诞的幽灵，说实话，这一点使我讨厌，

好像他正在心里琢磨着阴暗的东西，

他鬼鬼祟祟，

不敢把那些东西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那些东西比他嘴上说出来的更坏，

也许比他心里盘算的更坏。但这只是猜测，

我这样冒昧地给你讲心里话可不太好，

因为这毕竟是猜疑，而猜疑是条蝮蛇呀！

卢　钦　多　你在后悔对我的信任，小姐？

贝娅特里瑟　如果这是关于我自己的秘密，又当别论——可是，唉！

我说到哪里去了？你拿出什么来

博得我的信任？不过，

如果我把自己知道的事全告诉你，

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事我对谁讲都可以，

我知道的全是大家都知道的。

卢　钦　多　啊，大家！你当然指的是一切人啰？

贝娅特里瑟　也包括你，不是吗？

卢　钦　多　啊，天使！可爱的人儿哪！

贝娅特里瑟　先生，你叫我害怕，你在这里讲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么快地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

卢　钦　多　我应当赶快行动，是时候了，
干吗要拖延？延误每一瞬间都会导致毁灭。
我能把这事隐藏在心？——这真怪，怪得离奇，
我以前从未见过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竟是一见如故，
仿佛在我内心隐藏的那些幻想的乐章，
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温馨的美人，
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早就把我们连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这一结合成了现实！

贝娅特里瑟　对此我有同感，我不能把你当外人，
可是你毕竟是我素不相识的异乡人，
想必有一些阴森森的神怪暗中作梗，
在相逢前就把我们拆散离分，
但愿另一些善良之神想出甜美的幻影，
用魔法把我们千里一线牵引，
不过，到那时要更加小心，
黑色云烟中迸发不出最强烈的闪电雷鸣！

卢　钦　多　你这个能一眼看透人心的俊俏哲人，上帝哪，
我已经无法抵挡你那动人心魄的魅力，
你别看我这么大胆地向你表示爱慕之情，

就认为我对你没有敬重之心，
我的胸膛憋闷，神经已难熬忍，
我受不了啦，我很快就将离去，
我要离去，离开这儿，离开你，离你远行，
那时，世界呀，统统沉入深渊，沉下去吧。
请原谅，我的宝贝，请原谅那时间的流逝，
是它催逼着我，使人失态激动。
上帝可鉴，我爱你，贝娅特里瑟，
贝娅特里瑟和爱情不能分，
我只能一口气说出它们，
我至死都将怀着这片痴情！

贝娅特里瑟　唉，别说吧，这些话无济于事。
真的，你听着，这些话都像诗句一样虚无缥缈，
如果你现在就赢得我的心，
你肯定不会再敬重我，
你会把我看成一个很快就委身事人的姑娘，
这种女人真是成千上万，屡见不鲜。
这念头一旦在你心上闪现，
我就会丧失爱情和尊严。
我的心呀，那时对于你将一文不值，
而我—— 我一定会痛心地责备自己。

卢　钦　多　善解人意、热情可爱的姑娘啊，
但愿你能看到我的心，
我从未爱过，我发誓，还从未有过爱情，
而你，你的指责嘲弄了我的心，

让那可鄙的商人去反复掂量，精心算计，
他谨小慎微，以牟取更多的盈利，
可是爱情能将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热恋的人们别无所求，别无希冀，
试想想，什么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什么让人们互相憎恨？
只有爱情如同公开的魔法，使人们难舍难离。
爱是从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一朵火花，
但愿它就在此时闪耀光芒，
因为此刻另一个生命正面临着抉择，
她的爱情之火很快就会燃起，她很快就会一起来祝福爱情。

贝娅特里瑟　难道我还要忸怩作态？我应当鼓足勇气，
让两股爱情之火高高地燃烧在一起。
可是我，忧心忡忡，思绪万千，
仿佛欢乐中加进了痛苦，
仿佛妖魔鬼怪在暗地伸出毒舌嘲弄我们，
在维系我们的纽带中搀进了咝咝声！

卢　钦　多　那是一股你所不知道的火焰，
是旧的生活已从我们身边消逝，
让我们再听一次它的告别之声，
它从此再也不敢卷土重来，
可是，贝娅特里瑟，你怎样才能成为我的人？

贝娅特里瑟　父亲想把我许配一个人，
倘若我能仇恨人，我就恨他，

我随即定会向你细说分明。
你住在哪里，我心上的朋友？

卢　钦　多　在佩尔蒂尼家里。

贝娅特里瑟　我派人捎个信儿去，
但是你的名字，我相信，一定会
像星辰运行之声一样动听！

卢　钦　多　（严肃地）我叫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可爱的名字，
听起来多么甜美—— 我的卢钦多，
是我的世界，我的上帝，我的心肝，我的一切。

卢　钦　多　贝娅特里瑟，你自己就是一切，
你甚至高于一切，你是贝娅特里瑟。
（他热烈地把她搂在怀里，门突然打开，维林上。）

维　　　林　好啊！你这条毒蛇，好啊，贝娅特里瑟，
你像大理石那样冷酷无情，假装正经，哈！

卢　钦　多　这是什么意思？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发誓，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你更漂亮的猴子呢。

维　　　林　该死的小子！该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说清楚，你就是我的冤家对头！
亏你有副人形，却叫人恶心，
轻狂自负的恶棍，
一张只配擦笔尖的废纸，
活像滑稽戏里的小丑。

卢　钦　多　我已经说过，你是一只地道的猴子！
在这里破口大骂，你要感到害羞，

你这副好斗的架势，就像街头巷尾
专为一个画面配上殴打音响的手摇风琴，
它很快就派得上用场啦。

维　林　等会儿，马上就跟你算账，你这小子！
这、这、这……气得我全身冰凉。
贝娅特里瑟，我现在就把这个淫棍收拾掉！

卢钦多　住嘴！恶棍，我跟你走，要去就去！
（佩尔蒂尼上。）

佩尔蒂尼　这里嚷嚷些啥？你们是在大街上吗？
（对维林）
别呱呱叫，乌鸦，小心我堵住你的喉咙！
（独白）
我正是找对了人，这个小伙子
我的话他没有完全听懂！
（贝娅特里瑟昏了过去。）

卢钦多　来人哪，啊，她昏倒啦！天哪！
（俯身看她。）
清醒过来吧，我的甜蜜的天使！你说话呀！
（吻她。）
你觉得热吗？她睁开眼睛啦，呼吸啦！
怎么这样啦，贝娅特里瑟？怎么啦？
你要急死我吗，我能忍心看你这样吗？
（他将她搂住，抱起来。
维林要向他扑过去，佩尔蒂尼拦住维林。）

佩尔蒂尼　乌鸦朋友，你过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贝娅特里瑟 （微弱的声音）

卢钦多，我的卢钦多，

我在得到你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你，我的心肝！

卢 钦 多 别怕，我的天使，你什么也不会失去。

这个家伙我马上就叫他老实安静。

（将她抱到沙发上。）

在这里歇会儿，事不宜迟。

哪能容那龌龊家伙来弄脏这块圣地。

维 林 快走，咱们算账去！

佩尔蒂尼 走，我也去。

两人决斗要有个证人，这是新的风气！

卢 钦 多 请放心，我心爱的姑娘，为何这么痛苦？

贝娅特里瑟 祝你平安。

卢 钦 多 祝你平安，我的天使。

贝娅特里瑟 （深深地长叹）

我的心早已预感到会有不幸！

幕落。第一幕完

致星星之歌

（见本卷第550—552页）

海上船夫歌

（见本卷第573—577页）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3—498页）

林 中 小 溪

我在繁花似锦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
只见一道溪水穿林而过，闪着银光，
从悬崖上泻下瀑布，发出喧响，
那高处有一簇月桂送来芬芳。

月桂树看着小溪奔向远方，
月桂树看着小溪流过身旁，
溪水在月桂的芳香中欢歌高唱，
一心想汇入那云海茫茫。

溪水正要飞跃腾空，
却撞上岩壁发出阵阵轰隆，
它昏了头静静地往下俯冲，
只见那水珠四溅迷雾濛濛。

溪水就这样穿林远去，
奔流辗转，忍着死亡的苦痛，
悬崖上的月桂树发出幽香，
向小溪送去许多甜蜜的梦。

小 提 琴 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褴褛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你为何横眉怒目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迸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上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一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快走出这间屋子，别让我再见到你，
莫非你想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上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褴褛的皱褶衣衫。

三　盏　灯

远处闪烁着三盏虔敬的灯，
在一起犹如三只眼睛三颗星。
不管狂风怎样怒号呼啸，
它们永远放射出光明。

一盏灯温情地向上探寻，
直到那火光照到了天空，
眼睛里闪耀出一片深情，
好像已看见了上帝身影。

另一盏望着地上芸芸众生，
倾听远方传来的胜利琴声；
它回头来看它的两个姐妹，

默默无语却露出兴奋神情。

最后一盏放射出闪闪金光，
光芒像水一样朝四处流淌，
那光波流入它自己心中，
又喷涌而出化作满树繁花竞放。

三盏灯在远处熠熠齐明，
像三只眼睛，三颗闪烁的星星；
即使狂风在怒号呼啸，
只要一个心灵溶合另外两个，幸福就会降临。

拐　　奔

叙事诗

骑士站在铁门旁，
美丽的姑娘向外望，
“亲爱的骑士，我怎么才能下楼去？”
四周寂然无声，一片夜色茫茫。

“请接住我抛的一条长绳，
那可是得救的可靠保证，
你在上面先把绳子系紧，

顺绳子滑下来便可逃奔。”

“唉，骑士，唉，骑士，我这样逃跑像个小偷，
骑士哪，为了情人我竟什么都干！”
“亲爱的，你只是把本属自己的东西带走，
我们快跑，影子会一路跳舞给我们作伴！”

“骑士哪，我往下望一望都害怕，
我好像有点头晕，竟不能向它走近！”
“你是下不了决心，可你瞧，我愿献出生命，
你不必害怕，这只是一场虚惊！”

“唉，骑士，你这样做实在危险，
可我在金色的梦幻中日夜把你思念！
亲爱的厅堂啊，我向你们告别，
我的脚步声你们再不能听见。”

“我已经许身于一个更崇高的力量，
那就祝大家晚安，亲爱的厅堂！”
时间已不容许再拖延和磋商，
她抓住绳子，滑向地上。

离地面还差一半，
她突然眼睛模糊，脸色惨白，
可怜的人儿再没有力气，双手只好松开，

一下子掉进了死神的胸怀。

“骑士哪，你再拥抱我一回，
然后我就在你怀里幸福地离去，
让我就在你的亲吻中断气，
然后沉落在毁灭的甜蜜黑暗里！”

骑士颤抖着抱住那姑娘，
把她贴近自己灼热的胸膛；
就在两颗心一起跳动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已面临死亡。

“别了，我亲爱的，别了，我的情郎！”
“且慢，且慢，让我跟你一起走向远方！”
他们的头顶上闪起电光，就像永恒的火焰一样，
一对情人停止了呼吸，拥抱着倒在地上。

讽刺诗和短诗[217]

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

一

“告诉我，为什么人们都拼命拥向那里？
准是塔尔玛要登场，在缪斯女神掌管的地方！”
我说朋友，人们不喜欢真刀真枪，
这是喜剧—— 全由猴子上场。

二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里，
观看着野兽在耍把戏，
演员们真是本性难移，
本应该把尿撒向墙壁……
突然有人抓住我的大衣：
“想想看，这玩意儿惹出了麻烦，
有位小姐竟晕了过去，
倒在那丑猴子的怀里，

她闭着眼,吓得低声细语,
啊,这情景多么扣人心弦,
啊,这是多么和谐,多么令人陶醉,
猴儿进入了我的心扉,
我感到有一股磁力将我吸引,
那猴儿演的就是我,真叫我欢喜,
啊,你说,你怎么竟有如此的魔力,
使我呼吸困难,两眼发黑。”

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

一

有一次我决定享受一番,
不惜破费去行乐一场,
灯光下我忙把燕尾服穿好,
走进戏院落座在第一排包厢。
啊,上帝! 我感到大失所望,
我第一次把自己痛骂一场。
有位小姐要我把戏单举在她眼前,
我低声说:“我的手冻得够呛!”
她却问:“你为何不戴上手套?”
我说:“因为戴上手套我就心慌!”

这时我感到前胸后背一片冰凉，
她请我把围巾好好围上，
我对她说："大厅里没有生火，
使我作呕的生肉腥味充满剧场！"
她叫道："这芭蕾舞难道还不美妙？"
"天哪，"我说，"广告报上哪有什么可读的文章！"

二

此时声浪大起淹没了我的话，
她冷笑着说："这家伙真是大傻瓜！"

雇 佣 契 约

太太：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讲明！
女仆：别的事都已清楚，有一样十分要紧，
为了不冷淡我家里的人，
每月请他们到这里来一次喝茶谈心。

多愁善感的人们

他们号啕大哭！唉，屠夫竟宰了小牛！
起初牛犊还哞哞叫，现在终于垂下了头！

他们又放声大笑！天哪，这真是胡闹，
自然界太离奇！公狗不把胡子留！
你们高喊些什么，难道此事有来由？
我们听说，巴兰的小毛驴儿居然说话开了口！

时髦的浪漫主义

你们知道，有个女孩给歌德写了封信[218]，
无中生有地说歌德对她怀有深情，
有一次她到剧院去看戏，
对一个穿制服的人着了迷。
女孩含笑看着他，突然开了腔：
“先生，蓓蒂娜有个心愿。
她想把长满卷发的脑袋靠在你身上，
此刻她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穿制服的干巴巴地回答道：
“蓓蒂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说：“好，你知道，我的小老鼠，
我的头上没有长虱子！”

致真理的太阳

(弗·奎德诺[219])

灯火的辉煌,星星的闪亮,
内心的深邃,美丽的霞光,
白晰的皮肤,心灵的慈祥——
你从来都把这一切弄得不清不楚,
因此你把自己当作真理,像太阳一样普照四方,
就像每个新娘都有一个新郎。
你尽可自称为太阳的真理,
可惜,真理却是:太阳也会把阴影投在地上。

给一个骑士英雄画像

不论你在哪儿碰到他这个人,
他总把英雄和骑士集于一身,
白天他赶时髦对舞蹈大发宏论,
夜里却被古老的臭虫咬出斑斑血痕。

致对面的女邻居

她又在对面向这边张望，
我的天哪，真叫人无法忍受。
一个矮个子丈夫，一所黄色的房子，
一个高身材的妻子，干瘪得实在吓人，
为了使想象力不致枯竭，
我只好放下窗帘。

市侩的惊奇

“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只要把礼服扣紧，谁也偷不走你的东西！”

数学家的智慧

一

我们已用符号表示一切，
我们的理智变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如果上帝是点，他便同圆柱体相异，

如果你们倒立，那就不是屁股坐地。

二

如果 a 是情妇，则情郎就是 b，
对此我敢用脑袋来做抵，
只要把 a 加 b 放在同一行里，
它们准是一对情人无疑。

三

他们用线条丈量世界，
但从来搞不清楚什么是精神，
既然用 a 和 b 能解决任何纠纷，
那法庭就变得不值分文。

致医生们

你们这帮市侩庸医实在可恶！
世界在你们看来不过是一堆骸骨。
只要你们用氢气把血液变凉，
再一按脉搏，发现它已经跳动正常，
你们就认为一切都已没有问题，
病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活下去。

你们说上帝有个聪明的头脑，
对解剖学的造诣也很高超，
所以每朵花都能派上用场，
只要你们把它熬成浓浓的药汤。

医生的心理学

谁晚上饱吃一顿团子加面条，
他夜里就难免受恶梦的困扰。

医生的形而上学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精神，
连牛也能生存，就是一个明证。
关于灵魂的侈谈纯属骗人，
我们从未发现它在胃里藏身；
要是我们知道它在哪里，
随便拿一颗丸药就可把它赶出去，
于是那些鬼魂就会像滚滚潮水，
一下子泻出了人们的身体。

医生的人类学

凡是有耐力的人，
都习惯于在肚皮上抹上油膏，
不管穿堂风多么厉害，
也不能使他们伤风感冒！
如果坚持节制饮食，
也同样能达到保健的目标，
须知我们现有的文化
本来起源于灌肠催泻的高招。

医生的伦理学

旅途上要多穿几件衣裳，
出了汗才不会有损健康；
要注意千万别慷慨激昂，
那样做势必会伤害胃肠；
可别向着火处随便张望，
要防止火焰把眼睛灼伤；
水和酒须掺兑比例适当，
咖啡里要加奶不可遗忘；
倘若你定想去冥府观光，

切莫忘派人请我们帮忙。

献给燕妮的两首歌

寻　找

歌

那天我挣脱了锁链，匆忙启程，
“你去哪里？”“我要把新世界找寻！”
“这里难道还缺少田园美景，
你不见下有碧波万顷，上有满天繁星？”

“你真傻，我并不是到彼岸世界去寻找，
这里有山呼海啸，这里有雷鸣风号，
它们都在束缚我强健的双脚，
它们爱恋的问候成了我身上的镣铐。

我寻求的世界应该产生于我心中，
它在我胸膛里升起向外涌动，
我的生命之泉将化作它的滔滔巨浪，
我的灵魂的呼吸将造成它的漠漠苍穹。”

我远走他方，后来又回到故乡，

我胸怀世界走遍了四面八方；
太阳和繁星把我的世界照亮，
但随着一声霹雳，我的世界立刻沉沦消亡。

找 到 了

歌

为什么小树丛手牵手起舞转圈？
为什么五月花开满地争奇斗艳？
为什么苍天拱起形成碧空穹窿？
为什么山峰耸立插入云雾之中？

我轰然掀动双翅向上飞腾，
却撞在悬崖上无声地沉沦；
我的眼睛能否看见星光？
我转动双眼，眼前一片迷茫。

你，生活的洪流，就这样滚滚向前，
一路奔泻吧，让浪潮汹涌飞溅，
一旦你吃惊地跌进一片虚空乌有，
迎候你的将会是金光灿烂的自由。

我的目光又一次大胆地闪耀，

飞射如电，不胜欣喜乐陶陶，
它已在你胸中发现一个世界，
又何必叫它到别处把世界寻找？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

燕妮，有件事我还要向你诉说：
我愉快地用离别之歌结束这组诗章，
因为我心海拍击着最后的银色波浪，
只有你来吟咏才能使涛声雄壮高昂。

那岁月的波涛不停地流逝，
勇敢地穿过许多巉岩陡壁，
流过片片树林和道道瀑布，
终将在你心中找到完美的归宿。

大胆地披上火红色的宽大外衣，
胸怀一颗晶莹透亮而自豪的心，
我威严地摆脱种种束缚和压力，
迈出坚定的步伐走进广阔天地，
在你面前我抛开了心中的痛苦，
让美好梦想变成生活的常青之树！

同……的对话

有个盛装的歌手站在那里，
怀中紧紧地抱着三角琴，
充满激情地把琴弦拨动：
“我的琴啊，你为什么咏叹歌吟？
为什么琴音里仿佛有个昂扬的魂灵，
为什么你好像充满火一样的激情？”

“歌手啊，难道你以为我不理解心灵的斗争，
不理解光明磊落的胸襟，
不理解你所热情向往的那些图景？
它们晶莹纯净如天上群星，
它们奋起呼啸像烈火翻腾，
它们让我看到崇高的生命。”

“我早已猜着，我深深感到，
当你用嘹亮的声音向我呼叫，
那拨动琴弦的并不是你自己，
而是从温馨的唇齿间吐出的一丝气息，
这气息从内心深处袅袅升起，
正是它深情地教会你怎样弹琴。”

“这时出现了仙女的妩媚容颜，
她容光焕发，鬈发金黄，
在歌声中迸射奇妙的光芒，
她心潮起伏，两眼闪亮，
你已经心醉神迷沉入梦想，
只剩下我独自在讴歌欢唱。”

“她的形象悄悄地潜入我的心底，
又从我心里升起，如同鲜花一样艳丽，
仿佛一切都已消融在琴声里；
它时隐时现，忽沉忽起，
告诉我，是不是还有一层云翳，
挡住了你心中的星光和晨曦？”

“三角琴啊，你的乐声奇妙迷人，
像喷泉飞洒着幸福的甘霖，
四面有五月的鲜花和绿草如茵；
她的气息振奋心灵，她的双眸脉脉含情，
你的琴声奏出了闪光的生命，
你的旋律在蓝天下荡漾飞行。”

“你啜饮仙女洒下的甘霖，倾泻欢乐的心音，
那发自肺腑的声音一旦飘逝，
你自己的心灵便沉默无声；
可是你曾经朝气勃勃充满梦想，

如今我在远方苦苦挣扎，而你却在她心中琤琤鸣响。
你激越飞腾，我却在低头惆怅！”

“歌手啊，那繁花似锦的梦使我迷茫，
但是我一心要向天边远航，
去摘取那繁星的点点金光；
生命在乐曲声中哭泣哀伤，
琴音回荡远去，天空升起太阳，
天涯海角已溶进一片霞光。”

海 边 礁 岩

一座大理石巨岩耸立在水面上，
利齿般的峰顶刺破了天空，
那飘浮着朽株烂叶的浊浪，
轰然冲击着幽深的岩洞。
巨岩傲然俯视它脚下的深渊，
昂首挺胸就像铁柱立在水中。

年复一年，它思绪翻滚，
把烈焰般的目光投向远方，
年复一年，它挡住大海的巨浪，
任怒潮在它脚下飞旋激荡。
那枯死的藓苔，好像白发覆盖在老人额头，

那片片砾石，俨然一个个血红的伤口。

深夜，从大理石的胸膛里
传出了一阵阵痛苦的呼叫，
好像那千年往事重现心头，
苦涩的回忆使它大哭号啕。
漫游者如敢驻足倾听，
必将跌进那无情的波涛。

小人和小鼓[①]

童话诗

小鼓儿不是小人儿，小人儿不是小鼓儿，
小鼓儿聪明伶俐，小人儿傻里傻气。

小鼓儿用铁圈箍紧，小人儿用两脚立地，
小人儿累得倒在地上，小鼓儿仍坐得稳稳当当。

小人儿大发雷霆把小鼓儿猛敲，
小鼓儿乐得咚咚作响，小人儿气得双脚直跳。

① 这首诗马克思是用南德意志方言写成的。——编者注

小人儿朝它做鬼脸，小鼓儿对他哈哈笑，
小人儿怒火中烧，放开嗓门吼叫：

“小鼓儿，嘿！ 小鼓儿，呸！ 你为什么嬉笑、胡闹！
你嘲弄我，做鬼脸，还以为我没看到！

可恶的小鼓儿，你怎能嬉皮笑脸、如此荒唐？
我敲你时你才响，我把你挂起来你就呆在那个地方！

我用木头造出你这个小鼓儿，
难道是为了让你装腔作势，好像是你把自己造就！

我敲鼓时你得跳，我唱歌时你得叫，
我欢笑时你得哭，我跳舞时你得笑！”

小人儿怒气冲冲把小鼓儿狠敲，
鼓儿给打得稀巴烂，鲜血往外冒。

小鼓儿旁边不见小人儿，小人儿身边不见了小鼓儿，
小人儿走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小教徒儿。

散　　步

“你为什么老望着悬崖那边？

你的嘴唇在轻声说些什么?”
“夕阳的余辉就如一片烈焰，
告别前还在亲吻着危岩。”

“太阳在东方慢慢升空，
从中午起把悬崖照得一片紫红，
然后又渐渐沉入谷底，
—— 你说这景色又有什么新奇?”

“我曾看见霞光如烈火熊熊，
给悬崖披上了紫色的百褶衣裙。
最后她依依惜别地闭上眼睛，
想把那落日残照尽收胸中。

我们静静地走着，那巨岩在低声吟唱，
正在为落日的脚步黯然神伤，
晚风轻轻地吻着她胸前的披巾，
她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我轻声叹息，心中充满悲伤爱怜，
她脸上泛出红红的光艳，
我紧紧抱住她的心胸，夕阳西下，
在星星的爱抚见。

是这些吸引我的目光投向悬崖那边，

是这些让我的嘴唇絮语不断，
她远远地向我挥手，那残照如一团烈焰，
在悬崖顶上朝着我频把头点。”

魔　　船

叙事谣曲

小船一往无前远涉重洋，
既没有船帆也没有灯光；
月光流泻在一片波涛上，
船上的桅杆已饱经风霜。

那掌舵的水手神色阴沉，
脸颊上看不到一丝红晕，
疲惫的脑子已迟钝发呆，
那双眼睛里也毫无光彩。

海面上一片汹涌浪潮，
小船儿猛然撞上岩礁；
它摇摇晃晃，却没有撞碎，
它时沉时浮，隐现于波涛。

突然涌来了海浪一道，

殷红的鲜血在波涛上闪耀；
舵手的心猛地抽搐狂跳，
他已知事情凶多吉少。

空中和水下一片呼叫，
鬼魂们狂喊要把仇报，
舵手的神色更加阴沉，
海浪把小船猛向前抛。

小船似乎看见了远方的陆地，
它深情地向那港湾遥望致意。
突然间那一片海面波平如镜，
小船在浪涛亲吻中沉入海底。

月　中　人

看哪，他身披灿烂的星光，
乘风飞腾上下翱翔，
那是月中人在翩翩起舞，
他舒展肢体意气高昂。

在他那一头鬈发上，
有天上的甘露如点点泪珠闪光，
它们一滴滴飘落在草地上，

使花蕾绽开，吐出芬芳。

露珠在闪烁，花儿在开放，
有的洁白如雪，有的色泽金黄，
花儿向大地诉说
心中的辛酸悲伤。

别看那月中人在微笑招手，
内心里却藏着深深的惆怅。
他想变成一道阳光从天而降，
他想紧紧地依偎在太阳的心上。

他年复一年地等待时机，
倾听着群星在远处运行，
他胸中充满忧悒的歌声，
只有在鲜花丛中才有甘露滋润心灵。

他使地上的树林笼罩着愁云，
直到歌声四起，云雾才散尽，
这时四周升起美丽的光晕，
于是他忘却烦恼奋然飞行。

夜　思

颂　歌

看，天上有一片乌云在飘飞，
如雄鹰轰然扇动着强劲的翅膀，
云中传出声声霹雳，喷出阵阵火光，
清早起就隆隆翻滚着夜间的思想。

那思想迸出道道电光，雄伟凝重，
把一切诟骂诅咒都抛向天穹，
那无畏的眼睛里血如泉涌，
阵阵浪潮正冲击着天上的神宫。

天公在他那宽阔安详的额头两旁，
悄悄地把一个个火炬点旺；
火炮在轰鸣，宇宙深处仍是亘古黑暗，
那乌云痛苦地大叫一声摔落到地上。

梦　　境

颂　歌

我想用虚无缥缈的梦幻，
悄悄地织成芳香四溢的图景，
我要用自己的一缕缕鬈发，
编成一个个浑圆的环形；
我要在黑夜的潮水中喷洒心血，
从幻梦的波涛里抽出烈焰熊熊的图景。

这图景如波浪起伏飘行，
在风声激荡中歌唱爱情。

它会向八方伸展，发出闪闪金光，
狭小的房屋会变得宏伟宽敞；
我的鬈发就像那黑色波浪，
轻柔地萦绕在天仙身上；
我的热血发出珠圆玉润的音响，
在如花似玉的天仙身边荡漾。

灯光摇曳，映出了一个太阳，
心潮澎湃，震撼着整个穹苍。

四周的空间一齐震颤倒塌，
我拔地而起变成勇士，身高如塔；
我在黑夜里目光庄严、威风凛凛，
那铺天盖地的风暴是我的琴音，
惊雷如歌，使我的心激动狂跳，
我心中的爱将化作太阳，痛苦将化作崇山峻岭；

我将自豪而谦逊地扑倒在地上，
我将骄傲而又豪放地引吭歌唱。

幽默小说

《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片　断

第　一　部

第　10　章

接下来，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承诺的，要证明上述这笔二十五塔勒的款项是属于主上帝他个人的。

这些钱是没主人的！啊，这种想法真是超凡脱俗：凡人的权力不能享有这笔钱，只有那统治天宇的最高权力，才能囊括整个宇宙，自然也就囊括了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个最高权力用自己的翅膀——这翅膀是由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星星、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编织而成的，这翅膀发出的声音既像和谐的乐音，又像瀑布的喧响——轻轻掠过凡人的手够不到的地方，因而也掠过刚才提到的这二十五塔勒，还有……但我说不下去了，我内心深处感到激动，我端详着天地万物、自己的内心和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三个词包含着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实体啊！它们无所不在，它们发出的声响宛如仙乐，它们使人想起末日审判和国库)，因为——斯考尔皮昂被他朋友费利克斯的故事所激动，为费利克斯的火热的语调所引诱，受身上那股风华正茂的年轻

人的感情所支配，他一把紧抱在怀里的正是女厨师格累特，他预感到她就是仙女。

由此我得出结论，仙女们都是长着胡子的，因为玛格达莱娜— 格累特不同于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1]，而是像一个威武的战士，脸上长着漂亮的颊须和髭须。柔软的鬈发蓬松地贴在造型优美的下巴上，下巴像空旷大海中的一块礁岩—— 不过人们老远就可以看到它——巍然耸立在她那个像盛着清汤的平底碟儿的脸盘上，神气活现，峥嵘穿空，引起众神不安，使得世人震惊。

大概幻想的女神梦见过一个虬髯蓬茸的美女，女神黯然魂销于她那令人心醉的宽宽的脸盘儿之中；当她醒过来时，原来做梦的就是格累特本人：可怕的是，仿佛她就是巴比伦的大淫妇、约翰启示录[2]和上帝的愤怒；仿佛上帝在她那密布柔细波纹的面皮上栽培出一片莽莽麦茬，为的是使她的美丽不致去挑逗人犯罪，使她的贞操能受到保护，正如玫瑰花受到刺的保护一样，以便世人

能认出她

而不致因她而葬身情火。

第 12 章

“来一匹马，来一匹马，拿我的王国换匹马”—— 理查三世说[3]。

---

①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德语中称作“玛格达莱娜”(Magdalene)。—— 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17 章。—— 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 5 幕第 4 场。—— 编者注

"来一个男人,来一个男人,把我本人换个男人"—— 格綦特说。

第 16 章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体,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①]

天真无邪的妙想!但是联想把格綦特带得更远,她认定道是长在大腿里的,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瑟息替斯认为哀杰克斯把内脏装在脑袋里、把智慧装在肚子里一样[②]。而她,格綦特(可不是哀杰克斯)确信,并理解到:道是如何成为肉体的;她把大腿看成了道的象征性表现,发觉了大腿的荣光,所以,就决定—— 将大腿大洗一番。

第 19 章

但是她有一对蓝色的大眼睛,而蓝色的眼睛却跟施普雷河里的水一样普通平常。

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痴情的贞洁,这自怨自艾的贞洁,水汪汪的贞洁,只要火一挨近它,就会化成一股灰蒙蒙的蒸汽腾起,而这双眼睛后面就什么也没有了,两眼的整个世界是一片蔚蓝,它们的灵魂是蓝色染匠[③]。然而棕色的眼睛是理想的王国,眼睛里微睡着一个无边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 章第 1 节和第 14 节。—— 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 2 幕第 1 场。—— 编者注
③ 德文"Blaufärber"既有"蓝色染匠"的意思,又有"撒谎者"的意思。—— 编者注

无际、才智充溢的黑夜世界，眼里向上迸发出灵魂的电光，两道目光传出音响，宛如迷娘之歌[①]，犹似一个遥远、温柔、光明的国度，那里居住着一个豪富的上帝，他欣赏自己的深奥，沉浸于自我存在的宇宙之中，显示出无限性，也遭受无限性之苦。我们好像身受魔力的束缚，我们很想把这个悦耳的、深奥的、热情的存在物紧抱在自己的怀里，陶醉于他双眼的神韵，把他的目光谱成歌曲。

我们喜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万木葱茏的世界，我们看到远处宏伟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我们预感到着了魔的痛苦，而一些轻盈的身影正在我们面前翩翩起舞，它们向我们点头示意，一旦我们认出它们，它们就像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一样，羞怯地畏缩后退。

第 21 章

语文学方面的推敲

费利克斯并不十分温和地挣脱了他朋友的拥抱，因为他对他朋友那深刻的、感情洋溢的秉性毫无所感，正好忙于继续……自己的消化过程，我们要求，赶紧一劳永逸地为他那艰巨的消化工程安上竣工石完事，因为它阻碍我们把故事讲下去。

默滕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费利克斯所感到的那重重一击，正是来自他那历史性的巨掌。

默滕这个名字使人想起查理·马特[②]，所以费利克斯确实相信他受到了锤子的抚爱；在产生这种愉快心情的同时，他还感到一股电

① 见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编者注

② “Martel”（马特）在古代有“锤子”的意思。—— 编者注

流的震荡。

他睁大了眼睛，身体摇晃起来，想到了自己的罪辈和末日审判。

而我在思考带电物体和流电学，思考富兰克林致其女友几何学家的学术书信，也在思考**默滕**这个名字，因为我好奇心十足，很想知道，在这个名字的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

此人出身于**马特**的直系，这是无疑的了—— 教堂司事使我对此深信不疑，虽然这个句子中没有任何悦耳的地方。

“l”变成“n”，并且因为每一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马特**是一个英国人，而英语中的“a”往往读成德语中的“eh”，即跟“**默滕**”一词中的“e”相同，因此，**默滕**一词完全可能是**马特**一词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在古代德国人的名字中可以看出具有该名的人物的特点，诸如在骑士克鲁格、宫廷顾问劳帕赫、矮子黑格尔等形容性的名词中就可以看出来，由此可以推断，默滕大概是个富裕的正直的人，虽然就其职业而言他是个裁缝，在我们这个故事里他是斯考尔皮昂的父亲。

最后这一点论证了一个新的假定：因为一方面他是个裁缝，另一方面他的儿子名叫斯考尔皮昂，所以他很可能是战神**玛尔斯**的后代（Mars 的第二格为 Martis，希腊语中的第四格为 Martin，由此而得出 Mertin 和 Merten），因为战神的技艺同裁缝的技艺相像之处就是截裁，因为他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

其次，斯考尔皮昂是一种能用眼光杀害人的有毒动物[①]，它所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它的目光能摧残破坏—— 这是对战争的绝妙讽

① “斯考尔皮昂”原文是“Scorpion”，这个词的本义是“蝎子”。—— 编者注

喻，战争的目光是致命的，战争的后果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内部出血、再也无法治愈的斑斑伤痕。

但是，鉴于**默滕**几乎没有异教徒的特征，相反，他笃信基督教，所以看来更可能的是，他出身于圣**马丁**之家；两个元音稍稍混淆就成了“Mirtan”，而“i”在老百姓嘴里经常读成“e”，例如不说“gieb mir”而说成“gieb mer”[①]，而在英语中，正如上面所说，“a”往往读成德语中的长元音“ehe”，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文化的进步，很容易变成短元音“e”；因而“**默滕**”这个名字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裁缝”。

尽管这种词源上的演变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也能找到充分的根据，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考虑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它大大削弱我们对圣马丁的笃信。我们不妨把他仅仅看成是个保护圣徒，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从来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就不可能有男性后代。

这一疑点看来由于下列事实而被消除了。**默滕**全家跟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②]一样，都有尽快结婚的共同点，而且世代相传地用**桃金娘**花环来炫耀，单单这一点——除非不得不求助于奇迹——就可以说明，**默滕**出生时就有此姓，他在这个故事中就是斯考尔皮昂的父亲。

当然，“Myrthen”（桃金娘）一词不得不失去字母“h”，因为结婚之后，“Eh”占了首位，而“he”就被省略，其结果是“Myrthen”变成了“Myrten”。

字母“y”是希腊字母“v”，而不是德语字母。又鉴于以上所述，**默**

---

① 德语，意为“给我”。——编者注

② 奥·戈尔德斯密《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编者注

滕一家纯系日耳曼血统的根子，同时又是笃信基督教的裁缝世家，所以外来语的、异教的“y”必然变成德语的“i”；再鉴于婚姻在这个家庭里是一个占优势的因素，“i”是个刺耳的、尖声的元音，而**默滕**家人的婚姻都是非常文雅、温和的，所以这个“i”开头变成了“eh”，随后，为了使这个大胆的改变不致引人注目，就变成了“e”，这是一个短音，用来表明结婚联姻的果断，所以“Myrthen”（桃金娘）一词在德语的多义词“Merten”（默滕）一词中，获得了臻于完善的最高形式。

经过这番推论后，我们就可以把圣马丁的基督徒裁缝、马特的扎扎实实的勇敢精神、战神**玛尔斯**的当机立断跟众多婚姻连在一起了，凡此种种都是能从“Merten”（默滕）一词内的两个“e”中听出声响的，所以这一假定既把以前的一切假定都统一在其本身之中，同时又推翻了它们。

一个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为古代历史学家（我们的故事取材于该历史学家的著作）写注解的注释者，却抱另一种看法。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的看法还是值得批判地对待，因为它出自这样一个人的精神，此人把精通抽烟跟学识上的渊博联系在一起了；他的羊皮纸文稿裹上了神圣的烟草云雾，也就是说，那些文稿在神秘莫测的浓云密雾中写满了神谕。

他认为“**默滕**”一词必定来自德语的“Mehrea”[1]，后者又是从“Meer”[2]派生出来的，因为**默滕**家人的婚姻，就像“大海”边的沙子那样“增加”，还因为裁缝这一概念中含有“增加者”的概念，因为他把猴子变成人。就在这些详尽透彻的、意义深邃的探讨的基础上，他确立

① 增多。——编者注

② 大海。——编者注

了上述假设。

当我读到这个假设后，一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惊诧攫住了我，香烟的神谕已使我入迷，但不久，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的理智就清醒过来，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反论证。

我同意该注释者的一个说法，即"裁缝"这一概念可以包括"增加者"这个概念；但在"增加者"这一概念中却绝不能包括"减少者"这个概念，因为若如此，岂非成了术语上的矛盾，对女士们来说，这无异于把主上帝与魔鬼等同起来，把机智风趣与茶客清谈等同起来，把女士们自己与哲学家等同起来。如果说是"Mehrer"一词变成了"Merten"，显而易见是减少了字母"h"，也就是说并无增加，正如上面已经证明的，这实际上是跟它表现出来的性质相矛盾的。

所以，"Merten"（默滕）一词绝对不可能源于"Mehren"（增多）一词；关于此词源于Meer（大海）一词的假设，则可用下列事实来推翻：**默滕**家人从来也未曾落过水，从来也没得过塔兰图拉毒蛛病[①]，——他们向来是虔诚的裁缝世家，这跟汹涌激荡的大海的概念是不相容的。鉴于上述理由，结论便是：上述作者虽然一贯正确，但这次却出了差错，而我们的推论是唯一正确的。

获得这一胜利后，我已累得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要享受一番自我陶醉的幸福，这种幸福的一刹那间的享受，正如温克尔曼所说，比后代的一切赞扬更为可贵，尽管我对这种赞扬同小普林尼一样，深信不疑。

---

① 15—17世纪在意大利蔓延的一种癔病，当时人们认为是地中海地区塔兰图拉毒蛛蜇咬所致。——编者注

第 22 章

“我环顾四方，只见到一片天空和海洋，
天空布满乌云，大海腾起波浪。
海与天之间，强劲的旋风在咆哮震荡，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舵手犹豫彷徨，不知道怎样寻找生路，怎样躲避祸殃，
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他已经失去主张。”①

“你环顾四方——只见到默滕和斯考尔皮昂，
后者哭成泪人，前者怒火满腔。”
“双方唇枪舌剑，无休止地吵嚷，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我这个校长犹豫彷徨，不知道什么该删去，什么该写到纸上，
面对这场激烈的争吵，我已经失去主张。”

奥维狄乌斯在他的《哀歌》中是这样叙述他那个承接上文的悲哀故事的。看来，他已经不知所措，但下面我要继续叙述下去：——

第 23 章

奥维狄乌斯身居托米，是奥古斯都神的愤怒把他投入此地的，因

① 马克思用拉丁文写的这六行诗，引自奥维狄乌斯《哀歌》第 1 部第 2 曲第 23—26 行和第 31—32 行。——编者注

为他的天才多于理智。

在这里，在野蛮人中间，这位柔弱的爱情诗人日益憔悴——爱情也是他失意的原因所在。他右手托着脑袋在沉思，那渴望的目光眺望着遥远的拉丁姆。歌手的心已碎裂，但想必他仍然心怀希望，所以他的七弦琴也仍旧不能静止，而是用旋律悦耳、词儿甜蜜的歌曲倾吐出他的渴望和痛苦。

北风呜呜地吹袭着这风烛残年的老翁的肢体，使他满怀着无可名状的惊恐，因为以前他在炎热的南国度过似锦年华，在那里，他的幻想用富丽堂皇的装饰进行热情奔放的表演，而当天才的这群子孙们过分放荡不羁时，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就将轻柔的神巾披到肩上，神巾的皱折披散招展，温暖的露珠纷纷洒下。

"你很快就要化为尘土，可怜的诗人！"——眼泪从老翁的颊上扑簌滚下，这时传来了默滕深有感触地向斯考尔皮昂发出的强有力的男低音。——

第 27 章

"无知，极端无知。"

"因为（这跟上面某章有联系）他的两个膝盖太弯向某一边了！"——但是，这里缺乏确定的说法，可是什么说法能确定，又有谁能确定，谁能研究出来，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呢？你告诉我，凡人，风是从哪边来的，或者上帝脸上是否长着鼻子，我就会愿意告诉你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这不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而饮智慧之酒得到的只是愚蠢和狂暴。

啊！在我们研究出什么是右，什么是左之前，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们的渴望都是痴心妄想，因为他把山羊安置在左边，把绵羊安置在右边[①]。

如果他转过身来，他的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因为夜里他做了个梦，那么，按我们肤浅的想法，山羊就站在右边，而虔诚的教徒们却站在左边。

所以，只要给我确定一下：什么是右，什么是左；那么，整个创造之谜就解开了。"我要把亚赫隆发动起来"[②]，我可以正确地替你详细地推论出，你的灵魂将在哪边，由此我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你现在属于哪个等级，因为这种关系可以测量出来，原因是你的地位是由主决定的。而你现在的地位则可以根据你脑壳的厚度来测定；我头都晕了：如果靡菲斯特斐勒司在这时出现，我就会变成浮士德，因为很清楚，我们大家都是浮士德，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因而我们的生活是个圆形的竞技场，在我们摔倒在沙地上，角斗士即生活把我们杀掉之前，我们一直绕着圈子奔跑，寻找它的左右两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救世主，因为——令人痛苦的念头啊，你夺走我的睡眠，夺走我的健康，你杀害我——我们仍然不能区分出左边和右边，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第 28 章

"显而易见在月亮上，在月亮上有月长石，女人的心胸里有虚情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5 章第 33 节。——编者注
②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7 卷第 312 行。——编者注

假意，大海里有沙子，地球上有高山！”——一个男人回答说，他敲了一下我的门，没等我喊请进就走了进来。

我赶忙把稿纸推向一旁，对他说，我非常高兴以前跟他素不相识。因为这一来更会因现在跟他结识而感到愉快，说他使人获得卓越的才智，他使我的一切疑点都涣然冰释；但是，不管我说得多快，他却说得更快，牙缝里发出咝咝音。当我靠近他仔细一打量，就汗毛直竖地看出：他整个人看来真像一条干瘪的蜥蜴，仅仅是一条刚从残垣断壁里爬出来的蜥蜴而已。

他个子很矮，身材活像我房间里的炉子。他的眼睛，与其说是红色的，不如说是绿色的，与其说像闪电，不如说像大头针，而他本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个小妖精。

看来他真是个精灵！我既迅速又肯定地看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的鼻子是从脑袋里长出来的，正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万物之父宙斯的脑袋里生出来的一样；我认为他鼻子上那柔和的火红的颜色也是这样来的，这种火红色证明此人出身于超凡绝俗的世系，可是他的脑袋可说是童山濯濯。我们不得不把那层厚厚的润发脂名之曰头饰，这层润发脂同大气和其他要素的各种产物一起覆盖着原始的山岳。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高超和深刻，但他的脸型结构似乎暴露了他的官僚身分，因为他的面颊像两个凹进去的光滑的碟子，它们在高高突出的颧骨的掩护下幸免雨打，所以可以把公文和政府条令放进去。

总之，一切迹象表明：如果他不像自己，那他就是爱神本身，而他的名字，即使未曾使人想起一簇桧树丛，听起来也仍像“爱”这个字那样亲切悦耳。

我请他安静下来，因为他自称是英雄，对此我婉转地表示了异

议，说英雄的身材要略为好看一些，而相反，传令官们的嗓音要更单纯一些，不会这么嘈杂，而且更动听一些；希罗到底是个成仙的美女，是实实在在的美的本色，她的外貌和内心是互相竞争的，二者都声称自己是她的这个完美典型的唯一源泉，所以，她对他的爱是不合适的。

但是他反驳说：他—— 他—— 他的骨头架子挺结实的，他有个影—— 影—— 影子，同别人的影—— 影—— 影子是一样的，甚至更—— 更—— 更好一些，因为他投下的阴—— 阴—— 阴影比光还要多。他的夫人可以在他的阴影里乘—— 乘—— 乘凉、饱食终日，甚至她自己也可以变成影—— 影—— 影子，还说我不—— 不—— 不懂礼貌，我是流氓地痞，是个笨蛋，说他名叫恩格尔伯特，这个名—— 名字要比斯—— 斯—— 斯考尔皮昂好—— 好—— 好听得多；说我在第 19 章里弄错了，因为蓝色的眼睛比棕色的更美—— 美—— 美丽，而鸽—— 鸽—— 鸽子的眼睛是最聪慧的，他本人虽然不是鸽子，但至少对于理智来说他是个聋子[①]，还说他喜欢长子继承权，他还有个小浴室。

“人家要她—— 她—— 她拉着我的右—— 右—— 右手同我订婚，现在你别再搞右边左边的研究，她就住在对面，既不在右边，也不在左边。”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个天降的幽灵从我内心走出去了，婉转动听的对话已经结束，但穿过门上的钥匙孔，传来了鬼魂的叫声：“响当当的大木头，响当当的大木头！”

① 德文“Taube”(鸽子)与“Tauber”(聋子)读音相近。—— 编者注

第 29 章

我把洛克、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推往一旁，坐着冥思苦想，要弄懂：小浴室同长子继承权究竟有什么关系，突然，好像一道闪电把我的心扉照亮，思绪泉涌，使我的眼光豁然开朗，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明亮的图画。

长子继承权是贵族政体的小浴室，因为小浴室只是为了洗濯才存在，而洗濯能使东西发白，也就是说能给被洗之物增添一层淡白的光辉。同样，长子继承权也会给一家的长子镀上一层银，也就是说会使他有一层淡白的银色，与此同时却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印上一层愁苦的浪漫主义惨淡色彩。

凡在江河里洗澡的人，都要置身于风浪汹涌的大自然里，要战胜惊涛骇浪，用强劲的双臂搏斗；而坐在澡盆里的人，却闭门不出，注视着浴室的壁角。

普通的人，即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人，得跟生活的急流搏斗，投身波涛澎湃的大海，在幽深的海底夺取普罗米修斯右手中的明珠，这时，思想的内在形象就会灿烂辉煌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就更勇于创造，而长子继承权的享有者却只让几滴水珠洒落在自己身上，唯恐关节脱骱，于是就坐进浴盆。

哲人之石找到啦，找到啦！

第 30 章

因此，从上面刚刚进行的两项研究中可以看出，当今之世是写不

出叙事史诗的。

首先,我们深刻地考察了有关右边和左边的问题,把它们的富有诗意的辞藻上的诗意的外衣剥掉,正像阿波罗神剥下马尔西亚斯身上的皮一样,把它们变成可疑的形象,变成奇形怪状的狒狒,它长着眼睛可又看不见东西,成为阿尔古斯的反面,后者长着一百只眼睛,为的是能发现丢失的东西,而它,这个可怜的触犯上天者,即猜疑本身,长着一百只眼睛,又把看到的东西弄得看不见。

方位,即地点,是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准则,正如我们言之有据地介绍过的那样,一旦方位不复存在,史诗就只有等到号角声惊醒了耶利哥城[①]时才能从沉睡中醒来。

而且,我们已找到了哲人之石,遗憾的是,大家都指着这块石头,而他们——

第　31　章

他们,斯考尔皮昂和默滕两人躺在地上,因为一种超凡的现象(已见上面某章)深深震撼了他们的神经,所以,正像一个胚胎尚未挣脱世间关系而形成一种特殊形状那样,他俩身体各部分的联结力在一片正在膨胀的混沌状态中也完全松散了,结果是他俩的鼻子跌落在肚脐上,而脑袋掉在地上。

默滕流着大量浓稠的鲜血,血中含有大量铁质,含量究竟有多少我无法断定,因为化学的一般水平还很差。

尤其是有机化学,由于简化而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为每天都发

①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0节。——编者注

现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同某些把国家名称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的主教有相同之处，而那些国家恰恰掌握在不信教者手中，位于非天主教徒生活的区域；此外，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代替名字，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受任何语言的束缚。

总之，有机化学本来就是一个想借助无机的反应来解释生活的异教徒！它渎犯了生活，仿佛我是从代数里推算出爱情的。

这一切显然都是以反应学说为基础的，而反应学说尚未获得详尽探讨而且永远也探讨不出来，因为它依据的是纯粹靠碰运气的扑克游戏，其中爱司是主要角色。

但爱司已成了一切近代法学的基础，因为一天晚上，当伊尔奈里乌斯大输一场后（他刚刚离开女士们的社交晚会回来，衣着优雅，穿着一件蓝色燕尾服，一双带长扣环的新皮鞋和一件鲜红色的丝绸坎肩），当即坐下来写一篇论《A β》[1]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使他更上一层楼，以致他开始教起罗马法来了。

而罗马法却无所不包，其中有反应学说，也有化学，——因为正如帕奇乌斯所证明的那样，它是一个脱离了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

四本《法学阶梯》是四大原素，七本《学说汇纂》是七个行星，而十二本《法典》是黄道十二宫。

不过进入这个整体的不是什么鬼魂，而是女厨师格累特，她来叫人吃晚饭。

斯考尔皮昂和默滕在狂热的兴奋状态中一直闭着眼睛，就这样，

---

① 扑克牌中“爱司”的德文“A β”与拉丁文“A s”（金钱）发音相近。——编者注

他们错把格累特看成了仙女。当他们从西班牙式的恐慌中(这种恐慌从唐・卡洛斯最后一次遭到失败和后来取得胜利时起就有了)惊魂甫定之后,默滕手撑斯考尔皮昂像一棵橡树似地站了起来,因为奥维狄乌斯和摩西说,人应当仰望星星,而不要俯视地面[①],——而斯考尔皮昂一把抓住了他父亲的手,使他站稳了脚跟,却使自己的身体处于危险状态。

第　35　章

"天晓得,裁缝默滕手艺高超,但是他要价太贵!"

"太对了! 圣马丁帮了大忙,但要价太高了!"——克洛维在普瓦捷会战之后感慨地说了这句话,因为当时僧侣们在图尔向他宣称:是默滕替他裁制了马裤,他穿了这条马裤骑着英勇的驽马奔驰,亏得这匹驽马才取得了胜利;僧侣们还要求奖励默滕的这一功劳,赏给他两百金币。

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

第　36　章

他们坐在桌旁,首席坐着默滕,他的右边是斯考尔皮昂,左边是大徒弟费利克斯,首席的对面是默滕国家机构内的僚属,通常叫作学徒,他们远远地坐着,使执政者和平民之间保留一定的空隙。

① 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第1卷第84—86行。——编者注

在那个不允许任何人落座的空隙里，坐着的不是班戈的鬼魂[①]，而是默滕的狗，它每天吃饭时一定要做祈祷，因为对人文科学颇有造诣的默滕认定：他的博尼法齐乌斯—— 这是狗的名字—— 跟德国人的使徒圣博尼法齐乌斯是同一个人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证了博尼法齐乌斯自称是"一头吠犬"的话（见第 105 封信第 145 页，塞拉里亚版）。因此他是怀着迷信的崇敬心来侍候这条狗的，它在桌旁的座位是最雅致的—— 罩上了一块用细软的羊绒线织成的、垂下几条绸制流苏的漂亮的红绒毯子，像一张豪华的沙发椅，里面还装上了精巧地拧在一起的弹簧，这就是这头博尼法齐乌斯的席位，每当餐会一散，就把座位抬入一个单独的僻静的壁龛里，看来，这个壁龛同布瓦洛在诗集《读经台》里[②]描绘的高僧的内殿一样。

博尼法齐乌斯没有到场，那个空隙无人落座，默滕顿时脸色刷白。"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他忧心如焚地大声问道，整张桌子显然都在震动。"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 默滕又问了一声，而当他听说博尼法齐乌斯不在时，他吓得打了个寒颤，他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在抖动，他的头发也竖起来了！

大家跳起来去找狗，而默滕看来已完全失去他平素的内心平静，他按了一下铃，格累特进来了，她心里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她以为是——

"嗳，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 她的心神显然安定下来了，而他却挥舞着双手，弄翻了灯盏，因而大家都被罩在一片漆黑中，接着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急风暴雨的夜晚降临了。

---

①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 3 幕第 4 场。—— 编者注

② 尼·布瓦洛《读经台》第 1 首。—— 编者注

第 37 章

大卫·休谟曾断定，本章是重弹上一章的“老调”，而且在我写成本章之前，他就作了这个论断。他的论据如下：既然有了这一章，那就没有上一章，因为这一章挤掉了上一章；尽管这一章来源于上一章，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他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始终持怀疑的态度。每个巨人，包括每一个由二十行构成的章节，都会产生一个侏儒，每个天才都会产生一个枯燥乏味的庸人，每次大海的翻腾都会产生泥浆；一旦前者消失，后者立即冒头，并占据桌旁的座位，大模大样地伸直长长的双腿。

对这个世界来说前者太大了，所以他们被赶出了世界。后者则相反，在这个世界上落地生根、保存下来，对此不妨看看下列实例就会深信不疑了：在香槟酒喝完后会长久地留下一股令人生厌的余味儿，在英雄凯撒之后是演员屋大维，在拿破仑皇帝之后是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浦，在哲学家康德之后是骑士克鲁格，在诗人席勒之后是宫廷顾问劳帕赫，在莱布尼茨天国之后是沃尔弗教室，在博尼法齐乌斯这条狗之后是本章。

这样，盐基就成为渣滓沉淀，而精神却挥发四散。

第 38 章

最后一句有关盐基的话是表达一个抽象概念，因而不是指一个

女人[1]，因为正如阿德隆喊叫过，抽象概念和女人该有多大差别呢？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我可以用充分的根据证明这一点，只是不在本章，而是在另一本根本不分章节的书里；一旦我确信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我就着手去写这本书。

第 39 章

如果有人想获得有关这一点——我指的既不是希腊的海伦，也不是罗马的卢克莱修，而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直观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么我能向他提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梦想**任何东西**，甚至**不要**入睡，相反，要保持清醒，并对这个原理进行探究，因为那个直观的概念就在他的心中。假如我们从现在的立足点升高五层，到达概念的顶端，像一片云彩那样飘落在上面，那时在我们眼前就会展现一个巨大的"**不**"；如果我们降落到它的中部，我们就会面对着庞大的"**虚无**"不寒而栗；如果我们掉进它的底层，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在那个"**不**"中和谐地融合起来，而那个"不"是用端正的、线条分明的、火焰般的字体写成的，一下子就映入我们的眼帘。

"**不**"——"**虚无**"——"**不**"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直观概念，至于抽象概念，又有谁愿意对它寻根究底呢？因为：

"谁升上天去又降下来呢？"，"谁能把风聚在手掌之中？"，"谁能把水包在衣服里？"，"谁为世界铺设整个大地呢？"，"他名叫什么？他

① 德文"Base"既有"盐基"的意思，又有"表姐妹"的意思。——编者注

的儿子又名叫什么？你知道么？”——智者所罗门说道[①]。

第 40 章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有件事是确定的：那是一个颅骨，就是一个颅骨！”——默滕喊道。他惊慌地弯下身去，要在黑暗中弄个清楚：他的手摸到了谁的头，突然他吓得要死，往后退去，因为一双眼睛——

第 41 章

千真万确！是眼睛！

它们是磁石，吸引着铁，我们感到我们是被吸引到女士们一边，而不是被吸引到天上，因为女士们是用两只眼睛看人的，而天只用一只眼睛。

第 42 章

“我提出一个与此相反的论证！”——一个看不见的声音对我说，我朝着传来声音的地方望去，于是我看见了——你们不会相信，但我担保，我发誓，确是如此——那时我看见了——但请别发火，别吃惊，因为此事跟你夫人和你的食欲都没有关系，——那时我看见我自己，因为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相反的论证提出来了。

① 《旧约全书·箴言》第 30 章第 4 节。——编者注

“啊！我是自己的替身！”——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闪过，而霍夫曼笔下的魔鬼的灵药[①]——

第　43　章

——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时我正好在沉思：为什么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生来就是柏林人，而不是西班牙人；但我发现，这跟我想提出的反证是相吻合的，因此，为了精确起见，我们要做的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们只是需要指出，天是在女士们的眼睛里，而女士们的眼睛却不是在天上，由此可见，吸引我们的与其说是眼睛，不如说是天，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眼睛，而只是眼睛里的天。假如吸引我们的是眼睛而不是天，那么此时我们定会感到天的、而并非女士们的眼睛的吸引力，因为天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一只眼睛，而是连一只也没有，因为天本身无非就是神的无限深远的、充满了爱的眼光，天本身就是灵光之神的一只温情而动人的眼睛，而眼睛本身是不会有什么眼睛的。

因此，我们探讨的最终结果是：我们感到吸引我们的是女士，而不是天，因为我们看不到女士们的眼睛，而在女士们的眼睛之中我们却看到了天；因而我们可以说是感到一股向往眼睛的吸引力，因为这根本不是眼睛，而且，因为永世流浪的亚哈随鲁是柏林人，他年老多病，见到过许多国度和眼睛，尽管如此，他始终感到一股不是向往天而是向往女士们的吸引力，但总共只有两块磁石——一个没有眼睛的天空和一只没有天的眼睛。

① 霍夫曼《魔鬼的灵药》第2部第1篇《转折点》。——编者注

一块悬在我们的上空，把我们往上吸，另一块在我们脚下，把我们往深处吸。吸引亚哈随鲁的是一股往下的强大力量，否则，他为什么要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呢?如果他生来就不是柏林人，并且习惯于身居沙土平原，他会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吗?

第 44 章

哈尔托存稿中的第二个片断

我们从一座郊外的房子走来，那是一个美丽的深蓝色之夜。你挽着我的手臂，你想松手，但我没有放你，我的一只手搂住了你，正像你抓住了我的心一样，你也就听我的便。

我低声地说着充满渴望的话，说了凡人能说的最崇高、最优美的东西，因为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沉溺于自身的内心之中，我看到一个王国升腾起来，那里的云天像波涛一样起伏荡漾，显得十分轻柔，同时又十分沉重，云天上出现了一个神的形象，那就是我在大胆的梦幻中曾经想象过，但从未亲眼见过的美人，她闪烁着智慧之光，在微笑着。你就是这个形象。

我对自己惊讶不已，因为我由于怀着爱情而变得如此高大雄伟;我见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但海中再没有浪涛的喧嚣，大海十分深沉，它将永世长存;海面晶莹，而黑暗的海底密布着颤动的金色群星，星星唱着情歌，散发出灼热的光芒，因而大海是温暖的!

但愿这条路就是人生的象征!

我吻了一下你那温存柔和的手，我谈论着爱情，也谈论着你。

一片薄雾飘荡在我们的头上，它的心碎了，它流出一颗大泪珠，泪珠落在我们俩之间，我们感到了泪珠而默默无言。——

第　47　章

“这不是博尼法齐乌斯就是我的裤子!”—— 默滕喊道—— “拿灯来,我说拿灯来!”—— 于是就有了光。“我的天哪,这不是裤子,是博尼法齐乌斯,它躺在这里,在阴暗的角落里,它的眼睛发出阴森森的火光,啊,我看到什么呀?”“它在流血!”—— 接着默滕闷声倒在地上。徒弟们先瞧瞧狗,而后看看他们的主人。终于他从地板上一跃而起。“你们都干吗目瞪口呆,蠢驴们!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圣博尼法齐乌斯受伤啦?这事我得严加追究,得给肇事人吃点苦头,三倍的苦头;现在快一点,把它抬到它的座位上,去请家庭医生,拿点醋和温水来,别忘了把小学老师维杜斯请来! 他的话对博尼法齐乌斯很有作用!”简短的命令就这样一道接着一道地发下来。他们冲出门口奔向四面八方。默滕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博尼法齐乌斯,这条狗的眼睛依然没有现出比较柔和的光泽,于是他就心惊胆战地摇头。

“我们怕是有灾难临头了,大灾大难呀! 去叫神父来!”

第　48　章

默滕三番五次绝望地蹦跳起来,因为他要求叫来的那些人此时一个也没有露面。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要是现在我自己放胆给你治疗会怎么样呢?你浑身发高烧,你嘴里鲜血直流,你不想吃东西,我看到你肚皮里的活动非常吃力紧张,我了解你,博尼法齐乌斯,我了解你!”—— 此刻格累特端着温水和醋走进来。

“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有几天没解大便啦？难道我没指定你每星期至少要给他灌一次肠吗？看来今后我得亲手来做这样重要的事情！去拿些油、盐、麸子、蜂蜜和灌肠器来！”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自从你不能再用言谈和写作来表达你的神圣思想和观点以来，那些神圣的思想和观点便造成了你的便秘！”

“啊！你这深邃思想的可敬可佩的牺牲品，啊，你那由虔诚信神而引起的便秘！”

诗　　作

* 诗　　作[220]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卡·马克思写于 1835—1836 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莫斯科版第 40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翻译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诗　　作

卡尔·马克思

写于 1835 年和 1836 年

两　重　天

两　重　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 475—478 页）

思　　念

致燕妮

（见本卷第 481—482 页）

人 的 自 豪

致燕妮

（见本卷第 482—486 页）

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486—493页）

女　　儿

叙事诗

女儿偎依在母亲身边，
温柔婉顺、默默无言，
一绺绺蓬乱的鬈发，
从头上垂落到双肩。

心涛不断拍击荡漾，
一双眼睛熠熠闪亮，
长吁短叹如泣如诉，
美丽的面颊泛出红光。

“啊，女儿，我的心肝，
啊，女儿，我的宝贝，

别把心事在胸中隐藏，
快对我说出你的忧伤。”

露水沾湿花朵，
玫瑰的色泽就更加鲜亮，
月亮隐入云中，
玫瑰就溢出一缕缕幽香。

只要胸中漾起一片温馨，
只要那愁云笼罩的心灵，
欣然遇上了自己的知音，
满腔悲痛就会如烟散尽。

女儿拢起鬓边秀发，
双眉紧锁连连摇头，
满腔话语如鲠在喉，
难以启齿欲说还休。

“我要吐出苦水，
倾诉心中惆怅，
我的思绪纷乱如麻，
心如刀割累累创伤。”

她终于睁大眼睛，
凝视自己的母亲，

她一口气儿倾诉
心中的一片痴情：

“那个夜晚阴冷昏沉，
是你把他赶出家门，
他心地纯洁不染纤尘，
把我奉为心中的女神。

怀着爱情的痛苦和悲愤，
他离乡背井走向远方，
置身于汹涌的狂涛巨浪，
心中的火焰已化作寒霜。

如今只有狂风恶浪，
伴随着他四处飘荡，
如今他可以爱我，
在太空中把我寻访。

难道要我在这儿徜徉，
沉醉于玫瑰的芬芳，
却让他孤苦伶仃，
远走天涯飘泊流浪？”

话儿越说越忧伤，
语声铿锵正高昂，

母亲凝神向她望，
内心忧惧又惊惶。

女儿气绝扑倒在地，
仍朝天空把手举起，
向着漠漠重霄玉宇，
要将一片衷情遥寄。

赠给骄傲的美人

十四行诗两首

一

请不要对我如此倨傲，
我没有为你的魅力倾倒，
也没有聆听你祈求权力的祷告，
我永远不能也不愿为你效劳。

我从未觉得你值得怀想，
你从未闯进过我的梦乡。
我的热血从未为你激荡，
我讥笑你总是孤芳自赏。

你的眼睛不久便会黯淡无光，
那闪电与烈焰深藏的地方
将会有泪水默默流淌。
如今爱神憩息在你的面颊上，
将来皱纹会无情地布满面庞，
你将不再跳舞而去祷告上苍。

二

那个美人使我心驰神往，
她青春长驻永远像新蕾初放，
岁月无法催她衰老，
她的魅力地久天长；

她心中有柔情深深蕴藏，
有优美的天籁自由回荡，
还有欢乐和忠贞的爱情乐章，
那热情会使男人的心坚强如钢。

美人在云端微笑翱翔，
指引我飞向云天和霞光，
我陶醉地越过山谷、陵墓，
愿伴随女神永远高翔。
只要得到她朱唇一吻，
我就算进入了仙境和天堂。

卢欣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8—508页）

父亲诞辰献诗。1836年

献给你

一

我独自默坐，万分欣幸，
心底荡漾着兴奋的激情，
缪斯唱着歌来到我身边，
歌声低回婉转、迷人动听。

“哦，缪斯，我曾请你教我学习歌吟，
以便去讴歌我对一个人的炽热深情，
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父亲，
我对他的呼唤是从心底迸发的声音。

他把生命谱成优美的乐音，
他坚韧刚毅、急流勇进，
使魑魅魍魎闻风丧胆、瑟缩不停，
让邪恶势力俯首屈膝、战战兢兢。
可是啊！我该怎样表示我的崇敬，
怎样描述我对他的一片深情？”

二

“虽然泪水不断流淌，
虽然纯洁的声音在心中荡漾，
我却难以放开歌喉，
表达神灵赐予的欣喜欢畅。

欢乐之情在周身激荡，
心海泛起思想的波浪，
胸膛起伏，眼睛闪光，
却偏偏没有言语表达情意深长！”

缪斯用幽婉的语调轻轻对我讲：
“不要言语，不必歌唱，
那一切不过是耳畔的音响。
要用行动谱成乐章，证明你不愧为他的儿郎，
你身体力行情操高尚，
那就表达了你挚爱的衷肠。”

写在诗成之后

我知道，言语并不能将人们牵制，
我们心中的真情才是行为的根基。
言语如水可以一泻千里，
它不能化作纽带把心灵连在一起。

但我们仍要怀着恭敬的赤子之心，
为崇高的伟人建筑一座殿堂，
我们在那里树立起他的形象，
以便把我们的挚爱之情全部献上。

我们可以在广漠的天宇向他致敬，
也可以建筑殿堂将他奉为神明，
应当允许满腔的挚爱之情，
凝结成为一颗虔敬之心。

因此我写下这些诗篇，
恭敬地呈献在你的面前，
诗中蕴含着深深的情意，
诉说那难以言状的怀想思念。

你心中定会深深理解，

我为何献上这些诗章，
我心底的灵感之火是你拨亮，
这深情的诗行就是对你的报偿。

席　　勒

十四行诗两首

一

我看见一个来自仙境的少年，
降临到人间的低矮土房，
手中放射出天际闪电的神光，
静穆的表情显出渊深的思想。
美丽快乐的女神围着他起舞，
轻盈的舞步伴着欢乐的弹唱，
他心灵的光辉使女神温暖舒畅，
连苍天也向人间垂下羡慕的目光。

少年把目光投向哪个地方，
他便在那里融合形式与思想，
“美”必定与“崇高”相依，就像藤蔓绕树一样，
欢乐必将来临，痛苦定会遁向远方。
生活、歌唱和快乐将成为美德，

时光飞逝而青春却地久天长。

二

喜悦和欢乐涌出他的胸膛，
这欢乐传向宇宙的四面八方，
用圆润之音把世界精神歌唱，
又欢欣鼓舞地跃入天堂。
于是大地便洒满阳光，
清越的乐声便处处回荡，
心灵听到乐声便振奋昂扬，
随着歌声的翅膀向光明之神飞翔；

少女们在树丛中采摘鲜花，
编成花环戴在那少年的头上，
她们的情意随着泪水流淌。
少年亲吻鲜花，花儿纯洁芬芳，
他轻柔地用这个花环
把生活同纯洁热情和神圣追求紧紧连上。

歌　　德

十四行诗两首

一

魔术师来自巍峨的层峦叠峰，
他鬓发如银，气宇轩昂，
神奇的精灵在他周围回翔，
激起清风吹拂他的面庞。
他莞尔一笑眺望远方，
笑看众生熙来攘往，
他心如明镜，凝重安详，
含笑面对众生的梦想。

随后他毅然把琴弦拨响，
琴声像天宇间运转的太阳，
仿佛那光华四射的诸神
潜藏在琴里把神曲吟唱。
他不愿把天堂迁往人间，
他要让人间之火烛照天堂。

二

天使从世界精神中诞生，
他们超尘拔俗魅力无穷，
尘世的人类虽不高大，
但也诞生于造物主的火焰之中，
因此他以炽热情怀把琴弦拨动，
琴声含有永恒的内容，
那乐音时而清朗时而沉郁，
但始终因纯洁之美而气度恢宏。

别指望他和你们一起悲叹、感动，
诸神只会怡然自得、其乐融融，
只顾拓展他们的光明境界，
而想不到浊浪正向我们汹涌。
只要迈向他那瑰丽的境界，
光明就近在咫尺，黑暗就隐遁无踪。

愿　　望

愿我能将濒死的灵魂
沉入那毁灭的汪洋，
痛快地倾吐自己的心曲，

倾吐心中的痛苦和幻想！

风势渐缓，狂飙敛迹，
心中的火焰却永远燃烧，
阴暗的幽灵在心中呼号，
似乎在懊悔又像在讥诮。

你们希望天门敞开，
让紫红色的天堂展现出来，
希望我们的心灵永不放纵，
禁锢在内心的戒律之中。

天堂和灵魂与我何干，
昏暗的永恒有何用途？
我心中隐藏的苦楚
上帝和时间无法消除。

我把欢乐汲入心田，
它来去迅捷快如闪电，
我听凭它随着激浪消逝，
决不愿将它留在心间。

欢乐只会让人陶醉一次，
永恒将使欢乐变成悲怆，
此后它便失去异彩奇光，

昔日情景只剩下一片苍凉。

那绵绵无尽的痛苦，
总是同愁云和黑纱共存，
因为鬼使神差，
人们在世上都要拚搏斗争。

难道我还要把复仇之念
注入已经破碎的心田，
让幻觉和痛苦
无休止地把我拘牵？

难道让幻觉和痛苦的旋涡把我卷走，
使我心碎肠断空虚惆怅？
难道让心中的炽热火焰
被卷进大千世界的汹涌海洋？

难道心灵应该恪守这个信念，
去感受它那沉重如山的分量？
难道面对诅咒和疯狂
不应憎恨人间而应仇视天堂？

我不要你们那永恒之乡，
不要你们的庞大王国，它是那么虚妄，
在毁灭的宽大怀抱里，

死神的气息正轻拂我的面庞。

你们可以尽心侍奉上帝，
你们正是从他那里飞旋而来，
你们可以对他顶礼膜拜，
却无法使我同他和解！

让痛苦、争斗、热情和想象
伴我化作尘埃一起消亡，
让两行热泪把绵绵遗恨
从蓝天洒到地上。

盲　　女[221]

叙事诗

她坐在幽暗斗室，
独居倾斜的危房，
痛苦使面容憔悴，
心中郁结着忧伤。
这时心底发出深沉的回响，
仿佛幽灵在梦中兴风作浪。

你们喜迎红色艳阳，

你们欣赏金色霞光，
你们品味人生欢乐，
你们得到众神厚赏。
众神对我却从来没有眷顾，
他们骗去了我的欢乐时光。

光明无法透过翳障，
翳障遮住我的目光，
它像庞然怪兽一样，
把生活的道路阻挡，
我永远伫立在荒凉的海滩，
却没有浪涛载我返回故乡。

耳听浪涛汹涌激荡，
狂风怒吼震我胸膛，
我感觉到暗礁突起，
整个大海咆哮如狂。
苍天只给了我严冬的凄凉，
却永远不赐予我春暖花香。

我凭触觉就能感知粗暴，
我这尘俗之手使它无法遁逃，
而神灵造成的人生苦果
我却永远都不能抛掉。
只有目光才能识别美的事物，

只有目光会使热情冲天燃烧。

这目光升华万物独具魅力，
这目光神采四溢流转如泉，
这目光穿透广阔的世界，
然而它却永远与我无缘。
我感觉到它在我胸中激荡，
但它不会让形象呈现在我眼前。

啊，悠悠岁月多么漫长，
多少话语郁积于胸膛，
暴烈的守护神一旦迫近，
那些话语就寂然离开心房。
胸中只发出长吁短叹，
声声饱含对美好万物的感伤。

一个可爱的丈夫
决不会向我祈求爱情，
也不会对我表示崇敬，
让我成为他的屏障和慰藉，
神灵没有给我聊以自慰的眼泪，
他徒然使我内心充满渴望之情。

我脱离了宇宙万物，
万物犹如空虚阴影，

我不得不丧失爱情，
丧失这神奇的佳境！
我必须承受生活的重担，
却无法感受生活的温馨！

哪里有爱情和力量
使心潮汹涌激荡，
哪里有崇高情感充满胸膛，
哪里有美在自由翱翔，
我就无权在那里驻足，
因为光明已经被夜幕遮挡。

谁得不到爱情的温馨，
谁看不见太阳的光明，
谁生活在黑暗之中，
谁陷入受人厌弃的窘境，
他就成了上帝震怒的牺牲品，
上帝牢牢地控制着他的命运。

如今我的歌声已经消歇，
如今我已经奄奄一息，
从我心中迸出的话语
如今正直冲九霄云天。
我虚弱的躯体将从此毁灭，
生活又会向别人进行报复。

仿佛胸中的生机
已在歌声中消耗殆尽，
仿佛更崇高的目标
已经植入忧郁的心灵，
她仰头对着天空谛听，
听云彩移动、和风轻轻。

和谐的天体之声
突然在她耳畔回响，
人间未有的芬芳
在她四周荡漾。
她的斗室溢彩流光，
鲜花在她周围盛开怒放。

一个人穿着轻柔的衣裳，
含情脉脉走向她的身旁，
这个人眼波流盼，
闪动着天堂的幸福之光，
他那圣洁的躯体周围，
一圈圈光晕像微波轻漾。

他飘然来到她的坐椅前边，
轻轻抚摸她的睫毛。
黑暗的镣铐当即粉碎，

她顿觉眼前如此美妙;
她紧压胸口,让心儿不要狂跳,
她抬起眼睛,只见一片光华普照。

她欢呼这苍天之眼,
天眼睁开向她欢笑,
她在微风中伫立,
上帝的威力她已感到。
她看到蓝色天空明朗灿烂,
她可以把万物纵览细瞧。

壮丽的景色使她倾倒,
伟岸的形象使她涌起心潮,
他的身材如此匀称,
又有如此迷人的仪表。
她内心思慕的形象,
在他身上体现得如此美好。

歌声不再飞扬,
最后一片云彩消逝在远方,
她不再顾念宇宙沧桑,
眼前闪过灼热的强光。
她当即追随这瑰丽的光芒,
大地再也不能把她阻挡。

躯体急速退让，
灵魂升向穹苍，
她融进天体之声，
汇入精灵的合唱。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叙事诗

里齐奥站在玛丽座前，
面对这位美丽的女王，
满怀着虔敬准备下跪，
感到获得了无上荣光。

他那喜形于色的面庞，
往常总显得神采飞扬，
而今他装出欣喜模样，
是为了掩饰内心忧伤。

美丽的女王看着歌手，
心中无法再保持安详：
“你心里一定怀有渴望，
这渴望使你焦虑恓惶！

你的歌喉有无穷魅力，
能给人带来无限春光，
我只愿欣赏欢乐之歌，
不想听到悲戚的吟唱！

快乐的歌手应当欢唱，
让他的女友神怡心旷，
即使他心中哀痛欲绝，
也要用豪情抑制悲伤！”

女王的声音荡气回肠，
歌手也感到激情满腔，
聆听此声谁都会喜爱，
因为它是心灵在震响。

“人们的心地纯洁高尚，
那才会永远达观开朗，
他们的眼睛清晰明亮，
永远没有阴郁的光芒。

我面对着尊贵的女王，
本来永远都不敢歌唱，
是歌神让我放开歌喉，
歌声高亢在云中回荡。

无论歌手在什么地方，
是山林还是华丽殿堂，
欢乐都同他形影不离，
歌手与欢乐比翼高翔。

但痛苦他却必须深藏，
心灵充满痴情与凄怆，
他只能来到荒郊野外，
对狂风倾泻满腔哀伤。

请不要让我说出隐衷，
请让我高歌使你欢畅，
请女王不要对我下令，
命我坦陈心底的悲凉。

歌手虽然是你的臣仆，
但也要像你自尊自强，
当然他作为普通百姓，
理应俯首听命于女王。”

玛丽的双颊泛出红光，
崇高的情感充溢心房，
一边发出温和的责备，
一边保持威严的形象。

玛丽的脸上神采奕奕，
人世难寻这绝色女郎，
周身呈现出天仙韵致，
那丰姿就像女神一样。

歌手此刻已心驰神往，
默然享受这幸福时光，
可怜的心儿已经陶醉，
青春的双唇灼热滚烫。

他激动地把琴弦拨响，
心海涌起热情的波浪，
琴声琤琤如火花迸射，
音调铿锵响遍了殿堂。

没有力量能把他束缚，
没有绳索能把他捆绑，
他狂放不羁意气高昂，
让青春激情涌出胸膛。

宛如浪涛从崖边泻下，
湍急的狂澜轰然震响，
琴音激越伴随着歌唱，
热情的歌声雄浑嘹亮。

他唱出对女王的痴情，
痴情如火燃烧着心房，
女王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将头颅转向一旁。

他歌唱自己年轻的心，
怎样进行着搏斗较量，
痴情的烈火无法扑灭，
他心中感到一片迷茫。

武士们早在四周窃听，
这时候宫门突然大敞，
在这极其庄严的地方，
武器猛然击出了巨响。

“快点把这个歌手逮住！”
粗暴的吼声震撼殿堂；
歌手拿着自己的古琴，
泰然伫立在丹墀之上。

女王禁不住一阵惊惶，
起身走到歌手的身旁；
“歌手在这里受我保护，
看谁敢对他舞刀弄枪！”

可是歌手却挺身而出，
使女王感到惊讶异常，
武士们纷纷退向门槛，
一个个感到万分恐慌。

“我冒昧向你倾吐衷肠，
我甘愿舍命来作补偿，
在此地这是大胆狂妄，
在天国这却是情意深长。

我向你女王指天起誓，
我将把爱情永留心房，
虽然我即将命归泉壤，
绵绵情意却地久天长。”

女王洒下了热泪两行，
向英武少年注目凝望，
两颗心灵已息息相通，
脉脉深情正汇成热浪。

刹那间忽闻军刀铿锵，
无数佩剑闪烁着寒光，
然而歌手却勇敢伫立，
他威武不屈气宇轩昂。

他挺身冲向剑影刀光，
把胸前饰物扔在地上，
只见冰冷的利剑霜刃，
刺进歌手滚热的胸膛。

歌手此时已奄奄一息，
依然凝眸注视着女王，
口中轻声呼唤着“胜利”，
灵魂飞向杳渺的穹苍。

召　唤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骄傲的雄鹰
拍击着强健的翅膀，
越过河谷山丘，
在空中神奇地翱翔，
阿波罗在那里驾驭骏马，

飞驰奔突在九霄之上。

群鸟的恐怖和忧伤，
使雄鹰赢得胜利的荣光，
但它在云中起舞时，
却永远也看不到
那繁星的闪亮
和云霞的辉煌。

云海苍茫，
那里是雄鹰的家乡，
它穿过风暴和热浪，
在那里自由飞翔，
那里的雷电之神，
震撼着奥林波斯山的层峦叠嶂。

带着神的命令，
穿过云天茫茫，
轻狂的鹰迅猛矫捷，
一往无前飞旋翱翔，
它猛啄猎物的尸体，
尸体在它爪下颤悠振荡。

但当大地昭苏，
处处是明媚春光；

当玫瑰竞放，
原野洋溢着馥郁的芬芳；
当一片新绿
铺展在柔软的沼泽地上；

当大地深处
萌动生命的力量，
当那蓬蓬勃勃的生机
带来欣欣向荣的气象，
雄鹰却无法宣告春的消息，
因为它不会歌唱。

雄鹰能获得更多的荣光，
它就像闪电划过穹苍，
它将自己的目光
扫向烈焰腾起的地方，
但它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的力量。

啊，那骄阳的光芒，
使它双目失明、一片迷茫，
高傲的雄鹰
再也找不到爱情与春光，
为了崇高的使命，
它失去了歌声与欢畅。

心底发出的歌唱
低回婉转而又悠扬，
它使心灵感到快慰，
它使人们欢欣舒畅，
而从雄鹰的心底
却不会传来这种歌唱。

所以你切莫急速飞翔，
可爱的小鸟儿，
切莫飞向浮云飘飞的天上，
飞向那辽阔广漠的地方，
你不能成为鹰隼，
你的天赋是啼鸣歌唱。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歌　手　们

叙事诗

从前有过一群伙伴，
骄矜自负得意扬扬，
对于世间种种事物，
他们总要评论一场。

其中有那么一个人物，
似乎是位罕见的奇才，
他看来喜欢歌唱，
以展示耀眼的丰采。

然而这纯粹是炫耀，
炫耀他的言词、声调和财宝，
他心中没有激情，
歌声也并不美妙。

他的其他伙伴，
倾听他引吭高唱，
偶而响起一阵掌声，
对他表示由衷赞赏。

五光十色的幻象
在他的心中荡漾，
他越发得意忘形，
真情全然被埋葬。

国王的年轻侍从，
来到他们的近旁，
他是贵族的后裔，
身穿绸缎衣裳。

“既然你们是骄傲的歌手，
是超群绝伦的英才，
你们就切莫延迟，
国王要你们快进宫来。”

“我们是骄傲的歌手，
技艺超群盖世无双，
既然国王要召见我们，
我们当然决不延宕。”

他们便跟随着这少年，
少年昂首阔步走在前，
他们带着金色七弦琴，
还佩戴着许多装饰品。

他们走到国王跟前，
国王正痛苦不堪，
他心里不胜忧伤，
因为王后已离开人间。

“你们要了解我的心意，
让歌声飞进我的心头，
你们若能为我解忧，
便是我的良朋挚友。”

歌手们躬身致敬，
然后便昂首歌唱，
讴歌群星拱卫太阳，
赞颂圣明的君王。

有个歌手最激昂，
歌唱星星和月亮，
国王对此并不欣赏，
只是投来冷漠的目光。

“这歌声对我有何裨益，
我不爱听这讴歌颂扬，
你们不了解我的渴念，
你们是在嘲弄国王。

这金色七弦琴有何用场，
它并不能消除我的忧伤，
徒有一身华贵的装饰，
只发出冷漠平淡的音响。”

歌手无言以对神色惊惶，
心底受到强烈震荡，
从他们那苍白的唇边，
再也听不到歌声传扬。

这时侍从带来一个少年，
走近歌手们的身旁，
少年身披绿色柳条，
月桂花冠戴在头上。

他朝君王静静凝望，
君王的命运使他悲伤，
他低头看着地上，
泪珠滚滚往下流淌。

他身披绿色的柳条，
像一尊纯洁的塑像，
他轻轻地拨动琴弦，
用纯真的深情弹唱。

琴声清脆悠扬，
洋溢着欢乐和忧伤，
国王向他走去，
把他紧贴在自己的胸膛。

国王把他紧紧抱住，
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刚想馈赠珍珠宝石，
少年却已离开殿堂。

两个王室子女

一位王子主意已定，
要去遥远的异国他乡，
行前他想向心爱的人儿
倾吐爱慕的衷肠。
于是他跃马扬鞭急急启程，
要把爱情的信物送到她手上。

她坐在紫红色的椅子上，
面带微笑，神采飞扬，
她有意将一副锁链
锁住他的心房。

锁链轻轻却又重若千钧，
使他永远不能挣脱情网。

高贵的骑士越走越近，
一串串泪珠在脸上流淌，
战场上他是骁勇的猛将，
在恋人身边却像柔顺的儿郎，
他用靴刺猛踢坐骑，
马蹄声在女王耳际回荡。

骑士突然在她跟前出现，
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目光，
骑士像全身披挂的天神，
眼睛闪烁着火焰的光芒；
“亲爱的骑士，什么风把你刮来？”
于是心底琴弦拨出了音响。

“我再也不能久居此地
不能留在这狭小贫瘠的故乡，
神灵燃起我的激情，
催我出征奔向远方。
我必须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去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我必须亲眼看一看世界，

而在这里却只能聆听歌手的吟唱，
所以每当歌手轻柔地拨动琴弦，
我总感到十分孤独和怅惘。
那美妙的梦境使我心驰神往，
促使我不再延误宝贵的时光。”

骑士讲出这番话，
女王望着他，意乱心慌，
虽然她感到痛断肝肠，
但仍然惊叹他勇敢刚强，
她对他的决断未加褒贬，
她知道他固执、果敢而又倔强。

“可是我不能这样离你而去，
我亲爱的女王，
如果你不收下这枚戒指，
我就不能为建功立业去驰骋疆场，
这戒指出自能工巧匠之手，
它虽然简朴，却象征爱情，价值无量。”

她从他手中接过戒指，
温柔、羞怯地把它亲吻，
这时眼泪夺眶而出，
她只好将脸转向一旁。
两人再一次互相凝望，

骑士便踏上险途奔向远方。

女王熬过漫长的时光，
为参加庆典来到殿堂，
万事齐备却美中不足，
她的忠诚骑士没有到场。
“难道他永远不愿前来践约，
难道他已背信弃义，把亲人遗忘？”

这时响起一阵喧嚷，
由远而近传到门旁，
殿堂大门突然敞开，
涌进的人群如潮似浪，
人们毫无拘束走向女王，
用沉郁的声音齐声歌唱。

“请女士和先生们闪过一旁，
我们带来了新娘挚爱的情郎，
大家不妨瞻仰他的形象，
正是这个男子要和她配对成双。
我们永生永世为他效劳，
我们矢志忠于这威武的猛将。”

他们用担架抬来骑士，
骑士已没有昔日风貌，

满头飞雪银发苍苍，
面无血色形容枯槁，
侍从见状纷纷惊退，
只有女王扑向他的怀抱。

她脉脉含情对他凝视，
把他紧紧搂在怀抱：
“啊，如果我的气息能使你复苏，
我情愿一死命归阴曹！”
骑士探明心迹霍然坐起：
“你的深情救了我性命一条。”

暴风雨之歌

试问风雷与狂飙，
难道你们不能更猛地呼啸，
去把崇山峻岭推倒，
再将苍茫大地横扫？

无论是人类还是山丘，
都无法将你们羁留，
你们没有衰朽的躯体之累，
你们的心灵有充分的自由。

你们可以席卷宇宙，
可以冲向宇宙的心脏尽情诅咒，
大声宣泄你们的愤恨，
大声诉说你们的哀愁！

你们可以向苍穹挑战，
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让熊熊燃烧的烈火
把层层云雾烧透！

可是你们的歌声并不悠扬，
就像孩子在咿呀学唱，
歌声低沉从天而降，
又匆匆传向大地的远方。

我从不谛听你们的歌声，
也从不怀着急切的心情
渴望听到你们的声音，
因为那只是喑哑空洞的低吟。

千百道障碍把我束缚，
衰朽之躯束缚我的灵魂，
茫茫苍天束缚我的思想，
人间生活束缚我的周身。

我的方寸之心
是那样柔弱渺小，
一旦受到电击，
灵魂便要出窍。

然而它永远炽热，
不断激起心潮，
无限的辛酸痛苦
在这里汹涌咆哮。

只要我心底涌起波涛，
那巨响定会把你们压倒，
你们是那样微不足道，
根本不配暴风雨的称号。

我将打碎一切镣铐，
让心中烈焰冲天燃烧，
燃成一片熊熊大火，
满腔激情将世界拥抱。

我将质问上帝和世人，
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在自己的痛斥声中
感受到内心的力量和激愤。

倾塌下来吧，苍穹，
我愿和你一起沉沦，
在芸芸众生之中，
我依然如故，不改初衷。

苍天轰然崩塌，
我用手按住胸膛，
在沉沦时仰天长啸，
表达我的愤恨和悲伤。

老　　人

叙事谣曲六首

一

一个老人带着孩子，
坐在海边沉思默想，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迎着海风眺望远方。

深沉的激情
震撼着他的心灵，
但他的头颅纹丝不动，

默默无言没有半点声音。

儿子心情激动，
焦虑地把父亲凝望，
他情不自禁
流下热泪两行。

“哦，我的父亲，
你听波涛在欢笑歌唱，
你看阳光把海水照亮，
你自己也应该愉快欢畅。”

二

老人抬起双眼
望着满头金发的孩童；
老人额上有深深的皱纹，
老人眼里有波光闪动。

“面对祭祀的香火，
我怎能愉快欢畅？
在心灵搏斗的战场，
我只能沉浸于忧伤。”

孩子向老人发问：

“你能不能向我讲明，
是什么使你愁肠百结，
是什么让你忧心如焚？”

“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细讲，
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
到时候你自己便应领悟
什么是痛苦和义务。”

三

老人久久端详
儿子的面庞，
仿佛他永远看不够儿子的模样，
他让儿子紧靠着自己的胸膛。

他神态安详，
指着汹涌的波浪，
仿佛那里蕴藏着珍宝，
蕴藏着他心灵搏斗的力量。

然后他又恢复原样，
重新闪动忧郁的目光，
只有那微风喁喁低语，
吹拂着他满头白发如霜。

孩子感到万分惊奇，
然而父亲这番话语
却铭刻在他的心底，
像一团火燃烧不熄。

四

老人伫立在大海之滨，
儿子依偎在他的身旁，
他们的心中激情似火，
眼里闪动庄严的光芒。

“当压迫者尚未侵入之时，
我们遵从主的安排，
就像流水按照主的意志，
碧波荡漾自由自在。

压迫者带着锁链和刀剑，
野蛮地侵入我们的故乡，
他们劈波斩浪，
他们横行四方。

长夜漫漫一片迷茫，
人民再次奋起反抗，

如今你可以一显身手，
奔赴明天战斗的疆场。”

五

午夜时分，
老人坐在海边，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仿佛闪耀着太阳的光芒。

他从海滨
朝着浩瀚的大海眺望，
看那惊涛骇浪里
有没有船只开航。

那汹涌奔腾的巨浪，
载着他幸福的期望，
儿子已经出征，
他何时重返故乡？

是他让自己的儿子
为正义而奔赴战场，
勇敢地同入侵者较量，
把枷锁一扫而光。

六

一阵胜利的欢呼，
忽然在远处震响：
“入侵者已被消灭，
国家获得了解放。”

船只劈波斩浪，
安然驶回海岸近旁，
儿子登陆时英姿勃勃，
神态威严激情满腔。

他头上戴着月桂花环，
他身上带着流血的创伤，
他默默走向父亲，
青春的激情在心中激荡。

老人感到无比幸福，
紧搂着儿子久久不放，
随后他的灵魂就飞向天宇，
只将躯体留在故乡。

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莱茵河畔清风荡漾，
一个少年走到河旁，
他的目光是那样严肃，
他默默凝视河里的波浪。

河水清新凉爽，
却没有使他欢欣舒畅，
波浪热情奔流，
却没有使他神怡心旷。

他斜倚在莱茵河旁，
让声声长叹发自胸腔，
英俊的眼睛热泪盈眶，
充满焦虑预感到不祥。

眼中闪烁着渴望的火焰，
目光扫视着大河的波浪，
少年周身热血沸腾，
仿佛有烈火燃烧在胸膛。

太阳按照上帝旨意，
渐渐落山隐去光芒，
天空出现晚霞一片，
少年脸上泛起了红光。

他的脉搏越跳越快，
他的额头灼热滚烫，
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闪出两道智慧的光芒。

他用低沉的声音发问：
“难道上帝不愿给我这份殊荣？
难道我永远都不配
在水晶宫里见到她的芳容？

啊，只要听见风在呼啸，
只要看见河水滔滔，
我就禁不住忧心忡忡，
去倾听那滚滚波涛！

我不留恋美如锦绣的风光，
我不羡慕五彩缤纷的衣裳，
我对此永远不会产生热望，
这一切不会使我欣喜欢畅。

滚滚潮水和绚丽的波光，
你们当然要展现自己的形象，
你们的浪花飞溅起舞，
你们的沉默意味深长；

在碧波深处，
居住着一位女神，
在这个波涛澎湃的王国，
她就是主宰一切的女王。

她是纯洁、超凡的神灵，
尘世间绝没有她那种韵致，
我必须探明她的真意，
我想要一睹她的丰姿。

啊，我永远身不由己，
想要走到她的身旁，
锁链锁不住我的心房，
可是一切努力都徒劳无望！

不尽波涛向我告别，
发出喧声流向远方，
所以我总是怀着抑郁的心情，
离开这条欢乐的大江！”

少年孤独彷徨，
身披皎洁的月光，
莱茵河的流水
映照着他那苍白的面庞。

这时在波涛深处，
响起微风絮语般的声响，
刹那间风平浪静，
少年禁不住一阵惊慌。

“年轻人，请听我的忠告，
快快返回你的家乡，
你可以听见我的声音，
但不能见到我的模样。”

这迷人的气息和音响
深深震撼他的心房，
他胸中充满无尽的渴念，
难以平息情感的巨浪。

“女神，我无法依从你的愿望，
我不愿返回故乡，
请让我看你一眼，
看看你那端庄、秀美的面庞。”

“我不得不答应你的恳求，
尊贵的大地之子，
啊，你再也见不到明天！”
于是他见到了她的容颜。

她出现在波峰浪谷之中，
纯洁、崇高、气度雍容，
然后她又在浪花里隐没，
他也随着消逝了影踪。

浪　　花

涧水从石上潺潺流下，
溅起晶莹闪亮的水花，
涓涓细流汇成了大潮，
一层层雪浪奔涌喧哗。

波浪轰然向下倾注，
瀑布如同峭壁的挂屏，
浪花飞溅洁如水晶，
聚成清潭波光粼粼。

那洁白的波光令人眩晕，

它吸引我跃下陡峭的山岭，
我愿在花的海洋里沐浴，
我愿在耀眼的雪浪中翻滚。

这愿望使我心潮激荡，
吸引我的是一种超凡的力量，
我从高耸的山崖纵身跳下，
我无法抑制强烈的欲望。

一个同伴曾和我站在一道，
我的动机他永远无法知晓，
他一味地嘟哝、嘲笑，
却阻挡不住我往下跳跃。

我在深潭中凝视浪花，
内心感到无比奇妙，
我心醉神迷无法自制，
美妙的享受达到了高潮。

“浪花闪烁着纯净、洁白的光芒，
犹如天空行云，轻轻飘荡，
我多么激动，多么惬意，
只觉得耀眼的浪花把我高高托起。

我从未见过这么瑰丽的景象，

我从未见过这么汹涌的巨浪，
山谷里清风徐来沁人心脾，
真令人怡然自得神清气爽！

我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仿佛乘风遨游于碧霄，
这奇景用丹青无法画描，
它就像天上的云锦一样美妙。”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欢畅，
我用浪花洗濯我的眼睛和面庞，
我让浪花冲向我激动起伏的胸膛，
我勇敢地潜入这一片碧浪。

我的眼睛顿时清澈明亮，
我重新浮到波涛汹涌的水上，
可是啊！方才这儿还是一片美景，
如今却成了水沫飘流的地方。

于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方才你眼前还是一片旖旎风光，
它清新秀丽而又磅礴雄壮，
就像是落英缤纷、芳香四溢、彩云飘荡。

可是啊！这景象无法抚慰我的心灵，

这颗心要探寻巨浪的内蕴，
要在珍珠般的浪花中完全沉浸，
可是这浪花终究会无踪无影！”

人总是把美好的事物追寻，
以为自己的请求诸神定会慨允，
所以他甘愿跳下深渊，
可是他只会毁灭那幅纤巧的图景！

幻　　象

既然上帝和天堂浑然一体，
难道当人们哀叹悲泣之时，
那心灵中升起的晨曦
就永远不能同生活、同义务、
同理性的炽热光焰
融合为一个整体？

难道我永远应当
焦渴地面对暮色苍茫，
怀着急切的热望，
充满焦虑和惊惶？
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蕴，
难道我就不能去求索，而只能坐享？

为什么在我的胸中，
出现那样强烈的愿望，
它奔腾澎湃宛如海浪，
又像天国的乐音阵阵悠扬？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心造的幻象，
那就让热泪尽情流淌。

每逢我怡然自得，
神游于崇高的境界，
每逢我高瞻远瞩，
屏弃美丽的幻象，
我便听见一个声音在心中震响：
“你攀登知识阶梯到底怀有什么愿望？

你用粗野的尘世脚步
亵渎这座殿堂，
快享受甜蜜的乐趣去吧，
请不要继续在这里徜徉！
在这里你只会沉入深渊，
只会感到迷惘失望！

别去追求纯洁和崇高，
快放弃那好高骛远的目标，
别去探索自我和宇宙，

也不必奋力拼搏壮志凌霄。
你的那颗心，它另有所图，
你还是避开这烈火燃烧的境界为好！”

这时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从云端降临我的身旁，
她的话像甘泉汩汩流淌，
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
“为什么要让精神如此怯懦彷徨，
为什么要让生活如此贫乏凄凉？

你看天上的阴云和霞光，
亲密无间像兄弟一样，
你也要让两种对抗的思想
同时共存于你的心房，
如果你压制一种思想的呼唤，
两种思想便会无休止地较量。

你要让心灵愉快地遐想，
你要把理智交付给上苍，
如果两种情感发生矛盾，
那就由我来把龃龉扫光！
如果二者水乳交融，
你就可以享受人生、无比欢畅。

你的心灵早已同我相识，
常常向我奏起爱的乐章，
你的心灵躁动不安，
常常逃遁到我的胸膛。
只要你依照我的意旨保持独立，
一切黑暗势力必将悄然消亡。”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见本卷第 508—512 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 533—537 页）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 493—498 页）

感　　触

（见本卷第 560—563 页）

星　　星

十四行诗三首

一

我怀着渴念仰望满天星光，
“难道她已经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须知在这里她曾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她胸中曾涌起爱情和欢乐的海浪！

星星啊，如果你们受制于上帝的力量，
漠漠长空就会显得一片荒凉，
你们只知道运行于永恒的轨道，
却不管一个温柔、崇高的心灵从此消亡！

这心灵同上帝十分相近，
对上帝十分虔敬而又敏于感应，
在上帝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取代这颗心灵？
那清纯的眼睛泪水盈盈，
难道它不比蓝天更加明净，
难道它不比旭日更加光明？”

二

“星星啊，你们能否祈祷，能否感到，
当光阴荏苒流逝如潮，
是谁从寥廓的玉宇重霄
将炽热的光芒向群星普照？

不，冷漠的星星，你们总是静静地运行于轨道，
你们没有心，不会激动地认出他的品貌，
你们没有唇，不会深情地向他发出呼号，
而正是他的祥光向群星闪耀。

你们自己并不发亮，

你们的清辉本是星空的精灵放出的光芒，
精灵们永远主宰着穹苍，
在太空轻轻地起舞回翔，
它们不再受尘世权力的阻挡，
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更纯洁的形象。”

三

我在星光下激情满腔，
不知如何解释心灵的愿望，
那心灵充满爱情和忧伤，
澎湃的心潮几乎要冲出胸膛。

然而心灵的呼唤决不是欺骗，
心灵的声音也决不是幻象，
它不会徒然在我们胸中激起巨浪；
那心声本是天使为我们编织的云锦霓裳。

啊！我看见那心灵也在对我闪烁，
那闪光映照着心爱的人，
她从爱情之星的金色宝座上站起，
欣喜地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我凭借那纯洁的、智慧的光晕，
怀着无限深情认出了她的倩影。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叙事诗

古老的岁月已经逝去，
带走了那时的美丽幻想，
那时冲天燃烧的熊熊火焰
也早已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只有一个人没有从历史中湮没，
没有消失于时间长河的巨浪。

这个人在古老的王国显赫辉煌，
他就像一堆腐朽、飘移的废墟一样，
他那光秃的脑袋显得苍白，
四周却映照着朝霞和火光。
可是光线并不能使他的头颅生辉，
因为这头颅永远无法感受火焰的光芒。

他就是萨克森人恩格尔伯特，
是德国骑士中的一员战将，
他一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
不愧为常胜将军的后辈儿郎。
可是一旦被绘成现代的小小画像，

他竟穿上了合身的柏林时装。

时光扭曲了他的面庞，
毁坏了他英姿勃勃的形象，
岁月残忍地磨损销蚀，
使他变成了这副阴森可怕的模样。
他看上去活像美杜莎，
连命运女神见了也会惊惶。

他嘴里嘟嘟囔囔，
不断发出可怕的音响，
这声音仿佛从阴曹地府传来，
向着阳光灿烂的人间飘荡。
如今且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看这个神秘人物来自何方。

他低声说道，从前在一片树林里，
有一棵树长在偏僻荒凉的地方，
一天从神秘的印度来了一位僧人，
他神通广大、白发苍苍，
他默默地坐在那棵树旁，
让疲劳的躯体重新积聚力量。

这棵树没有绿荫婆娑，
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

其他树木都叶茂花繁，
这棵树却只有光秃的枝干。
僧人一跃而起怒火中烧，
对丑陋的枯树厉声喝道：

你这可恨的僵死的朽木，
竟不能让我得到半点阴凉，
我要让你遭到厄运，
成为世人讥笑的对象。
我要让你变成人，露出狰狞的形象，
人人见了你都急忙躲避、万分惊慌。”

僧人用手杖敲打树木，
树木发出沉闷、空洞的声响，
树身里忽然冒出一个德国骑士，
仿佛从坟墓里钻出来见到天光。
僧人虽然严肃而又激动，
可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骑士从树身里蹦跳出来，
那模样实在是离奇古怪，
他一个劲儿挺胸凸肚，
那讨厌的神气令人无法忍耐。
他轻声说：“你是我最可爱的人，
你将永远与我共享荣耀光彩。”

僧人点头向他赠言，
语调严肃而又慈祥：
“现在你将离开这个地方，
到另一个天地去漫游闯荡。
儿子，有些话我得事先讲明，
这涉及到你的为人和品行。

你生来就有古怪的相貌，
你要知足，不可满腹牢骚，
迄今还没有一个艺术家
在一根朽木上如此细刻精雕。
你过去何等卑贱，我给你的已经不少：
粗胳臂肌肉丰满，厚脸皮不知害臊。

“你的脑袋我没法遮盖，
因为你原本就没一片树叶，
你脑袋上的几根毫毛，
是我用神奇的力量重新创造。
这样你就可以光着脑袋在人前出现，
免得人们心怀疑虑莫名其妙。

你的脑子里没有深刻的思想，
就像树穴一样空空荡荡，
那儿栖息过熊罴豺狼，

那里曾是虫豸繁衍的地方。
所以我在你额上钻了个小孔，
因为人必须往脑子里吸收思想。

我让你能够使用语言，
这巨大的恩赐来自上苍。
为了让你永远不忘
狂风暴雨怎样扫过你的身旁，
我让你常常嘶哑低语，
就像蛀空的枝干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

儿子，既然你腹中空空，
这嗓音就会使你得益不少，
因为你嘶哑的声音会把大家吓跑，
所以没有人敢同你斗嘴争吵。
每逢你头脑空空张口结舌，
你就可以使出这神奇的一招。

可是记住：只有法术才能使你继续生存，
因为只有法术才使你获得新生，
正如那木乃伊僵硬冰冷，
只有在深深的墓穴里才能保存；
如果你不愿永远失去生命，
你就得用油膏涂抹周身。

人们不会争相向你亲近，
你得主动向人们献殷勤，
你要介入各种争执，
设法攫夺所有花朵结出的果实。
虽然你永远捞不到实惠，
但是会博得坚强不屈的美名。

任何人只要理智正常，
都会把你划入群氓一帮，
所以你切莫等人仔细端详，
一开始就要声称‘我是**贵族**’，不必彷徨，
‘我和王储的志趣相当，
也喜欢拥有更多的田庄。’

你行事要隐晦而不可张扬，
就像蜗牛蜿蜒爬行一样，
即使别人目光突然落在你身上，
也要让人以为你没有逼近他的身旁。
然后你可以向一切人迅速进逼，
他们虽然愠怒，但会对你容忍见谅。

你没有迷人的魅力，
也没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胆量，
可是人人见了你都退避三舍，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小小的荣光。

女人不会怜爱地向你闪动眼波，
谁一见你的尊容都要赶紧躲藏。

现在你可以去周游八方，
凭你的愚顽天性到处闯荡，
你不可能缔结美满姻缘，
别人也不会同你谊深情长，
现在我要给你**一千一百个银币，**
你可以在柏林度过**一年**时光。”

神奇的老僧语调郑重，
话音刚落便无影无踪；
剩下这位年轻的英雄，
心中的情爱像烈火熊熊。
至于他的所作所为，
似乎不值得在这里加以歌颂。

且说爱神刚用过午餐，
便凝神把目光投向人间，
那里出现了一个丑陋的大汉，
忌恨之情充满他那蜡黄的脸蛋。
爱神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响当当的木头实在令人喷饭。

“这家伙看来十分狂妄，

他顾盼自雄趾高气扬，
可是我的利箭他无法阻挡，
不管他的筋骨是多么坚强。”
爱神向下界猛射一箭，
那中箭的可怜虫顿觉浑身灼热滚烫。

他一下子堕入了情网，
他钟情于一个天仙般的女郎，
女郎的栗色鬈发垂在肩上，
眼睛里闪耀着清纯柔和的光芒。
这目光映照着美好的心灵，
这心灵迸射出渴念和生命的火光。

她舞步轻盈激起微风阵阵，
她风姿绰约妩媚动人，
周围百花盛开把她映衬，
这是上帝最慷慨的馈赠。
天地合力造就了她的丽质，
使她天姿秀逸美艳绝伦。

这巨大的魅力震撼他的心房，
他猝然倒下感到深深的绝望，
他身体扭曲神色惊惶，
周围只见一片夜色茫茫。
这时他猛然听到一声震响，

原来是印度老僧走进了厅堂：

“我在荒原用朽木造就了你，
我是否该把你送回那个地方？
你的生命过去沉睡于荒野，
我是否该让你魂归泉壤？
不，既然你能对天使倾心向往，
那就说明你的第一颗果实已经飘香。”

普斯特库亨

（假冒的《漫游时代》）

（见本卷第 739—742 页）

雇 佣 契 约

（见本卷第 785 页）

平　　和

我必须对你大加赞扬，

赞扬你做事平和稳当。
你的话虽然慷慨激昂，
但思想却像死水一样。

心 灵 之 花

他呼唤："你们要珍惜这圣洁的鲜花，
它是主宰心灵的一朵盛开的奇葩。"[①]
我建议你们听从这个劝告，
否则那朵花会凋零枯槁。

歌 剧

1

现在不会有人去演悲剧，
演悲剧的人无法挣到口粮；
歌剧倒可以大演特演，
人们不会受到攻击——还可以确保健康。

---

① 阿尔宁《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编者注

2

古人虽然没有见识过歌剧，
却用音乐作为他们的诗章；
只要言语无法表达情感，
他们就必定放声歌唱，
如果凭歌声无法交往，
他们便用言语表述思想。

歌剧《汉斯·海林》

神灵到人间来走一遭，
优游嬉戏于生活的波涛，
求知欲望和勇气早已云散烟消，
但你不能批评，只能说“舞台灯光很好”。

歌剧《青铜马》

歌剧里有一个场面，
使我特别感动、欢畅，
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
因为当时舞台上空空荡荡。

厌 世 者

你总是贬损人们的价值，
完全正确，因为你了解他们的特质，
你曾置身于幽深的渊底，
除了你没有人窥见那里的奥秘。

不道德的和神秘的文学

看得出来，你们这浊水一汪
都是从同一个源泉奔泻流淌，
你们俩永远不会变得清澈明亮，
你们正在流向毁灭的汪洋。

你们无疑有亲缘关系，
因为你们俩都厚颜无耻，
一个同魔鬼逗笑打趣，
另一个则戏弄—— 上帝。

德意志人的鉴赏力[①]

（见本卷第 737 页）

和　　谐

致燕妮

（见本卷第 620—621 页）

终　　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见本卷第 537—540 页）

① 即《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的《讽刺短诗集》第四首。——编者注

诗　作

* 诗　　作[222]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卡·马克思写于 1833 年—大约 1837 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并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莫斯科版第 40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翻译

人　生

人　　生

时光倏忽即逝，
宛如滔滔流水；
时光带走的一切，
永远都不会返回。

生就是死，
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
人们奋斗不息，
却难以摆脱困顿；

人走完生命的路，
最后化为乌有；
他的事业和追求
湮没于时光的潮流。

对于人的事业，
精灵们投以嘲讽的目光；
因为人的渴望是那样强烈，
而人生道路是那样狭窄迷茫；

人在沾沾自喜之后，
便感到无穷的懊丧；
那绵绵不尽的悔恨
深藏在自己的心房；

人贪婪追求的目标
其实十分渺小；
人生内容局限于此，
那便是空虚的游戏。

有人自命不凡，
其实并不伟大；
这种人的命运，
就是自我丑化。

卡尔·马克思

查理大帝

使一个高贵心灵深受感动的一切，
使所有美好心灵欢欣鼓舞的一切，
如今已蒙上漆黑的阴影，
野蛮人的手亵渎了圣洁光明。

巍巍格拉亚山的崇高诗人，

曾满怀激情把那一切歌颂，
激越的歌声使那一切永不磨灭，
诗人自己也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高贵的狄摩西尼热情奔放，
曾把那一切滔滔宣讲，
面对人山人海的广场，
演讲者大胆嘲讽高傲的菲力浦国王。

那一切就是崇高和美，
那一切笼罩着缪斯的神圣光辉，
那一切使缪斯的子孙激动陶醉，
如今却被野蛮人无情地摧毁。

这时查理大帝挥动崇高魔杖，
呼唤缪斯重见天光；
他使美离开了幽深的墓穴，
他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

他改变陈规陋习，
他发挥教育的神奇力量；
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因为可靠的法律成了安全的保障。

他进行过多次战争，

杀得尸横遍野血染疆场；
他雄才大略英勇顽强，
但辉煌的胜利中也隐含祸殃；

他为善良的人类赢得美丽花冠，
这花冠比一切战功都更有分量；
他战胜了那个时代的蒙昧，
这就是他获得的崇高奖赏。

在无穷无尽的世界历史上，
他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历史将为他编织一顶桂冠，
这桂冠决不会淹没于时代的激浪。

卡尔·马克思于1833年

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见本卷第885—889页）

盲　　女

叙事诗

（见本卷第 852—858 页）

两　重　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 475—478 页）

父亲诞辰献诗。1836 年

（见本卷第 845—846 页）

席　　勒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 846—847 页）

歌　　德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 848—849 页）

女　　儿

叙事诗

（见本卷第 838—841 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 533—537 页）

狂　歌

狂　　歌[223]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7年2—4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1841年1月23日《雅典神殿》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狂　　歌

狂　歌

一

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你为何横眉怒目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迸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上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一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上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胸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皱褶衣衫。

二
夜　恋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阴郁地凝视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正在颤抖，颤抖在我的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明珠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千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惊愕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迸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卡·马克思

附　　录

附　　录

卡尔·马克思的出生证书

出生证第231号

1818年5月7日下午4时，亨利希·马克思先生（37岁[224]，现住**特里尔，高等上诉法院律师**）向本人（**特里尔**市政厅**特里尔**区户籍官员）出示一名**男**性婴儿并申报，该婴儿于5月5日**凌晨2时**在**特里尔**出生，为**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律师**，现住**特里尔**）及其妻子**罕丽达·普雷斯堡**之子。他们愿意给这婴儿取名**卡尔**。

出示婴儿及申报上述情况时有两位见证人：**卡尔·佩特拉施先生**（32岁，**政府书记员**，现住**特里尔**）和**马蒂亚斯·克罗普**（21岁，**职员**，现住**特里尔**）。随后，本人当着婴儿出示人和见证人的面，据情开具本证书，一式两份，宣读后，由婴儿出示人、见证人和我签字。

卡尔·佩特拉施　克罗普　马克思　E.格拉赫

此证书于上述年月日在**特里尔**签具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225]

卡尔·马克思，生于特里尔，现年17岁，信仰新教，特里尔市律师、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就读五年，在高年级就读二年。

一、操行　对待师长和同学态度良好。

二、资质和勤勉情况　该生具有良好资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学习很勤勉，数学学习勤勉，法语学习不够勤勉。

三、知识和技能

1.语言：

⑴德语　该生的语法知识，也和他的作文一样，很好。

⑵拉丁语　该生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较容易的地方，不经准备也能熟练而严谨地翻译和解释；如经过适当准备或者稍加帮助，即使对较难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不是在语言特点而是在内容和思想联系方面难于理解的地方，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实际方面看，他的作文显得思想丰富，对事物有较深刻的理解，不过经常过于冗长；从语言学方面看，作文说明该生做过许多练习，并力求运用地道的拉丁语，虽然

还不免有些语法上的错误。他在口语方面，达到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熟练程度。

(3)希腊语　他的知识和他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好。[226]

(4)法语　他的语法知识相当好；稍加帮助，他也能读较难的东西，口头表达方面也比较熟练。

(5)希伯来语[①]

2.各门学科：

(1)宗教知识　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的认识相当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会的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2)数学　在数学方面，他的知识很好。

(3)历史和地理　一般来说他相当熟悉。

(4)物理　他在物理方面的知识中等。

(5)［哲学入门］[②]

3.技能：

(1)［图画］[②]

(2)［歌唱］[②]

据此，下列签名的考试委员会鉴于该生在中学已经修业期满，为使他能学习法学，决定发给毕业证书准其毕业，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勿负众望。

---

① 未填写。——编者注

② 在毕业证书中此项被划去。——编者注

王室考试委员会：

王室委员 布吕格曼

校 长 维滕巴赫

勒尔斯

哈马赫尔

施文德勒

居佩尔

施泰宁格

施内曼

1835年9月24日于特里尔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莱比锡版第11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亨利希·马克思同意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

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开始攻读的法学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法律顾问、律师

马克思

1836年7月1日于特里尔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波恩大学肄业证书[227]

副本

我们，波恩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普鲁士莱茵大学校长及评议会，谨以本肄业证书证明：**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该市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程，持有该中学毕业证书，于1835年10月15日在本校注册入学；从那时起至今，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1835—1836年度冬季学期

1.法学全书，**普盖**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用心。

2.《法学阶梯》，**伯金**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心。

3.罗马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同上。

4.希腊罗马神话，**韦尔克**教授讲授，极为勤勉和用心。

5.荷马问题，**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6.近代艺术史，**道尔顿**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二、1836年度夏季学期

7.德意志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勤勉。

8.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9.欧洲国际法和

10.自然法，**普盖**教授讲授。以上两门课程，因普盖教授于8月5日突然逝世而未加评语。

关于该生的操行，应该指出，他曾因夜间酗酒喧嚷，扰乱秩序，受罚禁闭一天；除此之外，他在道德和经济方面，未发现任何不良行为。该生事后被人告发，据云曾在科隆携带违禁武器，此事尚在调查中。

该生没有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的嫌疑。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和有现任校长及法律系和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校长	法律系主任
弗莱塔格	**瓦尔特**
大学评议员	哲学系主任
冯·萨洛蒙	**勒贝尔**
	奥本霍夫

1836年8月22日于波恩

[大学印鉴]

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和大学学监已审阅

冯·雷富斯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柏林大学毕业证书[228]

我们，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大学校长及评议会，谨以本毕业证书证明：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该市已故律师马克思之子，业已成年，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程，持有该中学毕业证书和波恩大学肄业证书，于 1836 年 10 月 22 日在本校注册入学；从那时起至 1840—1841 年度冬季学期止，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1836—1837 年度冬季学期

1.《学说汇纂》，**冯·萨维尼**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2.刑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3.人类学，**斯特芬斯**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二、1837 年度夏季学期

1.教会法
2.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3.普鲁士民事诉讼

} **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三、1837—1838 年度冬季学期

1. 刑事诉讼，**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四、1838 年度夏季学期

1. 逻辑学，**加布勒**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2. 普通地理学，**李特尔**教授先生讲授，报名听讲。
3. 普鲁士邦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五、1838—1839 年度冬季学期

1. 继承法，**鲁多夫**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六、1839 年度夏季学期

1. 《以赛亚书》，**鲍威尔**神学学士先生讲授，听课。

七和八、1839—1840 年度冬季和 1840 年度夏季学期

未报名听讲。

九、1840—1841 年度冬季学期

1. 欧里庇得斯，**格佩特**博士先生讲授，勤勉。

冯·梅德姆

41 年 3 月 23 日

该生在本校期间在遵守纪律方面没有特别的不良行为，经济上

应指出的只是曾多次被控欠债。

该生至今未曾被控在本校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并有现任校长和评议员，以及法律系和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利希滕施泰因　克劳泽　兰齐措勒　楚姆普特

1841年3月30日于柏林

王国政府副全权代表已审阅

利希滕施泰因　克劳泽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翻译

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 卡·弗·巴赫曼教授对卡尔·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229]

最尊敬的先生：

最尊敬的顾问们：

谨向诸位推荐**特里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这位完全合格的学位应考生。该考生寄来了：1.**申请书**（a件）；2.两份关于他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业证明（b件、c件）。对证件中指出的违反纪律一事我们可不必在意；3.拉丁文申请书、自传和一份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学位论文，以及一份证明作者身分的拉丁文公证（d件）；4.12弗里德里希斯多尔，超过规定的余额将退还该考生。学位论文证明该考生不仅有才智、有洞察力，而且知识广博，因此，本人认为该考生完全有资格获得学位。因为该考生在德文申请书中表示仅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他在拉丁文申请书中提到硕士学位，显然是由于不了解我系章程而产生的误会。他可能以为两种学位等级相当。本人确信，这点一经澄清，即可满足其要求。

敬请明鉴审定。谨此

致意

现任系主任

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博士

1841年4月13日于耶拿

最尊敬的哲学系主任：

按阁下意见处理。

卢登	**雅·弗·弗里斯**
斐·汉德	**格特林**
恩·莱茵霍尔德	**舒尔采**
德伯赖纳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及有关文献》1983年柏林版翻译

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229]

1841 年 4 月 15 日

愿上帝指引我们的事业达到幸福而充满神恩的结局！

根据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 1557 年授予本大学的特权，在我们耶拿学府极其热心的培育者、最仁慈的萨克森大公阁下和诸位萨克森公爵阁下关怀备至的治理下，在本校校长，萨克森大公，魏玛和爱森纳赫侯爵，图林根邦伯，迈森封疆伯爵，亨讷贝格封侯伯爵，布兰肯海因、诺伊施塔特和陶腾堡领主，贤明而强大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侯爵阁下的领导下，在本校副校长，哲学博士和人文学科硕士，萨克森— 魏玛— 爱森纳赫大公国宫廷枢密顾问，公聘正教授，深孚众望的、著名的**恩斯特·莱茵霍尔德**和哲学系主任兼名声卓著的学术鉴定人，哲学博士，萨克森— 阿尔坦堡公国宫廷枢密顾问，伦理学和政治学公聘正教授，大公国矿物研究院院长，巴黎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彼得堡俄罗斯皇家矿物学协会、德累斯顿萨克森王国矿物工艺协会、巴黎艺术和科学协会、乌得勒支正式艺术和科学协会、根特艺术和科学协会、安特卫普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协会、布鲁塞尔自然科学研究协会、费拉德尔菲亚(北美)科学家协会、耶拿拉丁语协会和其他科学协会的会员，极其著名而卓越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在任之年，哲学系谨授予特里尔出生的卓越的和富有学识的**卡尔·亨

利希·马克思以哲学博士的荣誉、身分、权利和特权，以及说明受过有关教育、具有相应学术素质并获得承认的优异成绩的外在象征物，并颁发盖有哲学系印鉴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1841 年 4 月 15 日于耶拿

第一次用拉丁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 年莱比锡版第 12 年卷

原文是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及有关文献》1983 年柏林版翻译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230]

柏林11月25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刊登了一则后来由《戏剧节目》转载的消息说，**海尔维格**访问“**自由人**”团体[231]，并发现该团体低于任何批判水平。实际上，海尔维格**没有**访问过该团体，因此，也不可能发现它低于或高于任何批判水平。**海尔维格**和**卢格**认为，“自由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我吹嘘损害着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拥护者的声誉。这个意见是完全坦率地说出来的，这大概也就是报刊得以报道的原由。因此，如果说海尔维格根本没有访问“自由人”团体（它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大多数都是优秀人物），那么这不是因为海尔维格拥护别的什么事业，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也要**摆脱**法国权威的人，对轻浮作风、柏林派头、呆板的盲目模仿法国俱乐部的行径感到憎恶和可笑。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

卡·马克思改写于1842年11月23—28日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29日《莱茵报》第33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232]

《莱茵报》第 360 号上发表的关于对汉诺威的囚犯进行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的文章，促使我向你们报道不久前在那里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大约十年以前，这里的一个颇受尊敬的铜版雕刻家到了汉诺威，为他正在制作的一种铜版画征求订购者。但是，他对订购者们说，版画大概要过几年才能完成。由于生病和其他一些未曾料到的情况，铜版画直到去年（1841 年）夏天才印制完毕。艺术家赶忙派他的兄弟前往汉诺威，把订购的版画交付给订购者们。由于在订购和交货之间隔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可能已经把事情忘记了，只有凭自己的签字还能回忆起来。在几乎所有定货都已送达以后，他碰到一个老实人，此人声言，尽管他不否认这是他的签名，但是他从未订购这幅版画，因此，必定是有人把别的画强加给他了。年轻人极力保证没有搞错，同时对于此人仍抱有怀疑表示遗憾，不过他完全不想坚持自己的意见，相反他让此人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买这幅画，接着便离去了。但是，当天晚上年轻人却遭逮捕，被戴上镣铐投入一所地下监狱。他在这所透不进一丝光亮的牢房里呆了八个月，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为了让他尝够被活埋一般的痛苦并且强迫他招供，人们并不让他饿死，而是每天给他一磅面包、一罐子水，每隔两天给他一点热的东西吃。但是，过了

八个月以后，他体力大减；为了能更长久地折磨他，他们只好把这具活尸弄到一所较好的监狱里去，于是他得到了一个地上的藏身之所，他又能看见阳光，他又能看见什么时候是白天和黑夜了。他在这间牢房里又被关了四个月。这时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人们把订购者名单寄到这里的地方法院，以便查证签字以及订购版画的事是否属实。这里的地方法院把案卷寄回，附上最确凿的证明，说明一切都完全属实。但是，人们不相信这里的地方法院。于是，整个汉诺威的几千名订购者都一一受到传讯，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原来订购的就是这种版画，只有几个人说，他们不能确切地断定这一点，而这几个人都是上述那个老实人的朋友或者亲戚。尽管年轻人愿意提供任何数额的担保金，人们仍然不肯释放他，只是过了整整一年以后，在他们又费尽一切心机要他对毫无所知的案件作出招供以后，他们才以“缺乏证据”的最终结论将他释放。——总算可以心满意足了！

由于不允许这个不幸的人给家属写信，他也从未收到过家里的来信，由于音信完全断绝，他的结婚刚刚一年的年轻妻子认为他已被人谋害，于是悲痛而死。大约六个星期以前，他回到了这里，找到了一无所有的家。上帝赐予他的一切——自由、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全都被人为地夺走了！

洛塔尔·霍尔讷

卡·马克思改写于1843年1月7日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233]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自从**陛下**在值得纪念的敕令[38]中为报刊解除了由于处境不利而被迫戴上的沉重镣铐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每个抱有真正自由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公民都对当前和最近的未来信心倍增，因为他们认为，具有各种不同信念和处于最深刻的对立之中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通过对其独特内容的日益全面的阐述和不断更新的论证，它将表现得那样纯洁、明确和坚决，以致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最丰富、最可靠和最生动的资料。**陛下**！当莱茵省人看到，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在特别需要自由舆论的领域，即政治信仰的领域这一国家生活的最独特、最具道义力量的核心领域，至少也已经为自由舆论——他们在法院制度中已经非常信服地认识到了这种自由舆论的崇高价值和内在尊严——开辟了道路的时候，他们特别充满了崇高的喜悦之情。

但是，这种信心和这种喜悦——我们可以坦率地说——由于决定对《莱茵报》采取措施的消息而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诚然，这家报纸在直接参与由于**陛下**的登基而出现的蓬勃的社会生活时，无所顾

忌地坚决遵循自己对国家关系的看法，而且往往生硬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人们可以对这家报纸的政治信念表示赞同，也可以像下面签名者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坚决反对，但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国家生活的人都必定会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即使仅仅查封这一家报纸也会使祖国的全部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不仅是一切道义关系的基础，而且为了对真正的国家事务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它是完全必要的，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格坚强的人都无法从事政治著述。

下面签名的科隆公民——现在正处于危急中的报纸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深感自己有义务而且不得不坦率地向**陛下**，我们所崇敬的自由言论的最强大的保护人，表达因宣布查封这家报纸而引起的痛苦心情，并匍伏于御座前呈上最诚挚的请求：

敬祈**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1月20日宣布对《莱茵报》采取的措施并恩准这家报纸继续出版，俾使**陛下**本人早先赐予我们国内所有报刊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永远矢忠**陛下**的

科隆公民顿首

［接着是签名，其中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卡·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234]

由王国政府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先生于今年1月24日在科隆向莱茵报社理事们宣布，并由同月26日《科隆日报》向公众公布的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一项指令[235]规定，《莱茵报》从3月31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采取这一措施所依据的前提是：

一、《莱茵报》缺少正式的许可证，它只是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并不是合法的；

二、即使撇开上面这一点不谈，由于《莱茵报》具有明显的不良倾向，收回许可证也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在该报一贯遵循敌对方针的情况下，法律甚至要求政府采取彻底查封的办法作为唯一有效的手段；

三、《莱茵报》的倾向是十分恶劣的，恶意地以推翻普鲁士国家的基本法律基础为目的的，同样也是危害教会和国家中的现存状况的。

后面申述的内容和结论将表明，上述设想在事实上是多么错误，因此，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一、许可证

部颁指令一开始就从历史上叙述了《莱茵报》的来历（但是，在细节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失实之处），它承认，以莱茵报社作为名称的两

合股份公司继承了由腊韦和舒尔特两位博士所提供的一家科隆报纸的许可证。这一许可证的名义上的买主(部颁指令忽略了这一点)、书商约·恩·雷纳德于 1841 年 11 月 19 日向王国总督提出要求合法地批准这一转让手续。总督(1833 年 3 月 5 日指令①的规定授权他以被授权人的身分批准这一变化)通过 1841 年 12 月 13 日指令对这一转让手续给予了合法的确认,同时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236]

让我们来听一听部颁指令是怎样叙述这一事实的吧!

指令写道:

"因为这家报纸从 1841 年(应为 1842 年)② 1 月 1 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个日期已经临近,他(即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 1819 年 10 月 18 日书报检查法令③第 17 条和 1837 年 8 月 6 日陛下内阁指令④第 3 条规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的只是仅仅被看作**事实的**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它缺乏**合法的**基础。"

部颁指令最后说(就是说,为了查封《莱茵报》):

"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态就行了。"

---

① 即《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 编者注

② 括号及括号里的字是《备忘录》的作者加的。—— 编者注

③ 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 9 月 20 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 编者注

④ 即《王室内阁指令。1837 年 8 月 6 日。附对 1819 年 10 月 18 日和 1824 年 12 月 28 日关于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的解释和补充》。—— 编者注

但是，1841 年 12 月 17 日王国科隆政府给许可证获得者雷纳德的指令令人信服地驳倒了这种所谓暂时予以同意的说法，该指令原文写道：

> “对于您上月 19 日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 13 日指令决定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副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副刊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莱茵报》……”①

因为这是涉及许可证转让的唯一的一份文件，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部颁指令所谓总督“只是暂时予以同意”，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既没有提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保留条件**，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一点，最后也丝毫没有说明许可证的**暂时性**。

相反，冯·博德尔施文格授予《莱茵报》的是**完备的**许可证；当他“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时，恰好无可辩驳地证明，许可证是**完备的**，而不是**临时性的**；因为既然许可证本身还不存在，怎么可能保留收回它的权利呢？既然还保留着授予许可证本身的权利，怎么还可能保留特许的收回许可证的权利呢？因此，“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决不可能硬把许可证授予手续说成是许可证具有**临时的**性质，它恰好证明，许可证是**正式的**，同时也是可以收回的。

但是，这个附加条件同样也不可能使许可证具有特殊的性质，因

① 见本卷第 972 页。——编者注

为报纸的许可证的可以收回的性质是从 1819 年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①]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对于任何报纸许可证来说都是**法定的、普遍**适用的条件。这也是还有日常实践作为依据的事实：（1843 年柏林出版的弗·胡·赫塞《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一书写道）“在近代，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②]

既然由此可以肯定，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授予《莱茵报》的是**正式的**许可证，那么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当时是否能够授予这样的许可证？它授予这种许可证是否**合法**?对于《莱茵报》的负责人来说，这个问题只是表述了这样的意图：它是否一定以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这样做是合法的为前提？

显而易见，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由于这位高级官员在他原来任职时不仅享有下级的，而且享有政府当局的绝对信任，莱茵报社的代表本来几乎不应该向自己提出那样的问题；况且即使进行最不信任的审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人对批准转让的手续的合法性产生毫无根据的怀疑。

如前所述，这里涉及的不是许可证的**授予手续**，而是一个已被授予的许可证的**转让手续**。

对此，1833 年 3 月 5 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 1819 年 10 月 18 日书报检查法令[③]第 9 条所规定的那种

---

① 见本卷第 962 页。—— 编者注

② 赫塞《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它的过去和未来》1843 年柏林版第 166 页。—— 编者注

③ 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 9 月 20 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 编者注

信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①

因此，当时的省政府当局，即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是完全有权，而且是唯一有权批准许可证转让手续的；但是，在征求上级意见以前不能作出这种批准决定的规定对他也是适用的[237]。因此，当他事实上允许了这种转让时，《莱茵报》的出版者必然认为，他必需履行的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手续已经办妥。这些出版者既没有义务，也没资格要求得到征求意见手续已经办妥的证明，他们只是通过《莱茵报》不受阻挠地继续出版的事实，确信征求意见那项手续已经办了并且取得了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同意，因为不然的话，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按其职责必定要立即查封事实上已经出版的《莱茵报》，因为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

“报纸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②

最后，还应指出，既然根本没有对缺少批准手续的错误作出指责，既然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已经决定结束临时状态，宣布没有授予许可证，其实就必须声明迄今为止的许可证是**无效的、在手续上是无效的**，那么，《莱茵报》的出版者就应该对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① 《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

② 《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关于二、收回许可证

如果根据前面所述可以肯定,《莱茵报》确实持有许可证,因此,宣布只要停止临时状态就行的部颁指令对《莱茵报》是根本不适宜的,那么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一下部颁指令据以认为可能要收回已经授予的许可证是有道理的那些原则。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1.《莱茵报》具有**特别**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有**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2.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

3.因此,剩下的只是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 1819 年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规定,由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证**。

从下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论点是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尤其是同最近的公告的精神相抵触的:

关于第一点。部颁指令说道:

"由于报纸的出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设想,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办法只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剩下一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越轨行为。"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在这里更换编辑这种积极的办法是合适的;只剩下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

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却提出相反的看法。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的说法几乎相反：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查**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①]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会以任何一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察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①]

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查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的办法。[②]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法律规定相抵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反的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被解职。1837年10月6日内务和警务部的指令写道：

“对于……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九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

① 《王国有关各部就发放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告》。——编者注

② 《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编者注

相反，最高书报检查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①

政府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的职务，并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查封《莱茵报》[238]。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荐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满足了这一要求。最后，使报纸的继续出版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持报纸[239]。因为认可腊韦博士的手续现在还没有办下来，因此也还没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因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本身至今一直在阻挠实现它们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所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而且违反各项法律规定，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应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就势必更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众所周知是有能力的，以前曾经主管过一家类似的企业，而且政府一直认为是完全合适的人选。

关于第二点。当然，人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部颁指令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指令说：

“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不是书报检查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查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图**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生违犯

① 《王国有关各部就报刊出版人另聘责任编辑不需批准或认可一事给莱茵省总督的指令》。—— 编者注

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持奉行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这种论断也是同全部新闻出版立法完全抵触的。1819 年 10 月 18 日书报检查法令第 2 条对书报检查的目的，因而也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规定：

“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良好风俗的东西一概加以查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鲁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安全的东西一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一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制度的理论，一切对同普鲁士各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人物的诽谤，以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行制度的言行，一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何一个邦里现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①

因此，这项法令要求书报检查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查机关加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版中由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始终一贯地或不是始终一贯地被奉行的倾向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家的理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包庇力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企图都加以取缔。法律谈到了一切现象，但是它不谈各种现象的区别。

在 1819 年的全部书报检查法令中根本找不到“倾向”这个字眼，

① 《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 9 月 20 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编者注

这个概念只有从对蛊惑者进行审理和七月革命以来才能在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中找到。

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说道：

“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①

但是，就连这一指令也是直接同对《莱茵报》提出的关于书报检查的职责的规定相抵触的，因为一般说来不能忽视指令是不能取消一项**法律**的。第一，上述指令谈的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而是书报检查的权力，是书报检查能够做什么。但是，根据这一指令，这种权力只有在碰到**隐蔽的不良倾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这一倾向的**公开表现**时失去作用，相反，根据现今的部颁指令，恰好是在意图不再隐蔽，而是**显露出来**，并且其**明白易懂的程度**甚至由于继续一贯地被坚持而变得毫无疑义的地方，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就不再起作用了。

但是，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事实上**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当作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前面引述的1833年指令认为制止**隐蔽的不良倾向**是书报检查的职责，而不是书报检查的权力，并且指示为此在选择领取许可证者和编辑时要谨慎从事，而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却**直接规定检查倾向**是书报检查的义务、目的、职责。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写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

① 见本卷第957页。——编者注

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的东西，被这个检查令当作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查令。这个检查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的困难，相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完全实现法律的真正意图，也不会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①]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部颁指令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地、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大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查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1842 年 10 月 14 日的内阁指令比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检查令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毒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②]

---

① 《就实行书报检查令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 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18 页。—— 编者注

这一陛下内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查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有下令查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作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同这个内阁指令相反，四个月以后，同全部普鲁士立法的精神相反来解释**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的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竟然下令查封《莱茵报》。

关于第三点。由上所述，再也用不着证明，部颁指令从被证明是错误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即仿佛只剩下按照 1819 年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规定由有关各部自行决定可以对获得许可证的报纸采取的办法，收回许可证这一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可见，无论如何，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诉诸 1819 年 10 月 18 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规定，决不可能弥补这个缺点并在法律上证明措施本身就是正确的。该条规定说道：

> “报纸和其他定期出版物一旦接受了有关宗教、政治、国家管理机关和当代历史的题材，就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如果它们有害地利用这种批准**，就应该由有关各部加以**查封**。”①

不应该单纯从这条规定的文字出发，而只应该从整体出发来解释这一规定的正确含义，因为这一规定是整体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指出，在这里这个整体决不是 1819 年书报检查法令的总体性，相反，是现行有效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

这种新闻出版立法清楚地证明，不是报纸出版者有害地利用其许可证的**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只是**最终**显然作为**辅助**手段被提出的

① 《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 9 月 20 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 编者注

查封这种权限来加以消除的，而是只有当**经常性的、法定的**预防措施无法收效时，才允许使用这种本身是敌对的手段，——这是部颁指令本身所承认的原则，因为它只是由于错误地认为更换编辑和实行书报检查在这里是不够的和无效的，才坚持该法令第17条规定的可能发生的适用性。

因此，如果更换编辑（在下属机关，这事已经发生了）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书报检查仍然在不折不扣地实行，并且能够和必须防止被坚持不变的倾向的缺点，那么从**法律上**说就根本谈不上撤销许可证的问题。根据书报检查法令和以前的所有指令的精神，只有在两种场合，可以采取这种撤销许可证的办法。一是在选择编辑时既没有提出政府所能接受的人选，又没有交纳所要求的保证金，二是通过回避书报检查或由于人为地和故意地欺骗书报检查机关而造成对许可证的滥用。——而在《莱茵报》身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相反，这一积极原则的正确性来源于前面对有关选择编辑和有关书报检查的职责的规定的推论——但是，这种正确性也认为，应该纠正对1842年10月14日陛下内阁指令中前面引述过的关于有关当局的责任的那段话的**法律上的**承认，因为该法律承认"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的**合法**存在，并且为了防止**报纸的欺骗和撒谎的倾向，不是**把撤销许可证，而是把纠正错误的东西当作有关当局的责任。

三、倾　　向

迄今为止，我们始终是从部颁指令中对《莱茵报》提出的大量严

厉指责实际上也是有根据的这种前提出发的。前面的推论证明，要对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措施作出判断，首先根本不取决于这一点。但是，这里想尝试一下也在这一点上证明论敌的论据的弱点，要对受到完全普遍支持的指控——不是举出事实，而是举出不良习惯，不是谴责行为，而是谴责特征的指控——作出回答，可能是多么困难。但是，在这方面首先将使那种认为关于恶意和背信弃义的指责涉及省里的**如此一大批**最受尊敬的人物，以致单是这一情况就足以认为指控是太匆忙了的看法得到安慰。因为用政府的如此断然的声明显然根本不能证明方针的卑鄙。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暂时的最高权威不仅认为哥白尼的宇宙系统是卑鄙的，而且实际上也屏弃了它。因此，当部颁指令中说"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遵循一种如此**卑鄙的**方针"云云时，人们要求提出证明是公正的。

部颁指令回答道：

> "该报一贯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

指责《莱茵报》的不是实际的违法行为，相反，指责它的只是这种违法行为的明显企图。列入这种成问题的恶行的，首先是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企图。但是，大家知道，对于普鲁士国家的**制度**，目前意见分歧很大。在这里，各种法律本身就相互抵触。1830年是黑格尔，1842年则是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240]《普鲁士国家报》在七月革命时期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共和主义**机构包围的君主国；目前该报又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基督教机构**包围的君主国。

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过去和现在对普鲁士国家的基础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毕洛夫—库梅洛夫和现代的国务活动家们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莱茵报》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及其基础有过它自己的看法，当然，它的意见曾经是同当时政府的看法相矛盾的。但是，如果说《莱茵报》曾经陷入这种矛盾，那么按其见解来说，该报攻击的不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基础，而是偏离这一基础的言行。

至于所谓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把君主制原则理解为什么东西。

比如说，《莱茵报》宣称片面的官僚统治、中世纪的等级权利、书报检查等等是同君主制原则相抵触的因素。该报根本不像通常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谈论**特定的国家形式**；该报所涉及的主要是**内容**，是自由人应该成为国家原则那种意义上的**民主**。该报要求在国家中实现合乎理性和合乎伦理的共同体的那些条件。因此，该报认为**君主制**原则不是特殊的原则，而是一般的**国家**原则。从而，该报就证明了，它把君主制国家看作是理性国家的可能的实现。

《莱茵报》从来就没有“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的意图，相反，该报出于良好的意愿，曾经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人民精神的措施本身提出怀疑。

同样，《莱茵报》也根本没有企图“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相反，该报曾经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它自身，反对它自身的利己主义；该报曾经把公民同作为等级成员的市民对立起来[1]；此外，该报在这里只是表达了莱茵省的地方特点，因为莱茵省人坚决反

① 见本卷第136—202页和第240—290页。——编者注

对在法律面前的任何法定的等级差别。

接着提出的指控是:《莱茵报》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

政府也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例如,对旧普鲁士婚姻制度的不满。对法律的任何修订都出于这种不满。因此法律的发展只有通过对法律的批判才有可能,因为对法律的批判会使判断力,因而也使感情同法律产生不和,因此必然会引起不满,所以,只要禁止报刊唤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那就是完全禁止报刊忠诚地参与国家管理。

还说《莱茵报》也"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或者像后面所说的那样,"侮辱了德意志联邦内外的各种外国力量"。

至于说联邦的各个邦,那么《莱茵报》只是曾经是这些地方的多数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民代表的机关报。但是,如果说《莱茵报》维护了德国,而反对了德国以外的势力的狂妄要求,为德意志民族进行了辩护,而反对了外来民族对它的侮辱,那么,怎么能把这称为侮辱德国以外的势力呢?

至于说"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那些意见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那么对于这种指责,只要作如下的反驳就够了,即报刊和行政当局对认真的态度持有并且必定持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国家预算和所有管理结果的奥秘的实情几乎不可能有完全的了解——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不正确之处,经常有法律规定的纠正办法作为消除错误的手段;最后,语言的口气一般都是经书报检

查机关随意修改过的。①

至于说到“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嘲讽”，那么这大概指的是一些报纸。但是，即使查明有嘲讽某些报纸的事，这事实本身也根本不能作为查封的理由，因为在德国没有对报纸进行正式分类。

还指责《莱茵报》损害了教会。但是，该报曾经试图就宗教解决一项任务，而解决这项任务是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作了规定的，那就是“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该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开来，只要教条或者教会决定了一项国家法律，无论这是牵涉到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屈膝礼法[241]，还是牵涉到普鲁士的新教离婚法，该报随时随地都曾加以反对。②

最后，部颁指令也谈到“全部倾向的恶意”。按照这种说法，《莱茵报》为争取普鲁士的精神上的领导权、为争取普鲁士的商业体系、为争取实现德意志关税同盟而进行的斗争，该报以赞赏的心情着重报道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所表现的认真谨慎的态度，该报为维护德国的荣誉免遭外来的侮辱所表现的对祖国的爱，该报在内心所怀有并日益增加的重新苏醒的民族感，所有这一些也就会成为恶意的象征了。

因此，在所有的指责中只剩下了关于一贯性的指责。但是，这种一贯性是信念真诚坦率、深明事理的证明，而不是故意怀有恶意的证明。

抱有不良的思想观点要保持一贯确实是不能设想的，因为一贯

① 见本卷第96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59页。——编者注

地坚持某种思想观念，那就是说，这种思想观点不可能是不良的。

《莱茵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创办起来的。该报将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观点并且只是屈服于强权。

因此，如果可以确定，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部颁指令的所有指责变成了直接相反的结论，那么，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指控就其目前的不确定的形式来说，不足以查封**任何**普鲁士报纸，或者，足以查封**所有**普鲁士报纸。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242]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负责书报检查的王国有关各部今年1月20日颁布指令，责令在此地即科隆发行的《莱茵报》从4月1日起停止出版，从而使一家企业受到破产的威胁。这家企业是我们首先为满足我们家乡城市的迫切需要而出巨资筹办的，但是其使命也是在**陛下**的庇护之下并对陛下的**最崇高**的豁达意愿满怀信赖地作为自由、独立的社会精神的喉舌大胆而无私地为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服务。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上述决定不仅在手续上有所欠缺，而且既违反以往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也悖逆**陛下**的圣意。对此，我们认为在备忘录中已经作了说明，现特将这份备忘录[①]诚惶诚恐地恭呈于御座之前。

为了成全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意愿，我们最忠顺地保证运用所附章程[②]赋予我们的影响，敦促该报采取比较温和得体的态

---

① 见本卷第971—981页。——编者注

② 指《莱茵报社章程》(1841年12月15日于科隆)。——编者注

度，尽可能避免发生任何纠纷，因此，我们不胜感戴地提出如下恳切的请求：

敬祈**国王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今年 1 月 20 日颁布的指令，恩准《莱茵报》不受阻碍地继续出版。

永远矢忠**陛下**的

臣民，莱茵报社股东顿首

1843 年 2 月 12 日于科隆

［接着是股东的签名，在第 4 页上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马克思博士本人并受托于：

特里尔的施莱歇尔博士 —— 实习医生

特里尔的文采利乌斯博士—— 实习医生

特里尔的采托 —— 商人

特里尔的克伦特根 —— 土地占有者

特里尔的米特韦格 —— 律师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翻译

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242]

今年 1 月 20 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莱茵报》从 4 月 1 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所依据的前提是，《莱茵报》持有的只是临时的许可证，因此，它迄今为止虽然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并不是合法的。指令中说：

“因为这家报纸从 1841 年① 1 月 1 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个日期已经临近，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 1819 年 10 月 18 日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和 1837 年 8 月 6 日陛下内阁指令第 3 条规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的只是仅仅被看作是**事实**的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它缺乏**合法的**基础。所以，—— 部颁指令最后说，—— 为了查封《莱茵报》，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态就行了。”

可见，针对《莱茵报》而采取的这种办法被认定不是撤销许可证，而是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拒绝对许可证给予在上述法律条文中所预先规定的批准；但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说明，在 1 月 20 日部颁指令中所引用的条款，即 1819 年 10 月 18 日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和 1837 年 8 月 6 日陛下内阁指令第 3 条，并没有应用于《莱茵报》，相反，《莱茵报》持有由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许可证，而且

① 应为 1842 年。—— 编者注

是经省主管当局批准被转让和出售给该报的许可证,因此,为了查封《莱茵报》,像1月20日部颁指令所作的那样,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够的,相反,必须正式撤销许可证才行。

《莱茵报》在创办的时候,确实没有申请颁发许可证,相反,《莱茵报》通过购买获得了当时腊韦博士和狄茨两位先生用来出版《莱茵总汇报》的许可证,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向省政府当局请求批准这一许可证的转让。从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虽然省政府当局可以批准这种许可证的转让,但是按规定事先必须征求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意见。1833年3月5日指令对此作了如下的说明: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9条所规定的那种信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①

可见,在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条件下是允许省政府当局批准许可证转让的,实际上莱茵省总督府通过1841年12月13日指令履行了这一批准手续,同时这也符合王国科隆政府同月17日的下述命令。

"对于您上月19日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13日指令决定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附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附刊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① 《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 编者注

其附刊名称为：

《莱茵科学、文学和艺术论丛》。

同时，我们在这里通知你们，我们规定，作为结果你们要扩大订量，送审的报纸要寄到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档案室和王国高级书报检查委员会，并且在年终分别给柏林皇家图书馆和波恩大学寄一份完整的全年报纸，邮资免付。

王国政府内政厅

克洛斯（签名）

1841年12月17日于科隆

本市雷纳德先生收”

从王国科隆政府的这一命令可以看出，今年1月20日部颁指令的下述论断是十分错误的，该指令声称，莱茵省总督先生表示“**只是暂时予以同意**”，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其实，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他不**可能**这样做，因为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明确禁止他做这两件事；因为这一部颁指令规定，在转让许可证时，省政府当局有义务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事先征求意见**，而不是**事后请求认可**。但是，由王国科隆政府通知的总督先生的指令根本没有提到，莱茵省总督先生明确提出把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一个条件，也没有提到，像1月20日部颁指令所说的那样，他只是**暂时**批准转让许可证。相反，总督先生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一家报纸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报社理事雷纳德先生，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恰好可以证明，这里涉及的不是临时的许可证，而是正式的许可证；因为如果许可证本身仍然没有批准，因而还根本不存在的话，收回许可证怎么可能还成为保留条件呢？如果拒绝批准就足够了，总督先生还要为自己保留收回的权利干什么呢？

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本身也不可能赋予

《莱茵报》的许可证以特殊的性质，因为收回报纸许可证依据的是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对任何许可证都**普遍适用**的附加条件。实践证实了这种观点。政府枢密顾问赫塞先生在他的关于普鲁士新闻出版立法的著作中说道：

"在近代，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

因此，无可怀疑的是，《莱茵报》是在省主管当局批准转让的情况下获得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的。这里至多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莱茵省总督先生是否依据法律批准了这次转让，他是否像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所规定的那样，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征求了意见？

1月20日部颁指令看来并未否定这个问题，因为否则该指令就应该不是依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的规定和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第3条的规定，而是恰好依据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指出《莱茵报》的许可证所具有的缺点，其次，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在《莱茵报》刚一出版时就必定会把它加以查封，因为没有人就该报获得许可证一事依法向有关各部征求意见。但是，即使总督先生由于疏忽没有按照规定去征求意见，《莱茵报》的出版者们也必定认为是征求过意见的，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才把委托给他们的资本投到这家企业中来的，如果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愿放弃履行由省政府当局所违反的手续的权利，那么，这种要求显然不应该直到一年以后才提出来，致使莱茵报社不得不由于政府当局的疏忽而付出完全损失其资本的代价。但是，如果在总督先生批准把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报》之前，实际上已经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事先征求了意见，—— 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在没

有证明相反的情况以前，人们可以坚持这种想法，—— 那么，《莱茵报》持有的是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单是由 1 月 20 日部颁指令宣布决定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足以查封该报的，要查封该报，就必须正式收回许可证，必须遵循针对《莱茵报》的手续才行，而 1 月 20 日部颁指令没有遵循这一手续，但是把这种手续说成是查封持有许可证的报纸的合法手续。因为，正如前面所证明的，《莱茵报》是一家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所以，检查一下“关于收回报纸许可证”的 1 月 20 日部颁指令中所提出的那些论断是必要的。收回许可证是针对《莱茵报》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部颁指令实际上已宣布采取这种措施，但是，指令中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并不足以说明采取这种措施是正确的。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1.《莱茵报》具有**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有**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2.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因此，剩下的只是，

3.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 1819 年 10 月 18 日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规定，由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证**。

可以指出，这些论点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首先是同最近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的矛盾在于如下几点。

1 月 20 日部颁指令对更换编辑毫无作用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说明：

“由于《莱茵报》的出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设想，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

办法只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剩下一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越轨行为。”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更换编辑这种积极的办法会达到目的，在这里只剩下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迄今为止的法律规定却是从**相反的看法**出发的。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作了几乎**相反的**规定，那就是：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查**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就是说，经过必要的，扎实的学术上的训练，能够使公众得到适当的娱乐和教益，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会以任何一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察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

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查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的办法。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规定相抵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反的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

先生被解职。

1837年10月6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写道：

> “对于上月1日就那家以《商业和工业总汇报》为题在科隆出版的报纸的出版者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提出的报告，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9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相反，最高书报检查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

政府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先生的职务，并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查封《莱茵报》。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荐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先生满足了这一要求，最后，使《莱茵报》的继续出版，或者像政府错误地表达的那样，正式许可证的发给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持报纸。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认可腊韦博士先生的手续还没有办下来；因此也还没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本身至今一直在阻挠实现它们所声明的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所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政府迄今为止的观点，而且也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应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就势必更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先生正如1833年12月18日指令所要求的那样，众所周知是有能力的，十二年多以来，他一直主管类似的企业，使政府感到满意。

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查**这种消极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1月20日部颁指令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指令说："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不是书报检查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查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图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生违犯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持奉行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查的职责。"

从下面所述将可以看出，**关于书报检查职责的这个定义是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相抵触的**。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对书报检查的**目的**，因而也对它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规定：

"它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良好风俗的东西一概加以查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鲁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安全的东西一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一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制度的理论，一切对同普鲁士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人物的诽谤，以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行制度的言行，一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何一个邦里现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

因此，这项法令期望书报检查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查机关加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特定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版中由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动摇不定或始终一贯的倾向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家的理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包庇力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行为都加以取缔。显然，1819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把书报检查说成是对付像有人指责《莱茵报》犯有的类似活动

的合适办法。从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指令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该指令说："诚然，书报检查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查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可见，根据这个指令，书报检查机关的权力只有在碰到它未能查明的**隐蔽的不良**倾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它不可能忽略的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时失去作用。相反，根据最近的部颁指令，这种明显的、一贯被贯彻执行的、每天都表现出来的恶毒倾向却不属于书报检查的活动范围。这项最近的部颁指令让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在它根据1833年12月18日指令刚刚应该开始的地方不再起作用了。

其次，1819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事实上违反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作为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1833年的指令**只是**在存在**隐蔽**的不良倾向的情况下不是对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而是对其能力表示怀疑，相反，1814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却直接把反对有害的倾向作为书报检查机关的义务、目的和职责。该书报检查令说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责的东西，被这个检查令当作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

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查令。这个检查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的困难，相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实现法律的真正意图。”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部颁指令本身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地、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大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查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1842 年 10 月 14 日的内阁指令比 1841 年 12 月 24 日的检查令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

这一陛下内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查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有下令**查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作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这段叙述充分表明，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在利用根据 1819 年书报检查法令第 17 条规定当然属于它们的权力，采取一种在普鲁士新闻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时，违反了普鲁士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否定了从陛下的自由决定中产生出来的新闻出版运动的

意义。从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以及1833年12月18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从前的新闻出版立法的观点是，为了对付报刊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书报检查是一种合适的、足够的手段，为了对付不可理解的和隐蔽的不良倾向，它劝人们在发放许可证时要谨慎行事，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显然是同后一种观点相联系的。从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尤其是从1842年10月14日的陛下内阁指令可以看出（随着这一指令的颁布，普鲁士报刊开始了一个辉煌发展的新时代），像1月20日指令所说的**经常地、始终一贯地奉行敌对方针**的那部分报刊，几百年来在英国一直存在着并且被这个国家最明智的政治家看作同政府本身一样是最有成效的国家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那种报刊，总之，就是反对派报刊，在普鲁士终于获得了被法律所承认的存在，对这些报刊强行加以压制是不符合现代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和国王陛下的意愿的。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243]

1843 年 2 月 12 日

在 1843 年 2 月 12 日非常全体会议上讨论。

出席的先生有：责任编辑雷纳德；理事格·荣克、达·奥本海姆；监事会主席法伊博士；监事会成员克莱森博士、施图克博士、托梅博士、陪审官毕尔格尔斯、迈尔律师、哈恩先生；马克思博士、康普先生、卡尔·施泰因先生、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约·雅·冯·拉特先生、德斯特尔博士先生、哈斯博士先生、G.F.埃施先生、奥本海姆先生、马林克罗特先生、弗·C.霍伊泽尔先生、约·米尔亨斯先生、普拉斯曼先生、菲·恩格斯先生、卡·海因岑先生、卢·康普豪森先生、格奥尔格·霍伊泽尔先生、考夫曼先生、约·黑尔施塔特先生、约·布瓦瑟雷先生、威·布瓦瑟雷先生、布瓦马先生、赛·伯·科恩先生、J.德.永格先生、克里斯蒂安斯·冯·奥弗拉特先生、约·威·狄茨先生、屈恩先生、卡尔·恩格斯先生、吕布先生、蒂·格伯尔斯先生、J.霍斯特先生、冯·洪特海姆先生、约·赫尔曼斯先生、H.赫尔维茨先生（由赫兹先生代表）、布勒默律师先生（由候补官员谢勒尔代表）、W.屈恩先生、M.莫雷尔先生、J.弥勒先生、奥克瑟–施泰恩先生、B.赖沙德先生、约·彼·冯·拉特先生、J.李特尔先生、卡·赖姆博尔德先生、A.罗格先生、J.B.里克先生（代表本人并且作为公证人本德

尔马赫的代表)、施图克博士先生(作为亨·鲍恩达尔的代表)、J.弗·泽尔迈耶先生、泽利希曼律师先生、维·维尔先生、爱·瓦伦康普先生、Ch.韦尔克先生、安·楚恩茨先生(波恩)。

监事会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会议开始,并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叙述了部颁公告怎样成为召开今天会议的原因,成为官僚主义的国家政权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原则斗争的表现。人民根据法律和许诺,根据 1807 年至 1815 年过去的一段经历以及在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登基时重新激发出来的希望和意愿,要求参与立法。人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这种争执在新闻出版中表现出来了,而部颁公告总的说来就是针对这一表现的。

奥本海姆先生强调指出,查封《莱茵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去年 11 月 12 日以前没有提出过任何警告,是的,没有过提出这类警告的任何最微小的迹象。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总督沙培尔先生 11 月 12 日颁布的公告以及受总督府委托由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所作的其他表白,还有随后责任编辑雷纳德先生所作的答复,最后是雷纳德先生向总督府递交的呈文和随后总督于 1842 年 11 月 19 日所作的答复。

编辑部对最后一个公告没有作答复,因为编辑部过去一直深信,现在仍然深信,总督府就《莱茵报》的营业许可证所提出的前提是错误的和不合法的。

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今年 1 月 24 日发布的命令[244],他强调指出有关各部所制定的措施是不合法的,并提请全体会议决定,针对这种不合法性进行商讨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在接着由克莱森博士先生宣读的备忘录中,对这种不合法性本身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为了这个目的还引用并阐明了科隆政府 12

月 17 日的命令。

法伊先生要求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且作出决议，而且还向会议介绍了监事会内部进行讨论的情况，整个监事会要求把下述声明作为其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哈斯博士先生在开始讨论时作了如下发言：十天以前有几位股东在皇家饭店聚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我在那份请愿书上签了名，现在希望知道其结果。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名单还没有收齐。

洪特海姆先生：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共同努力，使《莱茵报》能够继续出版。为了达到撤销部颁决定的目的，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发言人不想去探究合法或不合法的问题。即使 1 月 20 日的公告被撤销了，《莱茵报》的出版也将继续不受有关各部的欢迎。根据现有的法律，随时都可能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有关各部肯定会作出这种关于吊销许可证的决定。因此，就产生一个问题，符合部的愿望的步骤能否同股东们的尊严协调一致？首先，可以通过让监事会的个别成员退职，通过任命一个新的编辑部来达到这个目的。关于倾向，发言人不想详细地谈论，而是说："我们应该向当局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但愿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能够发表意见，说明怎样能够向部里作出这种让步，以确保报纸继续出版。"

荣克先生：大概不可能知道，部里将要求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莱茵报》是一个党派，它必须成为自由的和深受欢迎的党派。如果我们迎合有关各部的要求，我们就必须开始过一种新的、同以前的生活相矛盾的生活，只有监事会的少数成员将同意这样做。首先由于全省纷纷递交请愿书，可以期望部颁公告将会撤销。

马克思先生认为，通过宣读下面这篇官方的文章可以说明问题，

问题表现在，如果人们想要与执政的自由派最高当局取得谅解，倾向就必须改变。

克莱森先生：我赞成洪特海姆先生对报纸继续出版所发表的意见；但是不认为通过更换编辑将会达到目的。洪特海姆先生承认，部颁指令包含手续上的缺陷。但是他认为，有关各部随时有可能改正这种缺陷。从我宣读的备忘录可以看出，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是完全违反普鲁士立法的精神和陛下的意图的。陛下表示允许一个彻底的反对派存在。先生们，我代表监事会向你们提出建议，把根据要求国王作出最高决定的下述请愿书起草的刚才宣读的备忘录呈交给国王陛下。接着，克莱森先生宣读了下述请愿书。先生们，我认为，可以相信，你们有关法律条文的观点将同备忘录的动机相一致，只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应该作出决定，还要采取其他步骤来维护《莱茵报》。

莱斯特先生问，为什么 11 月没有把备忘录递上去。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会发表像现在事实上已经发表的这种论断。

毕尔格尔斯先生：如果我说，在创办《莱茵报》时指导我们的动机就是要办一家完全独立的报纸，我认为我是表达了大家共同的信念。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才由股东们选出了理事和监事会。理事和监事会头脑里所考虑的、内心里所感受的倾向必须表达出来。我们曾经作出决定，要鲜明而自由地表达和代表我们为了祖国的利益而最有效地坚持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同目前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原则发生了矛盾。这种倾向造成的结果是当局压制报纸。我现在要问，报社观点的原来的独立性是否将保持下去？即使陛下不赞成实行这种倾向，对指导原则肯定将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康普先生：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洪特海姆先生的意见的话，那么他是认为，探讨合法性和不合法性不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我同意这种观点，并且主张向陛下递交一份呈文。但是，我可以声明，我不赞成刚才提出的那份文稿。我认为，今天主要的问题看来是，股东们是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赞成《莱茵报》至今所遵循的倾向和原则。刚才提到了反对派的报刊。我理解，只有在一个立宪制的国家中，但不是在我们这个君主制的国家中，才会有这种权利。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归功于恩赐，当我们有节制地利用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往往会被宪法大量地接受。许多高级官吏当着我的面夸奖《莱茵报》的倾向，但是指摘报纸的语调、形式、生硬的文体。如果股东们赞成报纸的语调，那就必须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不赞成报纸的形式和语调，那么这种不赞成将很容易引起有关各部所喜欢的变化。我们全都愿意坦诚地讨论各种国内和国外的事务。但愿会议能作出决定，对这种坦诚的讨论应该怎样理解。

荣克：全体会议没有权利让坦诚讨论的形式屈从于对这种形式的批评。各位理事是《莱茵报》的经办人。报纸是以现在这种形式兴旺起来的，并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获得了预想不到的大量读者。这是现在的经办人的功绩，从商业观点来看，我们确实是称职的。但是，我决不是想要拒绝探讨报纸的倾向。先生们，我要向你们重复说一遍，我们的报纸过去是，而且必须是一家党派的报纸，无论从信念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商业利益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唯有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走，才可能取得已经达到的结果。《莱茵报》已经成为德国自由派的武库。没有激情就不会有斗争。任何喊叫，呼吁前进和后退的喊叫，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斗争中是瞬间决定问题。先生们，你们不能指摘具体的细节。你们或者完全拒绝我们的意见，或者完全接受我们的

看法。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并不期望在经济上获得赢利,而是要成为特定倾向的代表机关。因此,会议有权利质问理事们,你们是否代表了**我们的**倾向?先生们,《莱比锡报》是由陛下下令查禁的[162]。查封《莱茵报》更是必定经过陛下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份请愿书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要在这里公开声明,在我看来,过去《莱茵报》并不符合国家当局的正当要求。现在我们必须退回到国家当局为我们规定的界限之内来。那样我们才能够从这种立足点出发去争取进一步发展的权利。原则斗争并不是同眼前利益相适应的。今天,全体会议必须向理事们提出要求,要他们回到当局所规定的自由讨论的界限之内来。如果现任理事们不愿意这样做,全体会议就必须选举新的理事。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承诺,回到前面提到的界限之内来,以便确保报纸的继续出版。

阿·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大家都希望尽可能避开《莱茵报》所遭受的打击。根据章程的明确规定,今天我们没有权利让《莱茵报》的倾向屈从于一种批评。股东们已经放弃了确定倾向的权利。全体会议唯一能做的事是更新监事会。甚至连《莱茵报》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大概也会承认,过去报纸的形式有点生硬,对柏林有所冒犯。最后那位发言人的建议可能会导致报社的解体。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请愿书加以修改。如果当局的剑转过来对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失败。让我们匍伏于御座之前,承认我们股东们不赞成报纸的有些生硬的色彩,但是我们要求获得现有的权利,并且基于这一理由恳请陛下取消查封的命令。

无疑可以设想,面对这种请愿书,将会作出我们所期望的决断。

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期望，将来理事们和监事会将会避免采取这种生硬唐突的态度。

米尔亨斯先生：我必须坚持一点，就是报社要声明它是否赞同报纸的倾向和实现这一倾向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根据一定的精神去起草请愿书。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多数票来决定报纸的倾向呢？理事们和监事会可能会拒绝这种决定。而且对现在的倾向表示不赞成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那样一来，现在的《莱茵报》就会完蛋，一家跟现在的如此富有成果的报纸不同的、完全另一个样子的报纸将会出现。在这里要问，为了确保报纸能继续出版，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明智的办法？

米尔亨斯先生：我坚信，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赞成报纸的倾向。唯有形式可能会遭到反对。

莱斯特先生：编辑部是否仍然认为，它不可能在形式上作任何改变？如果它仍然持这种意见，那么我反对向陛下递交任何呈文，因为这是完全没有效果的步骤。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用温和的、打动人心的话语，而不是用尖刻的、讥讽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我们不否认，改变特定人物的语言是困难的。

毕尔格尔斯：我认为，想要把《莱茵报》的形式看作是它遭到查封的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部颁公告中找不到一个字来说明这一点。加到我们头上的完全是另外一些罪名。有人可能会感到怀疑，这些原则是否仅仅是借口，而报纸的形式才是遭到查封的真正原因？但是，遗憾的是，一年来在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被《莱茵报》作为标准树立起来的倾向，到处都遭到彻底的压制，被迫保持沉默。按照我的看法，或者是国王方面完全不赞成部颁公告，或者是《莱茵报》

在坚持其现在的原则的情况下必定要完蛋。

毕尔格尔斯:先生们,我们有比金钱的考虑更加高尚的东西。我们本来想要使一种原则获得成功。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原则。

霍伊泽尔:观点愿意是什么样的,就可以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明智要求由股东们谴责报纸形式中生硬的东西。

冯·洪特海姆:毕尔格尔斯先生已经说明,有关各部谴责的不是报纸的形式,而是倾向错误。我们作为股东有两派,即理事们和监事会以及有关各部。这两派如果不在各自的基本原则上放弃一点东西,能够取得一致吗?这个题目是由克莱森博士的假设所提出来的。是应该在现在提出来的请愿书上签字呢,还是也许应该把它加以修改呢?我想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就是股东们到有关各部去尽力斡旋,使《莱茵报》在现在这种受双重书报检查的情况下从4月1日起能够再继续出版三个月。

康普豪森先生:派人亲自到京都去疏通将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摸清有关各部的要求。

迈尔先生:监事会不认为,《莱茵报》由于其生硬语调被揭露而接受一种明智的措施,是某种受到侮辱的事情。但是,有关各部的公告严重侵犯了我们的荣誉、我们的权利,我们怎么能够向有关各部要求报纸再继续出版三个月呢?是的,《莱茵报》以它现在这个样子已被严重曲解,以致它以这个样子继续出版只能毁掉以前所赢得的声誉。

哈斯先生:我再重复一下先前一位发言人提出的问题,理事们和监事会成员是否不希望按全体会议所明确表达的意见去修改他们的观点?因此,应该不会造成可能损害经办人荣誉的牺牲。我声明反对亲自到柏林去疏通。这种作法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有关各部不会

让别人来教训它们。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

考夫曼先生：我们大家都想要保住报纸。指摘报纸的倾向达不到这个目的。我希望在请愿书中详细说明辩护的根据。

海因岑先生：我认为，报社就下列几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关各部的公告损害了股东们的权利，即使我们不赞成理事们和监事会所代表的倾向，也是如此。报纸的倾向可以在应该更换监事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监事会犯有过错，那么关键就在于现在向有关各部提出保证，而通过指明不久就将举行的新选举可以答应提供这种保证。这种保证是可能提出的唯一保证。因此，我向你们建议，在现在的请愿书中加进如下一段话[①]。

泽利希曼先生：我向你们建议，彻底放弃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的方案，不向国王直接递交呈文，而向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递交呈文，而且是通过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转递上去。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如果没有接到以前要求的报告，肯定不会作出决定。遵照正常的行政程序办事，不可避免要耽误时间。我认为，向国王直接递交呈文是违反宪法的，因为我们越过了低级主管机关，立即诉诸最高当局。这种违反宪法的步骤将会得罪有关各部。因此，我向你们建议向那些部递交呈文，特别是因为这里根本不能指望陛下会反对他的大臣们所采取的步骤。

康普先生：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股东们的职权和权限。今天上午我们听到有人说，股东们只应该对报社的商业情况作出决定。现在根据章程，股东们还具有其它一些权利。我们首先来确定股东们的权利。因此，我建议通过一项关于股东们是否有权对报纸的倾向作出决

① 记录中实际并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定的决议。

奥本海姆先生：股东们有权利按照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意愿起草请愿书。如果他们喜欢的是一种同我们的荣誉、我们的信念不协调的稿子，那么人们就不能要求我们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字。我认为，表示不赞成报纸倾向的主张，从股东们的利益来看并不是好的选择。尽管人们可以指摘报纸的生硬形式，但是要考虑到，报刊的比较自由的发展还是新事物，任何一种新的机构都不可避免要发生失误。

哈斯先生：我想排除理事们、监事会同股东们之间的对立。让我们设法为了这个机构的权益促成各种利益的一致吧。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很乐意把起草请愿书的事托付给你们，但是并不因此而让你们对管理机构的任何行为负责。

莱斯特先生：股东们的权利被理解得太狭窄了。按照章程规定，全体会议有权利让监事会，并间接地让理事们服从它的意见。

奥本海姆先生：我并不想否认股东们有批评管理机构的权利，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直接干预管理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的权利。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可以很方便地在请愿书中说，它要利用自己的影响使编辑部按部里的意愿发生变化。

康普先生：正因为这个原因，首先必须对全体会议的职权作出决定。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不能强迫理事们遵循一定的倾向。全体会议只能间接地通过监事会的选举来发挥影响。

克莱森先生：理事们已经声明，只要部里要求作出与理事们的观点不一致的让步，如果全体会议同意这种让步，他们准备辞职。

请允许我向你们对今天上午宣读的请愿书提出下列修正意见①。

哈斯先生：全体会议有权利表示赞成和谴责，我必须最明确地表明态度，我主张维护这种权利。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以前一直致力于传播立宪思想并推动群众参与立法，今天群众是否无权发挥作用？管理机构只不过是全体会议意志的表现，这种意志可以经常起作用。

康普豪森先生：我也认为，理事们和监事会对自己和全体会议的职权理解得不够清楚。我认为，全体会议的权限比理事先生们所认为的要宽得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全体会议表示谴责，那么我认为，作用总是相同的，无论权限是否会遭到否认。问题将仅仅在于，全体会议是愿意接受对请愿书提出的修正意见呢，还是不愿意接受？

冯·洪特海姆先生：我认为，全体会议作出决定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当然，在章程中对于倾向，对于股东们的倾向是否应该由管理机构来实现，并没有作任何规定。但是，事情本身已经提供了这种前提。我认为，海因岑先生的建议最适合于重新实现股东们的职权。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个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我们将难于为监事会找到新成员。我再重复一下我的建议，即向部里提出要求，允许从4月1日起延长三个月的期限。我认为，双重书报检查决不能成为报纸继续出版的障碍。

法伊先生：在这里，我们在解释章程方面意见并不一致。而决定采取一定的步骤和措施，我们是一致的。我首先提出问题：请愿书是

① 记录中实际并没有这些修正意见。——编者注

否应该直接递交给国王？

对这个问题，会议一致作出肯定的回答。

法伊先生：今天宣读的备忘录是否应该同时与请愿书一起递上去？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备忘录的决议。

法伊先生：请愿书应该以现在的形式通过呢，还是根据修正意见加以修改？

全体会议决定，首先把在讨论中作了说明的修正意见提交表决。根据这个决议，克莱森博士先生提出了下述修正意见。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赞成把这种修正意见加进去。马克思博士、荣克、毕尔格尔斯先生表示反对这种修正意见。

康普先生提出，删去关于报社出巨资的那一段话。康普先生放弃把这一修正意见提交表决。

接着，法伊先生提出对请愿书（包括上述修正意见）进行表决。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决定采纳经过修改的请愿书。

法伊先生：现在全体会议要表明态度：请愿书是应该由代表团亲自呈送给陛下呢，还是通过邮局寄去。如果全体会议主张由代表团呈送，法伊先生要求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委托这个委员会同被派去参加代表团的报社成员进行谈判。

康普先生认为，这个代表团不会取得成效。

荣克先生：我完全同意康普先生的意见。部里将要求作出我们不可能同意的让步，并且对代表团提出比其他途径更苛刻的要求。

克莱森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因为这样一来，洪特海姆先生关于延长三个月期限的修正意见也就得到解决了。

冯·拉特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以便无论如何用这种办法促进延长期限。

毕尔格尔斯先生:由于派代表团,报纸的声誉会在公众舆论中受到严重的损害。柏林对布罗克豪斯先生的步骤[245]的判决就足以作为这方面的榜样了。

冯·洪特海姆先生建议委托《莱茵报》的一个朋友把请愿书递到柏林去。

康普豪森先生:我不同意毕尔格尔斯先生的观点。但是,我也认为不必授予代表团以绝对的全权。

冯·洪特海姆先生:一切都取决于人员的选择。

法伊先生:我现在把关于是否应该由代表团递交请愿书的问题交付表决。

哈斯先生赞成冯·洪特海姆先生的建议。

荣克先生:我认为,如果《莱茵报》4月1日停刊,不久禁令也得撤销,这不是一种不幸。那样一来,《莱茵报》本身就会按其真正的本性重新复活,它肯定立即又能重新赢得自己的读者。但是,如果《莱茵报》依从于双重书报检查和官方宽恕而有气无力地勉强存在下去,它肯定将会失去读者。

冯·洪特海姆认为,是否委派代表团,是理事们和监事会的事情,有关人员的选择也必须完全委托他们去做。

在对是否应该委派代表团的问题进行表决时,表示赞成委派代表团的有61票,表示反对的为53票。因此,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委派代表团。根据这一决定,全体会议委托理事们派出代表团,费用由报社承担。理事们接受这一委托,同时如果他们在下个星期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代表团,保留以书面形式寄出请愿书的权利。在通过这个决议

以后，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今天的全体会议闭幕。

记录——**古·梅维森；M.考夫曼、施图克博士、威廉·布瓦瑟雷、海因岑、亨·哈恩、伊·毕尔格尔斯、格·法伊、古·马林克罗特**

1843年2月12日于科隆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246]

1843年2月24日

律师、法律顾问法伊先生以监事会主席的身分宣布会议开始并提出了要提交今天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同时他代表监事会建议，鉴于报社所处的非常情况，推迟举行例行全体会议，并且责成监事会在3月份召开例行全体会议并提前两三天发出邀请，或者确切地说，继续举行不定期推迟的会议。接着，法伊先生报告了各地提出的要求让《莱茵报》继续出版的请愿书的效果。经理康普先生赞成监事会的建议，他只是认为，像监事会的建议所打算的那样，提前几天通知开会是合适的。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希望现在就确定一个确切的日期，而律师迈尔先生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召开会议取决于前往柏林的代表团的报告。莱斯特先生认为监事会的建议是违反章程的，因为章程规定应提前十四天通知开会。康普先生希望，把今天会议的决议在报纸上公布，法伊先生赞成这个意见。监事会的建议被通过并规定，在通知开会和召开全体会议之间至少应该有三四天时间。同时规定，通过报纸把本决议通知各位股东先生，并且在发出邀请时每天把邀请书登在报纸上。本记录由负责此事的德

斯特尔博士整理，经宣读、同意并按照章程签字。

德斯特尔博士、**约·恩·雷纳德**、**格·法伊**、**泽利希曼**、**威廉·布瓦瑟雷**、**马克思**博士、**古斯塔夫·梅维森**、**荣克**、**迈尔律师**、**古·马林克罗特**、**毕尔格尔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1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于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日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4月15日，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以这篇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马克思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阐述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首次提出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是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家的观点。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不仅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而且超越了他们的老师，驳斥了当时的哲学史编纂学对这些体系的贬低和曲解，利用这些哲学体系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要求，从而也论述了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

1839年初，马克思开始全面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研究的成果，最晚到1840年初产生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这七本笔记摘录了伊壁鸠鲁哲学的精髓，总结了19世纪30年代哲学界的争论，并提出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其中涉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关系，以及它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联系，但是二者的差别还没有像后来在博士论文中那样成为重点。在这七本笔记以后，马克思扼要地写了几条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意见。另有一份手稿批判分析了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其中只有第三张流传下来了，这个片断以前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写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因此未收入本卷。

1840年，马克思专门研究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根据鲍威尔1839年底和1840年初的几封书信来看，这时马克思正在研究海尔梅斯主义，还打算出一本书对它进行哲学的批判。可见，马克思动笔撰写博士论文大概是在1840年下半年。

论文题目确定以后，马克思就深入钻研古代文献，以便首先分析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如果把博士论文中的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同《关于伊壁鸠

鲁哲学的笔记》中的摘录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笔记只是为博士论文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论文中有些引文抄自笔记，有些引文则经过马克思重新研究。而关于德谟克利特的最重要资料的引文都是笔记中所没有的。马克思广泛地挖掘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资料，从而掌握了当时的全部学术资料。可惜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时所写的摘录笔记和草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1841年3月底，博士论文完稿了。论文的题目是《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保存下来的稿本的目录中也是这样写的，而获得博士学位后写在封面上的题目则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现存的博士论文本身是一份不知由何人抄录的、经马克思修改补充的不完整的稿本。这显然是在3月底以前就已写成准备付印的那个稿本。为此马克思写了献词和序，但这里缺少论文目录中所提到的第一部分第4章、第5章和附录第2章的注释。

这篇博士论文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它第一次发表在弗·梅林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但是删掉了绝大部分附注。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Ⅰ部分第1卷第1分册。——3。

2 *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称为花园学派。

伊壁鸠鲁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撞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泉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认为，由于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人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调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唯一标准，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11、212、453。

3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11、212、452。

4　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皮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排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平心静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11、212。

5　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是献给“朋友、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科本在该书1840年版第39页上写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它们的直接的自然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和道德，它们也随着古代的衰亡而瓦解。”——11。

6　马克思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第10卷第123页，引用

了伊壁鸠鲁致梅诺伊凯乌斯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段引文以及下面引自埃斯库罗斯著作的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摘抄的。—— 12。

7 鲍威尔在 1841 年 4 月 12 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不要把超出“哲学发展”的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诗句（即“我痛恨所有的神”）放进博士论文，认为这样将不利于马克思谋求波恩大学的教职。—— 12。

8 昔勒尼派是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这个学派接受并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善的概念，认为人们天生追求的快乐就是善，人不能被快乐所支配，应该主宰快乐。昔勒尼派的学说对伊壁鸠鲁的伦理学有一定的影响。—— 15。

9 昔尼克派是公元前 3 世纪古希腊的一个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一切人间的文明享受都是有害的，理想的生活应是极端简朴的原始生活，提出“德行本身就是幸福”，主张屏弃一切人间的享受。昔尼克派对后来的斯多亚派有一定的影响。—— 15。

10 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指公元 3—6 世纪流行于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是由亚历山大里亚的阿·萨卡创立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亚历山大里亚哲学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亚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 15。

11 七贤是指米利都的泰勒斯、米蒂利尼的皮达科斯、普林纳的比亚士、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奇仑、科林斯的柏连德、罗得岛的克莱奥布洛斯。—— 17。

12 《论哲学家的见解》虽然以普卢塔克的名义流传下来，但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的。—— 19。

13 各个综合性科目在古代是指语言文学、辩证法、论辩术、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学。—— 23、69。

14 迦勒底人是西亚的一个民族，在希腊罗马世界用以称呼东方的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士。—— 23、69。

15 裸体智者是古希腊人对古代印度的哲人和裸身独居深林冥思默祷、禁欲苦修的宗教信徒的称呼。—— 23、69。

16　心灵的宁静（A taraxy）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又译“不动心”。在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中，这是生活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认识自然、摆脱对神和死亡的恐惧而达到内心自由的哲人所处的至善状态。—— 28、57。

17　按博士论文的目录，下面应该是第 1 部分第 4 章、第 5 章，但这两章的手稿没有找到。—— 29。

18　马克思 1837 年秋读过约·约·温克尔曼的著作《古代艺术史》（1767 年德累斯顿版）并作了摘录，该书第 2 册中有这样一段话：“雄浑伟岸的神灵的美就在于既有成年人的遒劲膂力，又有青年的欢快愉悦，而且还像如花少年那样肌肤致密，毫不突筋露腱。但是神灵显得恬淡知足，不需要常人为滋补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伊壁鸠鲁对神的形象的看法，他让神没有躯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似血的东西，这是西塞罗所茫然不解的。”—— 35。

19　希尔卡尼亚海是里海的古称。这里指的显然不是希尔卡尼亚海的鱼，而是希尔卡尼亚人或吃这种鱼的人。—— 36、83。

20　“原子规律”这一术语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并未出现，显然是马克思自己提出来的。他在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时，为了给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直线”下定义，曾研究卢克莱修的观点，并使用了这个术语。—— 36。

21　这些批评家可能指德国哲学家纽伦贝格尔和德国语言学家施奈德尔。他们的评论见《第欧根尼·拉尔修，第 10 卷：论生平、见解和格言》（由卡·纽伦贝格尔分别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1791 年纽伦堡版和《伊壁鸠鲁的两封信里所包含的物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见》（希腊文本由约·哥·施奈德尔根据手写本和印刷本校正和解释）1813 年莱比锡版。—— 39。

22　这里指的不是伊壁鸠鲁的学生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而是德谟克利特的学生希沃斯的梅特罗多罗斯。后者在一些文献中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在博士论文所附的注释中，在马克思引用的斯托贝的一段话里他也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个笔记本中也有这段引文。—— 49、89、90。

23　附注中所有的引文，马克思都是用原文即拉丁文和希腊文摘录的。马克思撰写这些注释时并未注明他所引用的版本。在写博士论文时，他部分地参

看了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但是，他作笔记和写博士论文时所利用的不是同一个版本，例如，作笔记时他利用的是1649年里昂出版的皮·伽桑狄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解〉注释本》，而在写注释时他利用的可能是与伽桑狄的版本出入很大的1833年陶赫尼茨出版社的版本；此外，根据引文的修改情况来看，他在写论文和注释时重新研究了有关资料。因此，这里的引文与《笔记》中的引文也大有差异。——65。

24 预想（Prolepsen）这里是指由同一客体所引起的众多感觉中直接产生的概念，这种概念构成了与此相关的言语的本来涵义。同感觉本身一样，这种概念也具有明确性，可以成为继续研究的出发点；而从感觉和理性所证实的判断中又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预想。——68。

25 公元前101年，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在韦尔切利战役中击败了入侵高卢和意大利北部的日耳曼部落基姆布利人。

马西里亚人是指住在马西里亚（即现今法国的港口城市马赛）的居民。马西里亚是公元前600年一群来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的希腊水手建立的希腊移民地。——74。

26 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哲学上的“自由派”。19世纪30年代末，这一派的激进代表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阿·卢格等人转到无神论立场，从左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并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76。

27 “实证哲学”是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宗教神秘主义流派。当时一批保守的德国哲学家（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他们反对理性认识，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他们把宣布理性认识是自己知识的源泉的哲学叫做“否定哲学”。——76。

28 指的是19世纪30年代初的一批德国哲学家，他们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企图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便改写哲学史，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1833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的阿·特伦德伦堡。1840年秋他出版了《逻辑研究》，详细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方法。他过高地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观点，根据这些观点创立了一套他自称为有机世界观的有神论理论。他还利用了当时人类学和生理学的成果。马克思说的毛发哲学家、趾甲哲学家、脚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可能就是暗指这一点。——77。

29 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我将把世界彻底翻转过来。"—— 77。

30 瑞典自然科学家和通灵学家艾·斯维登堡把整个宇宙分为有限的物体和永恒的神灵。一切神灵处于普遍的联系中，人的精神在人生前只是无意识地参加这种联系。在斯维登堡看来，整个神灵世界体现了整个宇宙的普遍一致性。他认为，整个神灵世界就是一个"最大的人"，他的头、躯体和四肢各表现着神灵世界的在质上各不相同的领域。—— 77。

31 《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昂·霍尔巴赫的著作。作者为了不暴露自己，署了 1760 年去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 J．B．米拉波的名字。—— 98。

32 马克思引用的谢林《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和《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都是 1795 年出版的。后来谢林放弃了进步观点，转到宗教神秘主义立场，1841 年被普鲁士当局延聘到柏林大学去消除黑格尔学派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 100。

33 马克思引用的是黑格尔在 1829 年夏季学期开设的宗教哲学讲座的第 13 讲。—— 100。

34 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批判了证明神存在的各种方法。—— 100。

35 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关于判断成份的逻辑意义的推论（主语、谓语、系词"是"）所说的一段话："一百个真正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丝毫也不比一百个可能有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多。确实，因为可能有的塔勒意味着概念，而真正的塔勒意味着物体及其假设本身，那么如果物体所包含的东西比概念多，我的概念就不会表示整个物体，因而也就不会和物体相等。可是，当我有一百个真正的塔勒时，我的财产就比我光有一个它们的概念（即可能有的塔勒）时多。确实，在实际情况中物体不仅分析地包含在我的概念中，而且也被综合地加到我的概念（它是我的财产的规定）中，而一点也没有以我的概念之外的这一存在去增加这些想象中的一百塔勒。"—— 101。

36 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再次试图发表他的博士论文，这篇新序言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因为马克思在新序言中谈到"旧作"，所以，他只有在 1841 年 7 月移居波恩后才能写这篇序言。而其中"自我意识的哲学家"的说法

意味着这篇序言是在与布·鲍威尔密切合作的时期，即最晚到 1842 年为止写成的。此外，马克思对论文前面的给路·威斯特华伦的献词没有作任何改动，而后者于 1842 年 3 月 2 日去世，可见，新序言应在这个日期之前写成。—— 103。

37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从此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政治活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评论的是普鲁士政府于 1841 年 12 月 24 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

普鲁士政府在 1819 年曾经颁布过关于实行书报检查的法令。1830 年七月革命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书报检查措施。1840 年以后，普鲁士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这项新法令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然而新的书报检查令只是表面上不限制作家的写作活动，实际上它不仅保存而且还加强了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立法的性质，从而揭露新的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

马克思可能于 1842 年 1 月底或 2 月初着手写这篇文章。1842 年 2 月 10 日马克思把它寄给阿·卢格，请他尽快登在《德国年鉴》上。卢格考虑到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送交检查机关，建议把它送到瑞士去出版，经马克思同意后，该文于 1843 年 2 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 1 卷上发表。由卢格出版的这一文集（两卷集）除了马克思这篇文章外，还收进了路·费尔巴哈、阿·卢格、弗·科本、布·鲍威尔等人的文章。1843 年 3 月 26 日和 28 日《曼海姆晚报》第 71、72 号以《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1851 年，这篇文章作为首篇收入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 1 分册。该书出版后很快就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禁。—— 107。

38 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是 1841 年 12 月 10 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起草、12 月 24 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 1841 年 12 月 27 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1842 年 1 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了这一法令。—— 107、139、949。

39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24—232页。——107、379。

40　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见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第332—333页。——107、380。

41　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某一作品的内容本身是违法的，那么除此以外还要由法庭作出合乎法律的惩罚。在此，我们申明，如果在国内对邦的法律和命令进行放肆而无礼的指责和嘲讽，那就不仅仅是引起不快和不满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表这种违法的言论本身应判处六个月至两年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32页）。——110。

42　"风格如其人"是法国自然科学家乔·路·勒·布丰在1753年8月25日向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说的一句名言。见布丰的《风格论》。——111。

43　"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这句话出自伏尔泰《浪子》一书的前言。体裁一词的法文是"genre"，既有"类型"的意思，又有"体裁"的意思。伏尔泰本来是在前一种意思上使用这个词的。——113。

44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它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复存在了。——114。

45　联邦条例即《德意志联邦条例。1815年6月8日》。根据这一条例，34个德意志邦在形式上组成了德意志联邦，但是并没有消除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各邦的独立性及德意志诸侯的政治权力仍然得到承认。联邦条例第18条曾许诺联邦议会在举行首届会议时研究"制定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统一规定"，但是这一许诺只是一纸空文。——114。

46 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又重新恢复。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115、428。

47 盖有封印的上谕（lettres de cachet）是指以法国国王名义或受法国国王委托拟定并盖有封印的公文，凭此上谕可以不经判决就把人投入巴士底狱或其他国家监狱，甚至驱逐出境。自路易十四以来这种上谕主要被用来逮捕或放逐政敌。1789年6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这种盖有封印的上谕。——116。

48 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1837年11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之间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1842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经过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克思在1842年7月9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118、240。

49 卡皮托利诺山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上面建有朱诺神殿。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夜袭卡皮托利诺山，朱诺神殿的鹅被惊动，发出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128。

50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几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开始撰写不早于1842年3月26日，不晚于4月26日写成。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就这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下列几个问题写四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

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出三篇关于省议会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即关于科隆纠纷问题的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写得怎样和手稿处理情况，目前均不得而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是由于一些城市发生了请愿运动而引起的。会后在科布伦茨少量刊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供省议会议员个人使用。当年的《杜塞尔多夫日报》还全部刊登了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情况，其他报纸也作了报道。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这些材料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阐述的思想，尖锐地指出，省议会和人民代议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莱茵省议会违背人民的利益，维护等级特权。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的开端。它分六次连续刊登在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阿·卢格试图转载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于是他将有关章节编辑加工，附上一篇按语，以《〈莱茵报〉论新闻出版自由》为题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1851年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被收入海尔曼·贝克尔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 136。

51　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 136、307、407、435。

52　马克思称毕达哥拉斯为“宇宙的统计学家”，是因为后者认为，由数支配的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有规律性的数是万物最根本的本原。—— 140。

53　指历史法学派。

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一个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为特征的法学流派。它反对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代表人物有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这一学派在德国开始兴起时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本卷第229—239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47。

54 卡·哥·泰·温克勒1817—1843年为《晚报》的责任编辑。他曾使用泰奥多尔·赫尔这一笔名。马克思风趣地说他的亮度如何微弱，是因为“赫尔”的德文（Hell）含有光明的意思；而温克勒这个姓的德文（W inkler）恰好是“愚昧乡下佬”（Krähwinkler）一词的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又称其为以“赫尔”为笔名的愚昧乡下佬，借以讽刺其作品粗俗肤浅、枯燥乏味。——149。

55 约·罗于1716年在巴黎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银行改为国家银行。这家银行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同时从流通中回收硬币，企图以此来增加国内财富，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一时，银行于1720年破产。——152。

56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1815年荷兰与比利时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国王是威廉一世。在王国中实际上是荷兰占统治地位。1830年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最后导致尼德兰王国的解体，比利时成为独立的国家。——152。

57 卡·路·冯·哈勒在《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一书中主张完全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及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这一主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154。

58 海妖，音译为茜林丝，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群人首鸟身的女妖，她们用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由于航船触礁沉没而丧命。——164、173。

59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谈到人类认识过程的非辩证观点时，使用了“所有母牛在夜里都是黑的”这一成语，马克思在这里套用这个成语来说明片面认识和庸俗经验的危害性。——166。

60 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相传为伏羲氏所画，用“—”和“——”符号组成，以“—”为阳，“——”为阴，分别称为乾（☰）、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周

易》认为，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而乾卦和坤卦在八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其中包含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这类朴素辩证法的观点。——167。

61　哲人之石指古代炼金术士幻想通过炼制得到的一种怪诞的物质，据说能把普通金属变成金银，医治百病，返老还童。——173、180、248。

62　希腊火是公元7世纪希腊人首先发明的燃烧剂，用硝石、硫磺、石油、树脂等混合制成，装在桶内、罐内投掷或由发射管发射，极易爆炸，燃烧时，火焰强烈，遇水不熄，故多用于海战。——173。

63　北美的刑事犯监禁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人监禁制度，即对犯人昼夜都实行单独监禁；另一种是囚犯缄口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犯人白天在一起劳动，但不得相互交谈，否则予以严惩。——200。

64　《集权问题。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是马克思针对莫·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而写的批判文章的开头部分。赫斯的文章发表在1842年5月17日《莱茵报》附刊第136—137号。署名÷÷，其中对国家集权问题作了抽象的、虚无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在批判文章中首先论述了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众说纷纭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日益执著地追求并论证哲学和政治的联盟。

马克思是在1842年5月下半月写这篇文章的。文章没有写完，还是写完了没有寄往科隆，不得而知。总之，文章的后半部分至今尚未找到。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Ⅰ部分第1卷第1分册。——203。

65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拉开了《莱茵报》与《科隆日报》论战的序幕。论战的起因是1842年6月28日《科隆日报》的一篇社论。由该报的政治编辑海尔梅斯撰写的这篇社论攻击《莱茵报》的政治立场，要求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报刊上批判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马克思的这篇论战性文章驳斥了海尔梅斯这种公开的告密，从原则上阐述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改变现存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必要性。

马克思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6月28日（海尔梅斯写的社论于这天发表）和7月3日之间，7月4日《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已收到了这篇稿子。——206。

66　可能指 1842 年 6 月《科隆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多次刊登《科隆大教堂报》发行的消息一事。——206。

67　下面这段译文马克思可能引自奥·鲍利翻译的《琉善全集》1827 年斯图加特版第 1 部分第 2 卷第 176 页，不过，马克思把罗马神墨丘利换为相应的希腊神海尔梅斯。——207。

68　海尔梅斯在 1842 年 6 月 24 日《科隆日报》第 175 号的社论中，批评了政府当局不允许报纸全面报道法庭辩论情况的做法。——209。

69　智者派指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师，他们传授有关政治活动的知识，如论辩术、语法和修辞学等。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智者派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是在思想观点上是较为一致的，他们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否定宗教和神的权威；重视感觉经验，肯定变化着的感性现象的真实性，但是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事物和真假是非以个人的感觉为转移；认为政治制度不是由神所规定，而是在人类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派夸大个人感觉的观点提出过正确的批评，但拒绝肯定智者派思想的积极意义。——212。

70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作为对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产生的。柏拉图在物质世界以外去寻求事物的本质（理念），建立了以理念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却承认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它的运动和发展中，他把现象和本质都统一到事物本身之中。诚然，他采用“不动的动者”（nus）作为一切自然现象的最终原因和最终目的，它把全部现实都置于合乎目的的运动之中。在这种哲学体系中，实际的宗教之神和“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都无立足之地。——212。

71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见注 10。——213。

72　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梵文原意为“知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的文集。吠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最古的四部吠陀本集，亦称四吠陀，广义除四吠陀外，还包括解释四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经书，亦称吠陀文献。吠陀中年代最久的作品可上溯到公元前约 1500 年以前，最晚的作品形成于公元前约 6—4 世纪。吠陀在被规定为神圣的经典以后，就成为神秘的著作，只许祭司和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学习，不许低等种姓

的人接触。以祭司为职业的婆罗门垄断了这些古代的经典，把它们作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凭借。他们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只在内部口头传授这些典籍，不肯写成文字。直到19世纪吠陀才刊行于世。—— 214。

73　宪章指法国立宪宪章（见注128）。宪章第三条在1814年宪章中就已经作了规定。这是迫使路易十八承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条款之一。1830年7月革命后，这一条款又原封不动地载入作了部分修改的新立宪宪章。—— 216。

74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 216、316、346、426。

75　拿破仑法典不仅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的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法国民法典，广义而言，也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在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曾实行，在莱茵省1815年归属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 216。

76　指海尔梅斯1818—1819年在柏林和布雷斯劳学习神学和哲学期间，曾参加反政府的大学生运动。1824年在布雷斯劳，他因曾是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未被聘任为讲师。—— 219。

77　指德国的反动报刊为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批评宗教而进行的激烈论战，施特劳斯在《耶稣传》（第1、2卷分别于1835、1836年出版）一书中最先对宗教进行了批判。—— 221。

78　嘉布遣会又译卡普秦会。1525年由马特奥在意大利创立，属天主教会方济各会的分支。嘉布遣为意大利文Cappú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修士身穿深褐色带风帽的会服故而得名。该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 222。

79　8世纪和9世纪的可耻时代，主要指查理大帝（742—814年）统治的年代。他在大力扩张领土的同时，实行庇护教会等政策。在征服萨克森地区时，他用暴力和镇压措施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 222。

80　*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3—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杀死了大批胡格诺派教徒一事。后来人们把这一屠杀异教徒事件称为巴托罗缪之夜。——222。

81　*《论神之都》*又译《论上帝之城》，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晚年著作。大约于公元413—426年成书。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共22卷。用两座城来表述其历史哲学思想：一为上帝之城，即天国或基督教会；另一为世人之城，即人间（地国）或世俗国家。前者是完善的、永恒的；后者是不完善的，充满着罪恶。所以国家应绝对服从教会。——223。

82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同盟是战胜拿破仑一世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224。

83　指约·冯·哥雷斯《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一书。该书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对持续四年之久的普鲁士新教国家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纠纷作了分析。参看注48。——224。

84　*胡格诺派*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的基督教新教教派，深受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参加这一派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农民和手工业者。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导致的胡格诺战争从1562年起延续到1598年。结果胡格诺派的前首领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主教，成为国王，称亨利四世。——225。

85　克·沃尔弗是哈雷大学的哲学和数学教授，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因此，他的著作和讲演遭到虔诚派神学家们的猛烈抨击。由于哈雷的神学教授约·朗格的告密，威廉一世下令驱逐沃尔弗，1723年11月沃尔弗离开普鲁士。——227。

86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是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性论著。1841年底，马克思就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他也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见注53），因为历史法学派的政治主张和哲学基础都是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相对立的。1842年初，深入研究历史法学派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任务。1842年2月28日，普鲁士国王任命该派的

代表人物弗・卡・冯・萨维尼为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负责修改普鲁士邦法的某些规定，修改省的有关法律，以便巩固封建的法律关系。于是历史法学派就为修订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1842 年 6 月底到 7 月初，报刊上刊登了一些新修订的法律，并展开讨论。马克思参与了这次讨论并为《莱茵报》撰写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这篇文章。他剖析了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哲学观点、思想方法和立论根据，指出历史法学派关于自由、婚姻、教育、私法和国家法等方面的观点都来自胡果的思想。文章写于 1842 年 7 月底—8 月 6 日左右，1842 年 8 月 9 日在《莱茵报》第 221 号上发表时，《婚姻篇》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直到 1927 年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第 1 分册用原文全文发表。—— 229。

87　胡果的自然法指胡果的《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民法讲座教科书第 2 卷)。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引用的是该书修订版，即 1819 年柏林第 4 版。—— 229。

88　约・哥・冯・赫尔德关于自然人都是诗人等文艺观点，见他所著《论德国文学片断》(第 2、3 集)、《论德国—东方的诗人》(载于《赫尔德全集・关于文学艺术作品》1827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 2 部分第 16—40 页)和《希伯来诗歌的精神》(载于《赫尔德全集・论宗教和神学》1827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 2 部分第 87—113 页)等。—— 230。

89　指德国法学家弗・卡・冯・萨维尼 1838 年为纪念胡果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50 周年而写的小册子《1788 年 5 月 10 日。法学史论丛》(1838 年柏林版)。—— 230。

90　见本・贡斯当《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1826 年巴黎第 2 版第 1 卷第 172—173 页。马克思 1842 年对该书作了详细摘录，但在保存下来的摘录中没有上面这段引文。—— 235。

91　马克思暗指青年德意志派某些作家提出的对“自由的爱”的要求。

“青年德意志”是 19 世纪 30 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236。

92 指弗·卡·冯·萨维尼，他的著作《论当代在立法和法学方面的使命》于1814年在海德堡出版，1840年出了第3版。——238。

9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写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三篇。关于这一组论文的情况，参看注50。

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小农、短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普鲁士政府便想制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措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行为。莱茵省议会在1841年6月15日至17日曾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了辩论。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发表的修改意见，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给林木所有者更多的好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法律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篇论文的写作，第一次推动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这篇文章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能确定，但不会晚于10月初，10月24日大概基本写成，但不排斥在文章开始见报后仍在写后面的部分。——240。

94 1841年7月23日，莱茵省议会对限制地产析分的法案进行了辩论。法案是由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提出的，他想用限制地产析分的办法来阻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的发展。然而议员们坚持对土地的自由支配，认为限制地产析分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议会在没有对草案进行逐条讨论的情况下，便以压倒多数否定了这一草案。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限制地产析分并不是解决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的办法。——240。

95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6月24日、25日及7月6、7、8日讨论了《普鲁士各邦森林和狩猎治安总条例草案》，7月9日讨论了《关于狩猎违禁的规定》，7月22日讨论了《关于待审的森林、牧场和狩猎违禁案的民事申诉法案》。——240。

96 指*查理五世刑罚法规*，即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又称《加洛林纳法典》。这是德国第一部

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有主导地位的刑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243。

97　指蛮族法典（leges　barbarornm），这是对5—9世纪形成的，一些日耳曼部落的法规的最初的文字记录的统称，其中主要记录了这些部落的习惯法，但也采用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这些部落5—7世纪在原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蛮族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邻族的轻蔑称呼。——250、275。

98　萨莫耶德人是俄国史书中对俄罗斯北方和西伯利亚许多部落的称呼。关于萨莫耶德人杀死野兽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施特拉尔松德版第42—43页。1842年3—5月，马克思曾阅读过这一著作并作了摘录。——256。

99　领主裁判权是德国地主在其领地范围内审判和惩罚农民的封建权利。地主拥有对财产、遗产、地产的裁判权。领主裁判权从1848年起开始受到限制，1877年被废除。——257。

100　多多纳是希腊主神宙斯的神殿所在地，位于希腊伊庇鲁斯，是继德尔斐神庙之后希腊最古老的神托所和朝拜宙斯的场所。据说，在通往神殿的大门口有一眼泉水，泉边长有一棵古橡树，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能够传达神谕。——265。

101　意识形态一词来自希腊文ιδεα（观念、形象、概念）和λόγοσ（学说）。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突然的造反表现，是指法国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反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把心理状态、意识现象、感觉、意志行为以及观念都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对象。——265。

102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几次使用了“Mehrwert”一词。本文都译为“额外价值”，表示林木所有者由于林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第一次把“Mehrwert”（“剩余价值”）作为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76页。——274。

103 1584—1585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军队包围安特卫普，以镇压尼德兰反对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安特卫普在被围13个月后被西班牙占领。——283。

104 “圣者议会”是对英国摄政大臣克伦威尔于1653年7月4日召集并于同年12月12日解散的小议会的讽刺性称谓。与会议员中有许多激进派宗教团体的代表，他们用宗教的神秘术语抨击克伦威尔的政策，因而被嘲讽地称为“圣者”。——285。

105 关于古巴野人把黄金扔进大海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施特拉尔松德版第36页。1842年3—5月，马克思曾阅读这一著作并作了摘录。马克思用“古巴野人将把兔子扔进大海里去”来讽刺莱茵省议会将要辩论的关于狩猎违禁法草案，因为这一法案甚至把农民猎取兔子的权利都剥夺了。——290。

106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他以此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参与报界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

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发表公开讨论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报道，以及出版罗·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引起了德国报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发表了该报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莱茵报》刊登两篇文章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因此，马克思撰写本文，予以批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第一次干预了《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进行的论战。《总汇报》一再标榜自己要成为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报纸。而该报所持的主要是保守的方针，但是也发表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在古·科尔布的主持下，该报坚持奥地利霸权下的大德意志的思想。——291。

107 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指1842年9月30日《莱茵报》第273号刊登的莫·赫斯的一篇1842年8月21日柏林通讯，这篇通讯曾发表在威·魏特林编辑出版的《年轻一代》杂志1842年9月号上。通讯作者认

为，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废除财产权。《莱茵报》转载时，赫斯对这篇通讯作了删节，加了按语及标题《柏林的家庭住宅》，并对几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作了修改。

柏林家庭住宅指 1820—1824 年在柏林建造的五幢三层大楼，大约有 400 套住房，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房间。1840 年，这里住着 3000 人，他们生活贫困，往往是几户人被迫合住在一个房间里。—— 291。

108　指 1842 年 10 月 7 日《莱茵报》第 280 号刊登的有关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报道。这篇报道扼要地介绍了通过立法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讨论，还报道了与会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演说。

斯特拉斯堡会议是 1842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9 日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会议期间，有的小组就傅立叶学派关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92。

109　《莱茵报》第 276、280、281、284 号刊登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通讯，第 277、286 号转载了法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些通讯的内容主要是会议的讨论情况，但也涉及会议以外的活动。《总汇报》第 275、277、278、280、281 号同样刊登了有关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 279、284、287 号上则极为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接待情况和庆祝活动。——292。

110　西哀士的预言指法国政治家艾·约·西哀士 1879 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在他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1879 年巴黎版）中表述的思想："第三等级是什么？—— 一切。—— 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它要得到什么？ —— 一个地位"。—— 293。

111　指恩·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和威·科泽加滕的《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这两篇文章均于 1842 年发表。毕洛夫一库梅洛夫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行立宪政体的要求；科泽加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极力维护封建地产的特权。此外，卡·路·冯·哈勒也在《柏林政治周刊》上鼓吹他关于完全恢复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的理论。—— 293。

112　指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1842 年 8 月，曼彻斯特成为宪章派进

行宣传鼓动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中心之一;1839年5月,巴黎爆发了由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组织的起义;1831、1834年,里昂爆发了纺织工人起义。—— 293。

113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 294、367。

114 1842年柏林动物园曾发生因吸烟而打架的事件,普鲁士政府和柏林警察总局于1842年2月24日作出规定,该事件才得以平息。规定根据原有的法律,重申禁止“在柏林环形城墙以内的大街和公共场所以及动物园内吸烟”,否则将处以罚款和监禁。—— 294。

115 1842年夏,英国许多工矿先后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宪章派的三个领袖约·坎贝尔、詹·斯科菲尔德和彼·麦克道尔也参与了工人的行动。1842年8月17日,麦克道尔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宪章派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呼吁书,号召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把斗争坚持下去。他希望罢工发展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份呼吁书未经会议通过,就被麦克道尔以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为此麦克道尔遭到宪章派最有影响的领袖奥康瑙尔的猛烈抨击,并受到警方的追捕。他由于逃亡法国而免遭逮捕。—— 294。

116 自治论者是侯爵和伯爵家族的代表。根据1815年6月8日通过的德意志联邦条例,他们保留了自行处理其财产和家族关系,不受全国通行的普鲁士邦法约束的权利。为保留封建地产,他们要求限制地产析分。为此,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莱茵省不断发生的地产析分,然而这项法案遭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否决。—— 294。

117 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热衷于恢复中世纪行会制度,以及冯·哈勒在其《国家学的复兴》中首先从理论上对这种政策作的论证等。—— 294。

118　威·科泽加滕在《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中曾指出："地产，按其自然状况来考察，决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权利，因而按照近代政治家的见解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先权，近代政治家正是把不是所有人都应得到的一切权利称为特权或优先权。"（见该书1842年波恩版第98页）——295。

119　指由巴·普·安凡丹创立的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古·德·艾希塔尔。法伦斯泰尔是按照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协作社。——295。

120　《〈莱茵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与《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在内容上有着直接的联系。1842年10月19日《莱茵报》第292号转载了同年10月15日的《曼海姆晚报》第243号的一篇普法尔茨通讯，因为该通讯不赞成奥格斯堡《总汇报》对共产主义所采取的态度。同年10月22日《亚琛城日报》第293号发表文章，对《莱茵报》转载通讯未作任何说明表示不满，认为该通讯把《总汇报》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强加给《亚琛城日报》。马克思的这篇说明就是对《亚琛城日报》的答复。它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刊登在1842年10月23日的《莱茵报》第296号。——297。

121　指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载于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这里所说的亚琛报纸上的文章指1842年10月6日《亚琛城日报》刊登的《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一文。——297。

122　1842年6月底，格鲁培在他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中，以哲学的超党派性和中立性作幌子，攻击鲍威尔的著作《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同时表示赞成波恩大学解聘鲍威尔，并为这种作法辩护。青年黑格尔派对格鲁培的言行进行反击，在《德国年鉴》上针对格鲁培的小册子发表了一系列维护鲍威尔的文章。马克思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42年10月底和11月初之间，刊登在1842年11月16日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273期。这篇讽刺性文章是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唯一的一篇文章。——300。

123　大概是指格鲁培的语文学功底差。他的两篇文章《关于阿契塔的残篇》（1840年）和《关于赫西俄德的神谱》（1841年）曾受到学术评论界的贬斥或否定。——300。

124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6页转引的新教神学家奥·奈安德的话。见奈安德著作《耶稣传》1837年汉堡版第265页。—— 302。

125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7页转引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29—30节。—— 302。

126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9页转引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马可福音》第8章第12—13节。—— 302。

127 《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针对1837年—1838年汉诺威宪法冲突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为，通过阐述采用"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的理由，指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任务。《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刊登在1842年9月22、25日和10月2、4日《莱茵报》第265、268、275和277号。—— 305。

128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由路易十八颁布的立宪宪章于1814年6月14日生效。这部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完全屏弃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不得不保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果。1830年7月26日，路易十八的继承者查理十世颁布六条命令（七月敕令），公开践踏1814年宪章的精神，直接导致了七月革命的爆发和波旁王朝的覆灭。1830年8月，通过了新的立宪宪章，新宪章采纳了旧宪章的主要条款，成了七月王朝的根本法。—— 305。

129 1837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依靠封建反动势力废除了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并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这一做法引起了以格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韦伯）的抗议。结果，这七位教授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 305、400。

130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这组文章（共三篇通讯）是马克思针对当时围绕普鲁士政府打算在莱茵省城乡实行地方管理机构改革所展开的激烈辩论而写的。随着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那里的封建制度基本上被消灭，18世纪90年代，在未来的普鲁士莱茵省建立了新的区乡制度，大大削减了乡村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特权，实现了城市的区和农村的

乡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是，随着1815年普鲁士统治地位的确定，政府和封建贵族企图废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以恢复贵族势力的特权。这一企图遭到了莱茵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竭力维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莱茵报》从8月至12月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实施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特权、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和通讯。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科隆日报》从10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区乡权利平等，歪曲《莱茵报》的观点和论证。对此，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极为巧妙地揭露了《科隆日报》对《莱茵报》诽谤的实质。——307。

131 即1842年11月5日《科隆日报》第309号附刊上登载的以"—·—"符号署名的文章《概述》。

从1842年10月中旬开始，《科隆日报》发表了几篇攻击区和乡权利平等的文章。《科隆日报》通讯员的文章下面用"——"或"—·—"的符号署名，显然这位通讯员就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曾要求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改革分开进行，理由是"由于农村的乡落后，不容许乡享有和城市的区一样的权利"。此外，作者还断言，那些捍卫区乡权利平等进步原则的人想要阻挠区乡制度改革。《概述》一文汇集了上述通讯的全部主要论据，不顾事实地断言大部分莱茵居民都赞成区乡分开。虽然《科隆日报》的编辑部也发表了一些反映相反观点的材料，但是该报实质上赞成《概述》文章作者的观点。——307。

132 1842年11月3日《莱茵报》第307号登载的文章《回忆为实行区乡制度改革而作的努力》，谈到第一届和第四届莱茵省议会(分别召开于1826年10月19日—1827年1月7日和1833年11月10日—12月31日)关于改革地方管理问题的两项对立决议。文章认为，决不能把省议会看作是表达莱茵省民意的机构。文章还指出，等级代表制已经过时，而且实质上已经变成荒谬的了。——307。

133 1842年9月16日的科布伦茨市请愿书中请求普鲁士国王批准科布伦茨市实行自己选举议会议员和领导机构的区乡制度，以便摆脱普鲁士政府的约束。1842年9月科隆和亚琛市也都在请愿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科隆和科布伦茨市在提出这类要求时依据的是它们在中世纪所享有的、随着法国区乡法的实施而失效的特权。1842年9月19日、10月30日《莱茵报》第262和303号

曾刊登了亚琛和科布伦茨市的请愿书。—— 308。

134 1842年10月31日一部分人代表特里尔市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国王“恩准在普鲁士莱茵省管辖的所有区乡实施一种区乡制度，这种制度坚持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公开有关区乡机构的辩论情况以及比以前拥有更大的独立性的原则”。1842年11月5日《莱茵报》第309号刊登了这份请愿书。—— 308。

135 1842年11月1日《科隆日报》第305号刊登的该报主编卡·海尔梅斯写的社论，完全赞同1842年10月4日的内阁指令（根据该指令，只有篇幅超过20印张的书籍才免受检查），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如果必须把想要发表的仓促写成的文稿从各个方面加以斟酌并改写成大部头的著作，许多人就将殚精竭虑了。”—— 309。

136 指1842年11月10日《莱茵报》第314号上刊登的《提交莱茵省代表审议的拒绝区和乡权利平等的区乡制度改革草案》一文。文章认为“全体公民一律平等”是实行区乡制度改革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呼吁反对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区乡制度改革的新草案。—— 309。

137 1842年8月29日，《莱茵报》监事会委托格·法伊、爱·迈尔和亨·克莱森就《莱茵报》对区乡制度改革应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提出建议，最后克莱森将所提建议归纳起来，写成了一组题为《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发表在《莱茵报》上。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载于该报1842年11月3日和6日《莱茵报》第307和第310号附刊；第二篇文章《论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载于1842年11月8、11和13日《莱茵报》第312、314和317号附刊；第三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系》，载于1842年11月29日和12月1日《莱茵报》第333和335号附刊。—— 311。

138 “Ceterum”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一词，这句话是：“Ceterum censeo Carthainem esse de- lendam”（“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 312。

139 在联合等级委员会于柏林召开会议期间，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代表于1842年10月24日向国王提出一项请求，要求召开莱茵省代表特别会议讨论区乡改革问题。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10月26日召见了莱茵省代表，他促使把城区条例和乡镇条例的新草案提交讨论。莱茵省的代表们于11月

11日表示反对把区和乡分开的条例，并要求赋予第四届莱茵省议会所拟定的草案以法律效力。——315。

140　促使马克思写这个按语的直接原因是《莱茵报》发表的两篇评论离婚法草案的文章（参看注141、142），按语是为第二篇文章加的。马克思在按语中拟定了批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方针，在后来作为社论发表的《论离婚法草案》（见本卷第346—350页）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写这个按语时，第一篇文章已经刊印，所以按语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842年11月6日。

1842年2月，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弗·卡·冯·萨维尼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法律修订大臣。在他的主持下，首先着手起草新离婚法草案。草案的准备和讨论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842年7月草案虽已付印，但不允许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从7月底起还是有人针对草案发表了最初的批评性评论。1842年10月20日《莱茵报》第293号发表了这一草案，后来在《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对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讨论。普鲁士政府对这件事采取威胁和压制的手段，它首先要求《莱茵报》编辑部提供草案投寄人的姓名，遭到拒绝。这成了《莱茵报》后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315。

141　1842年11月13、15日《莱茵报》第317、319号附刊登载的《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认为，新草案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并没有废除，只是修订了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邦法的各种规定。文章还谴责了草案在法律上把国家从属于教会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因此，文章否定那些给结婚或离婚造成困难的各项规定，也反对因离婚而引起的法律性的惩罚。——315。

142　1842年11月6日《莱茵报》第310号附刊登载的《评法律修订部1842年7月提出的离婚法草案》一文批评草案持新教观点并具有违反常人健全理智的各种规定。文章否定给离婚造成困难的多数条款，维护普鲁士邦法的有关规定。——315。

143　1842年11月12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奉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之命召见《莱茵报》编辑，责令该报改变办报方针，否则将予以查封。11月15日《科隆日报》公布了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为反击政府的威胁和反动报纸的挑衅，马克思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全文转载这一指令，同时利用其中主张放宽言论自由的许诺，从法律上阻止当局以书报检查为名对报刊进行迫害。马克

思在其他场合也采用过此类迫于情势的策略。—— 318。

144 《〈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是马克思继《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见本卷第 307—314 页)之后写的又一篇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以“—·—”符号署名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莱茵报》刊登的马克思和亨·克莱森等人关于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企图使人们相信,要求市民和农民权利平等以及运用历史的经验是十分荒唐的事情。马克思的这篇文章 1842 年 11 月 17 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18 日《科隆日报》即对该文进行反驳,而《莱茵报》未予理睬。—— 320。

145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是马克思为揭露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所采取的手法而写的文章。在此之前,《莱茵报》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奥格斯堡报的政治立场提出原则性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见本卷第 291—296 页)一文。然而《总汇报》避开《莱茵报》对它的批评,在原则问题上沉默不语,反而利用《莱茵报》报道中出现的疏漏攻击《莱茵报》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也揭露了《总汇报》的论战手法(见本卷第 355 和 409—410 页)。—— 323。

146 指 1842 年 11 月 13 日《莱茵报》第 317 号刊登的一篇通讯《停止刊登冯·科塔先生的出书广告》。通讯作者认为,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全部文学评论无不打上了科塔出版社政治倾向的烙印。通讯作者呼吁所有报刊不要再为科塔出版社出的书籍刊登广告。

这篇通讯中,作者误将柏林出版的尤·莫森的政治性小说《维罗纳会议》作为科塔出版的书籍。下面引用的编辑部关于出版地点的说明,见 1842 年 11 月 18 日《莱茵报》第 322 号。—— 325。

147 1842 年 11 月 11 日莱比锡举行了纪念席勒的集会活动。诗人尤·莫森在集会上朗诵了献给席勒的一篇诗歌体祝酒词,他在这篇祝酒词中尖锐地批评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称该报的浪漫派为“文坛警察”。1842 年 11 月 16 日《莱茵报》第 320 号全文刊登了莫森的祝酒词。11 月 24 日《莱茵报》第 328 号又刊登了一篇通讯《席勒纪念日》,详细报道了这一集会活动。—— 327。

148 1842 年 11 月 11 日和 13 日《莱茵报》第 315、317 号上刊登了阿·卢格写的一篇通讯《蒂克离开了我们……》。卢格在通讯的第二部分评论了 1842

年秋在德累斯顿首场演出的尤·莫森的悲剧《伯恩哈德公爵》，认为莫森的悲剧“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 327。

149　见 1842 年 11 月 25 日《总汇报》第 329 号刊登的寄自瑞典的通讯《瑞典的政党》。古·科尔布在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中，提醒读者注意，这篇通讯描述了瑞典自由党的特点。作者把这个要求进行大胆改革，因而使当局感到害怕并把受到部分群众推崇的政党比拟为“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的弹射器”。—— 328。

150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35 号和第 336 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是马克思针对 1842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35 和 336 号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而写的。1842 年 6 月，根据普鲁士国王的命令，等级委员会在各省相继成立，并于 10 月和 11 月第一次在柏林召开会议。等级委员会的成立和会议的召开导致了人们更加尖锐地批评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封建等级代表制。资产阶级反对派认为，等级委员会不能成为全国性的代表机构，扩大等级机构的权力就意味着加强贵族统治。他们要求在整个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而资产阶级激进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要求实行以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制。公众的批评促使政界人士在《总汇报》上撰文为等级委员会的组成和使命辩护。马克思在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说《莱茵报》只是反对保守报刊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观点，而不是反对这种制度本身。实际上，马克思对普鲁士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329。

151　普鲁士等级委员会是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2 年 6 月 21 日发布的命令建立起来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谘议性机构—— 联合委员会。建立等级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在全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 329、407。

152　指 1842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35 和 336 号附刊上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这篇文章是泰·亨·冯·罗霍提供给《总汇报》发表的。此人是普鲁士驻斯图加特的特使、1842 年夏天去职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古·阿·冯·罗霍的兄弟，他本人亲自为《总汇报》撰稿，但更多的是为《总汇报》介绍来自官方的文章。本文显然是属于

后一种情况，因为从1842年11月23日他给约·格·科塔的信中得知，他曾按照普鲁士内务大臣冯·阿尔宁的意愿，要求《总汇报》发行人准许在该报附刊上刊登这篇文章。——329。

153 指1823年6月5日在普鲁士颁布的《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地产是享有等级代表资格的条件(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3年柏林版第13号第129页)。根据该法1824年3月27日颁布了《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330。

154 这里马克思摘引的是《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1824年3月27日》第五、八、十一和十二条(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9号)。1823年7月1日和1824年3月27日颁布的普鲁士其他各省的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的条款。——331。

155 根据等级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会委员应由“每个等级本身”选举产生。尽管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多数代表提议，委员会委员应由省议会选举产生，但这项规定仍被遵照执行。这种把省议会分成几个部分的做法，从1647年起就已成为普鲁士等级代表制的一项特殊规定。对省议会来说，它意味着各个等级可自行召开会议，而且还可以单独向国王呈递意见书或决议。如果国王提出要求，或者某个等级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省议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这项特殊的规定就可生效。从原则上讲，这项规定是加强贵族影响的一种手段。——337。

156 降为间接附庸的贵族指以前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来根据1806年莱茵联邦条例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从属于大的邦君的侯爵和伯爵。1815年维也纳会议联邦条例和最后决议，以及1815年6月21日《关于普鲁士国家从前直属德意志帝国等级关系的规定》都为他们保留了许多特权，这保证了他们享有由于自己的财产及其不受阻碍的享用而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优惠。此外，他们还可以自主征收直接税，不必缴纳私人地产税。省议会组织法保证了他们在省议会中占有席位。——341。

157 《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一书于1842年9月出版。作者在书中维护君主制，拒绝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关系作为普鲁士的榜样，然而，他又反对在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改革在后来几十年陷入停滞状态，有些方面甚至走向倒退的事实，他首先抨击了封建地产对国家割据状况和政治关系的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他把工业在创造国民财

富和税收中所起的作用同大地产在经济上的意义加以对比，从中得出结论说，必须改变政治关系，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并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 341。

158　指 1842 年 9 月出版的路・布尔《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一书。这部著作出版的原因是联合等级委员会的召开。布尔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自由人”小组的拥护者，他宣称“时代精神”和“人民意识”是取消等级代表制和实现全体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客观前提。他指出，省议会是封建贵族用来维护和重新恢复他们 1808 年以来已受到限制的特权的工具，因而是违背历史发展的。—— 341。

159　单独选举权是国王授予的、多半以起源于中世纪的特权为依据的出席普鲁士省议会的特殊权利，有许多侯爵曾经享有这种权利，他们不经选举便可成为省议会的代表，在本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派一名家族成员到会。有一些城市也享有这种权利，它们可以从有表决权的市民中直接选出自己的出席省议会的代表，而在其他城市和乡镇则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举产生省议会代表。—— 341。

160　1842 年 6 月 21 日的命令和 8 月 19 日的王室内阁指令明确规定，等级委员会只有谘询和评议的职能。《1842 年 8 月 10 日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议事规程》规定，委员会委员无权讨论已确定的议事日程和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以外的问题，也无权就其他进行辩论的问题提出建议。—— 343。

161　《论离婚法草案》与《〈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见本卷第 315—317 页）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继续批判了弗・卡・冯・萨维尼主持拟定的离婚法草案，并且同莱茵法学家和坚持普鲁士邦法的普鲁士法学家划清了界线。在刊登马克思文章的《莱茵报》同一号上，还转载了《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一篇关于离婚法的文章，据称这是萨维尼让人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地复述了普鲁士法律修订部的动机，并为离婚法草案进行辩护。这篇文章显然是马克思促使《莱茵报》转载的，因为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莱茵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修改婚姻法的动机，同时他也能够直接批驳为维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原则而提出的论据。—— 346。

162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 1843 年 1 月 1 日《莱茵报》第 1 号写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对普鲁士政府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表明了态度。1842 年 12 月 28 日弗里德里希

一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为欺骗舆论，普鲁士当局把查封该报说成一种只是为对付该报任意行事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一些保守的温和的自由派报刊也附和这一说法，而马克思立即就认识到，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实际上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面制裁措施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极其尖锐地指出，报纸对普鲁士国家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的责难是针对全部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民报刊”而发的。以这篇文章开头，马克思写了一组有关《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评论（见本卷第396—423页）。——351、987。

163 《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是马克思为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指责而写的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2年12月26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在该报刊登了一个按语，指责《莱茵报》没有准确地援引《总汇报》上的某些段落。文章写于1842年12月26日和1843年1月2日之间。——355。

164 1842年12月21日《莱茵报》第355号上刊登了一篇寄自柏林的通讯《奥格斯堡〈总汇报〉论德国和英国》，批评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展开的关于世界政治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批评了有关英国贸易和殖民政策的论述以及有关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观点。通讯在援引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某些段落时引文有误。《总汇报》编辑部并没有直接对通讯所提出的批评作出回答，却说了以下这番话：“如果《莱茵报》偶尔以向《总汇报》发泄年青人的怒气来取乐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该报至少应该正确地阅读和摘抄……某些段落。”——355。

165 1842年12月12日和14日《莱茵报》第346和348号上发表了该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写的两篇匿名文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报道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并谴责政府当局对农民的疾苦采取冷漠的态度。文章发表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向《莱茵报》发出两个指示，指责《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并要求作者就一系列问题作出答复。冯·沙培尔于1842年夏调任莱茵省总督之前，一直担任直接管辖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2月18日《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了总督的指示，莱茵省几乎所有政治性报纸都遵从总督冯·沙培

尔的命令刊登了这两个指示，总督和《莱茵报》之间的冲突迅速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科布伦茨在此以后不敢大胆地论证自己文章里提出的论点来驳倒冯·沙培尔对他的责难，于是，马克思决定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利用与冯·沙培尔的论战广泛揭露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为此收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写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从1月15日起在《莱茵报》上发表（见本卷第357—395页）。在该文问世之前，《莱茵报》编辑部发表了这一通告，随后莱茵省各报相继加以转载。——356。

166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针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责难，为《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写的（参看注165）。由于面对总督的指责，科布伦茨有意退缩，他虽然把省议会议员尼古劳斯·瓦尔德奈尔被判刑（此事在马克思的证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事告知了马克思，但是他只是寄来了一篇很不像样的答复，于是，马克思便亲自承担了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揭露普鲁士的反动政策的任务。为此就必须获得证明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文章清楚地叙述了尼·瓦尔德奈尔起草请愿书及其被控告的案件的经过并全文引用这份请愿书，这使人们可以推测，马克思大概直接找到瓦尔德奈尔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材料。马克思还要求科布伦茨补充提供一些事实和报道。文章前面提到《莱茵报》编辑部一再要求科布伦茨作出补充说明并指出消息的来源，也不是为推迟答复寻找理由的推脱之辞，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1843年1月28日曾经报告说，科布伦茨曾到该县为这篇文章收集材料，这是可靠的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利用了科布伦茨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把文章分为五个独立的部分。A和B两个部分于1843年1月15—20日分五次在《莱茵报》头版头条连载。马克思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或这一天把C这一部分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1月26日刚到任的新书报检查官于次日在科布伦茨市向总督府报告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续篇的否定意见。随后，沙培尔的代表决定禁止继续发表这篇文章，沙培尔对决定表示同意。至于D和E两个部分是否已经脱稿或构想出来，目前不得而知。1843年2月10日在《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上提到了“摩泽尔通讯。《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可是并没有发表文章的正文。这篇文章是政府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并在查封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查

的主要原因之一。—— 357。

167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于1841年在特里尔出版。其中包括文章中提到的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呈文。致王室名副其实的枢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先生……1839年10月10日〔于特里尔〕》。送呈这份报告书的主旨是要求削减土地税。1839年12月29日,该协会理事会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请求彻底豁免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者1838年的葡萄酒税。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财政大臣的拒绝,他把削减土地税的报告转交给特里尔行政区政府。该政府责成税务督察官楚卡尔马里奥审查协会提交的报告书。本文中下面的引文也都引自协会公报。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成立于1836年3月12日。协会的宗旨是调查并推广改善葡萄种植业的各项措施。协会会员通常都是富有的葡萄种植者,因而在改善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方面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 364。

168 冯·沙培尔1837年至1842年8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后任莱茵省总督。他的前任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在1832—1834年担任过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并于1842年任财政大臣。—— 374。

169 由莱茵省前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倡议,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曾被提交给1841年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讨论。经过辩论,省议会否决了这个草案(参看注94)。马克思曾打算在他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四篇文章中分析这场辩论(参看注50)。—— 375。

170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C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是《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到政府当局的查禁而未能发表(参看注166)。现在这个文本于1844年底由卡·海因岑发表在他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中。文章收在"事实"栏,用的标题是《对报刊的恐惧》,还加了按语,说明这是《莱茵报》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查禁而未能发表。在该书后记中,海因岑说,书中报道的事实大部分是他亲自收集的,同时指出了几篇不是由他收集的材料,其中没有提及此文。海因岑是《莱茵报》的积极撰稿人,在马克思辞去报社编辑部工作以后,海因岑接替了他的位置,任职到1843年3月31日为止。很可能编辑部的一部分

档案材料转到了他的手中。《莱茵报》第27—28号合刊指出，第27号由于有几篇文章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而不能发行。被删去的文章中大概也包括《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续篇。由于排好的文章可能已送交有关当局，海因岑也许利用了尚未出版的第27号报纸的条样。因此，现有的文本大概只是C这个部分的开头。同A和B两部分的比较也可看出，C部分的现有文本缺少分析、论证的结论和批驳沙培尔的部分。而且文章一开头也说，首先，我们要从一些事实谈起。如果说海因岑删去了其他部分，那对于他揭露普鲁士官僚制度和书报检查机关这个目的来说，至少也是不明智的。所以，更可能的是，这只是C部分的开头，而且是其片断。C部分开始撰写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842年12月底，完稿时间应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因为最晚那天已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391。

171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卷第398—399、404—408、411—420页并见注162)。——396、398、404。

172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400、411、421。

173 指《莱比锡总汇报》在新教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教会之间因科隆大主教被捕而展开的论争(见注 48)中,反对天主教的政治立场,维护新教。同时该报还同《莱茵—摩泽尔日报》展开了论战。—— 400。

174 指格·海尔维格因抗议普鲁士政府禁止他筹办的激进杂志《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而写给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的信。《莱比锡总汇报》在 1842 年 12 月 24 日发表了这封信以后,内阁就颁布了查禁该报的法令,海尔维格也被驱逐出普鲁士。—— 405。

175 指毕洛夫— 库梅洛夫在《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写道:“1823 年 6 月 1 日和 1824 年 3 月 27 日公布了关于成立省等级会议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限制了各等级的作用,以致既不能使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也不能使君主清楚地了解到,需要为人民做什么,或者人民希望些什么。”(见该书 1842 年柏林版第 75 页)。—— 407。

176 《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是马克思针对《总汇报》一贯采取的论战手法,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一篇评论性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3 年 1 月 4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4 号上刊登了一篇李希特尔的文章,题目为《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总汇报》主编古·科尔布为此文写了编后记。这篇编后记实际上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曾发表文章批评它对巴伐利亚省议会辩论的政治立场作出的反应。科尔布采用诽谤和散布怀疑的手段,回避探究批评的政治内容。这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一贯采取的“策略”(见本卷第 323—328 和 355 页),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针对这一点展开了论战。这篇文章写于 1843 年 1 月 9—11 日。—— 409。

177 古·科尔布曾在 1842 年 12 月 3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37 号上发表了《〈莱茵报〉》一文,表示《总汇报》答应接受《莱茵报》提出的进行“公开的原则斗争”的要求。—— 409。

178 见 1843 年 1 月 17、18 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 17、18 号附刊刊登的《〈莱茵报〉和〈德国年鉴〉》一文。文章评论了《莱茵报》对查禁《德国年鉴》的态度。同时,《莱茵—摩泽尔日报》把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产生主要归咎于《莱茵报》,并企图把两家报纸之间的论战从关于查禁《莱比锡总汇报》的政治问题引向基督教和无神论的问题。—— 423。

179　《评部颁指令的指控》是马克思为驳斥普鲁士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1843年1月20日颁布的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而写的。1843年1月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社理事约·雷纳德、达·奥本海姆和格·荣克口头传达了这一指令，1月25日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一事给各家报纸的通告。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驳斥了部颁指令对《莱茵报》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指控。他撰写这篇文章，显然同《莱茵报》编辑部和监事会为阻止政府查封报纸而采取的措施有关。文章的基本内容为可能也是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的第三部分（见本卷第963—968页）所采纳，该文对部颁指令作了全面的批驳。

马克思开始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843年2月4日，因为他引用了《柯尼斯堡总汇报》在这一天发表的一篇官方文章，完稿的时间应在撰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之前，而《备忘录》的草稿应该提交2月7—9日召开的监事会会议讨论，所以《评部颁指令的指控》大约2月7日以前就已写成。——424。

180　看来是指《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1835年莱比锡版第2卷。该卷第255页写道，1818年黑格尔来到柏林，为了“把他的哲学变成所谓的国家哲学”。——425。

181　从1824年冬季到1830年冬季，黑格尔已不再讲授他的《法哲学原理》。尽管他曾预告要在1830—1831年冬季学期讲授这门课，但因身体“欠佳”而让他的学生米希勒代劳。1831—1832年冬季学期，黑格尔听从普鲁士政府的劝告，又重新讲授法哲学课，但只讲了几课就去世了。当时普鲁士政府是想以黑格尔的法哲学抵制同时在柏林大学讲授法哲学课的甘斯的自由派思想。——425。

182　普鲁士政府于1842年7月制定了离婚法草案（见注140），该草案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婚姻法是不合乎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能容忍的，现行的诉讼程序是不符合这一命题的尊严的。”（见本卷第346页）这首先引起了坚持普鲁士邦法有关规定的法学家的批评。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本卷第315—317页）和《论离婚法草案》（本卷第346—350页）两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427。

183　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第4号上刊登了《俄国关于普鲁士报刊的照会》

一文。文章批评了俄国沙皇制度，并批评它的代表干涉德国事务以压制反对派报刊。文章发表后，沙皇政府提出了抗议。这篇文章遂成为指责《莱茵报》侮辱外国的借口。—— 428。

184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中最好战的一派，它反对各国教会的独立性，并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在莱茵省，由于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纠纷，天主教徒处于同保护新教徒的普鲁士政府对立的反对派地位。—— 428、443。

185　约·哥雷斯在《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 年魏森堡版第 7—8 页上，总结了科隆纠纷（见注 48），同时描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科隆纠纷的辩论情况。—— 428。

186　1842 年 11 月 17 日，马克思在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指出，《莱茵报》曾经支持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汉撒城市加入关税同盟（见注 113）。到 1843 年 2 月为止，《莱茵报》共发表 50 多篇支持关税同盟的文章，并经常为此同其他一些报纸展开论战。—— 429。

187　指 1830 年 3 月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签订的一项关于互相引渡在逃的应服兵役者和逃兵的协定。1842 年 9 月底，协定到期。人们向普鲁士当局提出要求，不要继续延长协定的有效期，或者利用延长协定期限的机会迫使俄国在贸易政策方面作出让步。特别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还要求俄国取消边境封锁，以便普鲁士和俄国之间能够进行自由的贸易往来。《莱茵报》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同时也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参与了有关这一协定的公开讨论，它反对延长协定的有效期，并要求俄国取消贸易限制。—— 429。

188　《莱茵报》刊登过不少文章，维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立场。马克思早在 1842 年 11 月 17 日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就已谈及这一事实。—— 429。

189　《莱茵报》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前两部分之后，一些读者和报刊密切关注着《莱茵报》继续发表该文的续篇。这篇编辑部声明是马克思为回答《特里尔日报》的询问而写的。—— 431。

190　1843 年 3 月 2 日，科隆市举行了第七届莱茵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在酝酿过程中涉及到由什么样的人代表科隆市，即选举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还是保守派代表的问题。最后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著名代表人物亨·康普豪

森和卢·梅尔肯斯当选。此事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莱茵—摩泽尔日报》于1843年3月8日刊登一篇通讯，指责科隆市民要求选举维护工商业利益的代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这篇通讯写的。马克思认为科隆市的代表们有权在省议会维护该市的经济利益。——432。

191　1843年3月8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67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把《科隆日报》称为“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而把《莱茵报》称为“政治思想的体现者”。——432。

192　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以吕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其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14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433。

193　梅尔肯斯在莱茵省议会就区乡条例所举行的辩论中，曾是1831年莱茵省城市议会决议的倡议人。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曾以科隆及莱茵省其他18个城市的名义要求保留以法国区乡法为基础的制度，并且拒绝接受1808年普鲁士城市条例和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条例。参看本卷第307—314页。——434。

194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与当时围绕对弗·冯·扎勒特的文学创作的评价而进行的争论相联系。反教权主义的诗人弗·冯·扎勒特于1843年2月21日去世。各报刊很快就如何评价他的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焦点是他的宗教主题的诗集《俗人福音》。1843年3月6日《特里尔日报》第63号发表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其中赞扬了扎勒特的反教权主义思想。针对这篇文章，1843年3月11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70号附刊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一文，站在维护教权利益的反动立场上，攻击扎勒特及其作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反动立场，也反对《特里尔日报》把扎勒特当作福音教条的卫道士而加以颂扬，同时提出了他自己对诗人的评价。——438。

195　《俗人福音》是弗·冯·扎勒特以宗教为主题的诗集，1842年在雅姆本—莱比锡出版。1840年以后，扎勒特由于研究黑格尔而坚持了诗歌创作的独立性，在这部诗集中他宣扬人变为神并提出了道德规范，同时主张按照宗教革命的传统来革新原始基督教。教会对扎勒特的这部代表作进行了

批判。—— 438。

196 地狱服是被西班牙宗教法庭判处火刑者在处决时必须穿的一种黄色衣服。—— 441。

197 《〈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是马克思继《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见本卷第 432—437 页)之后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继续论战而写的又一篇文章。《莱茵—摩泽尔日报》对争论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反而对《莱茵报》进行恶意的诽谤,因此,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以讽刺的笔调针对这家报纸的文风作了评论。—— 442。

198 《声明》标志着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活动的结束。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使得《莱茵报》不作重大的政治让步就不可能继续出版。这就使马克思失去了在《莱茵报》编辑部继续工作的条件。马克思辞职的时间显然也同《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从柏林回来有联系。奥本海姆和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卡·弗·施图克想把莱茵报社股东的请愿书和备忘录呈交国王本人。但是,他们并未见到国王,只是受到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中的两位大臣的接见。大臣们答应认真研究备忘录中列举的事实。1843 年 3 月 14 日,奥本海姆怀着希望返回科隆,以为经当局研究以后可能会撤销禁令。3 月 15 日,奥本海姆、格·荣克和约·恩·雷纳德请求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到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情,让《莱茵报》在当局进行研究得出最后结论以前能继续出版。这一切可能在《莱茵报》内部引起新的意见分歧。于是,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普鲁士当局对马克思的辞职表示满意。但是,《莱茵报》并未摆脱遭到查封的厄运。

马克思的声明 1843 年 3 月 18 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杜塞尔多夫报》等多家报纸相继加以转载。—— 445。

199 这是 1835 年 8 月 10 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宗教作文。青年马克思在 1835 年 8 月毕业考试中的笔试考卷,现在保存下来的共有七篇。除这篇宗教作文外,还有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拉丁语即席翻译、希腊语翻译、法语翻译和数学试卷等。这些考卷全部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第 2 分册第 164—182 页。本卷只收了前面三篇作文。

马克思这篇宗教作文的成绩相当于中等水平,在班里居第五位。对作

文的评语是“思想丰富，叙述精采有力”，不过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和原因论述不够充分。—— 449。

200　这是 1835 年 8 月 12 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德语作文。作文本身反映出他受到校长约·维滕巴赫的思想影响。维滕巴赫对作文的总评语是：“相当好。文章的特点是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但是一般来说作者在这里也犯了他常犯的错误，过分追求罕见的形象化的表达；因此，在许多加有着重号的地方，在个别措词以及句子的连接上，叙述时就缺乏必要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往往还缺乏准确性。”从评价和保存次序来看，这篇作文是班里第五篇优秀作文。—— 455。

201　这是1835 年8月15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拉丁语作文。

根据记录，这篇作文的成绩是“良好”，超过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在这篇作文的考卷上，主考人在许多地方加了着重号。页边上加了一些涉及作文内容的拉丁语评语，由校长约·维滕巴赫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员勒尔斯签署的总评语是：“除了上述我们加上评语的地方特别是结尾处的几个错误以外，这篇作文不论在素材的处理方面，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方面，还是在力求以通顺的拉丁语来表达思想方面总的说来都很不错。但书写太糟糕!!!”

*元首政治*是前期罗马帝国的一种统治形式，始于公元前 27 年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之时。这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了共和制的国家机构，如元老院，公民大会和高级长官等，实际上由元首（元老院之首席）操纵国家大权。至公元三世纪后半叶，这种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军事独裁，终于演变为公开的君主专制。—— 461。

202　*布匿战争*是古代罗马和迦太基于公元前 264—241、218—201 和 149—146 年进行的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最后，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 461。

203　指罗马共和制早期时代对各个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简短的编年史式的记载。—— 462。

204　罗马的诗人曾把奥古斯都称为至圣的。实际上，贺拉斯使用这种称呼时，是很有节制的，而塔西佗基本上对奥古斯都持否定态度。—— 464。

205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在早年，主要是大学时期写的所有留传至今的文学习作。

马克思早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好写诗。他曾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其中有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于1836年晚秋献给了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另一本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于1837年春天送给了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同弟弟关系极为亲密，曾抄录过弟弟的许多诗作，一部分抄在一本纪念册里，另一部分分散地抄在一本笔记本里。

马克思这些留传下来的文学习作中，最早的写于1833年，其余的多数写于1835和1836年，有一些写于1837年春天。此后马克思还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谈到同年夏天他生病后的情况时说："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1838年2月10日，他姐姐索菲娅还来信索要原来答应寄给她的诗作。可见，除了收入本卷的几本诗集以外，还应该有其他一些诗作或诗集，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这两首诗曾编入1837年献给父亲的诗集。它们于1841年1月以《狂歌》为题刊登在柏林的《雅典神殿》杂志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诗歌习作只有一小部分为研究界所知晓。1897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首次发表了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并在前言中对信里提到的马克思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作了说明。从此人们才知道有这些诗集存在。当弗·梅林编辑19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一卷时，这些诗集就在他手中，但他只是引用了很少几行诗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收入了马克思献给父亲的诗集。这是第一次把马克思的一本诗集全文发表。直到1975年，马克思留传下来的全部文学习作才分别以德文原文和俄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0卷发表。

本卷收入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主要以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四本诗集为基础，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各本诗集中诗作的编排次序一如原貌，还保留了马克思自己编的目录。这四本诗集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是索菲娅抄在一个纪念册和一本笔记本中的马克思诗作。虽然这两部分诗

作中多数篇什写得更早些，但它们不是由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完整的诗集，而是由索菲娅抄录并收集在一起的，因此排在后边。有些诗作在不同的诗集中重复出现，本卷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发表，以后再出现时只保留标题和前面出现的页码。只有以《狂歌》为题发表过的两首诗，因与诗集中的原稿措词稍有不同，本卷发表两次。

从索菲娅在 1836 年 12 月 28 日亨利希・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所加的附笔可以看出，《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部诗集于 1836 年 12 月 27 日由索菲娅转交给了燕妮。它们应该是马克思送给燕妮的圣诞节礼物。

这些诗集大概是在 1836 年 10 月中到 12 月中这段时间里编成的。不过，因为马克思早就着手写诗歌习作，有些诗作可能早就写成了。《爱之书》第一部扉页上注明“1836 年秋末”，有的诗作完成的时间不晚于 11 月，因为马克思注明《爱之书》第二部的写作时间为“1836 年 11 月”。《歌之书》只注明“1836 年”，大概是三本诗集中的最后一本，但是也不会晚于 1836 年 11 月，因为从 1837 年 11 月 10 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可以看出，燕妮同时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三册诗集，而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 1897 年为首次发表这封信所加的前言中，也是按这种顺序提到这三本诗集的。不过，与前两本诗集不同，《歌之书》注明的日期比较宽泛，因此，也不排除马克思更早就开始写这本诗集的可能性。—— 467、541、591。

206　这首诗可以同 1837 年 11 月10—11 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相对照，信中写道：“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 475。

207　叙事谣曲《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是以下述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公元 566—567 年，伦巴德人的国王阿尔博英打败了杰皮迪人，杀死了杰皮迪人的国王库尼蒙德，强娶了后者的女儿罗莎蒙德为妻。在维罗纳的一次宴饮上，阿尔博英强迫罗莎蒙德用被害父亲的头骨饮酒，于是，在罗莎蒙德的策划下，阿尔博英被他的持械侍从赫尔米希斯和一名副手杀死，罗莎蒙德与赫尔米希斯结了婚并一同逃往拜占庭的拉韦纳。—— 601。

208 继1836年马克思为祝贺父亲生日把自己的诗作献给了他之后，1837年他又为祝贺父亲60寿辰而编了一本诗集。根据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来判断，这本诗集大概是在1837年“学期终了”时即2月和3月编成的，因为冬季学期在1837年3月结束。最晚不会迟于4月初。多数诗作以及悲剧《乌兰内姆》第一幕、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也应是这段时间的作品。

这本诗集中有些诗作写得更早些。有9首诗编入了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它们是：《爱之书》第一部的《人的自豪》、《苍白的姑娘》、《卢欣妲》和《凄惨的女郎》，《爱之书》第二部的《致星星之歌》和《海上船夫歌》；《歌之书》的《和谐》、《两个女竖琴手》和《海妖之歌》。另外还有几首诗也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也可能写得更早些，如《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献给燕妮的两首歌》。《雇佣契约》、《讽刺短诗集》的三和四、《普斯特库亨》的前四首讽刺短诗，可能在1835—1836年就已写成。后几首诗都抄录在索菲娅的纪念册或笔记本里。

马克思自己为献给父亲的诗作而编的目录同作品的实际顺序不完全一致，本卷完全按作品的实际顺序刊印。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作了一些改动后曾在1841年1月23日出版的《雅典神殿》杂志第4期发表(见注223)。——687。

209 这首诗马克思译自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拉丁文诗作《哀歌》第一曲。译文在思想上比较忠实于原作，但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别极大。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曾提到《哀歌》的翻译。——705。

210 有关黑格尔的前两首讽刺短诗反映了马克思对他刚开始研究的黑格尔哲学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包罗万象、黑格尔本人学识渊博，同时对黑格尔思想借以表达的复杂形式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用晦涩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高深莫测。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也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离奇古怪的调子”。——735。

211 “德意志人”“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指在1813年10月16—19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同拿破仑法国之间进行的莱比锡会战中，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联军战胜了法国军队，并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但是，打败拿破仑的军队并未使德国得到统一并建立起进步的社会制度。马

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消极态度造成的。他们忘记了解放战争的传统，不以实际行动去实现德国自由、统一的理想，却编造各种混乱的乌托邦思想。马克思在这首讽刺短诗中抨击了这种空谈理论的现象。——736。

212　责骂席勒的人是指"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他们在1830年后发起了对德国三月革命前经典作家作品的讨论，要求作一次文学上的清算，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歌德和席勒。以路·白尔尼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作家们指责席勒的作品表现出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气派。这首讽刺短诗反映出当时人们尤其关注诗歌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从下面几首短诗来看，显然马克思并不同意"青年德意志"作家们对歌德和席勒的种种指责。——737。

213　这首讽刺诗里的秃头人很可能是恩·克林霍尔茨的形象。马克思在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第28章（见本卷第817—819页）及叙事诗《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见本卷第899—907页）中描绘了这个神秘的形象。——738。

214　1821年，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问世，差不多同一时期，反歌德思想的主要代表新教路德宗牧师约·弗·威·普斯特库亨－格兰佐模仿这部小说写了一些讽刺作品，其中有一本匿名出版的书与歌德这部小说的标题完全一样，人称"假冒的《漫游时代》"。普斯特库亨站在保守的虔诚主义的立场攻击歌德小说的主人公威廉·迈斯特，进而攻击整部作品，他指责威廉·迈斯特"不过是糟糕的，不像样子的，放纵的近代的代表，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德意志代表"。普斯特库亨的这本书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一时间诽谤歌德的文章如洪水涌来，在大谈诗歌与道德的关系的同时猛烈地攻击诗人。歌德本人曾多次针对假冒的《漫游时代》予以反击。

马克思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后接触到普斯特库亨的作品，于是写下了这首讽刺诗。——739。

215　《优美的灵魂》指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6册的标题《优美的灵魂的自白》，普斯特库亨在他的书中曾多次引用。马克思在这首讽刺诗中以模拟的手法讽刺了普斯特库亨对该书的攻击。——742。

216　1836年，歌德的诗作《歌德与普斯特库亨》作为他的遗著首次发表。诗中

借用普斯特库亨姓名的文字组成对他进行嘲讽。马克思显然按照歌德的方式写下了这首讽刺短诗。根据歌德诗歌发表的年代可以推断，马克思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 1836 年。—— 742。

217 从《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到《医生的伦理学》这 15 首诗，在马克思自编的目录里没有细目，而统称为《讽刺诗和短诗》，可是在诗册里，这一总标题并未出现。现在编者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总标题加在这一组诗歌之前。—— 783。

218 马克思的这首诗借用了蓓蒂娜·冯·阿尔宁的《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中描写的一个情节，见该书 1835 年柏林版第 2 卷第 138 页。—— 786。

219 弗·奎德诺是德国特里尔行政区官员和建筑工程顾问，1830 年至 1836 年任特里尔地方工业学校学监，马克思的这首短诗可能就是讽刺他的。——787。

220 马克思的这一批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收集并抄录在一个纪念册里的。纪念册的扉页上注明诗作写于 1835 和 1836 年，抄录的时间难于确定，大概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完成的。有 11 首诗作也编入了马克思献给燕妮的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的《两重天》、《思念》、《人的自豪》、《歌手最后的歌》、《卢欣妲》、《歌手的爱情》、《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终曲（十四行诗）》；《爱之书》第二部的《感触》；《歌之书》的《和谐》。有 8 首诗作也编入了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其中除了前面三本诗集中也有的《人的自豪》、《卢欣妲》、《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和谐》以外，还包括《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雇佣契约》和《德意志人的鉴赏力》。—— 833。

221 叙事诗《盲女》也被抄录在索菲娅的笔记本中，在那里，接下去还有两行结尾的诗句：

“屋顶轰然坍塌，
瓦砾将她埋葬。”—— 852。

222 马克思的这些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抄录在一个笔记本里的。除了马克思的诗作外，笔记本里还有其他人的诗作以及索菲娅自己和她的亲友的个人记事。马克思的这些诗作，除了《人生》和《查理大帝》外都在马克思的几本诗集和索菲娅的纪念册里出现过。《查理大帝》一诗注明写作日期是

1833年，可见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写诗了。《盲女》注明写作日期是1835年。为祝贺父亲生日而献给亨利希·马克思的诗作的写作日期应该不晚于1836年初。——913。

223　以《狂歌》为总标题于1841年1月在《雅典神殿》杂志上发表的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是马克思生前唯一发表过的两首诗作，也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诗作本来已编入马克思1837年4月献给他父亲的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见本卷第777—779和701—702页），但是发表时作了一些改动。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1837年2月和4月初之间。

《雅典神殿》是青年黑格尔派讨论哲学和文学问题的杂志。马克思大约在1841年初同杂志建立了联系，他认识杂志的实际编辑爱·迈耶尔，又通过埃·鲍威尔结识了正式编辑卡·里德尔。因为杂志编辑部正物色撰稿人，所以也要求马克思提供稿件。可能当时马克思来不及写别的东西，就送去了这两首诗作。

1841年3月3日《法兰克福谈话报》第62号发表评论说：《狂歌》“的确十分狂放，但是显示出一种独具一格的才华”。——923。

224　据考证，亨利希·马克思生于1777年，当时应是41岁。——931。

225　除了特里尔中学发给马克思的毕业证书外，保存下来的还有证书的原始副本以及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成绩摘录、评语摘录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932。

226　在特里尔中学档案室里的毕业证书原始副本中，对马克思希腊语知识的评语更为详细：“该生所具备的知识和理解古典作家作品的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在翻译校内所阅读的古典作家作品方面，由于语法的扎实程度和把握性差一些，所以比不上拉丁语，不过，对那些甚至比较困难的地方他常常也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他的译文相当流畅。”——933。

227　保存下来的肄业证书是一份不知由何人誊写的副本。马克思曾把这份证书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耶拿大学，以便申请获得博士学位。——936。

228　马克思的柏林大学毕业证书上标有“归入第26号”的字样，这是耶拿大学在1841年4月收到马克思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书和其他文件时所加的登记号码。——939。

229　1841年4月13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书由耶拿大学登记在案，登记号为26号。同日，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给哲学系系务委员们写了这篇推荐书，委员们一致赞同推荐书的意见。4月15日在应考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并发给证书。——942、944。

230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是马克思根据1842年11月22日海尔维格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见《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1919年埃森版第382—384页）改写而成的一篇通讯。通讯的发表标志着《莱茵报》编辑部正式同柏林的"自由人"划清界线。早在1842年7月，马克思就对"自由人"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参加《莱茵报》编辑部以后，便明显地削弱了"自由人"对报纸的政治态度的影响。1842年11月编辑部同"自由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海尔维格的信的发表最终导致了同"自由人"的决裂。

发表这篇通讯的直接原因是格·海尔维格要求在《莱茵报》上澄清他同柏林的"自由人"的关系。1842年11月阿·卢格同海尔维格一起曾在柏林逗留。11月10日卢格曾与"自由人"会晤，但是并没有能说服"自由人"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海尔维格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他要求以通讯的形式澄清一些不确切的传闻。——946。

231　"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评，见他1842年11月30日给阿·卢格的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946。

232　这是一篇经马克思修改过的文章，原是杜塞尔多夫一家旅店的店主洛·霍尔纳写的一篇通讯。霍尔纳在通讯写好后寄给《莱茵报》编辑部，请求予以修改。编辑部确认了这篇通讯所提供的情况属实，经马克思亲笔修改后打算于1843年1月7日付印，但未能通过书报检查。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947。

233　这份请愿书是在1843年1月30日举行的科隆市民大会上通过的。大约有100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权代表。请愿书的执笔人是《莱茵报》社监事会成员伊·毕尔格尔斯。在会议期间和会后的几天里,有900多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卡·马克思。1843年2月18日请愿书被寄往柏林。莱茵省其他城市(杜塞尔多夫、巴门、特里尔等)的市民也写了类似的请愿书。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指示内务大臣在答复时对所有请愿书的要求都加以拒绝。——949。

234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是针对1843年1月20日普鲁士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提出的对《莱茵报》的指控所作的辩护。1843年1月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的几位理事传达了指令的内容,一天以后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给各家报纸的通告。

1843年2月7、8、9和11日,莱茵报社监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查封报纸一事表明态度。监事会决定在2月12日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并且讨论了全体会议应以什么方式去反对查封报纸的问题。备忘录大概就是为准备召开监事会会议而起草的。

马克思早在1843年1月25日给阿·卢格的信中就把上述指令提出的查封《莱茵报》的理由归结为三点。因此,备忘录也分为三节。第一节证明《莱茵报》持有合法的许可证,第二节证明为查封《莱茵报》提出的理由是违反现有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第三节是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文(见本卷第424—430页)的修改稿。

但是,这份备忘录没有被监事会的多数成员所接受。于是,监事会建议全体会议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71—981页)。后者以前一份备忘录的头两节为基础,有些地方作了修改,内容的叙述变得缓和了。关于报纸的政治倾向的第三节没有被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由代表团送交柏林。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很可能是马克思亲自起草的,但是不能排除荣克、克莱森和奥本海姆也参加了这项工作。——951。

235　指《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莱茵报〉从1843年4月1日停止出版的指令。1843年1月20日》,该指令曾于1843年1月26日刊登在《科隆日报》第26号上,这份备忘录里所摘录的引文,全部引自《科隆日报》的官方报道,引文中所有的着重号都是《备忘录》作者加的。——951。

236　1839年12月23日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向伯·腊韦博士和弗·舒尔特博士颁发了关于出版一份政治性刊物的许可证。1840年7月23日，舒尔特将这一刊物的出版权转让给了约·威·狄茨。1841年6月27日，腊韦和狄茨放弃了出版《莱茵总汇报》的许可权，而将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即《莱茵报》）的出版人。1841年11月19日，出版人约·恩·雷纳德向博德尔施文格提出请求，希望能批准这一转让手续。这一转让手续于1841年12月13日经博德尔施文格批准。1841年12月17日，王国科隆政府把批准转让手续的决定通知了雷纳德（见本卷第972—973页）。——952。

237　1841年12月13日，莱茵省总督博德尔施文格曾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三位大臣暂时批准《莱茵报》出版，最后批准须视报纸将要采取的方针而定。1842年1月31日内务大臣冯·罗霍宣布已作出决定，要更仔细地查清报纸的倾向。同年3月11日，负责书报检查的三位大臣致函博德尔施文格，称"该报遵循的是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方针"，授权博德尔施文格拒绝给予最后批准，并责令《莱茵报》从1842年4月1日停止出版。根据博德尔施文格1842年3月26日的提议，这项决定被暂时收回。——955。

238　1842年2月15日，格尔拉赫在同雷纳德谈判时提出了这种要求，同年11月12日在谈判中再次提出这种要求。——958。

239　鉴于雷纳德不是亲自主持报纸的编辑工作，在1842年11月12日的谈判中，格尔拉赫责成他提出一名编辑，但这名编辑必须得到政府当局的认可。11月19日继续谈判时，报社理事达·奥本海姆和格·荣克也应邀参加。编辑提名的日期定于12月10日。1842年11月21日，报社理事雷纳德、奥本海姆和荣克就提议由腊韦博士任编辑。11月28日格尔拉赫约见腊韦，要求他写出书面声明，保证《莱茵报》在他的主持下将放弃以往的应受谴责的倾向。1842年12月1日腊韦提交了有关的声明。——958。

240　关于黑格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见注181。

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是指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任反动的法学家弗·尤·施塔尔为柏林大学教授，讲授法哲学、国家法和教会法，以便排挤黑格尔派学者，消除黑格尔学说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此事在柏林大学师生的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964。

241　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屈膝礼法于 1838 年 4 月 14 日颁布。该法律规定，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的信奉新教的士兵和军官必须参加天主教军人礼拜并完成规定的各种仪式，首先是下跪。该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1843 年 1 月 10 日巴伐利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由 36 名新教代表提出的废除屈膝礼法的提案，然而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承认这一决议。直到 1845 年这一法律才得以废除。

　　1843 年 1 月 16—22 日，《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报道巴伐利亚众议院就废除该项法律进行辩论的情况。——967。

242　这是莱茵报社监事会决定提交非常全体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监事会经过几天讨论以后，于 1843 年 2 月 9 日决定起草两个文件，其中备忘录陈述合法理由以驳斥部颁指令对《莱茵报》的指控，请愿书请求撤销关于查封该报的指令。监事会放弃了在这两个文件中维护《莱茵报》倾向的方案。因此，《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便根据《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见本卷第 951—968 页）第一、二两节改写而成。

　　《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和《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于 1843 年 2 月 12 日由亨·克莱森在全体会议上宣读。在对请愿书作了补充以后，股东们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并在上面签了名。签名者中包括马克思。此外，全体会议还决定派代表团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面呈国王。1843 年 2 月 19 日，达·奥本海姆和卡·弗·施图克赴柏林并于 2 月 24 日请求谒见国王，未获准。于是，他们于 1843 年 3 月 2 日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送交王国民事接待室。2 月 24 日他们还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阿尔宁和艾希霍恩亲自听取意见，2 月 26 日获两位大臣接见并呈交备忘录副本。大臣们答应认真核查备忘录所陈述的事实和论据。3 月 14 日，奥本海姆抱着幻想返回科隆，以为政府当局经研究也许会取消禁令。但是，3 月 21 日普鲁士国王决定维持原来查封的指令不变，并下令通知莱茵报社理事。于是，1843 年 3 月 27 日，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作出了答复。——969、971。

243　《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反映了莱茵报社股东围绕查封《莱茵报》一事而进行的争论。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于 1843 年 2 月 12 日在科隆俱乐部举行。股东们关于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可能作出的让步的争论暴露了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

　　1843 年 2 月 15 日《亚琛日报》第 46 号和 2 月 21 日《法兰克福报》第

52号对会议作了简单的报道。

这份记录稍加改动之后收进《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集》1919年埃森版第1卷第436—437页。——982。

244　指1843年1月24日格尔拉赫写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责成科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每天把经过书报检查的《莱茵报》全部版面呈送给他亲自审阅，只有经审阅后方可付印。在审阅时如发现文章或章节中有不允许出版的内容便将报纸扣发。——983。

245　1842年12月28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时，该报发行人弗·布罗克豪斯曾试图通过个人说情来让政府撤消禁令，然而他未能获准谒见国王。为了能在普鲁士邦境内继续发行这份报纸，他同意向书报检查官尽可能地作出让步。起初，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后来由于改组了编辑部，改变了办报方针并更换了报名，才在1843年6月重新获得发行的许可。——994。

246　根据莱茵报社章程的规定，报社监事会每年2月召开一次例行全体会议。由于非常全体会议刚刚开过（见本卷第982—997页），而且非常会议派往柏林的代表团尚未返回，故例行全体会议被推迟到1843年3月31日举行。——996。

人名索引

A

B

C

D

E

F

H

J

K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马克思的朋友。——11。

科布伦茨,彼得·约瑟夫(Coblenz,Peter Joseph 1808—1854)——德国特里尔地方法院见习法官,见习期满后在贝恩卡斯特尔任法律顾问;《特里尔日报》和《莱茵报》的撰稿人;1848年任贝恩卡斯特尔民主协会主席,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357、360。

科恩,赛米尔·伯恩哈德(Cohen,Samuel Bernhard)——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982。

科尔布,古斯塔夫·爱德华(Kolb,Custav Eduard 179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曾为大学生联合会会员,1824—1826年被监禁,1828年起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1837年起任主编。——324、404。

科洛封的色诺芬尼——见色诺芬尼(科洛封的)。

科洛特(朗普萨科斯的)(Kolotes of Lampsakos 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19、47、66—68。

科塔(盖尤斯·奥勒留·科塔)(Gaius Aurelius Cotta 约公元前120—73)——古罗马政治家和雄辩家,公元前75年任执政官。——18、65。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弗赖贝格,科滕多夫男爵(Cotta,Johann Georg Frey-berg,Freiherr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32—1863年为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科塔书店的所有人;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知识界晨报》。——325、326、341。

科泽加滕,威廉(Kosegarten,Wilhelm 1792—1868)——德国政论家,《柏林政治周刊》的撰稿人,1855年起为格拉茨大学政治学教授,农奴制度的辩护人,鼓吹恢复贵族政治特权和封建等级秩序。——293、295。

克拉克,赛米尔(Clarke,Samuel 1675—1729)——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牛顿的拥护者。——214。

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亚的),梯特·弗拉维(Clemens Alexandrinus,Titus Flavius 约150—215)——古希腊著作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晚年改宗基督教并对古希腊哲学加以批判分析。——19、66、70、82。

克莱门斯十四(Klemens XⅣ 世俗名乔万诺·文钦佐·安东尼奥·冈加奈利 Giovano Vincenzo Antonio Ganganelli 1705—1774)——罗马教皇(1769—1774),1773年解散耶稣会。——439。

O

P

S

T

Y

Z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P

Q

R

S

T

W

X

Y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的著作

27.Oktober 1842.Beibl.; Nr.303, 30.Oktober 1842.Beibl.; Nr.305, 1.November 1842.Beibl.; Nr.307, 3.November 1842.Beibl.)。——336、428、965。

《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载于1843年1月3日《莱茵报》(科隆)第3号副刊(Zur Polemik der Augsburger "Allgemeinen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3, 3.Januar 1843. Feuilleto.)。——409。

《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载于1842年11月16日《莱茵报》(科隆)第320号(Kabinets-Ordre in Bezug auf die Tagespresse.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320, 16.November 1842.)。——428、430。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科隆)第289号(Der C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289, 16.Oktober 1842.)。——298。

《好报刊和坏报刊》，载于1843年1月6日《莱茵报》(科隆)第6号(Die gute und schlechte Presse.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ibe. Köln. Nr.6, 6.Januar 1843.)。——404。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争论》，载于1843年1月13日《莱茵报》(科隆)第13号(Die Denunciation der "Kölnischen" und die Polemik der "Rhein-und Mosel-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Cewerbe. Köln. Nr.13, 13.Januar 1843.)。——421、422。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载于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科隆)第1号(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1, 1.Januar 1843.)。——396、400、414。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载于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科隆)第4号(Die "Kölnische Zeitung" und 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4, 4.Januar 1843.)。——398—404、415—417。

《〈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见[《论离婚法草案。批判的批判》]。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B

F

G

H

Ph. Marheineke, … Ed. Gans, … K. Michelet. … Bd. 13—15.)。——11。

黑格尔,乔·威·弗·《宗教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修订第2版第[1、]2卷(《黑格尔全集》第2版第[11、]12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Nebst e. 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yn Gottes. Hrsg. von Philipp Marheineke. 2., verb. Aufl. Th. [1.]2.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 Ed. Gans, … C. Michelet, … 2. Aufl, Bd. [11.] 12.)。——100。

胡果,[古·]《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民法讲座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2卷(Hugo, [G.]: Lehrbuch des Naturrechts, 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s, 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 4., sehr veränd., Ausg. Berlin 1819, [Lehrbuch eines civilistischen Cursus]. Bd. 2.)。——230、233—237。

[霍尔巴赫,保·昂·迪·]《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1770年伦敦版第1—2卷([Holbach, P.H.D.d']: 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Par Mirabaud. Part. 1. 2. Londres 1770.)。——98。

J

[吉讷,弗·威·]《关税同盟代表大会》,载于1842年10月11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284号([Giehne, F.W.]: Der Zollcongreß.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284, 11. Oktober 1842.)。——294。

[伽桑狄,皮·]《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解〉注释本》1649年里昂版([Gassendi, P.]: Animadversiones in decimum librum Diogenis Laertii, qui est de vita, moribus, placitisque Epicuri. Lugduni 1649.)。——10、44、88。

K

康德,伊·《纯粹理性批判》1838年莱比锡版(《康德全集》第2卷)(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Karl Rosenkranz. Leipzig 1838. Säm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Rosenkranz und Friedr. Wilh. Schu-

科尔布，古·《为［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一文加的编后记》，载于1843年1月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4号（Kolb，G.：Nachwort zu：［Richter：］Die ständischen Berichte und die Rheinische Zeitung.In：Allgemeine Zeitung.Augsburg.Nr.4，4.Januar 1843.）。——404、409。

科尔布，古·《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载于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29号（Kolb，G.：Julius Mosen und die Rheinische Zeitung.In：Allgemeine Zeitung.Augsburg.Nr.329，25.November1842.）。——325—327。

科尔布，古·《如果〈莱茵报〉……》，载于1842年12月26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60号（Kolb，G.：Wenn es der“Rheinischen Zeitung”…In：Allgemeine Zeitung.Augsburg.Nr.360，26.Dezember 1842.Fußnote.）。——355。

［科泽加滕，威·］《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1842年波恩版（Kosegarten，W.：Betrachtungen über die Veräussrerlichkeit und Theilbarkeit des Landbesitze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einige Provinzen der Preußischen Monarchie.Bonn 1842.）。——293、295。

［克莱森，亨·］《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第二篇文章：论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第三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系》，载于1842年11月3、6、8、10、13、29日和12月1日《莱茵报》（科隆）第307、310、312、314、317、333和335号附刊（［Claessen，H.］：Die Reform der rheinischen Gemeindeordnung.Art.1：Ueber den Begriff der Gemeinde.Art.2：Ueber Verschiedenheit der Gemeindeordnung für Stadt und Land.Art.3：Das Verhältniß der modernen Gemeinde zum Staat.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307，3.November 1842.Beibl.；Nr.310，6.November 1842，Beibl.；Nr.312，8.November 1842.Beibl.；Nr.314，10.November 1842.Beibl.；Nr.317，13.November 1842.Beibl.；Nr.333，29.Novemher 1842.Beibl.；Nr.335，1.Dezember 1842.Beibl.）。——311、320。

孔西得朗，维·《法国政治最后破产的必然性》1836年巴黎版（Considérant，V.：Nécessité d’une dernière débâcle Politique en France.Paris 1836.）。——296。

L

李特尔，亨·《古代哲学史》（《哲学史》上册）1829年汉堡版上册（Ritter，H.：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alter Zeit.Th.1.Hamburg 1829.［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Th.1.］）。——40、67、85。

［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载于1843年1月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4号（［Richter］：Die ständischen Berichte und die Rheinische Zeitung.In：Allgemeine Zeitung.Augsburg.Nr.4，4.Januar 1843.）。——404、409。

琉善《神的对话》，载于《琉善全集》，奥古斯特·鲍利译，1827年斯图加特版第1部分第2卷（Lucian：Göttergespräche.In：Werke.Übers.von August Pauly.Abth.1.Bd.2.Stuttgart 1827.）。——207。

［卢格，阿·］《蒂克离开了我们……》，10月底德累斯顿［通讯］，载于1842年11月11、13日《莱茵报》（科隆）第315、317号副刊（［Ruge，A.］：“Tieck hat uns verlassen…”［Korrespondenz aus：］Dresden，Ende Oktober.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315，11.November 1842.Feuilleton；Nr.317，13.November 1842，Feuilleton.）。——327。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J.：Du contract social；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 1762.）。——231。

路德，马·《大教义问答》（Luther，M.：Der große Katechismus.）。——740。

路德，马·《小教义问答》（Luther，M.：Der kleine Katechismus.）。——740。

《论近代世界文学》，载于1843年3月7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66号（Zur jungen Weltliteratur.In：Rhein- und Mosel- Zeitung.Koblenz.Nr.66，7.März 1843.）。——438。

《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载于1842年12月1、2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35和336号附刊（Ueber die Zusammensetzung der ständischen Ausschüsse in Preußen.In：Allgemeine Zeitung.Augsburg.Nr.335，1.Dezember 1842.Beil.；Nr.336，2.Dezember 1842.Beil.）。——329—343。

《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Ueber ständische Verfassung in Preußen.Stuttgart，Tübingen 1842.）。——341。

M

马尔赛卢斯《如果要我……》，莱茵3月11日［通讯］，载于1843年3月13日《莱

N

P

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T.1.Wirceburgi 1779.)。——226。
《评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载于1843年3月11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70号附刊(Friedrich von Sallet´s Laien-Evangelium.In: Rhein- und Mosel- Zeitung.Koblenz.Nr.70, 11.März 1843.Beil.)。——438—441。
《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载于1842年3月19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柏林)第78号(Die Besprechung inländischer Angelegenheiten, ihre Ausdehnung und natürlichen Bedingnisse.In: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Berlin.Nr.78, 19.März 1842.)。——127、144。
《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载于1842年11月8日《莱茵报》(科隆)第312号附刊(Ueber"die Fehlgriffe der liberalen Opposition in Hannover".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312, 8.November 1842.Beibl)。——305。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Proudhon, P.J.]: Qu´est-ce que la propriete?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Premier memoire.Paris 1840.)。——295。
普卢塔克《驳科洛特》(Plutarchus Chaeronensis: Adversus Colotem liber, In: Plutarchus: Omnium, quae extant, operum tomus secundus, continens Moralia, Gulielmo Xylandro interprete.Francofurti 1599.)。——19、47、66—68、89—90。
普卢塔克《论灵魂的起源和蒂迈欧》(Plutarchus Chaeronensis: De animae procreatione e Timaeo.In: Plutarchus: Varia scripta, quae moralia vulgo vocantur.Ed.ster.T.6.Lipsiae 1820.)。——34、82。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Plutarchus Chaeronensis: Commentarius Ne suaviter quidem vivi posse secundum Epicuri decreta, docens.In: Plutarchus: Omnium, quae extant, operum tomus secundus continens Moralia, Gulielmo Xylandro interprete.Francofurti 1599.)。——19、34、36、70、82、83、98。
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hus Chaeronensis: Vitae parallelae.)。——73、196。
[普卢塔克伪书]《论哲学家的见解》(第五卷)([Pseudo-Plutarch]De placitis philosophorum libri V.In: Plutarchus: Varia scripta, quae moralia vulgovo-

塞涅卡，鲁·安·《论善行》第七卷，载于《塞涅卡全集》167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Seneca，L.A.：Ad Aebuciumliberalem de beneficiis libri Ⅶ.In：Seneca：Opera，quae extant.T.1.Amstelodami 1672.）。——35、82。

塞涅卡，鲁·安·《书信集》，载于《塞涅卡全集》167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Seneca，L.A.：Ad Lucilium epistolae.In：Seneca：Opera.T.2 Amsteloda— mi 1672.）。——23—26、70、72。

塞涅卡，鲁·安·《自然问题论文集》第八卷，载于《塞涅卡全集》167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Seneca，L.A.：Ad Lucilium naturalium quaestionum libri Ⅵ— Ⅱ.In：Seneca：Opera.T.2.Amstelodami 1672.）。——28、73。

沙培尔，[尤·威·爱·]冯·《根据〈莱茵报〉第348号……》，载于1842年12月18日《莱茵报》（科隆）第352号（Schaper，[J.W.F.]von：Nach einer in Nr.348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enthaltenen… [Reskript] Koblenz，den 15.Dezemher 1842.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352，18.Dezember 1842.）。——356、358、361。

沙培尔，尤·威·爱·冯·《〈莱茵报〉第346号刊登……》，载于1842年12月18日《莱茵报》（科隆）第352号（Schaper，J.W.E.von：Die Nro.346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enthält einen Artikel… [Reskript] Koblenz，den 15.Dezember 1842.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352，18.Dezember 1842.）。——356、358、362、389—390。

绍巴赫，约·康·《论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附一篇对1837年〈总汇通报〉第195号的补充》，载于1839年《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莱比锡），哥·泽博德、约·克·雅恩和莱·克洛茨编，第5卷第4分册附录（Schaubach，J.K.：Ueber Epikur´s astronomische Begriffe，nebste.Nachtr.zu Nr.195 d.A[llge— meinen] Anz[eigers] d.D.1837.In：Neue Jahrbücher für Philologie und Paed— agogik…hrsg.von Gottfried Seebode，Johann Christian Jahn u.Reinhold Klotz.Suppl.zu：Archiv für Philologie und Paedagogik.Bd.5，H.4.Leipzig 1839.）。——31、44、45、46、81、89。

《省议会议员选举》，载于1843年3月3日《莱茵报》（科隆）第62号（Land— tagsabgeordneten— Wahlen.In：Rb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62，3.März 1843.）。——432、433。

斯宾诺莎，贝·《伦理学》（Spinoza，B.de：Ethica.）。——39、110。

T

W

X

Y

16.März 1842.)。——139。

伊壁鸠鲁《残篇》(《论自然》第二卷和第十一卷)1818年莱比锡版(Epicurus: Fragmenta librorum Ⅱ ex Ⅺ de natura…probabiliter restituta, latine versa, scholis et comm, illustr.a Carolo Rosinio…em.ed…J.Cornadus Orellius.Lipsiae 1818.)。——42、86、91。

Z

《札记》,载于1837年1月26日《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贝恩卡斯特尔)第4期(Pro memoria.In: 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 für die Kreise Berncastel, Wittlich, Zell und die umliegende Gegend. Berncastel.Nr.4, 26.Januar 1837.)。——382—383。

《注意区乡制度改革的目标》,载于1842年11月3日《莱茵报》(科隆)第307号(Erinnerung an das Streben für Kommunal-Reform.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307, 3.November 1842.)。——307、320。

《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O.L.B.沃尔弗编,1835年莱比锡版第2卷(Neues elegantestes Conversation-Lexicon für Gebildete aus allen Ständen. Hrsg. …von O. L. B. Wolff. Bd. 2. Leipzig 1835.)。——425。

法律、法令、条例

B

《邦法》——见《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

C

《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根据1533年原版重印……约·克·科赫作序,1787年吉森增订第4版(Hals oder Peinliche Gerichtsordnung Kaiser Carls V.u.d.H.Röm.Reichs nach d.Originalausg.vom J.1533 auf das genaueste abgedr…u.e.Vorr…von Johann Christoph Koch.4.verm.

D

F

G

in den Regierungs-Bezirken Coblenz und Trier in Folge des Gesetzes vom 24.Dezember 1816 und der Allerhöchsten Cabinets-Ordre vom 18.August 1835.In:Amts-Blatt der Königl.Regierung zu Coblenz.Coblenz.Nr.62,16.Oktober 1839.Beil.)。——362—363。

《关于波森省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r Provinz Posen.Vom 21.Juni 1842,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Berlin.1842.Nr.20.)。——335。

《关于波美拉尼亚省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r Provinz Pommern.Vom 21.Juni 1842.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Berlin.1842.Nr.20.)。——335。

《关于勃兰登堡库尔马尔克、新马尔克和选帝侯国以及下劳西茨伯国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busses der Stände der Kur- und Neumark Brandenburg und des Markgrafthums Niederlausitz.Vom 21.Juni 1842.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Berlin.1842.Nr.20.)。——335。

《关于成立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r Rheinprovinz.Vom 21.Juni 1842.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Berlin.1842.Nr.20.)。——335。

《关于成立普鲁士王国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s Königreichs Preußen.Vom 21.Juni 1842.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Berlin.1842.

J

L

N

P

S

W

X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L

M

X

Y

Z

文 学 著 作

A

B

D

F

G

H

K

L

M

O

P

S

T

W

X

Y

Z

报 刊 索 引

A

B

D

F

G

H

K

L

M

P

S

T

W

X

Y

Z